

武俠世界

北極三王（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龍乘風・著

三位武功絕頂北方高手，突然不約而同南下中原，展開一幕驚天動地大爭殺，其間過程曲折離奇，情節亦俠亦艷，保証令你看得痛快淋漓，拍案叫絕。佳作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14

編者話

龍乘風今期特別精心撰著一部巨型俠情倫理故事——〔北極三王〕，題材別創風格，新穎脫俗，其間過程曲折離奇，情節亦俠亦艷，哀感動人。內容講述三位武功絕頂的北方高手，突然不約而同南下中原，展開一幕驚天動地大爭殺，暗無天日，他們到底所爲何事？看過本文，保証令你覺得痛快淋漓，拍案叫絕，佳作當前，敬希先睹爲快。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近日不斷有讀者致電本刋編輯部補購過去出版之〔武俠世界〕，本部同人一時難以答覆各位讀者所需期數是否仍有存書，欲知詳情，請電五——八一六一六四六號營業部洽購。

*　　*　　*

下期刋出巨型小說〔一丘之貉〕，是篇故事奇異詭幻，文中分析一個身爲江湖人，是邪是正，很難分辨，表面上明明是個俠士，或者明明是個大奸大惡的人，但一揭露開來，竟是背道而馳，適得其反，大出你意料之外，不由你不拍案叫絕的是一篇奇幻之作……。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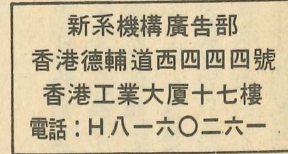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4期
（總號1354）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北極三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十絕天魔戟法

夜已深。

在青衣堡十餘里外，有一間小小的酒舖。

酒舖早已打烊，路上忽然有一騎快馬奔來。

馬上人騎術甚差，他在馬鞍上搖搖晃晃，好像隨時都會從馬背上摔下來似的。

他本想在酒舖門外停下，但等到馬兒腳步停下來之際，人馬已越過了酒舖十幾丈之外。

這人一身泥垢，左半邊臉龐高高腫起，以致連左眼也給隆腫的肌肉擠得狹扁起來。

但他的眼睛還是閃閃發光，行動彷彿比奔馬還更矯健。

他手裏提着一隻長形的木箱子，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這木箱子好像比他自己的性命還更重要。

這人在馬背上的動作十分笨拙，但一下了馬，彷彿就是判若兩人。

他還沒有跑到酒舖，本來已緊緊關閉着的木門忽然「嘎」一聲打開。

門的背後出現了一張雪白的臉。

這一張臉既美麗而又冷酷，開門的是一個從來沒有在這地方上出現過的白衣女郎。

提着木箱子的人立刻閃身進入酒舖裏，同時用森冷的目光四下顧盼。

「不必看了，」白衣女郎冷冷道：「這裏現在只有四個人。」

「四個？」提着木箱子的人臉色倏然一變。

白衣女郎輕哼一聲：「瞧你這副樣子，一點也不像是『豹子胆』孫震！」

提着木箱子的人吸了口氣，道：「是不是因爲我這張臉給人打腫了，所以就不像從前的孫震？」

白衣女郎道：「腫了半邊臉又算得上甚麼？半個月前焦昇在紅葉坡上跟青衣堡十三太保展開盤腸大戰，那才是驚世駭俗之一役。」

孫震冷然道：「焦昇是個笨蛋！他若肯聽我的計劃，也不會把自己一條性命白白送掉。」

白衣女郎道：「焦昇不喜歡用毒，那是他一貫脾氣，但一般江湖中人，却不知道你這位孫大哥使用毒物的本領，簡直已可跟蜀中唐門的一流高手相比。」

孫震抿了抿嘴，臉上流露出得意之神色。

接着，他就在酒舖內東翻西找，終於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了兩個人。

兩個額上都穿了洞的死人。

白衣女郎的聲音又在他耳邊响起：「你現在可以放心說話了？」

孫震仍然盯着這兩個死人，道：「想不到『東海雙鵰』嚴平、嚴玉兩兄弟，居然甘願在這小酒舖裏充當小廝。」

白衣女郎淡淡道：「嚴平是這酒舖的老闆，嚴玉才是酒舖的小廝。」

孫震冷冷說道：「青衣侯算是個甚麼東西？偏偏就有這許多蠢材甘願爲他去賣命？」

白衣女郎倏地臉色一寒，冷冷道：「我不喜歡聽任何多餘的說話。」

孫震乾咳了一聲，半晌才道：「妳想要的箱子，我已得到手了。」

白衣女郎淡淡地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孫震說道：「爲了這一隻箱子，霍彥中的脖子斷了，焦昇死後連腸子都消失得無影無踪，還有那位呂鳳起，他潛入志氣府出來之後，直到現在還沒有說過一句話呢。」

白衣女郎黛眉蹙起，冷冷道：「這同樣也是不必要的廢話！」

孫震默然一陣，忽然把木箱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妳拿去罷。」

白衣女郎却只是目注着他，過了很久才說：「我想要的，你已替我弄回來了，你呢？你想要的又是甚麼？」

孫震輕輕咳嗽着，然後說：「我想要的是一個人。」

「一個人？」白衣女郎倏地眼珠子一轉，道：「這人是誰？」

孫震忽然呼吸加促，兩眼直視着她：「妳應該知道答案的。」

白衣女郎緩緩地道：「但我要你親自說。」

孫震深深地吸了口氣，才道：「我想要的這個人就是妳！」

白衣女郎咬了咬嘴唇：「甚麼時候要？是不是現在？」

孫震的臉上立刻發出了光，但却搖頭道：「不！妳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男人。」

白衣女郎睨視着他，忽然嫣然一笑：「但我若是個隨隨便便的女人呢？」

「妳不是！」孫震的頭搖得更厲害，「妳絕不是這種女人！」

「你錯了，」白衣女郎忽然向前踏出了一步，「你知道我今年幾歲了？」

「二十？」

「不，是二十二歲，」白衣女郎更接近孫震，「但在六年前秋天，我已第一次懷孕。」

孫震的身子陡地一震，眼睛裏充滿着痛苦之色，他喃喃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但那不是妳的錯，只是妳師父人面獸心，卑汚下流……」

「別再提起他了，」白衣女郎幽幽的嘆了口氣，「他畢竟還是我師父，而且他已死了，那孽胎也已給打掉了。」

孫震道：「是誰殺了妳師父的？妳爲

甚麼一直不肯說？」

白衣女郎咬了咬嘴唇：「是我！是我殺了他的！」

「不！不是妳！」孫震搖頭：「一定不是妳！」

「不是我？」白衣女郎冷冷道：「難道你會比我還更清楚嗎？」

孫震吸了口氣，道：「我知道，妳也許很想把他殺掉，但是妳沒有這樣幹，也許……也許是妳根本就沒法子殺得了譚樹湖。」

白衣女郎沉默着，過了很久，才道：「你認爲是誰殺了他的？」

孫震的臉色忽然漲紅，道：「是青衣侯，我知道一定就是青衣侯。」

白衣女郎瞪着他：「你敢肯定？」

孫震道：「若不是青衣侯，又還會是誰？我知道，妳從那時候開始，就已喜歡了他……」

「孫震！」白衣女郎的臉色忽然一陣發白，連聲音也有點顫抖，「你不要再說下去！」

「爲甚麼不讓我說下去？」孫震咬了咬牙，道：「是不是因爲我說穿妳心裏的秘密？」

白衣女郎立刻轉過了身子，背對着孫震。

「你出去！我以後再也不想看見你這張臉孔！」她的聲音聽來十分憤怒。

但孫震沒有出去。

過了片刻，白衣女郎的臉色忽然又變了。

她從憤怒變成了驚懼、震駭。

因爲她忽然聽見了一陣可怕的聲音——那是某種利刄穿過一個人身子時所發出的。

她又再回頭，她看見孫震仍然站立在自己身旁，胸膛上却已多了一截槍尖。

槍尖從孫震背後刺入，再從他胸膛穿出。

槍尖滿是血漿，孫震的眼裏也佈滿了血絲，他沒有回頭去看兇手，只是用一種絕望而不甘心的目光瞧着白衣女郎。

「雪蝶！秋雪蝶！妳……妳眞的這麼狠？這麼毒嗎？……」孫震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了一下，然後才繼續一字字掙扎着說：「我會記着妳的，直至一千年一萬年之後也會記着——」

白衣女郎怔怔地瞧着他倒下。

他嚥氣時，兩眼彷彿仍然瞪着這女郎——秋雪蝶。

× × ×

酒舖大門，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又已打開。

門外有人，那是一個臉上表情平淡，甚至看來有點意興蕭索之感的中年文士。

他的手裏沒有武器，因爲他的武器已插在孫震身上。

「『鐵槍秀士』上官可以？」秋雪蝶咬着嘴唇，聲音聽來極其不悅。

中年文士的臉上沒有甚麼表情，只是向孫震的屍身指了一指：「他斷氣了。」

秋雪蝶冷冷道：「你若給別人在背後這樣暗算，也同樣會斷氣的。」

中年文士道：「所以，我從來不喜歡把背脊暴露在別人的眼睛下。」

秋雪蝶冷笑道：「你能保證一輩子都做到這一點嗎？」

中年文士道：「我也從來不保證任何事情，即使是『日從東昇，從西山落。』我也決不會向任何人作出保證。」

秋雪蝶說道：「這麼說，你担心有一天太陽會從西邊升上來，然後從東方落下了？」

中年文士搖搖頭：「我不担心太陽，但却不能不担心人。」

秋雪蝶黛眉一蹙：「你……這是甚麼意思？」

中年文士道：「太陽雖然永遠不會從西山冒起，但人却可能會發瘋，把東方當作西方，那時候，太陽就眞的變成那樣子了。」

秋雪蝶冷笑道：「就算有人發瘋，那也只是極少數人的事。」

中年文士冷然道：「妳聽過趙高獻鹿的故事沒有？」

「趙高？」秋雪蝶道：「是秦朝丞相趙高嗎？」

「不錯，」中年文士緩緩道：「這段指鹿爲馬的故事，相信秋姑娘一定不會陌生，明明是一隻鹿，但却可以說成是一匹馬，嘿嘿，鹿耶？馬耶？以至太陽從東方升起？還是從西山冒出？似乎都只在乎權勢中人的看法怎樣而已。」

秋雪蝶冷冷地盯着中年文士的臉：「上官先生是熱衷於追求權勢？還是畏懼了擁有龐大權勢者？」

中年文士淡淡道：「上官某從不爭權，也不懼怕擁有大權者，我在江湖，只求一個『利』字。」

秋雪蝶冷笑道：「所以，只要是利之所在，無論甚麼事情，上官先生都可以幹得出來？」

中年文士說道：「只有一種事決計不幹。」

秋雪蝶道：「是那一種？」

中年文士道：「傷害自己的事情，永遠不幹！不幹！」

秋雪蝶道：「這就是閣下唯一的原則嗎？」

中年文士頷首道：「是的。」

秋雪蝶嘆了口氣，道：「一個人若只有這麼一個原則，那麼，他根本就是個完全沒有原則的人。」

中年文士說道：「妳現在喜歡怎樣說都可以，但我現在可以不可以把鐵槍取回來？」

秋雪蝶道：「鐵槍是你的，你要取回當然可以。」

中年文士淡淡地笑了笑，說了一聲：「秋姑娘，妳眞是聰明得可以……」說着，俯身把鐵槍從孫震的背後慢慢地抽出。

鐵槍長七尺九寸，現在最少有四尺染滿了血。

秋雪蝶凝視着這桿半截染滿鮮血的鐵槍，臉色一片森冷：「上官先生，現在是不是可以死了？」

中年文士道：「當然可以。」

秋雪蝶說道：「是誰死？是你？還是我？」

中年文士搖搖頭，說道：「妳不可以死，我也不想死，但想救妳的人却非死不

可！」

秋雪蝶冷然道：「這裏還有誰會出手救我？」

中年文士道：「最少有一個，他姓呂，擅用一桿銀戟。」

「呂鳳起？」秋雪蝶的眼色忽然間變了。

中年文士淡淡地說：「不錯，這個人就是『銀戟公子』呂三郎。」

說完之後，掉頭離開了這間小小的酒舖。

× × ×

酒舖外原本一片漆黑，但這時候却亮起了火光。

一堆乾柴，燃起了烘烘烈火。

烈火北方，站着了一個錦衣金靴，身旁有一根銀戟筆直插在地上的人。

「呂公子，久違了。」中年文士提着鐵槍，一步一步向這人走過去。

這錦衣人就是「銀戟公子」呂鳳起，呂三郎。

呂三郎本是富家子，祖先五代都不懂武功，甚至討厭武功。

但在呂家一座很秘密的石牢裏，却擺放着一件傳家之寶——十絕銀戟。

呂三郎在八歲那一年，無意中闖進了石牢，也看見了這一桿銀戟！

他看見這桿銀戟後，整個人就像是着了魔一樣。

那時候，他年紀尚輕，甚至連這桿銀戟也提不起來，但是他已暗中在發誓，無論如何都要擁有它，而且還要練成用戟之法。

十一年後，呂鳳起十九歲了，向來謐靜的呂家，忽然遭遇到一場可怕的風浪。

呂鳳起的父親呂則名，爲了要救助一個可憐的少女，一時情急失手誤傷了這少女的債主。

這少女的債主是個輕薄青年，他借了三十兩銀子，却想把這少女的貞操毀了。

這輕薄之徒給打傷，事情立刻鬧大。

原來他老子是個惡霸，平時已不斷借故生事，這次兒子給呂則名所傷，又焉肯就此罷休？

如此一來，呂家浩刼來了。

惡霸率衆登門，連殺數人，然後把呂則名緊緊縛起，藉辭勒詐。

「十萬両賠償，一両也不能少！」惡霸胃口極大，聲勢洶洶十分嚇人。

呂則名嚇得連臉都發綠了。

呂家雖然薄有家財，但十萬両之數，怎麼說也是付不出來的。

但就在形勢最兇險之際，封藏在石牢裏已有百餘年的十絕銀戟突然重現。

在那一瞬間，就連呂則名也險些認不出揮舞銀戟而來的，居然就是他的第三個兒子呂鳳起！

惡霸殺人，呂鳳起也同樣以牙還牙，大動殺機。

結果，那惡霸自食惡果，死在呂家之中！

× × ×

經此一役之後，呂鳳起這個名字就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他重振了呂氏在武林中的聲威。

——呂鳳起的祖先，曾經憑着這一桿十絕銀戟在江湖上揚名立萬。

——百餘年後，呂鳳起在密室裏發現了這一桿銀戟，也找到了一本練功秘笈，終於練成了百餘年前曾經威振中原武林的「十絕天魔戟法」！

× × ×

中年文士手提鐵槍，臉上神情又再顯得意興蕭索。

呂鳳起依然站在火堆前，柴火燒得越來越是旺盛。

「上官可以，」他忽然輕輕嘆了口氣，緩緩道：「兩年不見，你還是要爲了銀子而殺人，難道不覺得這樣很悲哀嗎？」

「鐵槍秀士」上官可以默然半晌，才道：「我的想法，和你的大不相同。」

呂鳳起道：「如何不同法？」

上官可以道：「要是沒有人願意付錢給我去殺人，那才是最悲哀的。」

呂鳳起道：「倘若有人付錢呢？」

上官 以道：「那麼，悲哀的就是那些無法不死在上官某槍下的寃魂。」

呂鳳起道：「剛才，你好像已經殺了孫震？」

上官可以道：「不錯，你爲甚麼明知我要殺他，仍然坐視不理？」

呂鳳起道：「光棍不斷人財路，既然有人付錢要讓孫震死，我爲甚麼要破壞你的好事？」

上官可以道：「但我若連秋雪蝶也要一併殺掉呢？」

呂鳳起搖搖頭，道：「不會的，一定不會。」

上官可以瞳孔收縮，道：「爲甚麼不會？」

呂鳳起道：「付錢給你的人，只會要孫震死，但却絕不會派人去損害雪蝶一根頭髮。」

上官可以淡淡一笑：「你好像已經知道，僱請我去殺孫震的人是誰。」

呂鳳起道：「我也許猜錯了，但只怕錯的機會不會很大。」

上官可以道：「你很聰明，可惜快要死了。」

呂鳳起「哦」一聲：「你有把握殺在下？」

上官可以淡淡道：「我若沒有八分以上把握，就絕對不會接下殺人的買賣。」

呂鳳起斜視着他：「既然這樣充滿自信，你還在這裏等甚麼？」

上官可以道：「等一個人。」

「等誰？」

「賈田刀。」

「『破石刀王』賈田刀？」

「對了，他的刀不但可以破石，也可以破開你的肚子和腦袋。」

呂鳳起冷冷道：「你以爲我會讓你等他來嗎？」

「會的，」上官可以淡淡道：「因爲你曾經對一個人說過：『刀槍聯手，不及銀戟！』所以，今晚就是你證實這兩句話所言非虛的最好機會。」

呂鳳起漫聲道：「我對誰說過這樣的兩句話？」

上官可以道：「秋雪蝶。」

他說出這三個字的時候，秋雪蝶已捧着一個木箱子走了過來。

她的臉有點蒼白，但神態却很鎮定。

她說：「呂公子的確這樣說過，但那時候，他已喝得酩酊大醉。」

上官可以「噢」了一聲，道：「這麼說，那八個字是不能當眞的了？」

「誰說不能當眞！」呂鳳起雙眉倒豎，立刻截然道：「只要是呂三郎說過的話，每一個字你們都絕對不必懷疑！」

秋雪蝶臉色更白，叫道：「呂鳳起，你太驕傲了！」

呂鳳起冷冷道：「若是不驕傲，不自負的呂鳳起，也就不是眞眞正正的呂鳳起了。」

他這兩三句話已很驕傲，很自負。

上官可以立刻拍手，道：「好！好一個値得自豪的呂三郎！」說完，也把鐵槍用力插入地下。

天上有星光。

地上有火光。

但在呂鳳起眼裏，這些星光和火光加起來，還遠遠及不上秋雪蝶的瞳孔明亮。

× × ×

陽光甫現，火光就已熄滅了。

星光也已經在更早之前溶沒在晨曦之中。

這兩男一女，就這樣靜靜地站立到黎明，他們在這裏等待賈田刀，一個成名比上官可以還更早十年的職業殺手。

但賈田刀還沒有來，一個老叫化已首先出現。

這老叫化揹着一個很大很大的布袋，而且看來還塞滿了東西。

但他揹得一點也不吃力，就像是快馬馱着一團輕輕飄飄的棉花一樣。

他走路時的姿態很從容，但一開口說話，臉上的神情却緊張得有如士兵正在陣上打仗。

「雪崩啦！雪崩啦！這裏馬上就要給大雪淹沒，你們還站在這裏幹甚麼？」老叫化一口氣直說下去：「快走！快走！這裏危如纍卵，簡直連一刻也躭擱不得，快走！快走！走得越快越好！」

秋雪蝶奇怪地望着這個老叫化：「這裏已很久沒有下過雪了，而且從來也不是雪崩的地方，爲甚麼你却說這裏快要給大雪淹沒了呢？」

老叫化瞪着她，臉色鐵青地說：「妳聽過『雪王』這個人沒有？」

「雪王？」秋雪蝶搖了搖頭，「沒聽過，他是個怎樣的人？」

她在問老叫化的時候，上官可以的臉色早已變得發白，甚至連兩條腿都在不住的發抖。

「雪王！雪王來了？」他面上肌肉抽搐，這「雪王」之名，對他來說好像比起聽見「閻王」二字還更加可怕。

老叫化立刻轉過身子，直勾勾地望着上官可以：「你不相信嗎？你以爲我在騙人？」

上官可以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但他嘴裏却儘量裝得強硬一點：「就算是雪王來了，那……那又怎樣？」

老叫化又瞧了他半晌，接着乾咳了一下，忿然地說：「你們既不相信這裏快要雪崩，我也毋須多費唇舌，祝你們好運！」說完，就像是一陣烟般從酒舖後面溜走了。

上官可以的臉色又變了，他忽然對呂鳳起說：「賈田刀也許不來了，我們這一戰改期如何？」

呂鳳起冷冷道：「據在下所知，賈田刀爲人重信諾，從來也不會爽約，他既已相約你在這裏等候，就一定會來。」

上官可以說道：「但是今天我有點事，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見！」說着，把鐵槍從地上抽出，人如流星般向北方疾掠而去。

他走得比老叫化還快，但回來的時候却更加快得不可思議。

他爲甚麼在跑掉了之後還要再跑回來呢？

× × ×

上官可以在掠向北方之際，當然是個活人。

但他回來的時候，一張臉已變得完全沒有半點活人的氣息。

他已死了。

死人當然不能自己回來。

把上官可以帶回來的，是一個袍白如雪，但臉色比白袍還更白三分的人。

白袍很寬闊，但從袍袖裏伸出來的一雙手，却瘦弱得有如鳥爪。

但最令人感到心悸的，却是一件懸掛在上官可以脖子間的物事，它看來像是一條又粗又大的項圈，但實際上，它不是甚麼項圈，而是一根有半截染滿了鮮血的鐵槍！

上官可以的鐵槍，竟已給人拗曲成這副樣子！

血王、雪王、殺人王

「雪王！」秋雪蝶忽然驚呼：「你就是那個雪王！」

白袍人笑了，他凝視着秋雪蝶，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雪王。」

秋雪蝶盯着雪王的臉：「你爲甚麼叫雪王？」

雪王淡淡道：「因爲我喜歡雪。」

秋雪蝶道：「你若眞的喜歡雪，就不該跑到這裏來，這裏只有血，沒有雪。」

雪王道：「在我眼裏，雪就是血，血也就是雪，所以，江湖上也有人叫我『血王』。」

秋雪蝶的臉色終於變了。

她從來沒有聽過「雪王」這個人，但「血王」之名却不陌生。

血王是殺人王，是個吃人不吐骨的大魔神，江湖巨擘！血王殺人，從來不向任何人講述理由，也很少人知道他殺人的理由。

殺人者，人亦殺之。二十年來，血王殺人無數，想殺掉他的人也同樣不計其數，可是，他至今仍然活着。

血王！雪王！殺人王！

上官可以也是一個殺人能手了，他曾經殺過無數極難殺，甚至有人認爲根本沒法子殺得了的人。

例如河北銅人堡，堡主穆動年已十餘年沒離開過銅人堡半步，他一直把自己關在堡內，連他的兒子想找他，也必須經過五重關卡，然後才能隔着一堵極其牢固，

只有一個細小鐵窗子的石牆和父親談話。

穆動年把自己關在一個這樣隱秘和安全的地方，到底是爲了秘密練功？折磨自己？還是想求取絕對的寧靜？

每一種說法都有人提出過，但有一句話也同時在江湖上廣泛地流傳着。

這句話是：「誰也殺不了穆動年。」

又有一句嘲諷的說話這樣說：「穆堡主已縮進世間上最牢固的一塊龜殼裏。」

但最後，有人付了五萬兩銀子給上官可以。

這人問：「我要你殺了穆動年，可以不可以？」

上官可以回答說：「三萬兩就可以了。」他把二萬兩銀票奉還給僱請他的人，然後又充滿信心地說：「穆動年這條命，最多只値三萬兩。」

三日後，穆動年眞的死了，死時胸口插着一根鐵槍。

——上官可以殺人的規矩是：每殺十人，那根鐵槍就不要了。

——穆動年是上官可以自出道以來所殺的第八十人！

那時候，上官可以已經很富有，就算談不上富可敵國，但最少已足夠他在五六百年之內，過着十分富裕的生活。

但他却對蒼天發誓，說一定要殺足一百人才洗手不幹。

他爲甚麼會有這種決定？

他不知道，別人更不知道。

也許，人本來就是愚昧無知的，即使是最老辣的老江湖，也會在某種事情上無法控制自己。

× × ×

上官可以死了，死得那麼突然，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也正因如此，足可證明殺了他的人，的確就是雪王。

雪王也是血王。

殺人王！

秋雪蝶怔怔看着雪王的臉，過了很久很久才說：「你爲甚麼要殺上官可以？」

雪王沒有解釋，這是他殺人之後的習慣。

他不但不會向別人解釋，甚至不向自己解釋。

殺了就是殺了，何必一定要找個合理的理由？

秋雪蝶接着却問：「你殺不殺我？」

雪王搖了搖頭：「不殺。」

秋雪蝶道：「爲甚麼不殺？」

雪王道：「不喜歡殺就不殺，何須理由解釋。」

秋雪蝶道：「你從來不講理由嗎？」

雪王道：「講理由的人，並不等於眞的明白理由，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沉默已久的呂鳳起忽然搖搖頭，道：「你現在豈非正在大講理由嗎？」

雪王瞪視着他，沉聲道：「你就是呂三郎？」

呂鳳起乾咳兩聲，緩緩道：「除了上官可以之外，你還想殺誰？」

雪王道：「你還沒有回答，你是否呂三郎呂鳳起？」

呂鳳起道：「是又怎樣？」

雪王道：「我聽過你的名字，也知道你和秋雪蝶都是小雨盟的人。」

秋雪蝶的眼色倏地變了，她怔怔地看着雪王：「你怎知道我和小雨盟這個組合的名字？」

雪王道：「我甚麼都知道，而且已暗中跟着妳整整一個月。」

秋雪蝶深深吸了一口氣：「你已跟了我整整一個月之久？」

雪王道：「妳不相信？」

秋雪蝶道：「你爲甚麼要跟着我？」

雪王道：「我要看看，妳能否勝任小雨盟盟主之職。」

秋雪蝶冷冷一笑：「你弄錯了，我並不是小雨盟盟主。」

雪王道：「我知道妳目前還不是小雨盟的老大，但時間可以改變一切，現在，妳最少應該知道一件事。」

秋雪蝶蹙了蹙眉：「甚麼事？」

雪王道：「小雨盟盟主葛晚烟已經死了！」

秋雪蝶身子陡地一震，接着咬牙道：「我們的葛老大，絕不會在這時候死！」

雪王道：「爲甚麼不會？」

秋雪蝶道：「葛老大是女中豪傑，沒有任何人可以讓她在這個時候死！」

雪王冷冷道：「就算沒有任何人可以讓她死，但死神呢？」

秋雪蝶說道：「就算死神來了，葛老大也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把死神送出門外。」

雪王道：「只可惜這一次，死神是由葛老大親自請來的。」

秋雪蝶霍然一凜：「你是說，葛老大……她……她自盡了？」

雪王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秋雪蝶用力搖頭，道：「不會！不會！絕對絕對不會！葛老大意志堅强，絕不會做出這種愚蠢的事情來。」

「我們的老大當然絕不愚蠢，」呂鳳起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緩緩道：「但她不能不這樣做。」

秋雪蝶的臉色倏地變得一片蒼白：「你這……兩句話是甚麼意思？」

呂鳳起默然半晌，才道：「咱們的葛老大眞的已經自戕畢命。」

秋雪蝶呆住：「連你也這樣說？爲甚麼要這樣說？」

呂鳳起嘆道：「因爲，這本來就是事實！」

秋雪蝶用難以置信的神情看着他：「是眞的？眞的死了？葛老大眞的死了？」

呂鳳起道：「絕對不假。」

秋雪蝶顫聲道：「她爲甚麼要死？」

呂鳳起道：「原因只有一個：她若不死，雪王就不會加入小雨盟！」

雪王瞳孔收縮，冷冷地盯着呂鳳起的臉：「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呂鳳起道：「葛老大一手創立本盟，因此本盟已是她靈魂的化身。」

雪王緩緩地接道：「但她知道，小雨盟快要崩潰了，這江湖組合將會消失在强敵手下！」

呂鳳起道：「所以，葛老大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來力挽狂瀾。」

雪王道：「她想了很久很久，終於想

起了一個人，她知道，天下間若只有一個人可以挽救小雨盟，那麼，這人就是我——雪王！」

呂鳳起道：「於是，她求你加入小雨盟。」

雪王說道：「不是加入，而是執掌小雨盟，她是要我把小雨盟推向一個新的高峯！」

呂鳳起道：「你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葛老大必須要在你面前自盡！」

雪王說道：「對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簡單！眞是簡單極了！」呂鳳起冷冷一笑，「現在，雨夜七擊譜和一斗笠小金牌都必已在你手中？」

雪王點了點頭，微笑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昔年葛山雨在泰山絕頂靜坐七七四十九晝夜之後，終於參悟出一套極厲害的武功，而這武功的名堂，就叫『雨夜七擊』。」

呂鳳起冷冷道：「你用不着向我解釋得如此詳盡，我若連這件事都不知道，也不配在小雨盟裏成爲副總舵主。」

雪王道：「我不是向你說。」

秋雪蝶撇了撇嘴，道：「我也同樣知道這些事。」

雪王道：「我也不是向妳說的。」

呂鳳起皺了皺眉：「難道除了我們之外，這裏還有別的人嗎？」

「當然有，」雪王淡淡地說：「最少還有一個。」

呂鳳起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雪王道：「帮主之父。」

「帮主之父？」呂鳳起乾咳一聲，又皺着眉：「你說的是那一個帮派？」

「當然是天下第一大帮。」

「丐帮？」

「對了，當今丐帮帮主卓無愁，江湖上人稱『玉面神丐』，照我看來，他若不做叫化子，中原武林最少有一半女子會給他迷倒。」

「卓無愁之父又怎樣？」

「卓無愁之父叫卓有友，江湖上人稱『大壽老乞兒』，」雪王說到這裏，「哼」了一聲才繼續說下去：「卓有友的老子叫卓二行，他在五十歲大壽那一天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但不到半年就給仇家一刀砍掉了腦袋。」

呂鳳起說道：「卓二行是無定門總護法，武功比掌門人『無定神君』丁玄鶴還高。」

雪王點點頭，道：「所以，卓二行一死，無定門也只得瓦解了。」

呂鳳起道：「這件事又和卓有友有甚麼相干？」

雪王道：「一點相干也沒有，只是，卓二行在五十歲大壽退出江湖，但卓有友在五十歲壽辰之日，却決定散盡家財，行乞去也。」

呂鳳起問道：「卓有友何以要去做乞丐？」

雪王道：「他對江湖上的朋友說，過了五十年富裕的生活，眞是膩極了，加上兒子想加入丐帮，所以索性散盡家財，兩父子都成爲了乞丐。」

呂鳳起道：「眞是怪人怪事。」

雪王道：「如今，卓無愁已是丐帮帮主，而卓有友在江湖上也幹了不少令人側目之事。」

呂鳳起吸了口氣，道：「卓有友也在這附近嗎？」

雪王道：「是的。」

呂鳳起又問道：「他爲甚麼要到這裏來？」

「湊熱鬧、裝神弄鬼，唯恐天下不亂！」雪王冷冷一笑，道：「卓無愁年紀雖輕，反而做事很有分寸，倒是這個五十歲才做乞兒的卓老怪物，直到現在還是一塌糊塗，眞是該打屁股！」

「啊！別打屁股！別打屁股！」忽聽一人急叫着說道：「老叫化馬上出來便是了！」

語聲甫落，一個揹着大布袋的老叫化巳從西方幾叢灌木後竄了出來。

「唉！雪崩啦！天下大亂啦！」老叫化不斷地搖頭，不斷地嘆氣。

「是你？你就是卓無愁的父親？」秋雪蝶吃驚地望着這個老叫化。

老叫化眨了眨眼，道：「我不是卓無愁的父親，難道你是？」

雪王倏地面色一沉：「卓老怪物，你敢開我們小雨盟的玩笑？」

卓有友乾咳一聲，道：「從前的小雨盟，老叫化眞的還不怎麼放在眼內，但現在嘛，咳！咳！時移勢易嘍，只怕連八大門派加起來，也得要靠邊站，甚至乖乖的退避三舍！」

雪王冷冷一笑，道：「現在，只不過是我來了中原，你就巳大呼小叫說甚麼雪崩雪淹，若是『北極三王』一起南下，豈非連老天也得塌掉下來嗎？」

秋雪蝶聽到這裏，不由心中一凜。

——雪王，又叫血王，乃「北極三王」裏的「東北王」。

——「北極三王」中的「西北王」，又叫幽靈王，其人輕功高得出奇，平素神出鬼沒，行事手段更是匪夷所思，令人無法捉摸。

——「北極三王」中武功最高的是老參王，又被稱爲「正北王」，二十年來，武林中一直盛傳，說少林和武當兩派掌門，俱曾先後敗在老參王手下。

雪王一提起「北極三王」，卓有友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青白，道：「倘若三王一起南下，嘿嘿，那就眞是天崩地裂，連海水也會浸上峨嵋山啦。」

呂鳳起冷冷一笑，道：「你怎知道『北極三王』是不是都巳到了江南？」

卓有友一呆，道：「你說得不錯，也許幽靈王和老參王都巳來了，天崩地裂的日子馬上就要逼近眉睫……」

雪王冷冷道：「卓老兒，你是個喜歡湊熱鬧的人，現在正是大好時機。」

「大好時機？」卓有友陡地怔住，「甚麼大好時機？」

雪王道：「你將會不愁寂寞，成爲咱們小雨盟的副盟主！」

「少開玩笑！」卓有友直跳起來，「他媽的王八蛋加九十九個蠢驢，這些勞什子副盟主，打死我也不幹！」

雪王默然半晌，緩緩道：「你若不幹，我也決不强人所難，但三天之內，丐帮

帮主就不再是卓無愁了。」

卓有友道：「爲甚麼？」

雪王道：「你不做副盟主，就得由你兒子補上，他若做了咱們的副盟主，丐帮帮主這個有虱子的寶座，自然就得另找別人代替。」

卓有友道：「卓無愁也不會做副盟主的。」

雪王道：「他若不做，我便殺了丐帮九大長老，然後把卓帮主的肚子割開，再把九大長老的十八對眼珠子都塞進他的腸臟裏去！」

卓有友吃了一驚，連忙道：「這個使不得！萬萬使不得！」

雪王冷冷道：「爲甚麼使不得，憑雪王的金漆招牌，居然連找個副手都找不着，倘若還不開開殺戒，江湖上的朋友就會說：『眞的雪王巳經死掉了，現在這個勞什子雪王是假的！』」

卓有友乾咳一聲道：「雪王就是雪王，誰能假扮得了？」言下之意，分明是譏諷雪王身材極瘦，別人就算想冒充也冒充不來。

但雪王却好像並不在意，只是問：「卓老兒，現在你幹不幹？」

卓有友苦着臉，嘆了一口氣，道：「你把我約到這裏來，就是强逼我做小雨盟的副盟主？」

秋雪蝶一怔，望着他說：「怎麼？你們早巳約定了？」

卓有友道：「是又怎樣？」

秋雪蝶氣得跺了跺脚：「你既然早巳知道雪王會在這裏，剛才爲甚麼還要故意大呼大叫？」

雪王冷冷道：「我早巳說過，卓老兒是個唯恐天下不亂之徒，胆子細小一點的傢伙，就算不給他當塲嚇死，最少也得三五個晚上睡不着覺。」

卓有友訕訕一笑，岔開了話題道：「你眞的巳經得到一斗笠小金牌？」

雪王道：「你是不是要看看？」

卓有友道：「你若不想給我看，我就不看。」

雪王道：「你若想用這些激將法來激我，我就偏不給你看。」

目光一轉，盯着秋雪蝶的臉，接道：「但妳可以看。」

秋雪蝶「哦」一聲：「往那裏看？」

雪王道：「就在這裏！」說完，背對着卓有友，把一面形狀奇特，上面鐫刻着一頂笠帽的金牌取了出來。

過了片刻，他才問秋雪蝶：「看清楚了沒有？」

秋雪蝶頷首道：「看清楚了。」

雪王「唔」一聲，把金牌收回，說道：「妳現在是不是巳經決定應該怎樣去做了？」

秋雪蝶道：「是的。」

雪王淡淡道：「是不是想殺了我，爲你們的葛老大報仇？」

秋雪蝶搖搖頭：「不是。」

「不是？」雪王好像感到意外極了，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接道：「別人都說，葛老大對妳很好，妳們就像是一對親愛的同胞姐妹。」

秋雪蝶道：「我們很要好，這是事實，但我尊重她的決定。」

雪王道：「難道妳並不認爲，葛老大是給我逼死的？」

秋雪蝶道：「你雖然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但她是可以拒絕的。」

雪王道：「她沒有拒絕，而且眞的死在我面前。」

秋雪蝶道：「所以，這是一項公平的交易，她用自己的性命來換取你的加盟，而且還要你成爲我們的盟主。」

雪王道：「妳不認爲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

秋雪蝶道：「我只能說葛老大是個勇敢的女人，她這個決定，只有蠢才和懦夫才覺得是荒謬的。」

雪王看着她的臉，她的臉色雖然略見蒼白，但却意志堅定。

「哦！很好！」雪王淡淡地笑了笑，「眞的很好，我就是喜歡如此明白事理的人。」

卓有友道：「就只怕下屬個個明白事理，正副盟主雙雙胡混大吉，那麼葛老大就算是白白死掉了。」

「她絕對不會白死的！」雪王臉色一寒，沉聲道：「世間上只有一個人可以完成她的心頭，而這個人就是我！」

卓有友怔了怔，道：「你爲甚麼不讓葛老大活着看見自己的心願怎樣完成？」

雪王道：「她若活着，這心願就一定沒法子可以完成。」

卓有友大惑不解：「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雪王道：「你不必懂。」

卓有友道：「但我非要明白這件事不可，否則這勞什子副盟主，你還是另選高賢也罷。」

雪王目注着他：「你這算是要脅？」

卓有友道：「不是要脅，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平交易。」

雪王道：「但我並不是一個公平的人，從來都不是。」

卓有友「哼」一聲，道：「既然如此，卓某告辭了，你有本領的大可以把丐帮逾萬帮衆全都殺得乾乾淨淨，然後把這筆帳單算在老叫化身上！」

但呂鳳起却卽時攔住了他：「你不能走！」

卓有友怒氣陡生，喝道：「我要走！偏偏要走！你又能耐得老叫化子甚麼何者也？」

呂鳳起却沉聲說道：「還記得董尚書嗎？」

「董尚書？你說的是董瀚庭董大人？」卓有友不由怔住。

呂鳳起道：「正是這位董大人！」

卓有友吸一口氣，目注着他的臉龐：「何以提起此人？」

呂鳳起道：「董大人早巳辭官歸故里，後來還跑到華山做了和尚，這件事卓前輩可曾聽聞？」

卓有友遲疑半晌，才緩緩地說：「聽是聽過的，但是否確有其事，却是大有疑問。」

「此事千眞萬確，」呂鳳起說：「董大人在出家之前，曾經在華山避雨亭下喝酒。」

卓有友皺眉道：「這不是越說越遠了？老董做了和尚和他在出家之前喝酒，跟我有甚麼相干？」

呂鳳起說道：「董大人在避雨亭下喝酒，是因為他在出家之後，再也不能喝酒了。」

卓有友道：「為甚麼不能喝？江湖上有不少出家人，都是又喝酒又吃肉的。」

呂鳳起道：「但董大人這次出家，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出家人，酒酒肉肉，他決定以後再也不會沾唇了。」

卓有友冷冷地道：「他若真的有這種想法，就不該在出家之前還對酒肉依依不捨。」

呂鳳起道：「話却又不是這麼說，因為他喝的酒，極其珍貴，天下間只有一罈而已。」

卓有友道：「是一罈怎樣的酒？」

呂鳳起道：「瓊林百里香。」

卓有友的臉色立刻變得異常難看：「這罈酒是我在三十年前送給他的，想不到這老而不居然要在出家之前才肯喝掉。」

呂鳳起搖搖頭，道：「董大人卻不是這樣說。」

卓有友道：「不是這樣說，又怎樣說呢？」

呂鳳起道：「董大人說，卓前輩以前經常和他賭博，但運氣總是比不上董大人，而這一罈瓊林百里香，也就是卓前輩輸給董大人的。」

卓有友哼一聲：「一罈酒算得上甚麼，那時候我還不是個叫化，再多幾千罈酒也輸得起！」

呂鳳起道：「輸掉一罈酒，的確算不上甚麼，但卓前輩除了這罈酒之外，還曾經輸過一封信給董大人！」

卓有友的臉色立刻又變了，連忙叱道：「住嘴！別再繼續胡說八道。」

雪王却冷冷一笑，道：「呂公子決不是喜歡胡謅的人，讓他繼續說下去！」

卓有友望了望雪王一眼，呂鳳起已取出了一封信箋，道：「卓前輩，還認得信上的字跡嗎？」

卓有友呆了一呆，才嘆口氣道：「是董老不死送給你的？」

呂鳳起點點頭，道：「不錯，信是董大人送給我的，但字跡却是卓前輩的。」

雪王道：「信上怎樣說？」

呂鳳起道：「其實，這也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份契約。」

「契約？怎樣的契約？」雪王追問。

呂鳳起道：「契約上訂明，卓前輩輸了三年給董大人。」

秋雪蝶聽得莫名其妙，道：「輸了三年？那是甚麼意思？」

呂鳳起道：「這意思就是說，只要董大人高興，無論從甚麼時候開始，卓前輩就得在三年之內，成為董大人的奴隸。」

卓有友吸了口氣，但接着却又桀桀一笑，道：「如今董老兒既已成為和尚，這契約當然已變成廢紙了。」

呂鳳起道：「那可不然，董大人雖然出家為僧，但這契約依然存在，所以，你應該馬上跑上華山刮光腦袋做和尚，陪伴董大人三年。」

卓有友怒道：「胡說，契約上說明只做奴隸，可不是要做三年禿驢！」

呂鳳起道：「做禿顱也好，做奴隸也好，反正在這三年之內，你必須跟在宏海大師身邊，天天敲經，晚晚唸佛！」

卓有友道：「宏海大師，甚麼宏海大師？」

呂鳳起道：「董大人就是宏海大師，你現在馬上去華山好了，否則就是背約違信，變成一個不忠不義之人！」

「說得真嚴重！」卓有友悻悻然地道：「這到底是你的主意？還是董老兒的主意？」

呂鳳起道：「契約既在我手裏，就算說是我出的主意，也無不可。」

卓有友氣得臉色發白，道：「把這契約燒掉可以不可以？」

呂鳳起淡淡道：「卓前輩怎麼不把契約搶掉，然後一把火把它燒了？」

卓有友道：「這樣不行！」

呂鳳起道：「為甚麼不行？」

卓有友道：「你自行把契約燒掉，那是跟我沒有半點相干的，但若由我搶掉契約然後燒之，那就是背約違信。」

呂鳳起淡淡道：「卓前輩這主意真好，但却只是對你自己好，對我這個江湖後輩就一點也不好了。」

卓有友道：「你要怎樣才好？」

呂鳳起道：「只要卓前輩肯答應做我們的副盟主，我就會很好很好了。」

卓有友倏然瞪着雪王，然後又再瞧着呂鳳起，隔了很久才說：「原來你們早已勾結在一起的。」

雪王冷冷一笑：「卓有友，你也別把自己當作是香寶寶了，這個副盟主你若不肯幹，就請馬上快快去做和尚的奴隸！」

卓有友嘆了口氣，道：「難怪洛陽城的金鐵口說過，我這條苦命越老越苦，想逍遙自在渡過晚年，真是談何容易？」

雪王道：「你又決定幹了，對不？」

卓有友苦笑道：「做小雨盟的副盟主，總比做和尚的奴隸好一點。」

雪王這才滿意地點點頭，道：「如此很好，咱們現在就直上青衣堡可也！」

卓有友一呆，問道：「為甚麼要去青衣堡呢？」

雪王說道：「因為我們要見一見青衣侯。」

秋雪蝶聽到這裏，一雙眸子立刻閃爍不定。

她有甚麼心事？

她心裏到底想不想見青衣侯？

沒有人這樣問她，只有一個人悄悄的看了她一眼。

那是呂鳳起，曾經有女人說他天生多情，但也有女人說他冷酷無情。

多情與無情之間，往往是否只有一綫之隔？

× × ×

青衣堡看來並不特別雄偉，它甚至不怎麼像一座堡壘，却有點像是一幢古怪的大房子。

正午了，在堡前那座吊橋上，有一個青衣大漢在磨刀。

這大漢雖然身材魁梧，但他不斷磨來磨去的一柄刀，却是其薄如紙。

這刀不但奇薄，而且也很細小，細小得和這大漢的身形完全不配襯。

雪王很注意他的手。

大漢的手雖然粗糙，但動作一點也不笨拙。

他磨刀的手法十分古怪，有時候慢得有如蝸牛爬路，有時候却又快得令人完全無法可以看得清楚。

雪王帶着呂鳳起、卓有友和秋雪蝶來到這裏，當然不是為了要看這大漢磨刀。

但雪王却站了很久，也看了很久，還是一言不發，彷彿就算這大漢磨刀一直磨到黃昏，他也會繼續這樣子看下去似的。

但卓有友却沒有這份耐性。

他首先問這位大漢：「你為甚麼要磨刀？」

大漢冷冷道：「你為甚麼要吃飯？」

卓有友道：「因為我是個要飯的，若連要飯的人都不吃飯，那就一定快要去見閻王了。」

大漢說道：「我磨刀的道理，也是一樣。」

卓有友眉頭一皺：「哦？這是甚麼意思？」

大漢道：「我是磨刀使者，我活着就是為了要把主人的刀磨得鋒鋒利利，否則也就只好去見閻王了。」

卓有友道：「你的主人是誰？是不是青衣侯？」

「青衣侯？」大漢忽然回頭盯着卓有友的臉：「你以為青衣侯是個甚麼東西？他連為我主人洗褲子都不配，我又怎會為他而磨刀？」

秋雪蝶忽然冷冷一笑，插口道：「說得好，青衣侯本來就不是個東西！」

大漢却不再說話，又再俯首磨刀。

秋雪蝶看了一會，忍不住問呂鳳起：「這是甚麼刀？你知道不知道？」

呂鳳起搖搖頭：「我不知道。」

卓有友不等秋雪蝶開口，已緊接着說：「我也不知道。」

雪王忽然微笑着對磨刀大漢道：「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

磨刀大漢冷冷一笑：「你走你的路，我磨我的刀，所以，無論你是誰都跟我沒有關係。」

雪王說道：「但你現在剛好擋住我的路。」

磨刀大漢道：「這裏沒有路，只有一條死橋。」

「死橋？」

「不錯，這是一條只能夠通往死域的橋。」

「就算這樣，你也不該擋住我。」

「你要死？」磨刀大漢猛然回頭，刀尖倏地直指雪王胸前。

雪王冷冷道：「何以還不出招？」

大漢道：「為甚麼要出招？你以為我想殺你嗎？」

雪王道：「我知道你不想，因為你就算很想殺人，也絕不能用這一柄刀來殺我的。」

秋雪蝶奇道：「為甚麼不能用這一柄刀？」

雪王道：「磨刀使者只能磨刀，就等於廚子雖然在廚房裏燒菜，但却不能自己把菜餚吃掉一樣。」

秋雪蝶道：「這是一柄怎樣的刀？它的真正主人又是誰？」

「這柄刀的名字叫幽靈，」雪王慢慢的說：「幽靈刀的主人，當然就是北極幽靈王！」

「幽靈王！」秋雪蝶的眼色也立刻變了。

她深深地吸了口氣，又問：「幽靈王也已到了中原？」

雪王點了點頭，道：「他不但到了中原，而且已在青衣堡裏。」

秋雪蝶道：「你怎知道？」

雪王道：「磨刀使者既在這裏，幽靈王就決不會在太遠的地方。」

秋雪蝶道：「幽靈王為甚麼沒有把幽靈刀帶在身邊？」

雪王道：「今天初幾？」

秋雪蝶一呆，想了片刻才能回答：「初九。」

雪王道：「這就是了，每逢每月初九這一天，幽靈王身邊絕不帶刀。」

秋雪蝶奇道：「這是甚麼道理？」

雪王道：「為了懺悔。」

「懺悔？」秋雪蝶一楞：「他懺悔甚麼？」

雪王道：「幽靈王在許多年前的一個晚上，用刀殺了一個人，而那一天正是初九。」

秋雪蝶道：「他殺了誰？」

雪王道：「邱西園。」

秋雪蝶道：「邱西園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雪王道：「一個賢淑的女子，她不但賢淑，而且漂亮、高貴、教養很好。」

秋雪蝶問道：「幽靈王為甚麼要殺了她？」

雪王道：「是為了吃醋。」

「吃醋？」秋雪蝶怔了一怔，「他在吃誰的醋？」

雪王道：「我的。」

秋雪蝶呆了一呆，道：「你也很喜歡邱西園？」

雪王道：「不喜歡。」

秋雪蝶一愕：「那麼幽靈王為甚麼還要吃醋？」

雪王道：「我雖然不喜歡邱西園，但邱西園却很喜歡我。」

秋雪蝶道：「結果怎樣了？」

雪王道：「我們生下了一個女兒，於是幽靈王吃醋，接着殺了邱西園。」

秋雪蝶訝然道：「這麼說，你和邱西園是一對夫妻了？」

雪王搖搖頭，道：「我們不是夫妻，只是一對有緣份的男女。」

秋雪蝶緊蹙着眉，靜心地聽下去。

雪王接道：「但幽靈王一找到我們，我們這段緣份也就完了。」

秋雪蝶深深的抽了口涼氣：「他殺了邱西園？」

雪王點點頭，道：「是的，而且用的正是幽靈刀！」

秋雪蝶默然半晌，才道：「殺了邱西園後，幽靈王感到很後悔嗎？」

「後悔極了，」雪王道：「天下間只有一柄幽靈刀，也只有一個邱西園。」

他嘆了口氣，接道：「自此之後，每

月初九那一天，幽靈王的刀就交給磨刀使者，而且在那一天之內，磨刀使者最少要磨刀六個時辰。」

秋雪蝶道：「為甚麼要磨刀六個時辰那麼久？」

雪王道：「他認為在這一天磨刀，可以消除刀的戾氣和罪孽。」

秋雪蝶道：「但眞正的戾氣和罪孽並不在刀上，而是在人的心裏，這道理他懂不懂？」

雪王道：「我不知道。」

秋雪蝶凝視着磨刀使者：「幽靈王在那裏？我要見他。」

磨刀使者道：「只要妳能殺了我，他很快就會出現。」

「殺你？」秋雪蝶道：「我為甚麼要殺你？」

磨刀使者道：「因為妳想見幽靈王，所以就得首先殺了我。」

秋雪蝶黛眉一蹙：「這太荒謬了。」

磨刀使者冷冷道：「人在江湖，許多事情都很荒謬，但是到了最後還是不能不幹。」

秋雪蝶說道：「就像是一隻撲火的飛蛾？」

磨刀使者點點頭，道：「對了，就是這樣。」

雪王忽然冷笑：「你以為我們一定要殺了你才可以見得着幽靈王？」

磨刀使者冷然道：「你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

「有！當然有！」雪王道：「只要你變成一隻大粽子，我們就可以長驅直進，闖入青衣堡找尋幽靈王！」

磨刀使者的臉色變得有點異樣：「大粽子？你要用甚麼辦法把我變成一隻大粽子？」

雪王道：「太簡單了，只要用包紮粽子的辦法便可。」

磨刀使者冷冷道：「很好，我也想試試，變成一隻粽子的滋味是怎樣的。」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左拳已向雪王胸前直撞！

他的拳很快，但雪王的手更快。

磨刀使者的拳頭打了個空，雪王的手已扣住了他脇下三個重要穴道。

「你眞的不敢用幽靈刀！」雪王在這時候輕輕的嘆了口氣。

磨刀使者沒話說了。

他知道，自己馬上就會變成一隻大粽子。

× × ×

青衣堡的大門，一推即開。

堡內很清靜，但卻隱隱傳來陣陣無形的殺氣。

磨刀使者已給紮成一隻大粽子，而且還給雪王用一條木棍子挑着走路。

幽靈刀也在雪王腰間斜斜地插着。

他知道，這件事對幽靈王來說，既是一種打擊，也是一種侮辱。

幽靈王一定忍受不了。

雪王帶着呂鳳起、卓有友和秋雪蝶一直向堡內前進，他們經過的地方就像是一條靜寂的街道。

青衣堡的人往哪裏去了？

就在這時候，有人輕輕嘆了口氣，說：「你們為甚麼一定要把我激怒？這樣對你們有甚麼好處？」

語聲甫落，這個說話的人已站在雪王身邊不足八尺。

那是一個黑袍人，年紀和雪王不相上下，身材和樣貌卻很普通。

普普通通的一個人，普普通通的一對眼睛，普普通通的一雙手。

這人一點也不特別，但秋雪蝶卻知道，他就是幽靈王！

北極三王之一的西北王！幽靈王！

幽靈王為甚麼會在青衣堡裏？

他是青衣侯的朋友？還是青衣侯的仇敵？

僵屍和尚鐵沉山

雪王遇上了幽靈王，就像是森林裏的獅子遇上了惡豹。

幽靈王手裏沒有刀，他的幽靈刀已在雪王腰間。

雪王忽然把磨刀使者拋在地上，然後對幽靈王說：「他的拳頭及不上盛一鄂，但刀法卻肯定猶在薛萬功之上。」

盛一鄂是「江南拳王」，而薛萬功則是崑崙派掌門人，外號人稱「一刀無敵」。這兩人，都是江湖上响鐺鐺的脚色，磨刀使者能夠和他們相提並論，也自非弱者了。

但在雪王手下，這磨刀使者簡直連招架之功也沒有。

雪王要他變成一隻大粽子，他立刻就被一條細長的繩索緊緊包紮着，全無半點可以抗拒的餘地。

這就是雪王的武功。

雪王如此，幽靈王又怎樣？

× × ×

磨刀使者在江湖上只敗過一次。

他只曾敗過給幽靈王。

自此之後，他甘願成為幽靈王的從僕，無論幽靈王要他做甚麼事，他都絕對不會猶疑。

但今天，他又敗了，而且敗得很慘很慘。

他從來也沒有給人這樣包紮着，變成一隻大粽子。

幽靈王俯首凝視着他的臉，良久才說：「敗在雪王手下，並不是恥辱。」

磨刀使者眼睛裏滿佈血絲，聲音更是嘶啞，和剛才判若兩人，他說：「殺了我罷！」

幽靈王嘆了口氣：「你不後悔？」

磨刀使者道：「只要你殺了我，我就不會後悔。」

死人當然不會有後悔的感覺。

幽靈王沉默了半晌，終於點了點頭，緩緩道：「好，我先殺了你，然後再殺雪王為你報仇！」說着，一掌向磨刀使者天靈要害重重擊下。

但他這一掌剛擊出，雪王也同時揮掌攔截過去。

只聽見「蓬」然一聲，兩人沉雄的掌力，立刻在磨刀使者面前互撞。

兩人的身子同時一震，接着雙雙向後倒退逾丈。

幽靈王盯着雪王的臉：「我殺他，跟

你有甚麼相干？」

雪王道：「因為他已成為了一隻粽子，而且這一隻粽子的主人就是我。」

「你的粽子？」幽靈王冷笑又冷笑。

「當然是我的粽子，」雪王神氣地說：「最少，他身上的繩子是我的。」

幽靈王道：「如此說來，你這個人也是屬於我的了。」

雪王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幽靈王道：「因為你腰間插着的刀，本來就是我的刀。」

雪王道：「我們的道理，似乎都是很妙。」

幽靈王道：「但你卻將會很不妙。」

雪王道：「如何不妙法？」

幽靈王道：「因為我早已知道你會來，也知道你一定會從磨刀使者手裏奪走幽靈刀。」

雪王臉色一沉：「那又如何？」

幽靈王忽然陰惻惻一笑：「你看看自己的掌心。」

雪王沒有看，卻也陰惻惻的笑了笑：「你以為在刀柄上塗上了劇毒，就可以讓我上當了？」

幽靈王臉色不變，淡淡道：「雪王不愧是雪王，原來你早已看穿了這一點。」

雪王道：「我奪刀之際，早已把全身內力逼至掌心，就算刀柄以至刀鋒的毒再厲害，也絕對無法侵進肌膚。」

幽靈王道：「可是，你仍然算漏了一點。」

雪王道：「我算漏了些甚麼？」

幽靈王道：「你的粽子也有毒，他曾經服下了一瓶『九夜斷魂露』，在九天之後，必死無疑。」

雪王的瞳孔陡地收縮，道：「那又怎樣？」

幽靈王淡淡道：「當你把他紮成一隻粽子之際，他體內的毒力一定會沾到你身上，即使他只不過在你脖子間輕輕吹一口氣，以『九夜斷魂露』的毒性而言，已足夠讓你活不過第十天！」

雪王的臉色終於變了，但他接着卻冷冷一笑，道：「你以為用這種鬼話就可以騙得我心神錯亂？」

幽靈王乾笑着，緩緩道：「我現在還有騙你的必要嗎？」

雪王說道：「你本來就是個卑鄙的騙子！」

幽靈王又笑了：「江湖上，越是卑鄙的人，往往活得更好，也更長久。」

雪王道：「這就是你現在要給我的教訓？」

幽靈王道：「是的。」

就在這時，雪王的手已變成了一片淡灰之色。

磨刀使者更在這時候開始咯血，他咯出來的血濃濁而腥臭，十分可怕。

這就是幽靈王用毒殺人的手段！

× × ×

雪王眞的中了「九夜斷魂露」之毒。

呂鳳起冷冷的盯着幽靈王，忽然道：「你要甚麼條件才肯交出解藥？」

幽靈王也盯着他的臉，良久才慢慢的說：「你想救雪王？」

呂鳳起道：「不是我救雪王，而是雪王想救咱們這個小雨盟，所以，無論怎樣，他都一定要繼續活下去！」

幽靈王淡淡道：「小雨盟的老大，不是葛紅髻嗎？」

呂鳳起道：「葛老大已死，如今，雪王就是小雨盟的盟主！」

幽靈王道：「你們的葛老大，本來已經是一個很難得的蠢材，但現在看來，雪王更是笨得無可估計，像這種人，還值得你們付出代價為他贖命嗎？」

呂鳳起道：「值得與不值得，與你無關！」

幽靈王道：「的確與我無關，所以你們也用不着來跟我談甚麼條件。」

呂鳳起道：「你若不交出解藥，最少得首先殺掉一個人。」

幽靈王道：「這個人就是你？」

呂鳳起搖搖頭，道：「不是我，是他！」說到這裏，伸手向卓有友一指。

卓有友的臉色倏地一變：「這是甚麼意思？你要我跟幽靈王拚命嗎？」

呂鳳起點點頭，道：「正是這樣，因為你是我們的副盟主，這一戰除了你老人家之外，誰也沒有本領可以担當得起。」

卓有友道：「你以為幽靈王是一塊豆腐？」

呂鳳起道：「幽靈王當然比一塊豆腐硬得多，但就算他是一顆堅硬的核桃，也總有辦法可以擊碎的。」

卓有友道：「你既有這個辦法，為甚麼自己不試一試？」

呂鳳起淡淡道：「我會試的，但卻不是現在。」

卓有友眉頭一皺：「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敢動手？」

呂鳳起道：「最少也得在你倒下去之後！」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一片冰冷。

卓有友終於明白了：「呂公子，原來你是小雨盟的奸細！」

呂鳳起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往往就是默認下來的意思。

秋雪蝶的臉色已變得蒼白，她咬着牙盯着呂鳳起的臉，怒聲道：「是誰把你收買的？」

呂鳳起淡淡道：「一個志氣比天還高的老人。」

「志氣府的任天蒼？」卓有友也憤怒了。

「正是任老太爺，」呂鳳起緩緩道：「他老人家已答應了在下兩件事。」

卓有友冷笑道：「是那兩件事？」

呂鳳起臉上泛起了一絲自豪的神情，悠然地說：「把青衣堡易名為銀戟堡。」

「銀戟堡？」卓有友冷哼一聲：「這堡主當然非你莫屬了？」

呂鳳起點點頭，道：「自不待言。」

卓有友回頭望着雪王，道：「盟主，你怎麼說？」

雪王嘆了口氣，道：「呂鳳起高興得太早了。」

卓有友道：「何以見得？」

雪王道：「他無疑是城府深沉，狡智百出之輩，但他卻忘記了一件事。」

卓有友道：「他忘記了甚麼？」

雪王道：「他忘記了青衣侯是一個怎樣的人。」

卓有友冷冷道：「這也許不是忘記，而是根本就不瞭解。」

接着再問呂鳳起：「任天蒼還答應了你甚麼事情？」

呂鳳起緩緩道：「任老太爺答應過，讓秋雪蝶成爲我的妻子。」

秋雪蝶立刻大聲道：「他憑甚麼資格說出這種話？」

呂鳳起道：「就憑志氣府主人的命令，已足夠讓妳永遠留在我身邊。」

「放屁！」卓有友怒不可遏：「你們都是瘋子！」

呂鳳起冷冷道：「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老是要扛着一個大布袋？布袋裏有些甚麼東西？可不可以讓大家開開眼界？」

卓有友回答道：「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

「布袋裏的東西，只有一種人才可以看，但你絕不是。」

「那一種人才可以看？」

「不像禽獸，也不是禽獸的人！」卓有友冷哼道：「但你不是這種人，因爲你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禽獸，甚至是禽獸中的禽獸！」

呂鳳起道：「你已經墮入了陷阱，你才像個禽獸。」

卓有友道：「你幫着雪王把我拉攏，非要我加入小雨盟不可，就是要我死在這裏？」

呂鳳起道：「死，你是死定的了，但死在那裏，卻還得看看你的造化。」

卓有友冷笑道：「我若可以死在這裏，是否造化不淺了？」

呂鳳起點點頭，道：「的確可以這樣說，因爲這青衣堡很快就會變成銀戟堡，所以，無論你在這裏怎樣死法，都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卓有友望住他，不斷冷笑。

這時候，呂鳳起已提起了他的銀戟，臉上滿佈着冷厲的殺氣。

雪王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愚不可及，眞是愚不可及……」

× × ×

陽光漸漸偏西了，在青衣堡東北方的一座石樓裏，氣氛沉肅得令人連動都不敢動。

石樓只有兩層，在樓下一層，全是穿上了青衣黑靴，腰纏武器的武士。

這一羣武士分排成九行，每一行九個人。

八十一個人，一百六十二道目光，全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站立的位置，就在一口小小的窗子旁邊。

他左邊面頰給陽光照射着，陽光雖燦爛，但這人的神情卻有點憔悴。

他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但臉色卻是灰沉沉的，就像個剛從棺木裏爬出來的僵屍。

這人的綽號，也的確就叫「僵屍」。

——「僵屍」韓十八，不高興就殺！

這十個字，江湖上幾乎人人都知道，甚至連幾歲大的小孩童也唸得出來。

單是聽這十個字，就可以想像得到，韓十八是個怎樣可怕的人。

這時候，韓十八很不高興，他很想殺人。

但現在，他卻不能離開這石樓，就算是石樓突然坍塌下來，也絕對不能離開。

因爲這是石樓主人的命令。

而這石樓的主人，也就是青衣堡的主人——青衣侯。

× × ×

青衣侯在韓十八的頭上。

他在石樓的二樓，手裏捧着一本已很殘舊的册子。

這是一本人名册，册上的名字和資料，全都和青衣堡有關。

青衣侯並不老，他才二十八歲，但卻是個老成持重的人。

尤其是在這風雨飄搖，强敵已殺進青衣堡裏的時候。

在石樓的這一層，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個人。

一個和尙，一個朱衣老者。

和尙是大和尙，他的頭很大，身材高大，一對手掌更是有如蒲扇那麼嚇人。

倘若磨刀使者也在這裏，就會發覺自己實在和「巨人」這兩個字相差得太遠太遠。

在巨大和尙身邊的朱衣老者，卻是個短小精悍的人，他很少說話，但每句說話都沉實有力，絕無半點多餘的字眼。

「僵屍」韓十八最尊敬的是青衣侯，最忌憚的是金剛和尙，最害怕遇上的是鐵沉山。

現在，這三個人都在這裏。

金剛和尙若還沒有出家，韓十八說叫他一聲岳丈。

鐵沉山絕少開口罵人，但韓十八卻例外。

——韓十八的師父叫言逖爽，江湖中人稱之爲「言無命」，「言大殺」，「言絕毒」，甚至是「言完蛋」。

總之，無論是誰遇上了這個人，都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言逖爽在五十二歲那一年，害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整整一年。

在這一年之內，除了韓十八之外，只有一個人願意照顧他。

這人就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血爪朱雀」鐵沉山！

鐵沉山不喜歡言逖爽，也不喜歡韓十八，但在這對師徒遭遇到最嚴重逆景和困難之際，這位曾經以「漫天血爪」震撼京師的老人就來了。

沒有鐵沉山，言逖爽在五十二歲那一年，將會更加悲慘。

沒有鐵沉山，韓十八也不會進入青衣堡，成爲青衣堡內三堂的總堂主。

青衣堡內三堂，是爲追風堂、獵命堂和鎭堡堂。

韓十八如今在青衣堡的地位，是鎭堡堂主兼內三堂之總堂主。

這地位絕對不低了。

韓十八也很滿足，從來沒有想過要攀爬到更高的位置。

但有一件事，韓十八一直都想不通想不透。

鐵沉山爲甚麼要對他們師徒這樣好？

雖然，韓十八經常捱罵，但卻也知道

鐵沉山罵自己。全然是一番善意的。

他要自己改邪歸正，別做太多傷天害理的事，尤其是千萬不能胡亂殺人。

自從加入青衣堡之後，韓十八只殺過一人。

那是一個刺客，韓十八想暗殺堡主青衣侯。

× × ×

金剛和尙是一個不喜歡敲經唸佛的和尙，但卻能遵守戒條，絕不吃肉，也不喝酒。

所以，他是個眞眞正正的和尙。

這和尙雖然異常巨大，但他的寺院卻很細小。

小安寺不但是細小，而且毫無名氣可言。

但自從這小安寺出了金剛和尙這麼一個出家人之後，這小小寺院之名，立刻就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江湖中人，從老遠跑到小安寺，想看看這寺院，到底是怎樣的。

甚至有人懇求小安寺的主持大師，求他收取自己爲俗家弟子。

但那主持大師根本就不懂武功，初時人們還以爲他在裝神弄鬼，直至有一次，這主持人大師差點給幾個惡棍打死之後，大家才相信，這個年老的和尙眞的不諳武功。

不久之後，那幾個惡棍給金剛和尙找到了。

金剛和尙雖然吃素，但却不戒殺。

那幾個惡棍經常殺人放火，打家刦舍，但他們遇上了金剛和尙，就只好大嘆倒霉。

老剛和尙殺了兩人，又重創四人，讓他們知道和尙並不是好欺負的。

金剛和尙在三年前一個嚴寒的早上認識了青衣侯，自此之後，兩人經常會晤，也曾屢次聯袂闖蕩江湖，擊殺過不少江湖敗類。

但這一次，敵人並不在青衣堡外，而是已經殺入了青衣堡！

「志氣府好兇，居然敢殺到這裏來了！」金剛和尙盯着青衣侯的臉，說：「咱們還要忍到幾時？」

青衣侯淡淡道：「我們並不是在忍，而是在等候最燦爛一戰的來臨。」

金剛和尙道：「到了這田地，還有甚麼好等的？」

青衣侯道：「敝堡地形異特，如今幽靈王所佔取者，只是外層一帶而已。」

金剛和尙道：「但那也畢竟是青衣堡之地。」

青衣侯道：「兵法之道，與其取一城一池，不若取其大勢。」

「大勢？」

「正是，大勢有利，失地再多亦毋足慮，倘若大勢去矣，縱然暫仍執掌大半壁江山，遲早也得垮頹於敵方之手。」

金剛和尙摸了摸滑不留手的腦袋，又看了鐵沉山一眼，道：「鐵檀越，未知尊意認爲如何？」

鐵沉山淡然道：「堡主言之有理，如今幽靈王雖然已在青衣堡中，但他還是未敢繼續衝殺過來。」

金剛和尙問道：「他一共帶了多少人來？」

青衣侯目光閃動，沉吟半晌才道：「志氣府有十二分舵，這一次，最少有五個分舵舵主跟着他。」

金剛和尙哼一聲：「果然不像是鬧開玩笑！」

鐵沉山凝視着青衣侯，道：「你有甚麼戰略？」

金剛和尙忙道：「對了，堡主有何高見，還望言明則個。」

青衣侯道：「敵勢衆大，不宜硬碰，只可智取。」

金剛和尙道：「如何智取法？」

青衣侯道：「咱們棄堡！」

「棄堡？」金剛和尙大吃一驚，道：「這豈非把青衣堡白白送給任天蒼了？」

青衣侯搖搖頭，道：「任天蒼想奪取敝堡，還沒有這樣容易。」

金剛和尙又抓了抓光禿禿的腦袋，大惑不解地說：「咱們若棄堡潛逃，這地方自然就得落在志氣府手裏了，難道其中還有甚麼蹺蹊不成？」

「當然有。」青衣侯淡淡一笑。

鐵沉山沉吟着說道：「老夫知道，你向來足智多謀，這一次想也不會教人失望的。」

他看着青衣侯的臉，兩人面上神情都同樣充滿着堅定的信心。

× × ×

棄堡而逃！

「青衣侯已跑掉了！」志氣府第十一分舵舵主向幽靈王作出如上報告。

第九分舵舵主緊接而來，他的報告也是大同小異。

幽靈王臉上木無表情，只是輕輕揮了揮手，表示已經知道這一件事。

這時候，雪王已中毒，卓有友也已和呂鳳起展開了激戰。

幽靈王却向秋雪蝶走了過來，目光灼灼地瞧着她手裏的木箱子。

「把箱子給我！」幽靈王用低沉的嗓子說。

秋雪蝶立刻用力地搖頭：「不！這箱子不能給你！」

幽靈王桀桀一笑：「妳知道箱子裏藏着的是甚麼東西嗎？」

秋雪蝶冷冷道：「我知道不知道，都和你沒有任何關係！」

幽靈王嘿嘿一笑，道：「妳以爲憑孫震那樣的酒囊飯袋，就可以盜走任老太爺的寶箱？」

秋雪蝶昂着臉，冷哼着道：「孫震也許是個酒囊飯袋，但無論怎樣，這箱子已在我們的手裏！」

幽靈王說道：「妳若是看過箱子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就一定不會再沾沾自喜了。」

雪王立時沉聲道：「雪蝶，別聽他的花言巧語！」

秋雪蝶道：「當然不會聽。」

幽靈王皺了皺眉，道：「我說的是花言巧語，但雪王呢？難道他的話就是句句眞確了？」

秋雪蝶咬了咬嘴唇，道：「是非黑白，我會分辨得清清楚楚的！」

幽靈王倏地「呵呵」一笑，道：「妳把自己的本領估計得太高了，像妳這樣的女人，實在不該在江湖上混來混去。」

雪王冷冷道：「憑你的本領要欺負她，自然是易如反掌的。」

幽靈王陰惻惻的笑了笑，道：「我怎會欺負她？這麼標緻的美人兒，又有誰捨得加以欺負了？」說到這裏，又向秋雪蝶逼近了一步。

秋雪蝶只好向後退避。

就在這時，卓有友悶哼了一聲，接着身形踉蹌地向後倒退。

他的右肩巳染滿了血！

呂鳳起的眼睛瞇起了一條綫，一桿銀戟不斷向卓有友追襲。

雪王若沒有中毒，一定會向卓有友施以援手，但現在，他卻不能輕舉妄動。

他知道，倘若自己再催運內力，毒性就會發作得更快。

可是，卓有友巳受傷，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可走。

雪王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不能讓這種惡劣形勢繼續發展。

所以，他最後還是向呂鳳起出手。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雪王一動，幽靈王也動了，而且動得比雪王還更加快。

幽靈王一動，立刻就最少有幾十件暗器首先發射而出。

雪王若反應稍慢一點點，這幾十件暗器就最少會有一半射入他體內。

但雪王的反應只會太快，絕不會稍慢半分。

那幾十件暗器才打出去，他已閃到呂鳳起身旁不足三尺之處。

呂鳳起正在全力向卓有友追擊，雪王突然已掩殺而至，他當然非要加以防範不可。

但雪王也要顧慮幽靈王的暗器，形勢殊不樂觀。

然而，顧慮歸顧慮，雪王既巳出手，就絕不能讓呂鳳起再傷及卓有友。

他終於還是毫不遲疑，也毫不留情地向呂鳳起劈出了一掌。

呂鳳起急以銀戟招架。

銀戟擋住了雪王的右掌，但卻擋不住一把斜斜地從下而上直刺過來的劍。

劍鋒冰冷，冷得使呂鳳起爲之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他驚愕得難以形容，這一劍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刺出這一劍的人又是誰？

× × ×

在那刹那間，驚愕的人並不只有呂鳳起。

連幽靈王那樣的高手，也爲之大爲詫異。

是誰刺出這一劍？

是卓有友？雪王？還是手裏一直提着木箱子的秋雪蝶。

答案：都不是！刺出這一劍的，是青衣堡主青衣侯！

青衣侯終於出現了，而且在形勢最需要他出現的時候才出現。

呂鳳起咬緊着牙齦，直咬得滿嘴都是鮮血，他直視着青衣侯，眼神裏充滿着不可置信的驚詫和怨毒之色。

「是你！」呂鳳起咳嗽着，而手指骨不斷地勒勒作响。

「不錯，是我殺了你。」青衣侯把劍斜斜地抽回，「我不想隨隨便便就殺人，更不想任何人在我的地方隨隨便便就給人殺掉。」

這就是他的理由。

這理由無論是否眞確，但無論是誰想反駁都很不容易。

直至目前爲止，這裏的確是青衣侯的地方，他要制止呂鳳起在這裏殺人，那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青衣侯把劍抽出之後，呂鳳起就倒下去了。

他沒有和青衣侯正式交手。

青衣侯是在突如其來情況之下，一劍就把呂鳳起擊殺的。

他的出現是那麼突然，出劍更是疾迅得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總之，他的人好像還沒有出現，長劍已無聲無息地刺入呂鳳起小腹。

幽靈王冷冷地瞧着青衣侯，直至呂鳳起倒下去後才緩緩道：「你果然捨不得放棄這座青衣堡！」

青衣侯乾笑着：「白白送給你們，當然是捨不得的。」

幽靈王道：「若是公平交易，那又怎樣？」

青衣侯道：「江湖上公平的人本來就不多，若想跟閣下公平交易，更無異是與虎謀皮。」

幽靈王道：「所以，我們之間根本就永遠沒法子可以談得攏？」

「那也不一定。」青衣侯道：「雖然要求公平的交易，往往難比登天，但有時候只要某一方願意吃虧一點，那麼交易還是可以進行的。」

幽靈王「哦」一聲，道：「如此說來，你已準備吃虧一點了？」

青衣侯道：「是誰吃虧一點，那是見仁見智之事，我不想說，也不必說。」

幽靈王道：「你想跟我怎樣進行交易法？」

青衣侯想了想，才緩緩道：「我要帶走這幾個人。」他一面說，一面分別向雪王、卓有友和秋雪蝶指了一指。

幽靈王蹙了蹙眉，道：「你可知道，這三個人值多少錢？」

青衣侯回答道：「在我眼裏，一文不值。」

幽靈王冷笑一聲，道：「既然一文不值，爲甚麼還要帶走這三個人？」

青衣侯道：「天下間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一文不值的，除非那人已經成爲貨物，或者是待價而沽的奴隸。」

幽靈王冷冷道：「好一個青衣侯，好一句一文不值！」

青衣侯道：「只要這三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這裏，青衣堡就算是你們的了。」

幽靈王瞳孔收縮，道：「就是這樣簡單？」

青衣侯道：「難道你以爲我會把事情弄得十分複雜？」

幽靈王默然片刻，道：「這樣交易，對你來說有甚麼好處？」

青衣侯道：「目前看不出來，甚至說

不定還會帶來殺身之禍。」

幽靈王點了點頭，道：「你這句話絕不是多餘或者是過慮的，江湖上，誰不知道是你殺了譚樹湖？」

秋雪蝶的臉色立刻一陣青白。

譚樹湖就是她的師父。

她師父傳授了她一身武功，但也毀了她的童貞。到後來，青衣侯却又把她這個師父殺了。

這種種恩怨，都是那樣地夾纏不清，令人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才是最恰當的。

秋雪蝶的臉色變了，但青衣侯的神情還是很平靜。

他凝視着幽靈王，道：「一座堡壘，換三條人命，這樁交易你肯不肯？」

幽靈王道：「你認爲我肯不肯？」

青衣侯道：「你一定樂意答應，否則，你就是天下間最愚蠢的笨蛋！」

幽靈王乾笑一聲，道：「這一次，你說對了。」

但是卓有友却立刻吼叫起來：「我不走。」

幽靈王望着他，悠然一笑，道：「怎麼？你想投靠在任老太爺麾下嗎？」

卓有友怒道：「放屁！我要走，自己會走，若這樣子才能離開青衣堡，老叫化寧願挫骨揚灰，血洒此地！」他說得很認眞，絕對不是說說便算。

但雪王却在這時候下了一道命令：「走！只要是小雨盟的人都要走！連死的也要一併帶走！」

他最後那句話似乎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但秋雪蝶幾乎立刻就明白了。

呂鳳起雖然背叛了小雨盟，但他仍然是小雨盟的人。

雪王要帶走他，姑勿論目的是爲了甚麼，理由却已很充份。

幽靈王也沒有反對。

「三個活的，加送一個死的，你們連呂鳳起也帶走好了。」

青衣侯立刻揹着呂鳳起的屍體，和雪王等三人離開了青衣堡。

百變靈蛇劍

青衣堡巳易手，堡主不再是青衣侯，但也不是處心積慮多時的呂鳳起。

呂鳳起巳埋在一塊黃土之下。

他的墓碑很簡單而粗糙。

一塊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五個字：「呂鳳起之墓」，除此之外，就甚麼都欠奉了。

但他總算還有一副很不錯的棺木。

卓有友望着石碑，看看巳黑得不能再黑的天色，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一直以爲呂家會有吐氣揚眉的日子了，想不到這位銀戟公子的下塲，居然會是這樣的！」

雪王坐下一堆柴火旁邊，他的手看來有點發抖。

「果然是九夜斷魂露之毒！」青衣侯站在雪王背後，聲音十分低沉。

秋雪蝶吸了口氣：「要怎樣才能解除這劇毒？」

青衣侯道：「能解這毒的人，天下間只有兩個。」

秋雪蝶目光一閃：「第一個是誰？」

青衣侯道：「解鈴還須繫鈴人，第一個可以解除此毒的，當然就是下毒者。」

「幽靈王？」

「不錯。」

「但我們現在有辦法可以使幽靈王交出解藥嗎？」秋雪蝶問。

青衣侯苦笑了一下，道：「倘若能夠這樣，我們也不必離開青衣堡了。」

秋雪蝶吸一口氣，又怔了半晌才說道：「那麼，另一個可以解除此毒的人又是誰？」

青衣侯道：「葛瞎子。」

「葛瞎子？」秋雪蝶皺了皺眉，「這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青衣侯道：「葛瞎子的眼睛看來像個瞎子，但却不是一個眞正的瞎子，他不但不瞎，而且目光如炬，連晚上的蚊子都逃不過他的視綫。」

秋雪蝶「哦」一聲，道：「他是不是一個大夫？」

青衣侯道：「他簡直是個神醫，而且家裏藏有無數極珍貴的藥材。」

秋雪蝶目光一亮，道：「有可以爲雪王解劇毒的藥物嗎？」

青衣侯道：「有！一定有！」

秋雪蝶道：「何以如此肯定？」

青衣侯道：「在半年前，冀南一間鏢局的鏢師，不知如何也中了九夜斷魂露這劇毒，最後就是給葛瞎子救回性命的。」

秋雪蝶忙道：「既然這樣，我們還在這裏等甚麼？」

青衣侯却在這時閉上了嘴。

「我們不必白費氣力了，」雪王忽然淡淡一笑，道：「葛瞎子可以治好這傷毒，我是知道的，但有一件事，你們却不知道。」

卓有友眉頭一皺，道：「甚麼事？」

雪王道：「葛瞎子巳給人殺了。」

卓有友一怔：「是誰殺了他？爲甚麼要殺了他？」

雪王道：「是我。」

卓有友呆住，雪王接着又慢慢地說：「我爲甚麼要殺他，這一點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許，是因爲當時我們都喝醉了，所以就幹出這種糊塗的事情來。」

卓有友瞪着眼道：「是……眞的？」

雪王乾笑了一下，道：「當然是眞的，否則，我早就去找葛瞎子了。」

他輕輕嘆了口氣，又說：「但過不了幾天，我還是可以見得着葛瞎子的，但却並不在陽世，而是在陰間地府裏。」

「放屁！」卓有友大聲叫了起來。

「你說甚麼？」雪王蹙了蹙眉，冷冷道：「現在我還是小雨盟盟主，你說話得要禮貌一點。」

「放屁！」卓有友揮動雙臂，嘿嘿冷笑着說道：「卓叫化說話從來不講禮貌，講禮貌的就決不是姓卓的老叫化子！」

雪王沉着臉：「你要怎樣了？」

卓有友大聲道：「我要你活下去！」

雪王一怔，繼而嘆了口氣，道：「生死有命，誰能强求多活一天？」

卓有友冷笑道：「若在兩三天之前，尊駕是死是活，我這個老叫化子才不會緊張，但老叫化子如今已是小雨盟的副盟主

，又怎能讓盟主有如放屁一般隨即便來，隨即便去？」

雪王怔怔的望住卓有友，臉上的表情奇怪極了。

「你一定要我繼續活下去？」

「當然！」

「我若不死，你這一輩子就得永遠跟着我！」雪王的喉結上上下下在移動，聲音聽來有點怪怪的：「難道你不想自由自在一點嗎？」

「自由自在？」卓有友冷笑道：「我現在這把年紀，自由不自由自在不自在又怎樣了？我既已答應了成爲小雨盟的副盟主，就決不能看着小雨盟崩潰，敗亡！」

雪王的眼睛漸漸發出了光，他有點興奮地說：「卓老兄，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你這些說話。」

卓有友道：「這一次，你南下中原，到底是爲了甚麼？」

雪王道：「我說不上來，也許……也許是因爲目的太多了。」

「很好！眞的很好！」卓有友慨然道：「大丈夫有所必爲，你旣是有目的而來，就不該半途而廢，一死了之！」

雪王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爲我這一次眞的死定了？」

卓有友道：「不是我以爲如此，而是你！」

「我？」

「不錯，現在是你自己缺乏了活下去的信心！」

雪王沉默下來。

就在這時候，雪王的背後突然有一聲異動，青衣侯立刻脫口大叫道：「小心刺客——」

雪王猛然回頭，但他的臉才側過去，青衣侯巳閃電般出手，點了他左脅下三六要穴，然後又連雪王背後的靈台穴也一併點了。

卓有友和秋雪蝶都是大吃一驚。

雪王背後那一聲異動，其實並不是甚麼刺客，只是一隻貓頭鷹從樹椏之間震翅飛過。

卓有友立刻單掌向前一伸，喝道：「你這是甚麼居心？」

青衣侯靜靜地看着他，淡然道：「你認爲我的居心怎樣？是不是想害雪王？」

卓有友想了一想，終於搖搖頭，說道：「不像，你若眞的想害雪王，這一下出手就不是點他的穴道，而是把他立刻殺掉了！」

青衣侯點點頭，道：「卓前輩不愧是老江湖，只要略加思想便巳明白。」

卓有友道：「但你爲甚麼要把雪王制住了？」

青衣侯說道：「不把他制住，他就會動。」

卓有友道：「他又不是個死人，當然會動，那又有甚麼不對了？」

青衣侯說道：「若是在平時，當然很好，但現在，他若咬你一口，甚至只是在你臉上輕輕吐一口氣，都會把劇毒傳了過來。」

卓有友悚然道：「眞的這麼厲害？」

青衣侯說道：「你認爲我在危言聳聽嗎？」

「不！」卓有友深深的吸了口氣，道：「老叫化知道，你並不是這種人。」

青衣侯道：「但我點住他的穴道，並不單只爲了這個原因。」

卓有友一呆，道：「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嗎？」

「當然有，」青衣侯緩緩道：「因爲我要帶他去見一個人。」

卓有友道：「你要帶他去見誰？」

青衣侯道：「葛瞎子。」

卓有友吃了一驚：「這……這是甚麼意思？葛瞎子不是巳經死了嗎？」

青衣侯搖搖頭，道：「葛瞎子沒有死，他仍然活着，只是雪王不想去求這位葛神醫而巳。」

卓有友一怔：「這又是甚麼道理？」

青衣侯道：「其中原因很複雜，局外人很難瞭解得透徹。」

卓有友皺了皺眉，道：「那麼，你算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

青衣侯淡淡一笑，道：「當然也是個局外人。」

卓有友道：「旣是局外人，又怎會知道這許多內情？」

青衣侯眨了眨眼，微微一笑道：「在這件事情上，我雖然也是個局外之人，但葛瞎子唯一的弟子，却和我有二十餘年交情。」

「二十餘年交情？」卓有友呵呵一笑，「這豈非是青梅竹馬的老朋友了？」

青衣侯點點頭，道：「不錯。」

卓有友笑了一笑，但臉色瞬即又沉了下來：「你這個老朋友怎樣稱呼？」

青衣侯道：「『灰鴨』律一卷。」

「律一卷？」卓有友目光閃動，「他的老子是不是『湘北鐵算子』律無求？」

青衣人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正是律無求。」

卓有友哼一聲，道：「我不認識律一卷，但律無求這個甚麼鐵算子嘛，倒是領敎過三幾趟了。」

青衣侯「哦」一聲，微笑道：「卓前輩認爲律無求爲人如何？」

卓有友冷笑道：「這傢伙最大的本領，就是專門往自己臉上貼金。」

青衣侯道：「除此之外又怎樣？」

卓有友道：「鼻子很大。」

秋雪蝶一愕：「那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說律無求長得很醜陋？」

卓有友道：「這傢伙不但長相不敢恭維，架子更是大得令人噴飯。」

青衣侯道：「他本來的名字並非叫無求，而是叫無定，但他認爲律無定這個名字不好，所以就改爲律無求。」

卓有友冷笑一聲道：「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名姓改成這樣，其人性情如何實在不難想像。」

青衣侯道：「律無求雖然把自己的名姓改爲律無求，但他畢竟還是個人，一個凡人！」

卓有友道：「只要是凡人，就一定有求人的時候。」

青衣侯點點頭，道：「但他求人求得最艱苦的一次，却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兒子『灰鴨』律一卷。」

卓有友道：「他求的是誰？」

青衣侯道：「葛達方。」

「葛達方？」

「不錯，葛達方也就是葛瞎子。」

「律無求求他甚麼？是不是律一卷病了，非要葛瞎子出手救治不可？」

「病的不是律一卷，而是律一卷的表妹。」

「律一卷的表妹？」卓有友奇怪極了，「他的表妹病了，跟律無求又有甚麼相干？」

青衣侯道：「律一卷和他的表妹十分要好，當表妹病重之後，律一卷立刻茶飯不思，也病了起來。」

卓有友「哦」了一聲，道：「所以，律無求爲了兒子，就去求葛瞎子了？」

青衣侯點了點頭，道：「不錯，等到律一卷表妹病癒後，律一卷也就精神奕奕起來。」

卓有友道：「後來又怎樣？」

青衣侯道：「律一卷很敬佩葛瞎子，想拜葛瞎子爲師，初時葛瞎子不肯答應，但後來却給一個人說服了。」

卓有原道：「那人是誰？」

青衣侯道：「葛瞎子唯一的女兒，也就是小雨盟盟主葛大娘！」

卓有友陡地怔住，秋雪蝶更是忍不住驚呼起來。

「你說甚麼？葛大娘的父親就是……就是葛瞎子葛達方？」

青衣侯乾咳兩聲，緩緩地說道：「是的。」

秋雪蝶陡地呆住了。

她認識葛大娘，巳經是許多年以前的事，那時候，葛大娘還很年輕，她更是少不更事，純潔得有如一張白紙。

後來，葛大娘越來越成熟了，圍在她身邊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些人，都是男人。

他們都很喜歡葛大娘，有人要娶她爲妻，有人想納她爲寵妾，也有人用盡種種手段，想侵佔她的身子。

秋雪蝶巳漸漸懂事了。

她知道，圍繞在葛大娘身邊的男人，大多數都不是甚麼好東西，只有一個人例外。

那人並不怎麼瀟洒英俊，但却健康而誠實，笑起來的時候更是討人歡喜。

葛大娘也巳暗暗喜歡上他。

但他却越來越疏遠葛大娘，他彷彿發現自己的身邊全是情敵，而且每一個對手都比他强勝千百倍。

終於，悲劇發生了。葛大娘很想見他，但總是無法找得着。

她用了很多辦法，也花了很多時間，還是沒有他的音訊。

直至兩年後，她忽然在一條街道上遇見了他。

那一天，天氣十分晴朗，陽光明媚可愛之極。

他臉上本來是喜氣洋洋的，因爲就在這一天，他要成親了，但新娘子並不是葛大娘，而是一個富商的千金小姐。

葛大娘失望極了，也悲痛極了，但臉上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她看見新郎倌隨着迎親的儀仗隊伍，一步一步遠離自己而去。

直至街上連鑼鼓敲擊聲响也完全消失之後，她才驀然驚醒過來。

她巳在街上驚呆了很久很久，甚至連兩腿肌肉也巳完全痲痹。

接着，她茫然地在街上亂走，她這裏逛逛，那裏逛逛，最後進入了一間看來好像快要發霉的酒舖裏。

她喝酒，從正午一直喝到晚上。

倘若當時她巳醉得不省人事，悲劇也許還不會發生，可是，她只醉了八九分，頭腦仍然有一兩分清醒。

她問酒舖的老闆：「今天有人成親，你知道不知道？」

老闆回答：「怎會不知道，辦喜事的男家，還向小店買了幾十斤狀元紅哩。」

葛大娘「咭」一聲，道：「很好，我也要找新郎倌祝賀祝賀，快給我兩罈上好的狀元紅來！」

老闆雖然覺得有點古怪，但人客要買酒，他可也不便多問下去。

葛大娘捧着兩罈酒，又向幾個途人問路，最後終於找到新郎倌了。

那時候，新郎倌也巳喝得酩酊大醉了，他在媒婆的扶持下，正準備步入新房。

葛大娘就在這時候突然出現。

「這兩罈好酒都送給你！」她大喝一聲，酒罈子隨即向新郎倌頭頂上砸過去。

第一個酒罈子砸在新郎倌頭上的時候，沒有碎裂。

但第二個酒罈子砸下去的力道更大，連罈帶酒最少有二十來斤重的酒罈子立刻在新郎倌的頭頂上爆開。

酒罈子爆裂了，新郎倌的腦袋也同樣爆裂，裂得連腦漿也溢冒了出來……

× × ×

葛大娘畢生做過多少件錯事？

葛大娘不知道，別人更加無法知道。

但她錯得最厲害的，也許就是這一件事。

事情巳過去了，但這悲劇却仍然在延續着。

人生在世，許多錯失都是可以在日後補償的，有些補償得快，有些補償得慢。

除了快慢之外，有些補償可能會很完美，但也有些補償只能達到某種程度，甚至只是聊勝於無而巳。

而最可悲的錯失，却是連任何補償都是無濟於事的。

例如寶貴的生命。

葛大娘親手把自己最喜愛的人殺了，誰可以補償她和他之間的損失？

答案是：誰也不能。

死了就是死了，錯了也就是永遠永遠都錯了，在這一件事來說，甚至連「亡羊補牢」這四個字也無法可以用得上。

對於葛大娘的事，秋雪蝶知道的旣不算多，也不算少。

但她從來都不知道，葛大娘的父親居然是一個神醫，而且就是葛達方——葛瞎子！

秋雪蝶不知道的事情，青衣侯反而知道。

她怔怔地望住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卓有友不禁長長的吐出口氣，道：

我們現在還呆在這裏幹嗎？還不快點去找

葛賭子？」

青衣侯道：「葛賭子是一定要找的，只有他才可以挽救雪王的性命，但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做一件事。」

卓有友一愕：「這件事很重要嗎？」

青衣侯道：「當然很重要，因爲這件事若辦不妥，雪王根本就不可能見得着葛賭子。」

卓有友皺了皺眉，說道：「那是甚麼事？」

青衣侯道：「殺一個人。」

卓有友又是一愕：「殺誰？」

青衣侯道：「一個要殺雪王的人。」

卓有友說道：「想殺雪王的人，江湖上多得不可勝數，你說的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青衣侯道：「任夜雨。」

「任夜雨？」卓有友臉色一變，「是『夜來血雨一劍飛』任大公子？」

青衣侯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我說的就是這個人。」

卓有友臉色一寒：「他在那裏？」

青衣侯道：「林外。」

卓有友道：「你怎知道？」

青衣侯說道：「是貓頭鷹告訴我知道的。」

「貓頭鷹？」卓有友一呆，「就是剛才在雪王身邊飛過的貓頭鷹？」

青衣侯點點頭，道：「不錯，因爲那一隻貓頭鷹很特別，牠只有一隻左眼。」

卓有友道：「右眼呢？」

青衣侯道：「給一條毒蛇咬掉了。」

卓有友奇道：「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青衣侯道：「咬貓頭鷹的毒蛇，是韓十八養的。」

卓有友動容道：「哦？『僵屍』韓十八？」

青衣侯道：「不錯，正是『僵屍』韓十八，他喜歡養毒蛇，而任夜雨却養了一隻貓頭鷹。」

卓有友目光閃動，道：「就是剛才那一隻？」

青衣侯道：「就是那一隻。」

卓有友沉吟半晌，道：「因爲你剛才看見了這一隻瞎了右眼的貓頭鷹，所以就知道任夜雨已經來了。」

青衣侯點點頭，道：「是的。」

卓有友沉聲道：「任夜雨是任天蒼之子，他那一招『夜來血雨』的劍法，直至現在還沒有人可以破得了。」

青衣侯淡淡道：「我知道。」

卓有友道：「所以，你若要殺這人，首先就得問問自己，是否可以破得了他這一招『夜來血雨』。」

青衣侯道：「我已問過了。」

「問過了？」卓有友一怔。

青衣侯緩緩道：「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經常這樣問自己：『我可以破得了這一招劍法嗎？』」

卓有友道：「答案怎樣？」

青衣侯苦笑着，道：「我若有了明確的答案，也就不會問了再問。」

卓有友吸了口氣，道：「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把握可以擊敗任大公子。」

青衣侯點點頭，道：「的確沒有把握，但却也不是完全沒有把握。」

卓有友道：「換而言之，你若和任夜雨決戰，那就只好當作是一場賭博。」

青衣侯道：「不錯，而且這場賭博賭的是性命，無論是誰敗了，都得付出性命來作爲代價。」

卓有友沉吟着，道：「倘若大家都輸了呢？」

青衣侯聳了聳肩，微笑道：「那就只好共赴陰曹地府再決雌雄了。」

他說到這裏，林子西方响起了一下細長的竹哨聲。

卓有友臉色微變，道：「這是幹甚麼的？」

青衣侯道：「任夜雨的貓頭鷹喜歡聽這種哨子聲。」

卓有友道：「你呢？」

青衣侯道：「無論我喜歡聽也好，不喜歡聽也好，現在都只有一條路可走。」

卓有友兩眼暴睜：「是活路？還是死路？」

青衣侯道：「現在還不知道。」

卓有友道：「那要甚麼時候才可以知道？」

青衣侯道：「决戰之後。」

說完，轉身向西方疾掠出去。

但他才掠出三丈，秋雪蝶已經跟了上來。

青衣侯立時叱道：「妳回去！」

秋雪蝶道：「我會的，雪王需要我們的照料。」

她突然拉住青衣侯的手，接道：「把這個箱子拿去！」

青衣侯愕住，接着停下了脚步。

他看着秋雪蝶手裏的木箱子，過了半晌，才說：「這箱子是孫震用性命換取回來的？」

秋雪蝶黯然地點點頭，道：「孫震的確死了，但却不是死在志氣府，而是給一個殺手結束了他的生命。」

青衣侯目光閃動，道：「妳認爲，那殺手是我派出去的？」

秋雪蝶嘆了口氣，道：「初時，我曾經這樣懷疑過，但現在，我知道僱請殺手對付孫震的人並不是你。」

「不是我又是誰？」青衣侯苦笑了一下。

秋雪蝶淡淡道：「是呂鳳起。」

青衣侯凝注着她：「妳敢肯定？」

秋雪蝶咬了咬牙，道：「是他！一定是他，他要把我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除去，還包括……」

「還包括誰？」青衣侯直視着秋雪蝶的臉：「是不是我？」

秋雪蝶吸了口氣，半晌才吶吶道：「我……我不知道……」

青衣侯默然半晌，忽然伸手抓住了她的肩膊：「告訴我，我在妳心裏，是一個怎樣的人？」

秋雪蝶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她胸膛起伏，身子輕輕地在顫抖。

她想了很久，才能慢慢的回答：「我只知道，你殺了我的師父！」

青衣侯的臉色立刻發白，連抓住秋雪蝶的手也在發白。

「妳……妳還在維護着譚樹湖？」青衣侯連聲音也發抖了。

秋雪蝶淒然地笑了笑：「我知道，他是個衣冠禽獸，但却也是我的師父，甚至是我的第一個男人——」

她這句話剛說完，臉頰上就已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住嘴！」青衣侯的胸膛似已快將爆裂，全身的骨骼也在不斷勒勒地作响，「這事情早已過去了，妳再也別向任何人提起！」

秋雪蝶仰面一笑，道：「爲甚麼不可以向別人提起？是不是要我一直冒充黃花閨女，自欺欺人？」

青衣侯緊握着拳頭，道：「我要妳別提起，那是因爲這件事情根本一點也不重要！」

「你錯了，錯得厲害極了，」秋雪蝶冷冷一笑，「只有白痴才會認爲這是不重要的，但你不是個白痴，你是青衣堡主青衣侯，是當今武林中最精明的一個年青高手！」

青衣侯怔怔地看着她，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妳要我活着？還是要我立刻便死了？」

秋雪蝶呆住。

「爲甚麼這樣說？」

青衣侯道：「任夜雨正在林外等我，我若勝了，便可以繼續活下去，但我若敗了……」

「不！我不要你吃敗仗！」秋雪蝶截然道：「我要你殺了他……」

青衣侯胸中一陣熱血上湧，道：「好，我答應妳！」

秋雪蝶道：「把這個箱子拿去，裏面有可以尅制任夜雨的一把劍。」

青衣侯道：「是『百變靈蛇劍』？」

秋雪蝶點點頭，說：「是的。」

青衣侯道：「妳敢肯定箱子裏裝的不是一堆廢物嗎？」

「當然敢！」秋雪蝶忽然有點興奮：「我已看過箱子裏的東西了，除了百變靈蛇劍之外，箱子裏還有一本武功秘笈！」

青衣侯嘆了口氣，道：「妳可知道這箱子的來歷？」

秋雪蝶說道：「我知道，它是任天蒼的師母遺下來的，這箱子在志氣府裏秘密收藏了三十年，連任天蒼自己也不敢稍動一下。」

青衣侯道：「但妳可知道，任天蒼爲甚麼不敢動這箱子？」

秋雪蝶道：「有人說，這箱子裏有符咒，凡是姓任的人都不能把它打開，否則就會不得善終。」

青衣侯點了點頭，道：「不錯，當年，任天蒼的父親，爲了一個秘密寶藏，不惜和任天蒼師母展開連串的勾心鬥角，最後還弄得兩敗俱傷。」

秋雪蝶嘆了口氣，道：「這却又是何苦由來了？」

青衣侯接道：「任天蒼的師母在臨終前，把這個木箱交給任天蒼，她對任天蒼說：『這箱子裏有一把百變靈蛇劍和一本武功秘笈，都是你們志氣府所有武功的尅星，但我沒有練，現在我送給你好了。』然後她又說：『籍子雖然送給你，但却萬萬不能打開，否則就會有大災刦發生。』任天蒼連忙問這是甚麼緣故，他師母只說出了『符咒……』這兩個字，然後就嚥氣死了。」

秋雪蝶道：「不錯，當時丐帮有兩位長老在場，他們曾經這樣說。」

青衣侯道：「後來，任天蒼花費了不少時間和力量去追查符咒的來源，終於查出這符咒是由古天師所下的。」

秋雪蝶吸了口氣，道：「古天師是個具有極邪異力量的人，他的符咒，每一次都極其靈驗。」

青衣侯道：「正因如此，任天蒼一直都不敢把這個箱子打開，但却也不敢毀了它。」

秋雪蝶說道：「葛大娘早已決定要奪取這個箱子，現在，它終於落在我們手上了。」

青衣侯道：「但我知道，妳本來想是

青衣侯與任夜雨持劍對立，準備決一生死。

用這箱子裏的武器來對付我。」

秋雪蝶道：「我的確曾經這樣想過……但……但這只是曾經想想而已！」

她說到這裏，嘴唇已給自己雪白的牙齒咬得有點紅腫起來。

青衣侯望着她，緩緩道：「我知道，妳並不是眞的想殺我，甚至不願意我受到半點傷害。」

秋雪蝶的眼睛紅了。

然後，她的睫毛輕輕地蓋着眼簾，兩顆晶瑩的淚珠不由自主地從面頰上滾落下來。

「別流淚！」青衣侯擁抱着她，用充滿着自信的聲音說：「我會擊敗任夜雨的，一定會！」

這時候，一隻只有左眼的貓頭鷹正蹲在樹椏上，靜靜地看着他們……

夜來血雨一劍飛

林外有人，只有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比青衣侯略大一點點，穿的衣服十分整齊華麗。

他的臉沒有半點表情，連聲音也硬得有如石頭正在敲碰。

「還認得我嗎？」這人一看見青衣侯便這樣說。

青衣侯沉默了一會，才慢慢的說：「就算我認不得你的臉孔，也不會忘掉閣下的嗓子。」

「我的嗓子怎樣了？」這個人冷笑着問。

青衣侯道：「不像是人的嗓子，但却偏偏是從人的喉嚨裏發出。」

這人沒生氣，反而說道：「很好。」

青衣侯道：「這又有甚麼好了？」

這人道：「我說很好，是因爲你這樣說，最少還認爲我是一個人，而不是個禽獸。」

青衣侯道：「禽獸想化爲一個人固然不易，一個活生生的人想變成禽獸也同樣不簡單，最少，你現在還不配變成一個禽獸。」

這人道：「你這樣說，是否正在討好我？」

青衣侯道：「青衣侯從不故意討好任何人，『夜來血雨一劍飛』任大公子也從來不欣賞故意討好他的人。」

這人終於笑了。

這張沒有半點表情的臉孔，終於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笑容。

「我果然沒有找錯對手！」任夜雨淡淡道：「今晚，無論誰勝誰負誰存誰亡，都是不枉此戰的。」

青衣侯道：「我們之間，好像沒有甚麼深仇大恨罷？」

任夜雨想了想，道：「的確沒有。」

青衣侯道：「但我知道，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你就想找我決戰。」

任夜雨點點頭，道：「是的。」

青衣侯道：「那是爲了甚麼？」

任夜雨道：「不爲甚麼，就只是爲了決戰。」

青衣侯道：「爲了決戰而決戰？」

任夜雨道：「不錯，只有這樣的決戰，才是眞眞正正的決戰。」

青衣侯道：「決戰是公平的。」

任夜雨道：「所以，現在這一戰，我只有一個人來。」

青衣侯道：「但我有一點不明白。」

任夜雨道：「那一點？」

青衣侯道：「你找我決戰，爲甚麼不遲不早，偏偏要在今天晚上？」

任夜雨道：「今晚天氣很好，是個決戰的理想時刻。」

青衣侯道：「就只是這個原因？」

任夜雨道：「難道你認爲還有別的理由？」

青衣侯道：「當然有，你一直不找我決戰，是因爲沒有必勝的把握。」

任夜雨淡淡道：「高手決戰最吸引人之處，就是不知誰勝誰負，倘若找一個根本沒有可能擊敗自己的庸手比拚，那麼這一戰就不算是決戰，而是可惡的屠殺。」

青衣侯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道：「說得好，我知道，你武功雖高，但却並不隨便殺人。」

任夜雨道：「殺人並不有趣，若要我無緣無故的去殺一個人，我寧願吃兩斤肥肉。」

吃一兩斤肥肉，對許多人來說，都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對任夜雨來說，吃一塊肥肉，已經是天大的苦差，倘若兩斤肥肉下肚，他恐怕最少有三晚睡不着覺。

青衣侯嘆了口氣，道：「你的心腸本來不壞，但這兩年來，還是有不少江湖高手死在你的劍下。」

任夜雨道：「高手決戰，不勝便得敗，敗了往往就得付出性命作爲代價。」

青衣侯道：「今晚也是一樣？」

任夜雨道：「當然也是一樣。」

青衣侯凝視着他，良久才道：「爲甚麼還不肯對我說老實話？」

任夜雨沉默片刻，忽然嘆了口氣：「你曾否喜歡過女人？」

他這一問很兀突，甚至聽起來有點可笑。但青衣侯既沒感覺兀突，也不覺得可笑。

他只是一本正經地點了點頭，作爲回答。

任夜雨盯着他的臉，接道：「你喜歡的那個女人，她現在有幾歲？」

青衣侯道：「不大清楚，但應該比我年輕幾歲。」

任夜雨道：「那很登對，但我却剛好相反。」

青衣侯道：「你所喜愛的女人，年紀比你還大？」

任夜雨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不但大幾歲，她簡直可以做我的娘親。」

青衣侯道：「是葛大娘？」

任夜雨冷冷地瞧着他：「你早已知道了？」

青衣侯聳了聳肩道：「對我來說，江湖上許多秘密，根本就不是甚麼秘密。」

任夜雨的臉色一陣蒼白，道：「不錯，我唯一喜愛過的女人，就是小雨盟的葛大娘，但她死了，她是給雪王逼死的！」

青衣侯道：「所以，你也要找雪王報復？」

任夜雨冷冷道：「難道你認爲雪王這個人不該死？」

青衣侯道：「雪王該死不該死，那是見仁見智的事，就算我和你都認爲他很該死，但這世間上最少還有一個人認爲他不但不該死，而且絕不能死！」

任夜雨瞳孔收縮，道：「我知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你已知道？」

「不錯，你說的這個人，必然就是雪王他自己。」任夜雨冷冷一笑，道：「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誰認爲他不該死？」

「錯了！」青衣侯搖搖頭，道：「我說的這個人，並不是雪王他自己，而是葛大娘。」

「葛大娘？」任夜雨的聲音立刻變得憤怒起來，「她已死了，她是給雪王逼死的，你爲甚麼還要再提起這個根本已不存在人世間的可憐女人？」

青衣侯盯着他發白的臉，沉聲道：「葛大娘並不是個可憐的女人，她從來都沒有需要別人的可憐，與其說她可憐，爲甚麼不說她偉大和勇敢？」

任夜雨呆了一呆，才道：「爲甚麼這樣說？」

青衣侯道：「我這樣說，是因爲她的確是個這樣的女人！」

「巾幗不讓鬚眉？」

「這次你說對了！但她並不是個聖人，她也曾做過一些錯事，例如醉殺袁謙生，這件錯事就使她痛苦了一輩子。」

「袁謙生？」任夜雨臉色變了，「是不是那個在成親大喜日子裏給葛大娘殺掉的新郎倌？」

青衣侯道：「不錯，袁謙生是個蠢材，但葛大娘因愛成恨醉殺了他，也是極爲不智，糊塗萬分。」

任夜雨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你怎能把這件事的責任完全放在葛大娘身上？就算她錯了，也跟雪王沒有半點相干。」

青衣侯冷冷道：「你怎知道沒有半點相干？你可知道雪王和袁謙生之間有甚麼淵源？」

任夜雨陡地呆住。

「雪王認識袁謙生？」

「不認識，但却有淵源！」

「互不認識的兩個人，又怎會有甚麼密切的淵源了？」

「你這種想法又是錯得厲害之極，」青衣侯沉聲道：「袁謙生和雪王雖然素未謀面，但袁父却曾經在雁門關外救過雪王一次！」

任夜雨臉上陣青陣白：「袁謙生的父親是甚麼人？」

青衣侯道：「一個弱不禁風，手無縛鷄之力的秀才。」

任夜雨奇道：「一個文弱書生，又怎會救得了『北極三王』之一的雪王？」

青衣侯道：「袁秀才雖然不諳武功，但却頗精於醫術，那一次，雪王與『大冰原黑白飛狼』褚氏兄弟苦戰，褚氏兄弟固然雙雙斃命，雪王也受傷不輕，若不是袁秀才施以援手，江湖上早就沒有雪王這一號人物了。」

任夜雨又呆了一呆，嘆道：「這眞是異數！異數！」

青衣侯道：「數年後，袁秀才雖然也已經死了，但雪王還是沒有忘記他這次救命之恩，及後袁謙生死在葛大娘之手，姑勿論誰是誰非，葛大娘畢竟還是錯得最厲害的一個？」

任夜雨道：「所以，雪王也要葛大娘付出性命，血債血償！」

青衣侯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事情就是這樣。」

任夜雨沉着臉，過了很久很久才說道：「這就是雪王非要逼死葛大娘不可的理由？」

青衣侯道：「以雪王的脾性，這理由已足夠殺掉一千人！」

任夜雨道：「他既要殺葛大娘，爲甚麼不自己出手，却要逼葛大娘自盡？」

青衣侯道：「你又錯了，不但你錯，還有許多人都弄錯了，這一次雪王和葛大娘見面，並不是雪王找到了葛大娘，而是葛大娘首先去找雪王的。」

任夜雨眉頭一皺，冷冷道：「這又有甚麼分別了？」

青衣侯道：「倘若雪王找到葛大娘，那麼葛大娘根本連自盡的機會也沒有。」

任夜雨冷冷道：「我還是看不出有甚麼重大的分別。」

青衣侯道：「其間最大的分別，就是葛大娘主動找尋雪王，她早已存着必死之心。」

任夜雨冷笑道：「她殺死了雪王恩公之子，然後再去找雪王，自然是凶多吉少的。」

青衣侯道：「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血債只有用血才能償還，而且，她也沒有作出逃避的打算。」

任夜雨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她若要躲避雪王，也不是無路可走的，最少，她可以找我。」

青衣侯望住他的臉：「你以爲葛大娘肯躲藏到志氣府裏？」

「她不肯，一定不肯，」任夜雨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道：「她若肯，早就來找我了。」

青衣侯道：「葛大娘可以死，但却絕不可以接受屈辱的妥協，否則，她也就不是葛大娘。」

任夜雨忽然咆哮了起來，道：「她只是一個女子而已，爲甚麼偏偏要像個莽漢般，非要做些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事情不可？」

青衣侯淡淡道：「不爲甚麼，只因爲她是葛大娘，勇敢的葛大娘。」

任夜雨深深的抽了一口涼氣，道：「她是勇敢還是愚蠢，只怕我這一輩子都很難明白。」

語聲略頓，又接道：「但若不是雪王，她絕不會死！」

青衣侯道：「葛大娘找到雪王後，第一句說話就說：『我是來償還血債的。』雪王問她：『妳用甚麼來還？』葛大娘回答：『用命，我自己的命。』雪王道：『妳不想活了？』葛大娘道：『當一個人活得沒有意思，而且還欠下一筆非還不可血債的時候，那又何必勉强自己繼續活下去？』雪王道：『說得好，袁謙生之死，妳必須負責，妳若不死，我就對不起袁秀才。』葛大娘道：『這一切，我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來了。』雪王道：『妳很有膽色，我最佩服這種人。』葛大娘道：『謝謝。』雪王道：『妳現在可以死了，但在臨死之前，可以向我提出一個要求。』葛大娘道：『無論甚麼要求都肯答應？』雪王道：『一定答應，就算妳要我陪妳一塊兒死，我也不會拒絕。』葛大娘道：『不！你不能死！』雪王道：『我也知道，妳絕不會要我死，因爲妳若提出這樣的要求，就會更加對不起袁謙生了。』葛大娘道：『雪王不愧是雪王，小雨盟正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主持大局……』」青衣侯說到這裏，神情平靜地望着任夜雨的臉。

任夜雨的臉越來越是蒼白。

「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青衣侯道：「雪王早巳到過青衣堡，他甚麼事情都對我說了。」

任夜雨道：「爲甚麼要對你說？」

青衣侯道：「因爲我也是小雨盟的一份子。」

任夜雨呆住，他怔怔地凝視着青衣侯的臉，難以置信地說：「你也是小雨盟中人？」

青衣侯點了點頭，道：「是的，只不過知道的人並不多。」

任夜雨道：「連秋雪蝶和呂鳳起都不知道？」

青衣侯道：「他們都不知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任夜雨道：「是葛大娘要你保守秘密的？」

青衣侯道：「不錯，小雨盟的潛力，只有小雨盟盟主才最清楚，這情況就和你們志氣府一樣。」

任夜雨道：「你信任雪王？」

青衣侯道：「連葛大娘都可以信任的人，我爲甚麼不可以信任？她把小雨盟付托給雪王，絕不是一時間盲目的衝動。」

任夜雨道：「但現在，雪王的處境顯然十分不妙。」

青衣侯道：「所以，我一定要全力保護盟主，直至他完全康復爲止。」

任夜雨忽然哈哈一笑，但却笑得並不爽朗，反而聽來有點酸苦的味道。

青衣侯道：「你怎麼了？」

任夜雨道：「人生是甚麼？是命運之神佈置下來的惡作劇？還是連野獸看見了也會爲之噴飯的傻人傻事？」

青衣侯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任夜雨倏地咆哮起來，「你究竟知道些甚麼？」

青衣侯道：「我只知道，你我之間根本沒有甚麼仇怨，你若爲了要雪王死而逼我決戰，絕非明智之擧。」

任夜雨道：「但這一戰我巳決定了，你還是亮劍罷。」

青衣侯嘆了口氣，說道：「這就是人生？」

任夜雨沒有再說話，他巳把所有精神集中在長劍上。

× × ×

百變靈蛇劍是一把彎彎曲曲，形狀相當奇特的劍。

這把劍極鋒利，而且彷彿帶着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

秋雪蝶深信，只要青衣侯有這把劍在手，就一定可以擊敗任夜雨。

但現在，這把劍仍然在木箱子裏。

秋雪蝶提着這個曾經被下了符咒的箱子，心頭彷彿積壓着無數沉重的大石。

她在等待着青衣侯和任夜雨決戰的結果。

但她最渴望的，却是這一戰根本就不會發生。

最好永遠都不會發生。

× × ×

夜來血雨一劍飛！

這七個字具有多大的力量？

江湖上，有多少可以接得下任夜雨那一招「夜來血雨」？

沒有人知道。

但在今晚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人可以破解這一招，甚至連想避開也不行。

這幾乎巳成爲必勝必殺，完全沒有人阻攔得住的一劍。

但青衣侯又怎樣？

他是否是例外的一個？

× × ×

劍招一起，任夜雨的人就巳經斜斜衝出。

他的身子雖然斜斜而起，但手裏的劍却是又平又直。

只見長劍飛舞，刹那間刺、削、劈、斬、撩、捲種種勢式緊接展開。

劍風撲面，劍鋒勢銳如箭。

任夜雨的劍，果然不比尋常。

這時，青衣侯的身形也在飛舞，他說了一聲，道：「一劍飛果然名不虛傳！」

這句話總共是九個字，但等到他這句話說完，任夜雨巳向他攻出了十三劍！

青衣侯擋了八劍，退了兩步，身形越來越是飄忽。

不但身形飄忽，劍勢也飄忽得有如濃霧裏的一片鵝毛。

「好劍法！」任夜雨也回讚了一句。

讚聲甫落，青衣侯身形巳偏西射出一丈。

西方有樹，劍光驟閃。

那株碗口粗大的樹立刻斷成五截。

任夜雨長劍急劈，青衣侯也不再閃避，回劍硬接一招。

「叮」一聲響，兩劍相交，閃出了一縷火星。

任夜雨左腕突揚，一掌直劈青衣侯胸膛，青衣侯倏地發出一聲暴喝，也以掌還掌。

「蓬」然一聲巨響，兩人的左掌同時有着痲木的感覺。

任夜雨劍勢更盛，刷刷刷刷刷，五劍緊接着連環劈出，直至第五劍之後，只聽見「嗤」一下裂帛聲響，青衣侯右肩被劃出了一道血槽。

青衣侯一聲：「好！」身形一閃，向右閃開一丈，颯颯地擰腰反擊三劍。

這三劍迅速、輝煌、而且還在劣勢之下倒轉過來，一下子反而把任夜雨所有的劍路完全封鎖。

若是換上別人，說不定巳經無法可以穩住陣脚而敗落，但任夜雨却突然身形彈起，更在半空中腰肩急擰，硬生生地轉移了身形，堪堪避開青衣侯這精妙絕倫的三劍。

林外殺氣更濃重，忽見落葉片片在四周飛舞。

劍勢更密，聲勢更駭人。

兩大高手這一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

× × ×

決戰有如喝酒。

喝酒的速度有快有慢，決戰亦然。

有人一口氣就可以把整罎酒喝掉，然後拍拍屁股掉頭就走。

決戰也是一樣。

最快結束的決戰，往往只有一招，有時候甚至連一招也未曾使盡，勝負存亡便巳有了結果。

但有些決戰，却持久得令人吃驚，甚至令人感到不耐和煩厭，就像是兩個慢吞吞喝酒的人，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放下酒罎和杯子。

幸好任夜雨和青衣侯這一戰，雖然並非極快速，却也並不是持久得令人難以忍受。

任夜雨最後還是敗了。

他把青衣侯逼得無法不使用最可怕的招數。

最可怕的招數，也就是致命的招數。

青衣侯的劍終於刺入了任夜雨的眉心，任夜雨流的血看來不太多，但却巳足以致命。

「好劍法！眞的好劍法！」任夜雨凄然一笑，「但你若用百變靈蛇劍，我也許早就巳經敗了。」

青衣侯靜靜地盯着他，道：「你並不是眞敗，但却眞的要死了。」

任夜雨的瞳孔巳變得有點像是灰色：「爲甚麼說我不是眞敗！」

青衣侯道：「你那一招『夜來血雨』爲甚麼沒有使用？」

任夜雨嘆了口氣，說道：「我的確沒有使出『夜來血雨』，但是我還是眞的敗了。」

青衣侯說道：「不，我不同意這種見解。」

任夜雨忽然苦笑：「你以爲我最厲害的一招劍法，就是『夜來血雨』？」

青衣侯道：「江湖中人，都認爲的確如此。」

任夜雨搖搖頭：「不，他們都錯了，我最厲害的劍招，絕不是『夜來血雨』，而是『殘雲破月十七擊』。」

青衣侯吸了口氣，道：「你剛才使的劍法，就是『殘雲破月十七擊』？」

任夜雨道：「是的。」

青衣侯說道：「甚麼？我險些抵擋不住？」

任夜雨道：「但最後，無法抵擋對方劍招的人是我，而不是你……」

青衣侯道：「可是，你最少該試一試使用那招『夜來血雨』。」

任夜雨道：「不！我不能使用這一招劍法。」

青衣侯皺着眉頭，說道：「爲甚麼不能？」

任夜雨道：「因爲我比誰都更明白這一招劍法。」

青衣侯道：「我不懂。」

任夜雨道：「我若用這一招劍法和你交手，只會有一種結果。」

青衣侯道：「是那一種？」

任夜雨回答道：「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青衣侯一凜：「哦？你早巳推算及此了？」

任夜雨道：「『夜來血雨』這一招劍法，只可以用來對付武功比自己低劣的庸手，若是彼此功力不相上下，只要一爭持下去，就必定會演變成同歸於盡的兇險局面。」

青衣侯目光一陣閃動：「你若是個死士，這一招還是會用的。」

任夜雨道：「但我不是，我找你只想尋求一塲公平的决戰，並不是要和你一塊兒死！」

青衣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於是，你敗了……」

任夜雨苦笑着，道：「遇上你那樣的高手，我早就註定非敗不可，但我敗我的，可不想兩敗俱傷……」說到這裏，他的臉色早巳蒼白如紙，但鮮紅的血却流遍了面龐。

他終於倒下。

從此之後，他再也阻止不了青衣侯做任何事。

但他若使出那一招「夜來血雨」，那麼形勢又將會大不相同了。

青衣侯望着任夜雨的屍首，不禁有着一種說不出難過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一隻貓頭鷹悄悄地飛走了。

牠是否也懂得甚麼叫難過？

天邊一把扇

又是黃昏。這一天好天氣，連黃昏也彷彿比平時更燦爛、更奪目。

餘暉洒下一地的金黃，連青衣侯的臉也給抹上了一層異樣的金光。

他巳帶着雪王來到了一壺峯下。

一壺是一座很峻峭的山峯，山峯下有一條玉帶似的小河。河水並不湍急，河裏有又肥又大的魚兒。

這時候，河邊有人在持竿垂釣。

「嗨，還不上釣嗎？」垂釣者忽然大叫一聲，接着，一尾魚兒就從河水裏給釣了上來。

好大的魚兒。

最少，牠比垂釣者的尾指還大。

× × ×

當卓有友聽見那一聲「還不上釣嗎」之際，還以爲這垂釣者釣到了一尾很大的大魚兒。等到卓有友看清楚這一尾魚兒之後，他差點笑得連腰也直不起來。

那個垂釣者奇怪地望着卓有友，道：「這位老丈，你怎麼啦？」

卓有友又笑了好一會，才搖了搖手，疊聲說道：「我沒事！沒事沒事！」

垂釣者道：「我以爲你肚子疼哩。」

卓有友道：「肚子疼又怎會發笑？」

垂釣者道：「那也不一定的，倘若你在肚子疼的時候給人點了笑腰穴，就會一面肚子疼一面大笑了。」

卓有友望着他，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垂釣者道：「我姓律。」

「姓律？」卓有友一愕，「是不是叫律一卷？」

垂釣者訝異地看着卓有友，半晌才說道：「我就是律一卷，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卓有友道：「因爲有人曾經提起過你的名字，所以我就一直記住了。」

律一卷皺了皺眉，道：「你說的那個人是誰？」

卓有友道：「青衣侯。」

「青衣堡主青衣侯？」律一卷怔住，「他在哪裏？」

律一卷這句話剛剛出口，青衣侯巳從河畔一塊巨石後跳了出來。

「眞的是你？」律一卷一看見青衣侯，臉上的神情立刻顯得興奮極了。

卓有友瞧着這兩個年靑人，道：「你們經常在這裏遊玩嗎？」

律一卷哈哈一笑，道：「在這條河，咱們不知道一塊兒釣過多少條魚兒了。」

卓有友呆住，半晌才笑道：「是不是每一條都這麼大？」

律一卷道：「當然非也，咱們釣過最大的一條，差不多有三百五十斤！」

卓有友吃了一驚：「實在差多少才夠三百五十斤？」

「不多，」律一卷淡淡一笑，道：「最多只差三百四十五斤就夠三百五十斤重了。」

卓有友聽得耳朵直豎，接着不禁呵呵地大笑起來。

青衣侯却板着臉，兩眼直瞪着律一卷，說道：「你甚麼時候學得一口油腔滑調了？」

律一卷笑笑：「下次不敢便是。」

青衣侯道：「你師父呢？」

律一卷道：「正在睡覺。」

青衣侯皺了皺眉，道：「在這個時候睡覺？」

律一卷道：「他老人家昨天晚上睡不好。」

青衣侯道：「是不是昨天晚上蚊子特別多，把他咬得睡不着覺？」

律一卷搖搖頭，道：「令師父睡不着覺的，並不是蚊子，而是一封信。」

「一封信？」卓有友奇怪極了，「一封怎樣的信？」

律一卷道：「是葛大娘的遺書。」說到這裏，他臉上再也沒有半點笑容。

青衣侯深深的吸了口氣，道：「他很難過？」

律一卷嘆道：「你這一問眞是太多餘了。」

青衣侯道：「我現在想見你師父，可以不可以？」

律一卷道：「我巳經說過，他正在睡覺。」

青衣侯道：「睡着了沒有？」

律一卷怔了怔，良久才嘆了口氣，道：「睡得着才是怪事。」

青衣侯看着他釣上來的那一條魚兒，忍不住問：「你用甚麼做餌？」

律一卷道：「草。」

「靑草？」

「是的，是用一根根細小很細小的青草。」

「這巳註定釣不了大魚。」

「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只釣小魚，」律一卷嘆息着，「這是我許多年以來的習慣，你懂不懂？」

「懂，當然懂，」青衣侯拍了拍他的肩膊，淡笑一聲道：「你在表妹病了的時候，你釣的魚兒大概就和一隻虱子不相上下。」

律一卷又只好苦笑。

他沉吟了片刻，忽然問：「你們有多少人來了？」

青衣侯道：「四個。」

律一卷「嗯」地一聲，道：「還有兩個呢？」

青衣侯道：「在山脚下的小路口。」

律一卷道：「是不是有人病了，所以要找師父求醫？」

青衣侯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律一卷道：「病了的人是誰？」

青衣侯道：「雪王！血王！北極三王的東北王！」

律一卷的臉色立刻變了，神情顯得怪異之極。

「雪王？你是說：『雪王病了！』」

「其實，雪王並不是病，但却比病了還更危險，」青衣侯道：「他中了九夜斷魂露。這種劇毒，只有你師父才可以把他的性命挽回。」

律一卷吸了口氣，道：「我看你們還是快點走好了。」

青衣侯道：「你怕葛先生不肯爲雪王除毒？」

律一卷嘆道：「你認爲他肯爲雪王除毒嗎？」

青衣侯道：「他若知道來者是雪王，當然不肯，但咱們可以瞞着他。」

律一卷皺着眉道：「你們既巳立定主意瞞天過海，爲甚麼不連我也瞞騙了？」

青衣侯道：「我和你認識多久了？」

律一卷道：「最少超過二十年。」

青衣侯道：「我們算不算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律一卷用力地點了點頭，道：「當然算，倘若你是釣竿，那麼我就是釣絲和鈎子。」

青衣侯道：「既然這樣，我爲甚麼還要連你也一併瞞騙了？」

律一卷又再用力點着頭，眼神裏流露出驕傲之色。

他驕傲，是因爲自己有一個青衣侯那樣的老朋友，好兄弟！

× × ×

仍然還是黃昏，但距離夜幕低垂的時刻巳越來越接近了。

雪王終於被送到「一壺山莊」。

這「一壺山莊」只有五個人。

——莊主葛達方，又叫葛瞎子。

——此外，還有「灰鴨」律一卷和三個老僕。

雪王被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連啞穴都給青衣侯點住。

這也許是雪王一生中最無奈的時刻。

葛達方果然正在睡覺。

睜着眼在床上睡覺。

× × ×

睜着眼睡覺的人，並不一定很容易就會睡醒過來。

也許，這種睡覺根本就不是睡覺，所以既沒有睡，又何來睡醒這一回事了？

律一卷好不容易才能夠把師父「叫醒」了。

葛達方並不是一個眞正的瞎子，但他的眼睛却和瞎子完全沒有甚麼分別。

他睜着眼的時候，是否眞的可以睡着了？

這一點，倒也很難可以想像得透透徹徹。

但無論怎樣，葛達方終於還是看見了雪王。

「這人是誰？」他問青衣侯。

青衣侯回答：「天山派俗家長老『瘦鶴太歲』曲祥。」

「曲祥？」葛達方「唔」了一聲：「原來是天山派高手，倒是失敬了。」

青衣侯道：「曲長老在兩天前，給奸人暗算，中了『九夜斷魂露』之毒，此毒除了葛神醫之外，普天下間只怕再也無人能解。」

葛達方搖搖頭，道：「堡主此言差矣，想天下間不乏奇人異士，這一點點毒，總有人可以解除淨盡的。」

青衣侯道：「但只有葛前輩出手，晚輩等才敢安心。」

葛達方道：「想老夫出手救人，那也不難，有金子銀子拿來便可。」

青衣侯一愕，道：「未知葛前輩要收取若干？」

葛達方道：「金子一千兩，白銀一萬兩！」

律一卷吃了一驚，正要說話，葛達方巳厲眼瞪着他，不讓他插口。

青衣侯沉吟半晌，說道：「晚輩可以如數支付，但是目前身上却只得銀票八千兩……」

葛達方臉色一寒，揮了揮手，道：「恕不可以拖欠，你找夠數目才再來罷。」

青衣侯道：「雖然銀票只有八千兩，但晚輩還有一把青霜劍……」

葛達方搖搖頭：「老夫對這個不大感興趣。」

青衣侯道：「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緩，你老人家就通融一點罷。」

葛達方冷冷一笑，道：「不必多言，一卷，送客！」

「且慢！」秋雪蝶忽然道：「一千兩金子和一萬兩銀子，我全都有！」

她一面說着，一面把兩張銀票揚了出來。

葛達方凝視着她的臉，乾笑道：「看不出姑娘年紀輕輕，却比青衣堡主還更富有。」

秋雪蝶道：「且別管我們誰更有錢，你現在還肯不肯救曲長老？」

葛達方道：「只要銀票是眞的，當然立刻便救！」

× × ×

銀票半點不假，保證可以十足兌現。

葛達方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情，道：「很好，你們把曲長老送入房子裏罷。」

但就在這時候，「曲長老」突然開口說話。

他說：「我不是曲祥，我是雪王！血王！北極三王之東北王！」

此言一出，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只有一個人臉上的神情沒有改變。

這人居然就是葛瞎子，葛達方！

雪王雖然給點了啞穴，但在這重要萬分的時刻裏，他剛好能夠運氣把這個穴道衝破。

「我就是雪王，也就是把妳女兒逼死的血王，你現在還救不救？」

葛達方默默的望着他，等他說完了，才對律一卷說道：「把他送進我的房子裏去。」

卓有友的臉色一沉，立時說道：「不行！」

葛達方嘿嘿冷笑一聲：「又爲甚麼不行了？」

卓有友說道：「你現在決不會再救他了。」

葛達方道：「因爲老夫現在巳經知道雪王的身份？」

卓有友道：「不錯，你現在只會殺了他，決不會再救他！」

葛達方說道：「那麼，你們帶他走好了。」

卓有友說道：「當然走，而且馬上便走！」

但青衣侯却不斷搖頭：「不走！不走！既來之則安之，一卷，你把雪王送進房子裏去！」

卓有友怔住，秋雪蝶也驚呆地看着他的臉。

律一卷却巳把雪王送進房內去了。

× × ×

天色巳全黑，雪王巳被送進葛達方的房子裏。

卓有友忍不住問青衣侯：「爲甚麼要冒這個險？」

青衣侯咳嗽了兩下，道：「若不冒這個險，我們還可以有別的選擇嗎？」

卓有友悻悻然道：「大不了去找幽靈王，拚將一死也要他把解藥交出來！」

青衣侯道：「幽靈王若說給你一包解藥，很可能那一包解藥就是另一包更厲害的毒藥。」

卓有友呆了一呆，道：「但這個葛瞎子又怎樣？他會救雪王嗎？」

青衣侯道：「可能會。」

「可能？」卓有友道：「你怎知道會有這個可能？」

青衣侯說道：「因爲他早巳認出了雪王。」

「甚麼？」卓有友吃了一驚，「他……他早巳知道了？」

青衣侯緩緩地頷首，道：「不錯，所以當雪王說出來的時候，他連一點驚怒的樣子也沒有。」

卓有友臉色一變，道：「他在攪甚麼把戲？」

青衣侯道：「我也不知道，但這一次他有點特別。」

「那一點？」

「他要錢，而且要一千両金子和一萬兩銀子。」

「這又怎樣了？」

和他從前的作風，大不相同。」

卓有友皺了皺眉，道：「如何不相同法？」

青衣侯道：「看葛神醫的樣子，雖然對雪王十分憎惡，但却又不能不救他。」

卓有友奇道：「爲甚麼不能不救？」

青衣侯道：「我不知道。」

卓有友問道：「會不會是神醫把心一橫，索性收取金子和銀子，來作爲一種補償？」

「對了，正是這樣！」青衣侯目光一閃，隨即又說道：「也許，他並非志在補償，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洩。」

卓有友眉頭大皺，道：「這倒奇哉怪也……」

就在這時，律一卷悄悄的走了過來，手裏還拈着一封信。

「嗨！這就是葛大娘的遺書……」律一卷壓低着嗓子說。

青衣侯乾咳一聲：「你師父不知道你拿走了這封信？」

「當然不知道，」律一卷抿嘴一笑，道：「他老人家正忙着救人，那些金子和銀子，可也不是容易賺取的。」

卓有友早已急得左轉右轉，忍不住催促道：「快瞧瞧信上怎麼說！」

青衣侯道：「這是人家的信，怎可以偷看？」

卓有友道：「咱們不是偷看，而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看。」

青衣侯笑了笑，終於把信箋攤開……

× × ×

這一夜似乎特別漫長。

但是再漫長的一夜，也會消失在晨曦裏。

天亮後，卓有友例必練功，而且練得很認眞，絕非馬虎了事。

練功之後，他就從那個大布袋裏摸出了幾塊石頭般堅硬的米餅，大口大口的嚼個不停。

秋雪蝶看着他，忽然問：「你這個大布袋，裏面裝的全是米餅嗎？」

卓有友差點沒有把嘴裏的米餅全都吐了出來：「當然不是，當然不是……」

秋雪蝶笑了笑：「除了米餅之外，還有甚麼東西？」

卓有友道：「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秋雪蝶怔了怔，接着笑道：「有沒有鷄蛋？」

卓有友咳嗽一下，道：「這可沒有了，鷄蛋太容易打碎。」

「那麼鐵槌子呢？」

卓有友又搖搖頭，道：「也沒有，但金瓜槌却有一個。」說着，果然從大布袋裏掏出了一隻金光閃閃的金瓜槌。

秋雪蝶吃了一驚：「你整天到晚都揹着這件沉重的東西？」

卓有友點點頭，道：「不錯，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它很沉重。」

秋雪蝶吸了口氣，道：「這就是你的武器？」

卓有友道：「這件武器不是我的。」

秋雪蝶一呆，道：「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卓有友道：「這金瓜槌的主人姓潘，叫潘常樂，外號『矮魔神』。」

秋雪蝶不由爲之動容，道：「這人是豫南劇盜，武功深不可測。」

卓有友淡淡一笑，說道：「五年前，我也是這樣想的，但直至五年前的中秋夜，我才知道，潘常樂最厲害的本領只有一件。」

秋雪蝶道：「是那一件？」

「吹牛！」卓有友笑道：「他最厲害的本領就是吹牛，不懂的給他嚇死，懂得的就差點笑死。」

秋雪蝶怔了怔。

「你和這『矮魔神』交過手了？」

卓有友道：「不錯，咱們一動手就打了三招。」

「三招？只打了三招？」

「三招已太多了，其實一招便已很足夠。」

「這句話是你說的？還是潘常樂說的？」秋雪蝶追問。

卓有友道：「是潘常樂說的，他說我最多只能接得下他半招，到了另一半招發出之際，老叫化的腦袋就得給金瓜槌砸成肉醬。」

秋雪蝶道：「結果怎樣？」

卓有友道：「老叫化當然不服氣，立刻就和他動上了手。」

「他武功很不濟？」

「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不濟，我若要殺他，在第一招交手的時候，便已大有機會。」

「但你們還是打了三招？」

「不錯，到了第三招，老叫化實在忍不住了，只是用一記『黑虎偷心』便把他揍得大半天還爬不起來。」

秋雪蝶奇道：「一個負有如此凶名的劇盜，怎會這樣不濟？」

卓有友道：「其中當然大有原因，說出來眞是令人噴飯。」

秋雪蝶好奇之心大起，道：「眞相實在是怎樣的？」

卓有友道：「這潘常樂的師父，才是個眞眞正正的大盜。」

秋雪蝶一怔，忙問道：「他的師父是誰？」

卓有友道：「他的師父，叫『天邊一把扇』軒轅無忌。」

秋雪蝶吃了一驚：「這就眞是不得了，聽說軒轅無忌武功極高，幾乎不在北極三王任何一人之下！」

卓有友說道：「妳說得一點也不錯，但高明的師父，並不一定會敎出高明的弟子。」

秋雪蝶道：「潘常樂就是這種朽木不可雕的劣徒？」

「不錯，」卓有友淡淡地說道：「他資質第八流，更兼爲人懶惰無比，就算孫悟空做他的師父，他也不會懂得怎樣打觔斗。」

秋雪蝶不由「噗嗤」一笑。

只聽見卓有友接着又道：「潘常樂爲了要在軒轅無忌面前炫耀，不惜暗中勾結兩個本領厲害的强盜，要他們冒充自己做案。」說到這裏，不由一陣失笑。

秋雪蝶道：「僞君子見得多了，如此僞强盜倒却少見。」

卓有友道：「這金瓜槌，老叫化輕而易舉就搶走了，閒來無事拿出來瞧瞧，倒也不俗。」

秋雪蝶看着卓有友，欲言又止。

就在這時，葛達方的聲音忽然從房子裏傳出來：「累死我也！」

卓有友登時眼色一變，道：「是疲累死了？還是有人連累死他了？」

青衣侯道：「兩種意思都有。」

卓有友一呆，道：「雪王怎樣啦？」

青衣侯道：「葛神醫肯出手，盟主自然可保平安無事。」

卓有友聞言，登時爲之精神一振，咧嘴向秋雪蝶笑了起來。

未幾，只見葛達方彎着腰緩緩地步出房子，律一卷在他身後不斷輕輕搥打着背脊。

卓有友正要迎上前說幾句好話，葛達方已一掌推了過去，同時冷笑道：「別來拍我的馬屁！」

卓有友臉色一變，正要發作，但回心一想又抑制下來，只是乾笑着問：「雪王沒事了？」

葛達方冷冷道：「他若還有不妥善之處，葛某現在還能這樣子走出來嗎？」

卓有友看了他一眼，道：「你現在的樣子怎麼了？」

葛達方道：「容光煥發，精神奕奕，愉快之極！」

「愉快之極？」卓有友不由怔住，道：「好像不是罷？」

「你怎知道我心裏愉快不愉快？」葛達方冷哼一聲。

卓有友道：「一個人若是心情愉快，臉孔絕不會像你現在這樣的。」

葛達方道：「奇人奇事，你懂得了多少？」

卓有友怔了怔，只好笑笑說：「這就眞是懂的不多了，我現在想看看雪王，可以不可以？」

葛達方搖搖頭：「不行。」

卓有友眉頭一皺，道：「你不是說過，他已經平安大吉，再無半點不妥善之處嗎？」

葛達方道：「但他現在必須好好休養，否則將來後患無窮。」

卓有友道：「咱們也不是想去打擾雪王，只是想瞧瞧他而已。」

「瞧瞧他？他這副尊容有甚麼好瞧？」葛達方冷冷道：「你是否懷疑，他已經死了？」

「不！」卓有友吃了一驚，連忙搖頭不迭地說道：「沒有這個意思，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葛達方冷冷道：「你若不信任葛某，大可以闖進去看個清楚，但以後有甚麼麻煩事，再也別來找我！」

卓有友呆了一呆，青衣侯已淡然一笑，道：「就讓雪王休息休息好了。」

卓有友這才不再說下去，但臉上的表情却怪異得十分有趣。

秋雪蝶盯着他的臉，終於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 × ×

夜靜，靜得連廳子裏每個人的呼吸聲都清晰可聞。

這裏是志氣府的「傲雲廳」，在這廳子四周，總共有十二座兵器架，上面擺放着一百四十四件殺人武器。

這一百四十四件武器，無論是刀槍劍戟抑或是沉重的外門兵器，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每一件武器，都曾經殺過人，而且被殺的都是江湖上著名的一流高手。

所以有人說，這十二座兵器架，也就是志氣府的金漆招牌。

殺氣森嚴的傲雲廳，平時是絕少人踏足其間的。

沒有必要，誰也不能進入傲雲廳。

若換一句話來說，也可以說成：「沒有任老爺子的命令，誰也不能夠進入傲雲廳。」

對於習武之士來說，傲雲廳雖然是個殺氣森嚴的地方，但同時也是一座極富誘惑力的寶庫。

在兵器架上的每一件武器，都絕非凡品，無論任何武林人物，除非他完全不使用武器，否則最少會有好幾件能夠使他爲之怦然心動。

就在這一天晚上，傲雲廳裏面聚滿了人。

喏大一座廳子，居然也聚滿了人，這一羣人數目之多，可想而知。

雖然廳子裏擠滿了人，但却還是十分寧靜，絕無半點嘈雜聲音發出。

這裏總共有一百四十四人，若連同任天蒼在內，那就是一百四十五個。

× × ×

任天蒼已很久沒有使用任何兵器，近十年來，他的手掌就是他的刀，他的斧頭，甚至是他的箭。

掌如刀，掌如斧，出手其快若箭。

誰也看不出任天蒼的眞正年紀，但每個人都知道，得罪任天蒼的結果，通常都只有死路一條。

但在不久之前，任夜雨死了！

任夜雨是任天蒼最引以爲傲的兒子，但却已死了！

沒有人知道，這打擊對任天蒼這個老人來說，實在有多大！多麼可怕！

就連任天蒼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現在自己仍然活着，雪王、青衣侯那些人也仍然活着。

還有秋雪蝶！

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女郎，她以爲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物？她可以改變整個武林的命運，可以把志氣府徹底摧毀嗎？

一想到這裏，任天蒼就有連肺也快給氣爆的感覺。

但他知道，現在絕不是衝動的時候，雪王不好對付，靑衣侯不好對付，還有一個人更不好對付！

這人來自大漠，極遙遠極遙遠的大沙漠。

二十年來，他一直在烟波浩瀚的大沙漠裏騎駱駝、喝羊奶、射大鵰、跟無情的風暴搏鬥。

許多人都已忘記了這個人，以爲這個人再也不會回來。

但任天蒼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他一直都準備着，一直都防範着，他知道這個人雖然跑到大漠遊遊蕩蕩一年復一年，但這人遲早還是會回來的。

一定會！

除非這人突然在大漠裏死了！

但任天蒼也知道，這人絕不容易死，無論在任何的環境之下，他都絕不容易死掉！

因爲任天蒼比誰都更瞭解這個人。

這人姓方，叫方流浪，是任天蒼無論死死活活都絕對忘不了的一個人！

「方流浪！」任天蒼忽然把座椅的扶手揑碎，這也是傲雲廳裏許久以來唯一發出的聲音。

× × ×

天邊忽然一亮，一顆尾巴長長的流星急速地劃過。

它燃亮了西方天際，也燃亮了一個流浪江湖人的眼睛。

那是一個兩鬢微白，但笑起來臉上仍然是一點點孩子氣的中年漢子。

他就是方流浪。

方流浪是個流浪人，且是個孤兒，他根本並不姓方。

他叫方流浪，其實只是在「流浪四方」這句說話裏抽取出來的。

方流浪流浪了多久？他已記不清了，他甚至早已忘記自己的歲數。

流浪生涯，是寂寞的，但也可說是極其多姿多采的。

像此際所看見的流星，他已看過不知多少次，第一次，他在海浪滔天的海濱看見，第二次，他在闃無一人的荒凉寺院門外看見，第三次，他在江南第一名妓康紫雅的臂彎裏看見……

每一次看見流星，他的心境都不一樣，甚至連身上的衣着和貧富的程度都不一樣。

但最少有一點是絕對相同的。

——每次他看見流星閃掠，他的眼睛都會比平時更加明亮。

方流浪認爲，流星就是他生命裏的訪客，甚至可說是他最忠實的朋友。

流星來的時候，它的光芒比世間上任何事物都更燦爛更美麗。

那時候，只要你抬起臉，不費一文錢就可以看見它。

能否看見流星，也是一種緣份，有時候，幾百人在同一地方，也許只有一個人有機會看得見它，而等到其餘人知道流星出現之後，它已消失在天之涯、海之角，連半點火花也不再復現。

而對於方流浪來說，流星是無處不在的。

在沙漠，他渡過了二十年悠長的歲月，在這二十年裏，他當然也見過流星。

大沙漠裏的流星，和江南的流星有甚麼分別？

方流浪不知道。

現在，他只知道，他已重回江南，而且來到了一座他二十年來一直未曾忘懷過的墓碑前。

× × ×

墓碑很細小，而且座落在一個很偏僻的山坡下。

這墓碑是方流浪親手豎上去的，而且墓下那人，也是他親手埋葬。

他埋葬那人的時候，手裏完全沒有任何鐵器，他只能用一雙已疲倦不堪的手，在這山坡下挖出了一個坑，然後用自己的一襲大衣把屍體裹好埋葬……

二十年了，大衣一定已霉爛。

人呢？

人更沒有了，任他生前是蓋世霸王也好，是絕世佳人也好，只要到了一抔黃土之下，就會和天下間任何一具屍體沒有甚麼分別。

流星已逝。

人亦然。

今夜，方流浪的手雖然一點也不疲倦，但十根指頭却已比二十年前粗糙了不知多少。

風很輕柔，但却像是無形的鋸刀，不斷地摧磨着方流浪。

「二十年啦，該回來的人，總要回來……」他忽然喃喃地這樣說。

就在這時，他背後忽然閃起了一道燦爛光芒。

這道燦爛光芒，就像是剛才那一顆流星，一閃即逝。

方流浪還是沒有動，甚至連站立的姿勢也沒有半點改變。

× × ×

在方流浪背後閃過的並不是另一顆流星，而是一道劍光。

劍如流星，流星也如劍。

方流星背後有人，那是一個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的劍客。

方流浪沒有回頭，但却已知道來的是甚麼人。

「譚大先生，你來了？」

劍客淡淡一笑，道：「好耳力，你一早就已聽出我就是譚大？」

方流浪道：「江湖上走路脚步這樣輕的高手，算來算去算不出十個，你當然就是其中之一。」

譚大先生說：「縱使我是其中之一，你又怎能斷定來的不是其餘九人？」

方流浪回答道：「其餘九人，一個是我。」

譚大先生道：「還有八人。」

方流浪道：「少林普照大師如今正在閉關練功，武當千癡道長二十年來從未離開過武當山一步，還有冥嶽梅道德，這位『鬼殿千里客』已於半年前練功走火入魔，至今尙未復原。」

譚大聽的不住點頭，道：「還有五個呢？」

方流浪道：「其餘五人，縱使輕功比你高明，但總有一點和你大不相同。」

譚大先生「哦」了一聲，道：「是那一點？」

方流浪道：「氣味。」

「氣味？」譚大先生淡淡地一笑，說道：「你是否想說，我身上的氣味十分難聞？」

方流浪搖搖頭，道：「不，剛好相反，在你們這幾個人之中，只有你才是個香寶寶，其餘幾人，都骯髒得有如溝渠裏的髒豬。」

譚大先生不由一陣失笑，道：「原來你最靈的不是耳朵，而是鼻子。」

方流浪道：「你想繞圈子罵人？」

譚大先生道：「我罵你甚麼來着？」

方流浪道：「你罵我是一條狗，因爲只有狗的鼻子才最靈。」

譚大先生哈哈一笑，道：「老方，咱

們是甚麼交情了，你若被人當作是一條狗，那麼我又怎樣？豈不是豬朋識狗友，蛇鼠共一窩嗎？」

方流浪說道：「做豬狗、蛇鼠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不但是不可怕，也並不可恥。」

譚大先生皺了皺眉，道：「這是甚麼道理？」

方流浪道：「你我今世投胎爲人，是否認爲自己十分高貴？」

譚大先生怔了怔，半晌才道：「這倒不覺得。」

方流浪道：「人，本來就不怎麼高貴，你若往高處俯視下來，就會覺得人類是何等卑微，何等渺小。」

譚大先生苦笑了一下，道：「也許你說得很有道理，但這世間上又會有多少人同意？」

方流浪嘆了口氣，忽然道：「剛才有一顆流星飛過，你看見了沒有？」

譚大先生道：「看見了，它很壯觀，比起我以往所看見的每一顆流星都更要燦爛。」

方流浪道：「你的劍法也練得很燦爛，但一定還沒有剛才那顆流星般好看。」

譚大先生道：「劍法不必好看，有些劍客的劍法極其悅目，但只要遇上了眞正的高手，立刻就會敗陣下來。」

方流浪道：「你的劍法，當然並不屬於這一種。」

譚大先生道：「但願如此。」

方流浪道：「二十年了，你還記得這個地方，眞是難得。」

譚大先生道：「咱們曾在這裏喝得醉醺醺，也曾在這裏爲了一句詩而大打出手，也曾在這裏爲了墓碑下的女人痛哭流涕，這地方，我會忘掉嗎？能夠忘掉嗎？」

方流浪盯着他的臉，良久才慢慢地說道：「二十年了，我們都老了。」

譚大先生道：「老並不可怕，只有一天到晚爲了年老而憂心忡忡的人，才會感到痛苦。」

方流浪道：「不錯，無數人未老先衰，就算身體仍然十分壯健，但是心却已老了。」

譚大先生道：「但也有不少已風燭殘年之輩，雖然早已年逾花甲，但却仍然野心勃勃，至死方休。」

方流浪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在說誰？」

譚大先生道：「你應該知道。」

方流浪道：「伍天蒼？」

「不錯，」譚大先生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我現在要說的這個人，就是志氣府的任老太爺任天蒼。」

方流浪道：「他已知道我回來了？」

譚大先生道：「不錯，而且，他也知道，我們已會合在一起。」

方流浪沉吟半晌，道：「你若是任天蒼，將會怎辦？」

譚大先生道：「先下手爲强！」

方流浪道：「不錯，這五個字，永遠是江湖爭殺的最佳手段，任天蒼這條老狐狸當然不會不明白。」

譚大先生道：「其實，任天蒼想吞掉我們，已是多年以來的夢想。」

「我們？」方流浪目光一閃，道：「這兩個字除了我和你之外還包括了誰？」

譚大先生道：「青衣侯譚樹湖。」

方流浪道：「曾經聽人說過，譚樹湖是你弟弟，是不是眞的？」

譚大先生頷首回答：「半點不假，但却同父異母。」

方流浪道：「這也是弟弟，而且好像還是你唯一的骨肉，唯一的手足。」

譚大先生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道：「是的。」

方流浪道：「你有甚麼打算？」

譚大先生道：「殺任天蒼，滅志氣府，爲這塊墓碑下的冤魂報仇！」

方流浪瞳孔收縮，道：「你已決定要這樣幹了？」

譚大先生道：「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決定。」

方流浪道：「爲甚麼一直不幹？是不是在等我回來？」

譚大先生道：「正是等你回來。」

方流浪說道：「但我若是再也不回來呢？」

「不，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爲上官冰鳳報仇！」譚大先生語氣肯定地說。

「冰鳳！」方流浪陡地仰面長長嘆息，良久才接續着道：「爲甚麼妳會有一個那樣滅絕人性的師父？」

一陣山風吹過，天色彷彿越來越是漆黑了……

× × ×

拂曉，有霧。

霧濃，路面頗有濕氣。

在紅葉谷外，悄悄的來了一羣人，這一羣人行動神秘而迅速，三幾個起伏之間，已潛進紅葉谷內。

紅葉谷有一座山莊，在這晨曦時份，顯得格外地寧靜。

但這份寧靜，已因爲一羣行動神秘的人而添增了殺氣。

來的是志氣府中人，這一次，任天蒼已決定大擧出擊，務求一擊即中，把這座山莊夷爲平地！

槍如游龍劍如虹

山莊有嚴陣！

這山莊主人，就是「流星劍客」譚大先生，他早已算準志氣府會進攻山莊。

山莊表面，看來一片平靜，實則早已暗藏奇陣，暗藏殺機！

任天蒼也沒有漠視譚大先生，也沒有低估了從大漠回來的方流浪，他派出了一百四十四個殺人好手，分別從南北兩方夾擊山莊。

這是武林中極重要的一戰，對於譚大先生與任天蒼兩人來說，尤爲重要。

× × ×

任夜雨死後，取其位而代之的是蒲敬緬。

蒲敬緬是任天蒼一手提拔出來的年輕高手，冷靜、果敢、兇狠、出手絕不留情。在志氣府，不少人都認爲，任夜雨已很厲害，但却還比不上蒲敬緬。

更有人認爲，蒲敬緬無論在武功、才能、智慧以至判斷力各方面，都遠勝於任夜雨！

任夜雨在志氣府裏的地位一直比蒲敬緬高，只因爲他是任天蒼的兒子！

任夜雨既死，蒲敬緬接替其位置，那是絕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任天蒼重用蒲敬緬，所以，這一戰的負責人，就是蒲黑扇蒲少爺。

蒲敬緬的武器，是一把暗藏尖刄，兼且暗藏着厲害暗器的黑扇。

他這一柄黑摺扇絕不會輕易張開，但只要一張開，就得有人死在這柄黑摺扇之下。

自他出道江湖以來，從來也沒有例外過一次。

這一次，他的黑摺扇一定會張開，當然也一定會殺人。

他絕不能讓手下失望，更不能讓任老爺子失望。

這一場進攻山莊之戰，蒲敬緬早已有了周詳計劃，他深信這一戰只會勝利，絕不會失敗！

事實上，他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他的夢想立刻就會完了。

蒲敬緬的夢想，到目前爲止只有一個，就是要成爲志氣府的主人。

任夜雨之死，對他來說是一個難以置信的訊息。

這不是噩耗，而是天大的喜訊。

他知道，任天蒼對自己很賞識，而且也有意大力提携，但任夜雨畢竟是任老爺子的親骨肉，所以，只要任夜雨活着，他就絕對沒法子可以從任夜雨頭上爬過去。

但如今任夜雨已死，他的機會來了。

這一戰，他負的責任最重，但只要一戰成功，他的功勞也自然最大。

×　×　×

譚大先生號稱「流星劍客」，這外號在江湖上堪稱平凡之極。

一年前，湘北武林的「神儒萬事通」古智信曾經作出一個有趣的統計，結果發現在最近一百年之內，江湖上以「流星劍客」作爲外號的武林人物，最少超過五十人，其中還有一個是喬裝扮作男子的少女，她以「流星劍客」作爲外號，直至成親前夕才把事情說出，成爲當年武林的一段佳話。

古智信又曾作出計算，即使是現今仍然活着的「流星劍客」，仍然有十八位之多。

但眞眞正正配得上「劍快如流星」的又有幾人？

古智信曾經下過如此的判語，他認爲：「眞正快劍如流星的劍客，只有譚大一人而已。」

古智信的說話，向來都很眞確，很少人會反駁，也很難可以反駁。

譚大先生門下有三個弟子，大弟子高過，內力湛深，頭腦却很愚笨，二弟子冼漢，劍招變化奇快，但却爲人輕浮，功力也不如大師兄高過。

譚大先生最倚重的弟子，是年紀最細小，但却最精靈也最勇猛的關門弟子莫無忌。

莫無忌現在才二十出頭，但武功居然已比兩位師兄還高。

那也不是譚大先生故意偏袒，把最高明最精深的武功傳授給莫無忌，而是莫無忌資質特別聰穎，別人最少要苦練三年方始有成的武功，他不出半年就已練得十分純熟，譚大先生看見這關門弟子進步神速，自然也是越教越是用心，而莫無忌也越練越是起勁，終於在短短數年之間，成就反而超過了高過和冼漢二人。

幸而莫無忌這少年十分討人歡喜，高過和冼漢這兩個師兄非但沒有妒忌莫無忌在武學上的成就，反而，雙雙還引以爲榮，師兄弟三人的感情，倒是一直十分要好的。

此際，蒲敬緬全力進攻山莊，第一陣就和高過遇上了。

高過一看見蒲敬緬手裏的黑摺扇，臉上的神情立刻就變得很不高興。

「你就是那一個姓蒲的混蛋？」高過沉着嗓子喝問。

蒲敬緬淡淡道：「在下蒲敬緬，是令表妹的未婚夫婿！」

「放屁！」高過的眼睛忽然佈滿了血絲，「婉芳表妹絕不會嫁給你這種冷血的殺人兇手！」

冼漢忽然挨近了過來，目注着高過，道：「怎麼，原來你的婉芳表妹就是給這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傢伙弄走的？」

高過臉上露出了痛苦之色，沉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無恥的混蛋，他用盡甜言蜜語，騙走了不知人心好歹的婉芳表妹。」

蒲敬緬冷冷一笑，道：「甜言蜜語，總比你這張醜怪冰冷的臉孔好上千萬倍，她就算不遇上我，你也絕對沒有手段可以攫取美人芳心！」

高過怒道：「高某憑的是一片摯誠，可不是像你一般，只懂得使用卑下的騙人手段！」

蒲敬緬冷冷一笑，道：「聽說你的武功練得不錯。」

高過氣呼呼道：「我的武功練得不錯，但你胆敢送羊入虎口，却是錯得不可收拾！」

蒲敬緬嘿嘿冷笑，道：「就算蒲某眞的是個羊牯，你也不是甚麼老虎，極其量也只能算是一隻小貓兒而已！」

高過「呸」一聲，他早已拔劍在手，此時怒氣上沖，再也按捺不住，「嗤嗤」連聲中，一連兩招快劍急向蒲敬緬胸膛攻去。

高過一動手，冼漢也同時出招發劍，師兄弟兩人聯手，兩道凌厲劍氣雙雙向蒲敬緬面門逼來。

蒲敬緬衫影一飄，一柄黑摺扇倏開倏闔，突然以摺扇末端反手向高過右眼急戳過去。

他這一戳之勢奇快奇狠，高過眼看再也躲不開去，但就在這刹那間，冼漢已刺中蒲敬緬心臟。

蒲敬緬登時慘呼一聲，仰後掩着胸急退。

冼漢一擊得手，心中興奮莫名，再挺一劍，又向蒲敬緬咽喉直刺過去。

他這一劍刺得更快更急，大有必可擊殺蒲敬緬之勢。

可是，冼漢才刺出這一劍，正在掩胸急退的蒲敬緬突然俯身疾衝回來。

冼漢劍招去勢已老，怎麼說也想不到蒲敬緬會有此一着。

他正待變招，但却已遲了。

只見黑摺扇有如變魔法般疾捲而至，「刷」一聲响，摺扇前端的尖刄已劃破冼漢的胸膛。

尖刄有毒！而且是見血封喉的劇毒！

冼漢連看也沒有看清楚，一張臉龐已變成了灰黑之色！

「你……你分明已經中了一劍……」冼漢嘶聲大叫：「你……你究竟是不是個人……」

蒲敬緬得意地一笑，道：「難道你不知道，天下間有護心鏡這種可以保住性命的法寶嗎？」

冼漢呆住。

他現在終於明白了，但現在才明白，當然已是太遲太遲。

×　×　×

高過是親眼看見冼漢倒下去的。

高過悲愴極了，他立誓，一定要爲冼漢報仇。

但接着，他根本連蒲敬緬的影子都看不見。

蒲敬緬殺了冼漢之後，沒有繼續再向高過展開纏鬥。

他並非打算放過高過，只是認爲要殺高過那樣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自己親自出手。

蒲敬緬手下，有五鬼將、八流氓、十一銅人，這些人雖然算不上武功極高，但隨便派出幾個人，都一定可以把高過置諸死地。

高過當然也有他的手下，那是一羣勇猛的武士，但蒲敬緬全然沒有把這些武士放在眼內。

他深信，憑五鬼將、八流氓再加上十一銅人之力，不到一盞茶時光，高過和他的所有手下全部活不下去。

他這一次進入紅葉谷，第一個要殺的人是譚大先生，其次便是方流浪！

擒賊先擒王的道理，蒲敬緬比誰都更明白，但有一點他却還沒有弄清楚：他自己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盜賊，而且是視人命如草芥的那一種。

×　×　×

「戰役一定有所犧牲。」這句話是譚大先生對方流浪說的。

在二十年前，方流浪已經聽過這一句話。

二十年後，這句話又再在方流浪的耳朵邊响起。

戰役已開始，譚大先生站在一座高樓的欄杆旁邊，用極冷靜的目光觀察這一戰的情況。

「你有一個徒兒給殺了。」方流浪對譚大先生說。

譚大先生緩緩地點點頭，道：「我已看見。」

方流浪又說：「高過的情況，看來也已相當危險。」

譚大先生說道：「希望他可以抵擋得住。」

方流浪忽然跳了起來，叫道：「難道你對這兩個弟子的死活一點也不關心？」

譚大先生目光一轉，凝注着方流浪的臉：「誰說我不關心？但關心又怎樣？」

方流浪道：「你最少應該趕上前，協助高過！」

譚大先生搖搖頭，道：「不能了。」

方流浪皺着眉，問道：「爲甚麼不能夠？」

譚大先生道：「你只看見高過有危險，但我們呢？」

方流浪瞳孔倏地收縮，道：「你是說，咱們也給敵人包圍了？」

譚大先生嘆了口氣，道：「若說是包圍，那是不怎麼貼切的，但是强敵來了，却是千眞萬確。」

方流浪吸一口氣，道：「是誰來了？是不是任天蒼？」

「不是任天蒼，但這人武功，絕不會比任天蒼稍差！」譚大先生冷冷的說。

方流浪笑了，在他笑聲裏帶着可怕的殺氣。

譚大先生知道，他要殺人了。

但譚大先生也知道，在樓下等待着他們的人，絕不易殺。

最少，譚大先生沒有信心可以殺掉這人。

×　×　×

樓下有人，一個臉上有疤痕，右掌也有疤痕的銀髮老人。

方流浪一看見這老人，就知道譚大先生沒有騙自己。

來的不是任天蒼，但他的武功，絕對不會比任天蒼稍差。

方流浪看着這個銀髮老人，一股寒意突然從背脊間升起。

「天痕！地痕！天地雙痕正北王，老參王？」方流浪臉色突然鐵靑。

老人緩緩地抬起了眼皮，默然了很久才慢慢的說：「你能認得老朽，已算很不簡單。」

方流浪吸一口氣，道：「你怎麼從北極寒苦之地跑到這裏來？」

老參王輕輕揚了揚手，道：「你又爲甚麼不再逗留在大漠？」

方流浪冷冷道：「我本來就是在中原出生，在中原長大的人。」

老參王道：「老朽也是一樣，老朽是在十八歲那年，才跑到北極過活的。」

方流浪道：「如此說來，『北極三王』全都南下中原了？」

老參王緩緩道：「不錯，這也很難怪，中原本來就是好地方，雪王喜歡這裏，幽靈王也喜歡這裏。」

方流浪道：「你也是一樣？」

老參王回答道：「不錯，老朽在很久以前，就已很想重回中原，過些寧靜的日子。」

方流浪道：「中原武林，並不比北極寒苦之地稍爲寧靜。

老參王道：「不管怎樣，老朽已經來了，總得找個地方歇一歇脚。」

方流浪臉色一寒，冷笑道：「所以，你看中了這座山莊？」

老參王說道：「不是老朽，是任老爺

子。」

方流浪道：「這是甚麼意思？」

老參王道：「任老爺子跟老朽是老朋友了，他知道老朽想找一塊這樣的地方，所以就派遣若干手下，希望能跟譚大先生好好商量商量。」

方流浪冷冷道：「商量甚麼？」

老參王道：「任老爺子想把這座山莊買下來，然後送給老朽作爲賀禮。」

「賀禮？」方流浪冷笑道：「甚麼賀禮？」

老參王道：「老朽意欲開創參王帮，藉此連絡中原武林各門各派正義之士。」

方流浪道：「這主意很好，但任天蒼也可算是個正義之士嗎？」

老參王淡淡道：「任老爺子爲人樂善好施，自然是正義之士。」

方流浪道：「任老爺子想買下這座山莊，他付的價錢是多少？」

老參王道：「一千兩銀子。」

「一千兩？」方流浪嘿嘿一笑，「一千兩銀子就想買一座山莊了？」

老參王道：「一千両已不算少，既然不滿意，還可再加一點。」

方流浪道：「再加多少？」

老參王道：「十両，那便是一千零十兩。」

方流浪冷笑道：「可惜這座山莊不是我的，否則也許可以考慮考慮。」

就在這時，譚大先生也從樓梯走下來了。

他盯着老參王的臉，乾咳了一聲才慢慢地說：「你老人家眞的很喜歡這裏？」

老參王微一點頭道：「這裏的確是個好地方，老朽最喜歡在這種地方練武。」

方流浪「咦」了一聲，道：「像你這把年紀，還要練武？」

老參王道：「當然還要練，但老朽近年來練武的法子，和一般武林中人在不相同。」

方流浪道：「如何不相同法？」

老參王道：「老朽近來練武，一定要找兩三個伴兒才練。」

方流浪道：「陪你練武的人，只怕會是一樁苦差。」

老參王道：「練的時候的確很苦，但練完之後就永遠也不會覺求苦了。」

方流浪道：「死了的人．當然再也不苦。」

老參王嘿嘿一笑，道：「嗯！你很聰明。」

方流浪搖了搖頭，說道：「我一點也不聰明，不但不聰明，而且還一定很笨很笨。」

老參王的目光一凝，問道：「何以見得？」

方流浪嘆了口氣，道：「我若是個聰明的人，就一定不肯陪你練武，但現在，我却很想奉陪奉陪。」

老參王呵呵一笑，忽然盯着譚大先生的臉：「你又怎樣了？」

譚大先生聳了聳肩，道：「譚某在二十年前就已比老方更笨，二十年後當然也不例外。」

語聲甫落，一道燦爛的劍光已在老參王眼前出現。

流星一般的劍法！

一個眞眞正正配得上稱爲「流星劍客」的劍客。

譚大先生終於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已把老參王困在劍網裏！

×　×　×

劍如流星，氣勢磅礴。

譚大先生已很久沒有使出如此威猛的劍招。

這一劍，分取老參王左右期門穴，一上來便施殺手。

老參王一聲冷哼，左手揚起一揮，右掌同時使了一式「霧裏飛蛇」，以極快速度疾拍譚大先生脇下要害。

譚大先生旋身急閃，劍鋒一扭，又向老參王胸腹間橫劃過去。

老參王淩空一個翻身倒掠出去，就在這刹那間，方流浪的劍已出鞘。

方流浪的劍長僅一尺二寸，但却是三百年前，一代劍豪空山子的「淚情劍」！

空山子在三十歲那年出家修道，但在他還沒有出家之前，乃是武林四大世家最鋒芒畢露，最令江湖朋友爲之側目的「天狂公子」南宮淚情。

南宮淚情的父親，是個科場失意，武場敗陣，連在情場都失敗得一塌糊塗的人物。

南宮淚情被譽爲「天狂公子」，但其父實在更狂，否則他也不會把兒子命名爲「淚情」。

南宮淚情在出家之前，曾以一把淚情劍屢挫黑白兩道强敵，在出家之後，則一直把淚情劍緊密收藏，直至二十五年後，才又用這把淚情劍連挫西方魔教九大高手，人與劍同時聲威大震武林。

但經此一役後，空山子不見了，淚情劍也在江湖上同時消失。

一直過了二百七十多年，這把劍方始又再重現江湖。

它落在一個流浪人的手裏。

這個四處流浪的人，就是方流浪。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方流浪在機緣巧合之下，無意間得到這把淚情劍，也不知道是禍是福。

當年，任天蒼看見了這把劍，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實則心裏已暗下決定，無論怎樣也要把淚情劍奪取過來。

任天蒼是老狐狸，雖然已決定非奪此劍不可，但却並不親自動手。

他派上官冰鳳下手，欲施展美人計奪劍。

上官冰鳳是個很可愛的美人兒，也是任天蒼唯一的女弟子。

可是，上官冰鳳並不像師父般狡獪，初時，她是奉了師命去接近方流浪，但淚情劍還沒有到手，上官冰鳳已眞的喜歡了方流浪。

方流浪也同樣喜歡上官冰鳳，兩人眞的生了情愫，再也不想分離。

任天蒼聞訊，大爲震怒，立刻差遣志氣府中高手，把上官冰鳳抓回去，還加以嚴刑拷問。

方流浪急往拯援，幾經艱苦，終於把上官冰鳳救出險境，但淚情劍却掉落在志氣府刑堂內。

方流浪雖然救出了上官冰鳳，但上官

冰鳳已受了極嚴重的創傷，不到半天，就死在方流浪懷抱裏。

方流浪悲慟已極。

他親手埋葬了上官冰鳳，然後立誓要爲她報此血海深仇。

十天後，方流浪夜探志氣府，居然又讓他把淚情劍取了回來。

但他想殺任天蒼却還是不行。

他甚至無法可以接近任天蒼。

但這並未影响方流浪要爲上官冰鳳報仇的決心。

他跑到大漠，去找尋一個隱世埋名的高人。

這位武功絕頂的武林異人，曾經做過和尚，但後來却跑到邊疆做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兵。但不到兩年，這個小兵就已成爲威鎮邊陲的大將軍。

可是，這大將軍只做了一年，就突然在軍營裏失了踪。

朝廷大爲緊張，全力追尋他的下落，但却一直沒有結果。

只有方流浪的一個朋友知道，這位大將軍已跑到大漠裏，跟隨着一個遊牧民族，過着流浪四方，逍遙自在的生活。

方流浪也很响往大漠風光，他早已想嚐試一下在大漠裏生活的滋味。

他決定前往大漠，去找尋這個隱世埋名的高人。

雖然，他知道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但他還是不顧一切，決定冒一冒險，獨自跑到風沙蔽天的大漠去。

大漠風光，沒有令他感到失望。

可是，二十年過去了，他還是找不着想要找尋的人。

但縱然如此，方流浪的武功，仍然大爲精進，在這二十年裏，他不斷埋頭苦練，終於練成了「三玄神功」。

「三玄神功」配合着方流浪的劍法，堪稱一絕。再加上無堅不摧的淚情劍，今日之方流浪，已絕非昔日之吳下阿蒙！

淚情劍刺戾情人

老參王是北極三王之首，武功自是深不可測。

但譚大先生再加上方流浪，這股力量也同樣不可漠視。

老參王掌法飄忽詭奇，一聲叱厲，閃開方、譚二人聯手猛擊，左掌倏地順勢拍出，直取方流浪命門穴。

方流浪身形疾轉，淚情劍反向老參王胸口削下。

老參王冷笑一聲，身子向左後方微微一仰，旋即閃開兩尺，非但避開方流浪的劍勢，而且右腿急踢，足尖直撞方流浪丹田大穴。

方流浪立時「蹬蹬」倒退兩步，老參王揮掌再攻，但譚大先生也同時舞劍撲前，緊緊逼着老參王。

三人急速快打，互有攻守，約莫五十招過後，老參王忽然哈哈一笑，道：「任天蒼未免過份杞人憂天了！」

方流浪冷笑一聲：「何出此言？」

老參王道：「聽說你到關外走了一遭，一走就是二十年！」

方流浪冷笑：「那又怎樣？」

老參王道：「任天蒼一直担心你已練成了楚西武的『天武至尊心法』，誰知道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楚西武就是方流浪一直要找尋的人。

譚大先生忽然對方流浪說道：「你先走！」

他這句話的意思已很明顯，他對這一戰已沒有信心。

老參王突然殺至，這一點就連譚大先生也意料不到。

方流浪却不肯走。

「要我走，除非先殺了這老妖怪！」

譚大先生叫道：「咱們一定打不過這老妖怪，你還是給我護住莫無忌再說——」話剛至此，額前忽然給老參王一拳打個正着。

老參王不愧是一代頂尖高手。

他一直以詭奇掌法與譚、方二人週旋，但忽然間却化掌爲拳，而且一拳就已擊中了譚大先生前額。

這是極可怕的一拳，沒有人能挨得起這一拳。

即使是練過鐵頭功的少林高僧，也絕對挨不起這一拳。

譚大先生當然也不例外，只聽見「卜」一聲响，他的額頭已凹陷了下去。

「快帶走……無忌……」這是譚大先生倒下去之前的最後一句說話。

×　×　×

蒲敬緬率領一批殺手，在譚大先生的山莊裏瘋狂殺人。

殺人者，人亦殺之，蒲敬緬的手下也傷亡不輕。

但譚大先生這一邊的傷亡尤爲慘重。

蒲敬緬揮舞黑摺扇，已連殺了二十七人，但却在一道竹蓋長廊裏遇上了勁敵。

那是一個白衣年輕武士。

初時，蒲敬緬完全沒有把這年輕武士放在眼內，以爲不出三五招，這年輕武士就得變成黑摺扇下的亡魂。

但他這種想法錯了。

年輕武士人雖年輕，但劍法却極老辣，身手更是靈捷得有如飛鳥。

飛鳥一般的身形，流星一般的劍法。

「莫無忌！」蒲敬緬忽然冷冷一叱，「你一定就是莫無忌！」

年輕武士嘴角露出一絲冷淡笑意，眼睛裏却滿是逼人殺氣。

他說：「我就是莫無忌，但願你並非蒲敬緬。」

蒲敬緬冷笑道：「你害怕遇上蒲敬緬嗎？」

莫無忌冷然道：「當然不是。」

蒲敬緬道：「既不怕，何以但願我不是蒲敬緬？」

莫無忌冷冷道：「素聞蒲黑扇招式千變萬化，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鬼靈精，我已想見識見識很久了，但閣下若然就是蒲敬緬，這等功夫也就未免令人感到太失望了。」

蒲敬緬嘿嘿一笑，道：「好驕狂，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語畢又是一聲狂笑，揮扇猛攻莫無忌。

莫無忌悍然不懼，劍勢一展，連接蒲敬緬十七扇。

蒲敬緬陡地疾喝一聲，道：「好劍法

，但却還是嫩稚一點！」

「噗」的一聲異响，扇中射出了一支喪門釘。

一支喪門釘，還難不了莫無忌，只見他劍招一晃，喪門釘已給擊落。

但蒲敬緬致命的一擊根本就不在這裏，在莫無忌擊落喪門釘之際，黑摺扇又已有如判官筆一般急點莫無忌胸腹間五處死穴。

莫無忌立時沉腕使招，一刹那間已連化四着，但蒲敬緬第五着殺手，他已避無可避。

「颯！」蒲敬緬第五着殺手招式終於擊中莫無忌之「膻中穴」。

就是這一着殺手招數，立刻使莫無忌彎腰倒下。

蒲敬緬冷笑，道：「小伙子，你——」話猶未了，忽然小腹一陣冰冷，莫無忌竟然在這刹那間驟施反擊，一劍就已刺入蒲敬緬的肚子。

蒲敬緬的臉立刻變得一片灰白。

他正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眼光看着莫無忌。

莫無忌也在看着他，臉上表情充滿了嘲諷之意。

蒲敬緬兩頰緊緊凹陷，聲音嘶啞而絕望：「莫小子……你在用甚麼詭計？」

莫無忌冷然一笑，接着才緩緩地站直了身子，道：「你喜歡弈棋嗎？」

蒲敬緬搖搖頭。

莫無忌道：「我也不喜歡弈棋，但這套衣服却有十六隻細小的袋口。」

蒲敬緬怒叫道：「哼！別再說這些廢話。」

「這不是廢話，只是解釋我爲甚麼會安然無恙。」莫無忌慢條斯理地說。

這時候，蒲敬緬也已漸漸看見，莫無忌這一身衣服，的確有不少細小的袋口。

莫無忌在每一個細小袋口裏，都掐出了一顆棋子，而這些棋子，每一顆都是用網鐵鑄成的。

在他「膻中穴」部位之上，也有這麼一顆棋子！

× × ×

蒲敬緬已經死了，他死得絕不服氣，但無論他服氣與否，日後江湖中人，都會這樣說：「蒲黑扇是敗於莫無忌手下致死的。」

莫無忌雖然殺了蒲敬緬，但處境依然十分惡劣。

志氣府的殺手，並未因爲蒲敬緬之死而喪失了鬥志，依然前仆後繼地直湧上來，莫無忌武功再高，也已漸漸陷入寡不敵衆的險境。

莫無忌若想逃走，那也不是沒有機會的，但他根本就不想逃。

他已決定和這一座山莊共存亡，無論怎樣也要拚命廝殺到底。

可是，越打下去，對他的處境也就越是兇險。

到後來，他已身中多刀，鮮血從他每一個傷口汩汩流下。

別說是刀傷，便是不斷流血，也會榨乾了他的性命。

可是，他還是沒有逃走的打算。

驀地，一條人影急掠而來，接着寒光驟閃，最少有四五個人紛紛慘嚎着倒了下去。

「無忌！快跟我走！」那是方流浪的聲音。

莫無忌一怔，左邊小腿立刻又中了一槍，登時半跪在地上。

方流浪殺得連眼都紅了，淚情劍連環怒刺，一個使鐵槍的志氣府殺手立刻滿臉血肉模糊地倒了下去。

方流浪不再躭擱，伸手把莫無忌挾在脇下，接着展開身形向外面直衝出去。

但他才衝前八九丈，已給一個老人攔住了去路。

「還是給老朽留下來罷！」老人的臉上，彷彿正在滿懷笑意。

但他這種笑意，却可以使人從心底裏一直寒冷出來。

「老參王！」方流浪不由怒喝：「你逼人太甚了！」

老參王乾笑了一下，道：「何以不說，是你自己逼死了自己？聽說你在大漠娶了一個漂亮的藏女爲妻，怎麼居然捨得把她丟下，獨個兒跑回來送死？」

方流浪道：「二十年來，方某一直最想念的紅顏知己已在一坯黃土之下，可不曾娶過甚麼漂亮的藏女爲妻！」

老參王淡淡一笑，說道：「道聽途說，本來就是當眞不得的，但是你一回到中原就要找任天蒼算帳，這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方流浪冷冷道：「明智與否，那是各有各的看法！」

老參王道：「但你最少已連累了譚大！若不是你回到江南牽累及他，他現在一定仍然可以活得很好很好！」

方流浪的臉色立刻變得雪般蒼白，但臉色更難看的還有莫無忌。

莫無忌忽然嘶叫道：「老不死，你是誰？爲甚麼要詛咒我師父！」

老參王冷冷道：「這不是詛咒，而是你師父實實在在已經死了。」

「是誰殺了他？有誰能殺得了他？」莫無忌的聲音更悲憤。

老參王道：「能夠殺得了你師父的人，當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莫無忌道：「你是個高手嗎？」

老參王笑了一笑，道：「老朽是誰，你不妨問問方流浪。」

方流浪沉默了半响，才緩緩地吸了口氣，道：「他就是天痕！地痕！天地雙痕正北王，老參王！」

莫無忌僾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北極三王之首的正北王，居然已潛入這山莊之內！

但他還是大喝：「放開我！我要和這個老奸賊拚命！」

方流浪的指骨勒勒作响，身子却在不斷的發抖。

他發抖絕不是因爲驚懼，而是因爲憤怒，極度的憤怒。

在理智的一面，他正不斷警告自己：「你絕不是老參王的對手，莫無忌更加是！」

但在血性的一面，他心裏却不斷憤怒地叫喊：「殺了這老賊，縱使拚個同歸於盡，也是在所不計！」

他在矛盾中。

而就在他矛盾之極的時候，老參王已無聲無息地出手！

× × ×

老參王是高手中的高手，若以功力計算，方流浪絕不能及。

即使是志氣府的主人任天蒼，也比不上。

所以，老參王這一次出手，已不啻等於「獅子搏兔」！

但方流浪縱使只是一隻兔子，他手裏仍然有一把淚情劍。

淚情劍絕非凡品，方流浪這二十年在大漠不斷艱苦磨練出來的劍法，更絕不是白練的。

老參王要殺方流浪，並不困難，但却很難在三招兩式之間就辦得到。

然而，方流浪也實在是個固執得很的人，雖然他明知形勢十分兇險，但却依然不肯把莫無忌放下。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何況保護莫無忌，已是譚大先生對他最後的一個請求。

方流浪可以死，但莫無忌絕不能死。

但在這種情勢下，只要方流浪一死，莫無忌還可以活下去嗎？

可是，方流浪已無法顧慮這許多了，到了此時此地，他根本已別無選擇餘地。

他只好咬緊牙齦，硬拚到底再說。

能苦撐一時得一時，能苦撐一招便是一招。

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一戰。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地無可奈何。

× × ×

苦拚流汗，也流血。

若在這苦拚中能夠忽然看見一綫生機，那當然是令人振奮莫名的事。

但方流浪苦苦支撐了十五招後，却忽然看見老參王身邊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雖然已年逾花甲，但却還是威猛如獅，氣勢逼人。

方流浪一看見這老者，心裏立刻就大叫了一聲：「天亡我也！」

他在苦拚中忽然完全絕望！

任天蒼也來了！而且就在他身邊不足一丈之內！

任天蒼手裏有武器，那是根梨木槍。

梨木槍是一種很普通的武器，但在任天蒼手裏，就算只是一塊木頭，也可以變成最不尋常的殺人武器。

只是一個老參王，已無從抵擋，無法對付，再加上任天蒼，就算自己和莫無忌可以立刻變成兩隻蒼蠅，只怕也沒法子可以飛得出去。

方流浪完全絕望了，他再也無法保護莫無忌，更不能爲上官冰鳳報仇。

就在他萬念俱灰之際，任天蒼突然一槍斜斜地刺了出去！

方流浪心想：「一切都完了！」

但心念未已，形勢倏地急變。

這一變，非但方流浪想不到，老參王也同樣萬萬想不到。

任天蒼這一槍，居然是從背後直刺老參王的！

也只有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突襲，才可以殺得了老參王！

老參王本來一直向方流浪進襲，當任天蒼出現之際，他已決定把方流浪「讓給」任天蒼。

他知道任天蒼和方流浪頗有夙怨，而且也以爲任天蒼走過來，是要看看方流浪的悲慘收場。

但老參王一出手，居然並非向方流浪進擊，而是一槍刺入老參王背脊！

老參王悶哼一聲，猛然回頭瞪視着任天蒼。

「任老賊！你竟敢暗算老朽……」老參王武功雖高，但已受傷極重，身子不禁搖搖欲墜。

任天蒼淡淡道：「對付暗箭傷人的人，最好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老參王怒叫一聲，道：「胡說！老朽幾曾暗箭傷人了？」

任天蒼冷冷一笑，道：「別裝蒜了，尊駕從北方遠道而來，居心何在？」

老參王兩眼暴睜，却答不上話。

任天蒼冷笑接道：「尊駕野心勃勃，欲先取譚大先生，再取志氣府，繼而圖謀雄霸中原武林大業，嘿嘿，這如意算盤是打得蠻不錯的，可惜老夫決不上你的當，與其日後死於你手，倒不如先發制人，免留後患！」

老參王怒極，强提一口眞氣，突然全力標前，「呼」一聲一掌疾拍而出。

但任天蒼早已有所戒備，老參王雙肩甫動，他已側身急速閃開。

老參王一擊不中，全身氣力已然盡洩，終於慘哼一聲，摔倒地上寂然不動。

老參王居然就此死在任天蒼之手！

× × ×

任天蒼瞧着老參王的屍體，臉上綻出了滿意的微笑。

老參王武功雖然比任天蒼高，但却在一招之內慘敗、慘死！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這兩句話，永遠是錯不了的。

老參王當然也是個老江湖了，他甚麼陣仗都見識過，但却還是意料不到，任天蒼居然會在方流浪面前，一槍刺入自己背心。

其實老參王也並不信任任天蒼，只是想不到任天蒼胆敢下手暗殺自己。

方流浪更想不到。

但無論怎樣，這對於方流浪和莫無忌來說都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最少，老參王死了，這兩人又有了生機。

但這時候，方流浪却不想走了。

因爲他要找尋的任天蒼，已出現在他眼前！

任天蒼輕輕揮動着梨木槍，直到他肯定老參王已死之後，才把視綫轉移到方流浪的臉上。

「方兄弟，久違了！」任天蒼冷冷的瞧着方流浪。

方流浪終於把受傷不輕的莫無忌放開，右手緊緊握着淚情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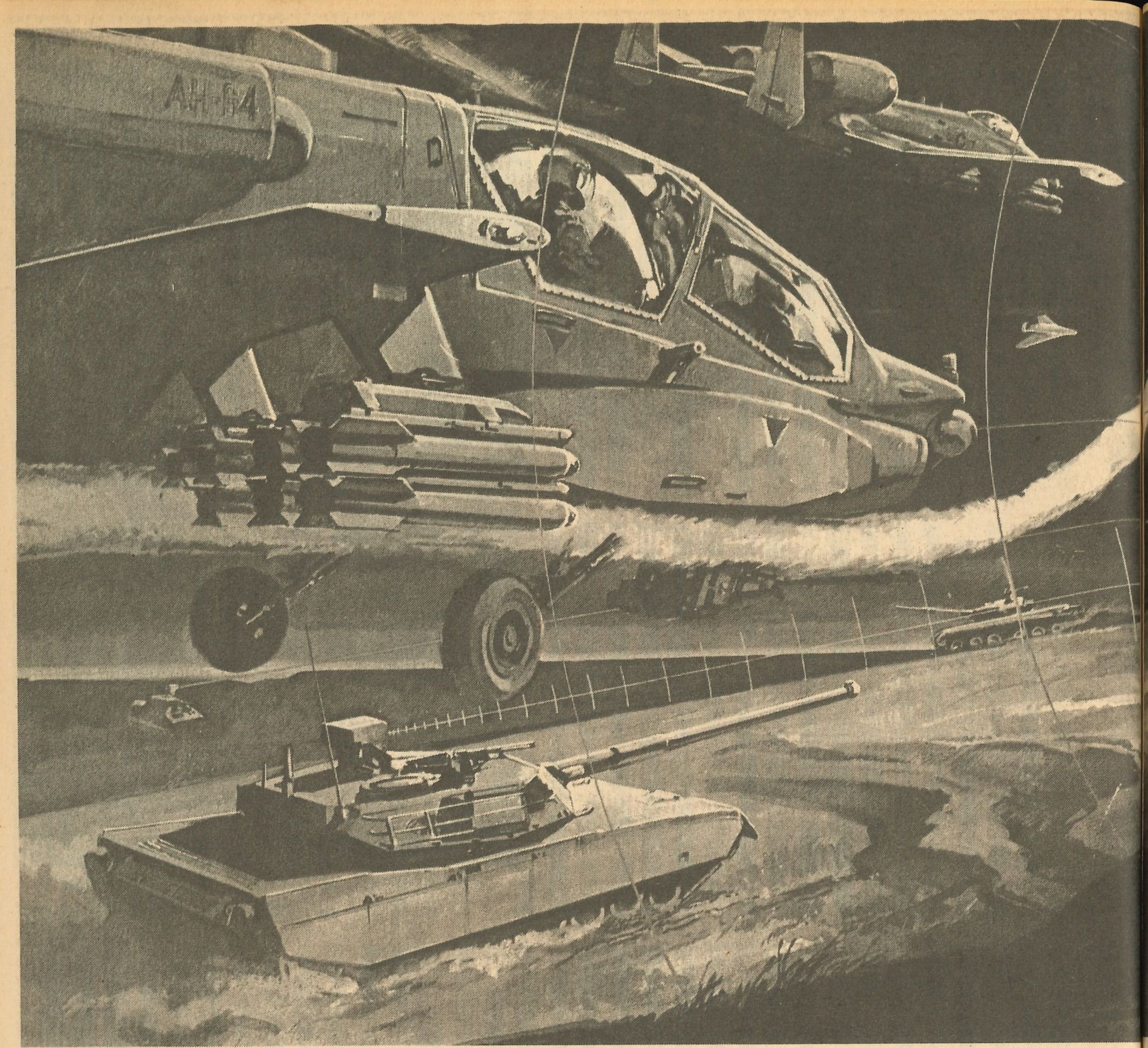
就是爲了這一把劍，上官冰鳳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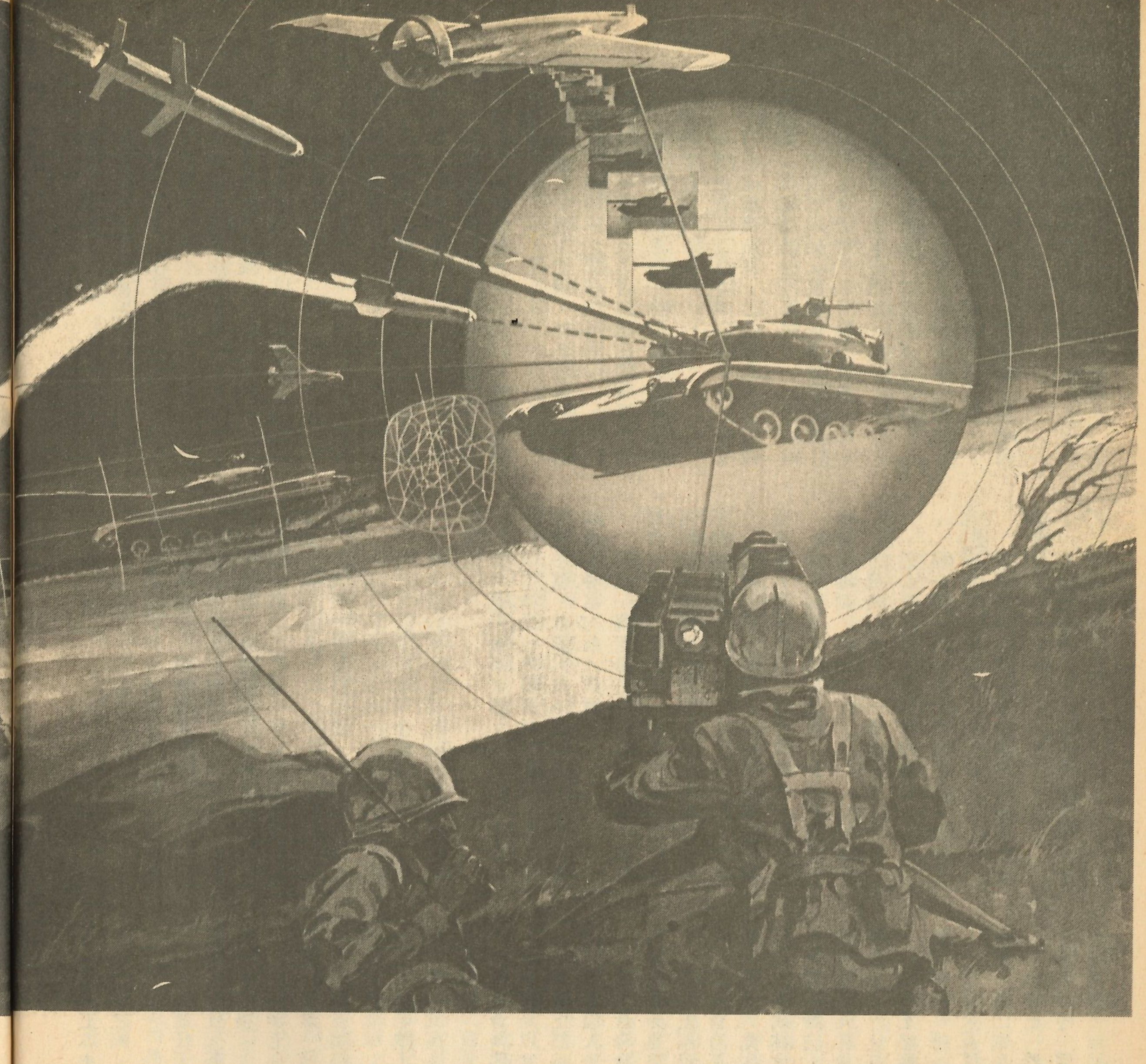
她死得太不值！

老參王呢？

老參王現在若能說話，也一定會說自己死得更不值了。

（以下轉入第51頁）





現代武器爭霸戰＼勞力士・文

激光生死戰

圖爲美國太空總署的東壁大掛圖，顯示六七種犀利的武器圍攻敵人坦克，包括激光槍激光炮在內。

激光現時已經成爲全世界唯一的秘密武器了，原因是它的殺傷力特別强，能够摧毀對方的武器，激光所到之處，玉石俱焚。

本文報道美蘇兩大强國激光之戰，從地面打到高空，又再打到太空，全部戰鬥過程，緊張激烈，無與倫比！

利用雲板控制激光

激光是最新科技最重要的一環，由於它向一個地方投射，那種光是「光束」，比較普通的光綫强烈過百倍，甚至萬倍，視乎它結集的密度而定，越是結集濃密的激光，破壞力越强，簡直可以代替槍炮。

最新發明出來的激光屬於紅外綫那一類，肉眼看不出來，稱做隱形激光，更加犀利，現時美國軍械庫的門外三百碼之遙，都有「紅外綫激光裝置」，除非獲得准許，任何人不准走近，只要一個人踏脚到三百碼之內的草地，觸動紅外綫，激光立刻向他立脚之處發射，快如閃電，使他整個人火光熊熊，變成燒焦的炭。

此外，激光還可以在空中發射，穿過大氣層，射入太空，或者從太空發射激光，投射到地球表面。

一句話說，激光是目前最有威力的一種武器，可惜這種秘密已經公開，不能够持着擁有激光槍或者激光炮就可以稱霸，萬一兩種飛行物體都擁有激光，便會發展成激光之戰，到時兩條白光在空中上下揮舞，彷彿鬥劍。

激光本身有强弱之分，機師的技巧亦有很大影响，同時那種飛行物體的構造是否堅固，速度够不够快，亦有分別，爲了精益求精，美國太空總署把研究激光的部門擴大，延攬人才，進行一切有關激光的秘密武器。

有一個上午，美國總統列根走進太空總署，跟激光的首席專家雷特博士交談，查問對方關於激光變成秘密武器之後，已經發展到甚麼程度。

雷特博士說：「現時可以說是激光的世界，在工業上使用激光印刷以及製造各種商品，在醫學上可以使用激光替病人割去白內障，封閉瞳孔的白點消失，瞎子立刻視覺正常，如果戰場上面使用激光作戰，有許多種武器針對一個目標出擊，它立刻化爲烏有，很遠的地方也聽到强大的爆炸聲，震耳欲聾。

說到這裏，他伸手向牆上懸掛的一幅彩圖，很有把握的說：「總統，這幅圖顯示我們使用各種含有激光的秘密武器圍攻敵人一輛坦克的情形，偵察機在空中飛行，發覺它的踪跡，立刻把它的位置用無綫電報告軍方的戰士，包括海陸空一齊出擊，偵察機立刻替它拍照，因爲它炸毁之後就失去了原本的形象。

「最先向它展開攻勢的是飛彈，包括地面射出的飛彈以及空中發射的飛彈，如果它在射程之內，我們的戰機還可以向它發射激光槍，使它爆炸，陸軍也有激光槍，隨時射出激光，甚至水陸兩用的坦克也可以發射激光炮，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它必然被激光毁滅。」

最後，雷特博士補加一句：「舊式飛彈只是靠飛彈本身所携的炸藥把一件物體炸毀，新的飛彈沒有炸藥，它只是飛行到射程之內，就向敵人發射激光，那種激光不單是光華奪目，就像是一條電，它本身還是一團烈焰，故此它射中了一個目標，即使那件物體並非汽車之類，不會爆炸，那團火還可以把它燒熔。」

「聽說最新的激光含有巨大的壓力，只是向一座大厦投射，它含有的壓力，可以把它壓倒，整座大厦倒坍，這是否屬實呢？」

「正在研究中。」雷特博士說。

「我還聽到另外一種激光，可以依照拋物綫的途徑推動，從地球的另外一邊出擊，就可以傷害到美國，有沒有這種顧慮呢？」

「當然是有這種顧慮，不過，我們至今還沒有發明這種激光，料想蘇聯也辦不到。」

「有沒有辦法隔開了遙遠的距離用曲綫或弧形的激光出擊呢？」

「暫時還沒有具體的辦法使激光改變直綫的軌迹，不過，運用反彈力去處理它，仍是有效的，我們已經做過許多次試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可以使用雲層之內的硬板把激光反彈出去，擊中目標，這種戰術始終是有些缺憾的，仍待研究。」

「甚麼缺憾呢？」

「白雲又輕又軟，根本上它不能夠把光綫反射，只是吸收光綫，希望它反射光綫，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把很闊的一塊鏡片放在高空，由它反射激光。」

列根總統有些詫異，說：「你不是說過激光所到之處，無堅不摧嗎？要是你把激光射向鏡片，只是弄破了它，怎會反射呢？」

「不，普通的玻璃製造出來的鏡片，當然鬥不過激光，可是，一物治一物，利用石棉製成的鏡片，雖然它缺少光亮，却可以很有效的把激光反射出來。」

「我們是否做過這種實驗呢？」

「當然是做過許多次實驗，認為大功告成，我才有胆告訴你，不過，這種秘密武器不能夠經常運用，因為敵人獲悉了雲中放置反光的物體，派出大批戰機，把它炸毀，那就前功盡棄。」

「倘若眞有其事，他們可以派出戰機襲擊那塊反光的鏡片，我們也可以派出戰機襲擊它，怕些甚麼？」

「並非我們畏懼北極熊，問題在這裏，雙方都派出戰機，那就變成空戰，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當中，才有這種局勢出現，當然是可免則免。」

「是的，沒有適當的機會，這個消息切勿發表，變得打草驚蛇。」

跟着雷特博士再說一句：「總統，根據電視螢光幕顯示，你向廣大的電視觀衆多次發表談話，認為美國現時傾全力作出各項準備，應付星球大戰，這些論調顯然是你想鼓勵參議員在國會裏面更為堅決的擁護你，希望撥出巨欵製造星空大戰的秘密武器，不過，另一方面，它可能發生相反的效果，刺激蘇聯當局，信以為眞，他們比較我們更加容易撥欵製造星空大戰的武器，那就弄巧反拙，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呢？」

「我當然考慮過，不過，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有這麼一個概念，在十年之內，必有一種秘密武器出現，它既然可以在星空出戰，同時可以在地球上空向地面出擊，誰先發明它，誰就是地球的霸主，既然事實上有這種趨勢，我們不必畏懼蘇聯當局在太空武器競賽這方面扒頭。」

「好的，總統，你的決定和勇氣值得我敬佩。」最後，雷特博士由衷的說。

秘密武器層出不窮

列根總統翌日召見國防部長「溫伯格」，在白宮裏面商量大計，跟部長一起進宮謁見總統的另外一個高官，叫做「巴米奇」，他是總參謀長兼新型武器研究組的組長，簡直是國防部的靈魂，「溫伯格」認為帶他進入白宮可以說得更加清楚，故此帶他同行，還有些圖表顯示最新型的秘密武器，已經動手製造。

列根總統很嚴肅的說：「現時美蘇的外交關係，瀕於破裂，我們必須節節領先，最有威力的秘密武器當然是獲得勝利的一張皇牌，不過，秘密武器是多方面的，我昨晚跟太空總署的雷特博士澈底討論激光方面的發展，使我有點失望，因為我們的激光只是發展到可以透出雲幕反射到莫斯科或者蘇聯的堪察加空軍基地，加以破壞，絕對不能夠只是憑着激光就奪取戰場上的勝利，希望國防部的負責人對此有更進一步的見解，溫伯格部長，你有甚麼寶貴的意見沒有？」

溫伯格很快回答：「不錯，我的確有些重要的意見，就從激光武器說起吧，照情形看，總統一定已經看過雷特博士負責保管的一幅大掛圖，分別從海陸空三方面使用激光武器摧毀敵人正在進攻的坦克，認為必操勝劵，從國防部的觀點去看，這一幅掛圖只是為了討好總統而設，實際上它是沒有多大作用的，因為激光武器要花許多錢才可以製造出來，傾全力去摧毁一輛坦克，未免小題大做，此外，使用激光武器的人，先要具有相當高的科學知識，並非一般士兵能夠運用，萬一他們運用它的時候失手，那些激光槍或者激光炮之類的武器落在對方的手上，弄巧反拙，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蘇聯已經研究出一種大炮，可以安裝在水陸兩用的坦克之上，它所發射的炮彈含有催眠性的彈藥，那種藥力散佈於空氣中，能夠令到所有士兵或者空中駕駛戰機的機師，陷入催眠狀態，聽從他的命令，到時蘇聯的戰機以强大的聲浪在空中播放，命令所有戰士向美軍出擊，我們的士兵就把激光武器掉轉矛頭向後方撲攻，天下大戰，因此之故，我認為激光武器是適宜於在太空使用，並不適宜在地面的戰場使用。」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問道：「溫部長，蘇聯眞的發明了一種含有催眠性的炮彈嗎？」

「是的，我們接獲多方面的情報，加以分析，然後作出此項判斷。不過，這種催眠性的炮彈亦非在戰場上面決定勝負的武器，因為士兵吸入了神秘的氣體之後，

顯得懶洋洋，必須聽到空中播出巨大的聲浪，然後接受命令，攻擊某一方面的軍隊，既然我們已經獲悉它的功用只是這些，沒有巨大而又含有震撼力的聲浪在空中播出之前，那些士兵只是如痴如醉，不會採取行動，到時我們採取緊急措施，擊破對方的第二個環節，便可大功告成。」

「你說的第二個環節指的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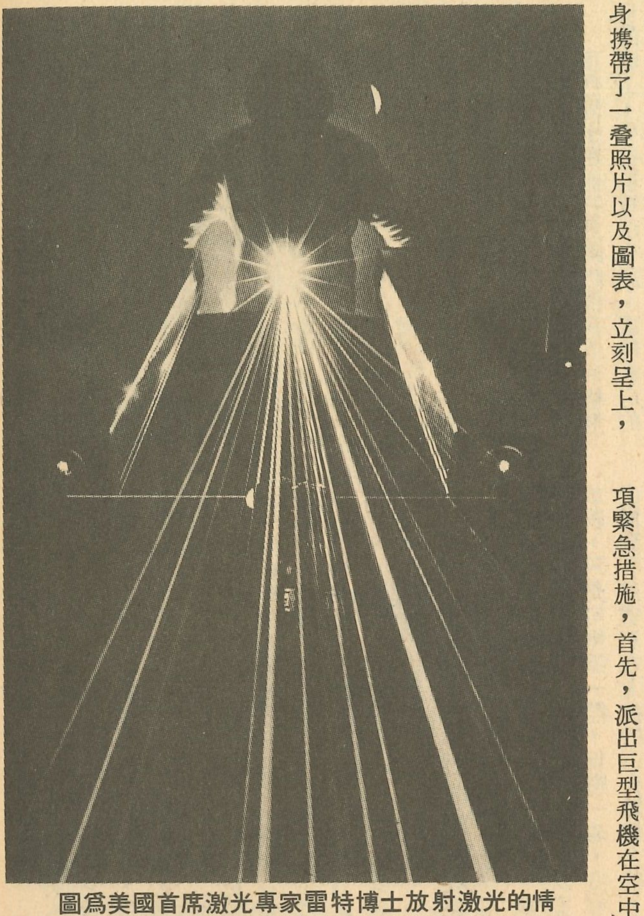
「第二個環節所指的是蘇聯機師在空中播放巨大的聲浪，命令所有美軍互相殘殺，甚至胡裏胡塗的向總部進攻，儼如叛變。」

「你說過已經懂得怎樣對付他們，可否把具體的計劃說出來？」

「當然可以！為了敍述上的便利，還是由總參謀長巴米奇報道好些，他已經隨身携帶了一叠照片以及圖表，立刻呈上，獻給總統參考。」

說完，改由五十二歲的巴米奇將軍講述最重要的作戰計劃。

他的官階是中將，曾經在戰場作戰，對「整體戰」經驗豐富，此外，他的科學知識淵博，非別的將領能夠追得上，故此他有資格担任兩個十分重要的職務，除了是總參謀長，還是秘密武器的研究組的組長，那時他以總參謀長的身份，對列根總統說：「所有人都知道一個機師如果企圖向地面的人作出任何一種廣播，不管那些聲浪是商業行為抑或軍事行動，他必須駕駛飛機飛到接近該處地面的上空，如果他距離太遠，任何廣播的聲浪在空中分散，化為烏有，那是沒用的，故此我們一旦發覺士兵陷入如痴如醉的境界，就要採取三項緊急措施，首先，派出巨型飛機在空中



圖為美國首席激光專家雷特博士放射激光的情形，光束越是收緊，激光越加有勁。

撤下鋼質的金屬微粒，阻碍聲浪推進，同時派出戰機截擊，或者放射空對空飛彈，毀滅對方的戰機，強敵已去，然後在地面使用擴聲器命令所有戰士出擊，矛頭指向敵人的陣地。」

說完，他把有關這一項出色的計劃所涉及的圖表獻上。

列根總統匆匆的看過，笑了笑，說：「很好，你們的準備功夫確實不錯，北極熊發明了催眠性的炮彈，已經難得，你們沒法製造催眠性的炮彈，却有本領擊敗對方，更加難得，值得一讚。現時我想談談另一方面的事情了，萬一在三日後立刻發動世界大戰，除了美國現有的越洲飛彈以及巡航導彈之外，國防部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秘密武器製造出來？」

溫伯格苦笑一下，道：「實在沒有更進一步的秘密武器。」

列根的眉心緊皺說：「現時正在讀書的中學生也懂得利用飛彈把核彈的彈頭把對方的大都市或空軍基地毀滅，不過，這種戰術只是摧毀敵人進攻的力量而已，並非眞眞正正取得勝利。就算蘇聯有本領一下子炸毀美國最重要的軍事基地，五個大都市同時毀滅，只是證明美國失去了作戰力量而已，一個蘇聯的士兵也沒有登岸，根本上不是打仗，怎能獲勝呢？別忘記，如果他們眞的這樣做，美國佈署在北約國家的幾百枚導航導彈一齊發射，一小時之內，整個蘇聯即使不是毀滅也是癱瘓的了，對他們有甚麼好處呢？這樣子的戰爭，只是美蘇兩個大國一場浩刧，戰事很快結束，到時德國抬頭，可能有另外一個希特拉出現，征服全世界，根據各方面的分析推測，沒有更新奇的秘密武器製造出來的話，美國或蘇聯任何一方面都不敢輕擧妄動的。」

溫伯格說道：「說到秘密武器，必然是在空中施放的，換言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當中，戰機担任最重要的角色，我們的空軍跟蘇聯空軍比較，略佔上風，假如眞的有一種秘密武器出現，征服對方，它必然是從太空發射的飛行物體，事實擺在眼前，在地球上空飛行的戰機無法飛入太空，假如太空有些飛行物件可以飛入地球的上空，它當然是佔盡上風，因此之故，說到秘密武器，你先要注意太空總署的活動。」

「是的，我已經集中力量去發展太空武器，最近會通過撥欵一百九十億美元作為發展星球大戰武器之用，總算是有一宗龐大的經費研究各種太空秘密武器了，我希望獲得五百九十億元的經費發展它，不過，國防部也需要很大的一宗經費研究地面作戰的秘密武器，我不能夠過份重視太空，削減國防部的預算。」

「站在國防部的立場，我衷心的感謝總統支持。」

溫伯格告退之前，很誠懇的說。

卡波里山的怪火

美國認眞重視太空總署，首先，把這一部份的工作人員從國防部分開，變成獨立的部門，跟着從保密局提取精英份子，跟太空總署的優秀份子結合，組織太空特

務，它也是獨立的，並不附屬於太空總署或者保密局，也非國防部的一環，直接隸屬於「國家安全保衛局」，局長就是列根總統，可見總統充份注意到發展星球大戰這一環了，此外，凡是描寫太空之戰的影片，不管它是揭秘性的影片，寫實影片抑或純粹是幻想中的產物，列根總統俱是在夜間比較空閑的一段時間欣賞它，碰上了他喜歡看的一套，往往單獨欣賞，連看幾次，因此之故，他對太空的期望，超過許多人。

為了對抗蘇聯在太空方面的發展，他督促太空特務營的副營長瓦烈博士，傾全力探討對方的神秘活動，必要時可以收容一些可疑份子，付欵收買重要的情報。

瓦烈博士在他召見國防部長溫伯格翌日的晚上，先行撥電話交談，讓總統府的副官替他安排一段時間，到時進入白宮，向總統報告太空特務獲得的最新資料。

兩人在深夜十一時三十分晤談，地點是白宮的地下機密室，瓦烈博士說：「現時坐在我前面的一個人，並非總統身份，而是國家安全保衛局局長的身份，一切有可能發生的危險活動，如果由我管轄的特務查出，應該向局長報告，此外，花錢收買回來的情報，也向局長報告。

「先說我們特務份子查探出來的一宗奇怪事件，在加州相當高的一座雪山，靠近山頂，面對太平洋的一處岩石，比較平坦，形如高台，乃是風景區的一截，稱做穿雲台，最近不知道甚麼人有這種雅興，在高台上面裝置了六座雲石板，純是上等白石製成，每塊雲石板高十二呎，闊四呎，用鐵架承放，對着太平洋，初時沒有人注意它，即使有人注意它，只是懷疑它是美國空軍放下的夜間飛行指路標而已，很少人把它跟甚麼秘密武器聯結在一起，想入非非。

「三月之前的一晚，在沉黑的夜空聽到一陣吱吱的聲響，頗為刺耳，跟着看見一條條激光從空中投射到那些雲石板上面，再從雲石板反彈出來，變成更加强烈的光，不止是光，看來還是火焰，它射到高台之下的林木，立刻使樹木熊熊高燃。

「樹木有火光升起來，沒有激光從空中投射了，不久之後，山火被林木保護局附屬的消防隊救熄，這一連串的過程，我已經拍成活動影片，可以送到你的放映室放映，只是可惜這一點，百密一疏，沒有考慮到那些雲石在上述的山火燃燒之後，它自動消失，不然的話，保留一兩塊雲石作為研究激光反射之用，那就更合理想。

「儘管如此，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够的證物去證明有人在卡波里雪山做一種秘密武器的試驗品了，事後我分別向有關方面查問，知道當晚美國加州的空軍以及佛羅里達州火箭基地都沒有作出任何一種秘密武器的試驗，涉及雲石板，顯然是蘇聯方面的科學家的傑作，不可不防。」

他閉上了嘴，列根總統欣然說：「做得好，請你留下夜間拍攝的一套活動影片，讓我召集太空專家以及激光專家到白宮來，然後放映，找尋結論，為了掩飾你的身份，不會談及你，關於激光反射引起山火的事件，已經談過，如果你最近花錢收買甚麼關於太空的情報，請你談談它。」

瓦烈博士說：「這是我負責的另外一種工作，最近有甚麼活動，當然要向局長報告。值得重視的是只有一項交易，花掉五千美元購入一項情報，對方是國際享譽的秘密客。這一句雖然簡單，却是很有份量的，他指出這一點，美國太空總署最高級的激光反射器，叫做雲板，可以放在雲層，把激光仰射，由它反射到地面指定的一處，即可爆炸燃燒，值得重視的並非激光，而是雲板，它的構造方法已經洩漏，短期內蘇聯空軍將會作出這一項實驗，作為實驗的地點並非在蘇聯境內，而是在美國境內，因為它最終的目的是偷襲美國，故此作出科學實驗的地點也是美國了，準確的地方是哪一處呢？無法探悉。」

列根總統說：「把這一項情報跟加州卡波里雪山的林木燃燒事件放在一起，加於推測，它就有可能是蘇聯企圖向美國進攻的一種科學實驗了，秘密客對你說知，雲板反射激光引起爆炸燃燒的秘密武器，已經洩漏，落在蘇聯特務之手，豈不是暗指我們的太空總署有蘇聯特務潛伏嗎？」

「我沒有這樣說，這種見解是局長自己說的，既然你認為它值得重視，不妨透過保密局，展開深入的調查。」

列根總統欣然說：「你的建議很有價值，我一定會盡力而為，至於秘密客，他跟你當面交談過，你可以派人跟踪他，又可以暗中替他拍照、錄音，進而拘捕他，查問這一項消息的來源，這一連串活動都是特務工作範圍之內，你有沒有做呢？」

「如果我有機會跟他面對面的交談，當然我會這樣做，可是，我沒有機會正面跟他接觸，只是花錢買一卷錄音帶，它是寄來的，故此我沒法去追踪他，至於錄音帶，只是啓播一次，每一句播出之後，它就消失，無法重播，因此之故，我不單是沒有機會替他拍照，甚至沒法保留他的聲音。」

「那麼，你交欵的時候，也許有人接觸吧？」

「那些欵項是我派人送交沙漠區文化藝術中心的，寫明是捐欵，既然沒有人收欵，立即無法跟踪。」

「眞是有趣了，他不斷的兜圈子，白走一場，那一個沙漠文化藝術中心，顯然是那個會社裏面有些高層份子是對方的核心人物了，你有沒有展開深入調查呢？」

「我曾經深入調查，可是，調查所得的結果，却令我失望，它的所在地是奈華達州，由美國人主持，該地的確有沙漠，由於奈華達州的賭城名氣太响，沒有人注意到沙漠當中還有文化藝術，故此那一個會社也是寂寂無名，一旦有人捐欵，主持人喜出望外，他還向我們問長問短，想知道我們為甚麼忽然會協助它發展文化藝術，非常熱心，總括一句，該會別無可疑之處。」

列根總統說：「如果你所言屬實，反映出神秘客只是跟你開玩笑，你捐欵給甚麼一個會社，他全無所獲，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我認為他如此安排，希望我們跟他做另外一宗交易，他向我提出一個要求，如果我肯給他二十萬美元，他就把蘇聯隱藏在美國太空總署以及美國國防部的特務

逐個提出來，一共有二十個之多，並且有確實證據，照情形看，他不想賺五千美元，想賺二萬美元。」

列根總統搖了搖頭，說：「我不相信神秘客如此神通廣大，能够寫得出一張蘇聯特務清單，我甚至不相信太空總署以及國防部這兩個重要的機構竟有蘇聯特務潛入，而且置身於高層份子，別理會他，他只是散佈流言，希望我們互相猜忌而已，多謝你忠誠服務。」

話雖這樣說，瓦烈博士離去後，列根總統却深深的沉思，顯然他對太空署「雲板洩秘」的一宗疑案發生興趣，打算深入調查這件事。

他當時沒有採取行動，三天之後，工作比較輕鬆，他就叫副官打電話到太空總署找副署長「勞加」，到白宮密談。

兩人在小客廳晤敍，喝了一小杯酒，列根總統開始談及這件事，說：「勞加先生，太空總署裏面有許多個高級職員，有些人對太空有深長的認識，一生研究，著書立說，另外一些人曾經駕機到太空作戰，威名顯赫，可是，他們的職位都比不上你，因為你是美國財團推薦的人，需要經驗上的支持，只要我開口，財團就會想盡辦法使國會的參議員投票決定之際，我的計劃十居九通過。我之所以講出那麼多的話，唯一的作用就是表達我對你的信任，如果太空總署之內有人做敵方的特務，從事破壞工作，或者洩漏天機，那個人决不是你。」

「勞加」很是機警，說道：「我明白總統的意思，你認是為太空總署裏面有奸細。」

圖為加勒比海獨有的海底雪花石，它是製造「雲板」的原料，美蘇蛙人為了奪取它，展開海底血戰。

「是的，我先把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說出來，然後請你提供可疑份子。」

列根總統說完了他想說的話，把瓦烈博士交出來的照片放在桌上，讓他過目。

「勞加」細看一遍，說：「我不同意瓦烈博士的看法，雖然他發覺卡里波雪山上面有可疑的雲板豎起來，不分朝夕派人監視，甚至入黑之後用紅外綫攝影機拍攝到一卷很精采的影片，證明有一條激光射在雲石板上面，反彈出來，引致一場山火，可是，那一套影片未能確定它究竟是眞有其事抑或是別人故意弄出來的佈局，目的是騙取二十萬美元，或者借此影响你，希望你不再信任太空總署的人，你千萬不要受到他的愚弄。至於雲板，直到現在，這種秘密武器只是雷特一個人知道怎樣製造，他決不會做間諜，故此我不相信放在卡波里雪山的幾塊雲板跟我們的雲板一模一樣。」

「勞加先生，你雖然沒有用指尖接觸過那些雲板，聽你的口氣，似乎你只是細心看清楚那些照片，但也可以辨別眞偽，是不是？」

「是的，我確有這種信心。」

「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請你把我們製造的雲板跟照片上面所看見的雲石板有何種分別說出來。」

「好的，我現時不厭其詳的加以解釋了，你雖然沒有看見過太空總署製造的雲板，相信你已經知道它是石棉製造，石棉是一種粗糙的礦質，形如棉花，但却相當沉重，誰也沒法使它變成玻璃的表面那麼平滑，它的顏色並非白得像雪，而是半黃半白，這兩種特徵跟照片上面看得見的雲石板大不相同，故此，我認定照片上面豎起來的雲石板决非美國製造。」

「如果它不是我們製造的那種雲板，怎能反射激光使山上的林木燃燒呢？」

「激光投在普通的岩石也可以反射出來，不過，反射的光太過軟弱，不足為患，假如對方企圖製造假局，儘可以分途進行，一方面把激光在附近發射，讓它有微白的光反射出來，另一方面，派人在小樹林縱火，那就可以製造錯覺，使人看在眼裏誤會那一場山火由激光投射下來，引起爆炸，發生大火。」

「是的，確是有這種可能，但却不一定是事實，聽了你所講的話，我放心了些，現時我想比較深入的研究雲板，石棉是很普通的礦物，它怎能變成雲板呢？相信它經過提煉以及覆製的時候，一定有些巧妙，可能在攝氏千度的高熱之下，投入另外一些化學品，然後變成雲板，關於這些，你有沒有較為具體的解釋呢？」

「勞加」聽了，說：「我只是行政官，對雲板缺少眞正的認識，我所知的只是這一點，整個太空總署當中，只有一個人懂得製造雲板，他就是雷特博士。」

「怎會造成這樣子局面的？如果他死了，豈不是這種秘密武器失傳？」

「他執意保留創造雲板的特權，我們沒有阻止他，因為美國是一個極端民主的國家，至於他死亡之後這種科技失傳，這也不必担心，因為他已經把全部製造過程連同方程式寫得清清楚楚鎖在保管箱內，那個保管箱並非用他的名義，用另外一個

人的名義，此人是他的生死之交，到時必然把它交出來。」

「這樣也好，他能夠活得長久些，總是好的，你有沒有想出巧妙的安排，去保護他呢？」

「我們本身有保安人員，另外加上聯邦統計調查局派來的特種保鑣，起碼有二十人，輪流保護，他每晚睡在寓所地下室，深入地面二十呎，有三條走道通到外邊去，發生火災也不怕，看來他是不會發生危險的，何況他身邊還有我們的人？」

列根總統愕然，說：「你的意思是否暗指他的情婦是我們的特務小姐呢？」

「是的，他一點也不知情，這個特務小姐叫做金歌姬，除了美色撩人之外，她還懂得空手道，槍法神奇，由她在晚上保護他，再好也沒有了，雷特博士只是五十三歲，他的太太早已病逝，沒有子女，身邊有一個女人總是好的，你說是不是？」

列根總統很鄭重的說：「我們有一個隱形的敵人，透過神秘客這個國際特務組織，跟瓦烈博士進行一項交易，企圖愚弄我們，必有所圖，可能他們想獲得眞正的雲板，假如他們辦不到，就設法綁架雷特博士，切勿把對方的實力估計得太低。」

分手之後，勞加盡量想辦法保護雷特博士，有一晚，雷特博士看完第二場電影返家，那一輛汽車忽然遇襲，當時他自行駕駛，金歌姬坐在司機旁的座位，兩人有說有笑，忽然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木箱，高三呎過外，如果那一輛汽車碰撞到它，木箱之內有石頭，可能影响到汽車翻倒，雷特博士逼於停車。

他想出去看看，她柔聲說：「可能是敵人佈局，企圖傷害你，還是由我走出去看看吧。」

雷特博士答應她，果然不出所料，她剛剛走出車廂之外，還沒有走到木箱，已經有伏兵出現，對方有四個人，分別握刀握棍，向她襲擊，似乎想闖過她這一關，向他展開攻勢，雷特博士大吃一驚，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金歌姬煞是厲害，只見她的一雙腿上下翻飛，踢倒兩人，其中有一個人好像身受重傷，倒地打滾，她發覺另外有兩個人向汽車那邊飛奔，拔出袖珍手槍，連發兩槍，把對方殺退，然後走到汽車那邊。

剛剛進入車廂，她就叫雷特博士把車退後，只退了三十碼，木箱就自動爆炸。

他能够脫險，全憑金歌姬的武功和機智，因此比以前更加寵愛她了，在另外一次兩人散步當中，忽然嗅到一股濃烟，雷特暗呼不妙，他還沒有作出任何一種自衛的動作，已經倒地昏迷，他覺醒之際才知道救他一命的人正是金歌姬，他置身於醫院，只是呼吸系統有些損害而已，她能够及時搶救他，純然是她有一套閉氣的功夫，能够暫時停止呼吸，故此沒有被迷藥弄暈。

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人暗算，能够死裏逃生，對他來說，當然是值得欣慰，可是他能够次次僥倖逃出鬼門關嗎？未必那麼幸運！

在一個深沉如夢的晚間，他跟金歌姬留在地下室，纏綿了一會，忽然嘆息一聲，說：「看來我不會活得很長久了，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填報，如果我發生不測之憂，那些撫卹金全部歸你所有，不過，我有一個願望，希望你協助我一臂之力，假如我喪生，你立刻把我放在銀行保管箱之內的一個細小包裹，原封不動送交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勞加先生，或者直接送往白宮，面呈列根總統，那個包裹之內的秘密文件關乎美國命運，切勿拖延。」

金歌姬點了點頭，說：「我一定辦得到，而且在活着的時候盡力保護你，你不會單獨死去，如果你死，我必然比你先死，死在你的身邊。」

雷特博士黯然，沒有做聲。

金歌姬想了想，說：「雷特，我看見你在銀行的保管箱有時拿出了一些股票和支票簿，那個保管箱裏面沒有包裹，你是否在記憶上有些錯誤呢？」

「不，我的身體雖然不很健康，我的記憶力却是一流的，半點錯誤也沒有，說到保管箱，你似乎有些誤會了，並非所有保管箱都是放在銀行之內的，我說的包裹所放置的保管箱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貴賓夜總會裏，賭城裏面最大的一座夜總會是凱撒皇宮，最細的夜總會就是貴賓夜總會，我偏要揀最細的一座夜總會要了一個保管箱，無非借此保護那些包裹，我並非賭徒，很少到賭城逛逛，即使我偶然到賭城逛逛，我也不會揀最細的夜總會留步，因此之故，我認爲該處保管箱，特別安全，我活着的時候，就算你拿我的保管箱鎖匙，想開啓它也辦不到，我一旦喪生，你是我合法的承繼人，有我的鎖匙，那就不同了，你可以任意把它拿出來，那個保管箱是用我的名字申請的，每月只是交三百美元的費用，十分低廉。」

說得太多了，他有幾聲咳，金歌姬趕快叫他別再開口。

雷特博士的健康越來越差，整個人消瘦不堪，臉色憔悴，金歌姬帶他去看醫生，總是查不出他患的是甚麼病。

「勞加」找個機會跟金歌姬單獨坐談，說：「我懷疑他誤吃了一些含有慢性發作的毒質食物，以致如此，你最爲貼近他，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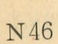
「沒有。」金歌姬搖了搖頭，再說下去：「凡是可疑的食物，我總是跟他分享，你看見的，我沒有半點病容，可見他也沒有甚麼病了，醫生認爲他所以會憔悴，極有可能是所受的心理壓力太過沉重，此外，工作過勞而又睡眠不足，可能使他的健康欠佳，我認爲他不必吃藥，對他最有益的只是一週的假期。」

勞加的眉毛往上一揚，說：「我眞蠢，竟然沒有想起給他一些假期！你再晤見他的時候，不妨告訴他，我給他十萬美元的獎金，另外給他一個星期的假期，任由他到甚麼地方去。」

「他一直都受到嚴密的保護，如果他想到甚麼地方去，我一定先行報告，由你派人暗中保護他。」

「是的，這是我份內應做的事，不會忘記。」

金歌姬想了想，說：「我想提供幾個渡假的地方，讓你選擇，比較好些，我自信有多少影响力可以叫他接受我的意見，我認爲到加州的聖地牙哥、荷里活影城，



賭城拉斯維加斯，或者邁阿密，這幾個地方任何一處都是比較適合的，你覺得怎樣呢？」

勞加笑了笑，反問一句：「金歌姬，如果我提出你說出來的幾個地方，由你選擇一處，你會選那一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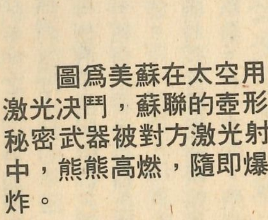
金歌姬想了想，說：「本來是我問你，反過來由你問我了，相當有趣，倘若你叫我回答，我就選賭城拉斯維加斯，因爲有一晚他曾經告訴我，以前他有過一段頗長的時間是個賭徒，只是可惜他無法擁有比較多的鈔票，從事各種賭博。」

勞加說：「有些科學家以爲他憑着數理可以計算出輪盤在甚麼時候出現那一組的數字，可能他屬於這一類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她很快回答。

「那麼，我給他十萬美元，儘可以讓他暫時沉迷賭局，輕鬆幾天，我相信這件事情對他是有帮助的，希望你盡可能的照料他，千萬不要讓他被人綁架。」

最後，勞加很愉快的說。



圖爲美蘇在太空用激光決鬥，蘇聯的壺形秘密武器被對方激光射中，熊熊高燃，隨即爆炸。

必須奪取海底雲花石

賭城拉斯維加斯是一般賭徒喜歡到的地方，不單是因爲該處有許多賭枱，任意落注，喜歡賭甚麼就賭甚麼，更重要的還是因爲那個賭枱附屬於夜總會之內，另有酒店、酒吧、舞廳，以及多項的精采表演，置身其間，自然覺得很熱鬧，令到他們心上的壓力化爲烏有，該處大大小小的賭場有二十多間，有名氣的賭場依附在夜總會之內的，也有八間，她偏揀「貴賓夜總會」，勞加並不覺得驚奇，反而雷特博士有些詫異。

她向他解釋：「你在華盛頓認識了不少朋友，未必所有朋友都知道你正在渡假，還是找一座並非第一流設備的夜總會好些，這是我的意見，如果你執意到凱撒皇宮夜總會歇宿，我絕不反對。」

雷特笑了笑，說：「金歌姬，你的意見一向是比較我更加超卓的，經過你的解釋，我就釋然於心了，抵達賭城的貴賓夜總會之後，我會介紹你認識它的總經理高加雄先生。」

金歌姬果然透過了他，認識高加雄，而且很愉快的接受高加雄把她稱做「雷特太太」。

雖然他倆在賭城之內有一週的假期，每天只有二十四個鐘頭，在這一段時間裏面，必須睡眠八小時之久，時間寶貴，她替他安排了許多個節目，相當緊凑，逐漸忘記了心上的壓力，玩得很開心，可是，到了他倆入居貴賓夜總會的酒店房之後第二個黑夜，忽然有些驚人的意外事件發生，兩人在露台上面坐談，一切正常，她忽然臉色大變，說：「雷博，我們雖然是衷誠合作，恩愛逾常，可是，人壽百年總是有盡頭的，今晚就是我在塵世間最後的一天，現時我要跟你永遠分手了，別再想念我！」

說完，她不問情由的爬過露台的石欄桿，縱身向下一躍。

這種擧動是突然發生的，雷特大驚失色，趕快走向石欄桿那邊向下瞧望，大聲叫喊。

雖然那個露台只是五樓，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從高處墜下，不死也受重傷，她何必這樣做呢？

雷特沒法找尋答案，他只好大聲喊救，又頻頻喊她的名字，由於下邊黑沉沉的沒有聲响，他驚慌過度，險些倒下來，勉强站穩自己，拔開房門的橫門，走出去看看。

他打算一口氣的走出去找管房侍役領班，講出這種慘變，隨即搭電梯到地面搶救，可是，他的想法竟然沒法實現，因爲他剛剛走出房間就被人迎臉一拳，順便起脚，整個人像是滾地葫蘆似的滾進房間裏面。

那個不速之客直衝過去，雙手緊握他的頸子，力大無窮，很快就把他扼到呼吸斷絕。

房門仍然打開，負責保護他的特務殺手聽到他的驚呼聲，從走道那邊衝過來，有一個人擅長飛刀，一刀插在兇手的背脊，總算替他報了仇，至於他，却無法再活下去，雖然那些人召喚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急救，返魂無術，最奇的是金歌姬，她看準了二樓張開的簷篷然後跳下去，壓爆了篷帳，再跌下去，只是受到輕傷。

她發覺雷特已死，傷心不已，放聲大哭，對警探說：「當時我們坐在露台上面交談，很是輕鬆，不知道兇手暗中用百合匙弄開了房門走進來，一共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人發拳打暈我的丈夫雷特，另外一個對付我，我拚命糾纏，敵不過他們，被人整個抱起，拋出露台外面，那一處是五

樓，相當的高，倘不是二樓有篷帳擋住我，我必然跌死，眞是可悲，我沒有跌死，他却被人活活的扼殺！」

當時沒有旁人，警方只能根據她的供詞作準，把它列入雙重兇殺案，不錯的，雷特被人扼殺，可是，兇手背部插了一刀，可見當時殺害兇手的另有其人了，警方根據她的供詞，勉強找到合理的解釋，認爲兇手內閧，謀殺兇手的人正是兩個殺手當中的一個，把這種解釋紀錄在案。

負責保護雷特博士的特務殺手，看見他已喪命，人死不能復生，沒有人露臉駁斥金歌姬，故此她所講的話全部被警方接受。

她這樣做當然是有深意存乎其間的，雷特博士已經替她介紹貴賓夜總會的總經理高加雄，還說過他一旦喪命，放在保管箱之內任何一種物品，她有權取去，故此她順理成章的把它拿去。

雷特博士喪生的第二天，她就取出保管箱的包裹，在「車行」租了一輛汽車，駛出郊外，然後把它拋下去。

停放在橋下的一艘快艇，獲得了它，立刻以最高的速度駛出小河，遠遠的離開賭城，在她這方面說，可謂達到了目的，爲甚麼她要這樣做呢？無人知曉。

來白華盛頓的特務份子，並非傻瓜，雖然他們沒有足够的時間去偵查她眞正的身份，也沒有時間查出她在警方的供辭，可是，她居然在丈夫死了第二天就租賃一輛汽車，駛回郊外，而且一口氣行駛了三小時之久，才抵達小河，顯然是有些陰謀在內，緊緊的啣尾窮追，雖然他們未能及時制止她把包裹拋下快艇，仍想拘捕她，殊不料她先發制人，看見有人走近，閃電般拔槍，她的槍法相當準，連發三槍，擊中兩個人，但却難逃厄運，死在對方第三個殺手的槍下。

身爲特務殺手，照例是心腸如鐵的，這傢伙把兩個同伴的屍體加上了她的艷屍，送入她租用的車廂之內，再加幾塊大石，竭力把它駕駛到逼近小河的岸邊，一踏而出，眼見那一輛汽車同屍體沉入河中，然後駕車離去，報告上峯，再由上峯向華盛頓保密局報告。

保密局的副局長接獲這一項報告，一方面通知太空總署，另一方面，飛報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認爲事態嚴重，當晚深夜，在白宮召見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勞加，細心研究眼前的局勢。

勞加黯然說：「說到這一宗意外事件，我也要負點責任，我不應該允許金歌姬提出來的請求，讓她跟雷特博士一起到賭城渡假，如果他倆沒有走到外邊渡假，就不會發生這一宗兇殺案。」

列根總統說：「世事難料，你批准他倆的假期之前，發夢也想不到在賭城發生這樣慘痛的兇殺案，兩人同歸於盡，不必自怨自艾了，現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爲雷特博士設計製造的雲板，它能够反射激光，變成秘密武器，假如蘇聯已經有本領製造它而我們辦不到，那就完了，你不是說過雷特博士生前已經委托一位好朋友，替他保管雲板的秘密嗎？有沒有人把這些秘密文件送交太空總署呢？」

「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人把這份文件送來。」

列根總統苦笑道：「我們根本上不知道那份文件落在甚麼人的手中，那是無法估計的，只好等候多幾天才行定奪。現時我們應該討論第二件事了，照你看，金歌姬是否蘇聯派來的特務呢？」

「很難說，希望渡假一週是她向我提出來的，到賭城渡假又是她提出來的，她把一個神秘包裹在橋上投下，有快艇接應，她走回汽車那邊，立刻發生槍戰，這一連串的活動反映出她很可能是特務，串同正式的特務殺手，害死丈夫，不過，害死他是沒用的，爲甚麼她要這樣狂妄呢？沒有展開深入調查之前，我不能够這樣快就判斷她是否北極熊的爪牙，我打算明天乘搭航機到賭城去，看看她在警署的供詞，同時以太空總署的名義取回雷特屍體。」

「好的，你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好了，有一件事情你必須緊記在心，盡快找到製造雲板的秘密。」

「勞加」告退，列根總統陷入沉思之中。

就在這時，有一個神秘電話打入白宮，透過副官，直接跟列根總統交談，說：「我是一個寂寂無名的人，可是，上帝偏偏安排我做一個頗爲重要的角色，我只好照做。雷特博士生前叫我替他保管一份秘密文件，那是關於製造雲板的，十分重要，他說過閱讀報紙兼且問過太空總署之後，證實他已死亡，才把它送呈給你，那份文件連同一卷錄音帶一起，作爲送給你的禮物，已經送到白宮的副官室，你向他們查問好了，我不想公開露臉，但有一件事情，相當古怪，不能不說出來，雷特博士渡假之前的一天，找我晤談，叫我把一卷錄音帶納入那一份秘密文件的小包裹之內，似乎它是秘密之外的秘密，希望你特別重視那一卷錄音帶，言盡於此，請你恕我始終隱形埋姓埋名。」

這個人以江湖客的身份出現，打完了電話，永不再晤，也沒有再打另外一次電話，他已經達到目的，沒有辜負老友的委托。

至於雷特博士的遺物，果然在當天下午已經送交白宮的副官室，不過副官仍未把它送呈到列根總統而已，列根總統在那個電話結束之後，立刻查問，果然獲得那一個扁長形的小包裹，裏面有些圖案以及解釋性的文字，全是爲了製造雲板而設的，另有一卷錄音帶。

列根總統知道那些文件要細心閱讀才知道它說些甚麼，暫時把它拋開，先行把錄音帶納入同一類型的錄音機之內啓播，聽聽它說些甚麼。

錄音機轉動之後，語聲飛出來，列根總統立刻可以分辨它是雷特博士的口音。

他這樣說：「本來我有了一份製造雲板的方程式，留在保管箱裏面，用不着寫第二份，可是，天下間的事情千變萬化，說不定我喪生的一天，接受我委托的老友死去，放在保管箱裏面的秘密文件就形同廢物了，故此我要寫第二份，交給金歌姬保管，不過，我在生的一段時間她是無權過問的，一定要證實我死亡，她才可以向夜總會的總經理高加雄先生索取這兩份秘

密文件完全相同，假如其中有一份文件落在蘇聯的手上，那就十分可慮，他們儘可以照樣製造，萬一有這種事情發生，就要注意兩件事情，首先，盡快奪取加勒比海的海底雪花石，因爲它是製造雲板的主要原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製造雲板之後的攻勢，倘若美蘇雙方都能够製造雲板，雙方的實力拉近，就要在太空決戰，到時候的激光放射得更遠，誰就獲得勝利，這種情況，正如兩個槍手決鬥，距離較遠，握來福槍的人比較握手槍的人有利得多。」

錄音帶到此爲止，下邊沒有別的話了，照神秘客敍述，那一卷錄音帶是他渡假前一天加上去的，可見他對枕人邊金歌姬已經發生懷疑。

萬一金歌姬眞的是蘇聯間諜，雷特博士叫她保管的另外一份秘密文件，就一定落入蘇聯特務之手了，防患於未然，應該盡力爭取雷特博士說的海底雪花石。

究竟那種雪花石對製造雲板有甚麼特殊作用呢？想知道這個秘密，必須閱讀那一份文件。

他沉住氣細心閱讀一遍，雖然他的天文學根基太薄，仍可明瞭它的大概，知道「雲板」這神秘武器一定要把石棉投入洪爐之內，加熱加到超過攝氏一千度，它然後熔化，趁它熔化之時，投入另外一種物質，它就是雪花石，後來這兩種石變成熔化，冷却之後，就是「雲板」必須注意這一點，雲板送到高空準備作戰之際，需要特製的飛機，在機艙之內頻頻放出冷氣，使它冷到零下二百度，然後可以在激光投射到它的身上，不會使它爆炸或焚燒。

最後，那份秘密文件還附帶簡列更進一步的秘密武器，由太空放射激光，穿過大氣層，進入地球上空，借着雲板之力反射，使激光落在地球表面指定的一處。

從地球仰射的激光，靠雲板反射，由於地面之上的空中充滿了微粒，對激光是有妨碍的，假如美國想襲擊蘇聯，如此發射激光，必須受到仰射以及反射兩條路綫在空中浮游的微粒阻碍，使它的攻擊力量打了一個折扣，反過來說，激光從太空發射，雲板在高空九萬呎接受它，然後反射出來，只是受到反射之際的一條路綫在空中浮游物體的阻碍，它可以保存較强的攻擊力量，故此從太空發射激光，威力就更大！

列根恍然大悟，道：「我們必須盡快派人到加勒比海，奪取海底雪花石！」

海中發生連場血戰

翌日的工作很忙，列根總統無暇顧及「雲板」的製作，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勞加」從奈華達州拉斯維加斯賭場回來，先行用電話交談，宵深人靜，他單獨走到白宮謁見列根總統述職。

他很冷靜的說：「我在賭城明查暗訪之後，已經找到確實的證據去證實金歌姬是蘇聯的爪牙了，最奇怪的是這一點，她本人的確是身家清白的，決不會貪圖巨額的酬報，投靠北極熊，看來她很可能是多次到華盛頓的一個心理醫生診視失眠症，被對方施展催眠術，逼她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換言之，她參加佈局謀殺，雷特博士所作所爲，本人並不知道，她在夢中。

「她是否在催眠狀態之下，變成活動機器，因此謀殺親夫呢？煽動她做間諜的催眠術專家是誰呢？這些問題，並不嚴重，照我看，最嚴重的一種意外事件，就是她已經把雷特博士寫下來的雲板秘密武器過程那一份秘密文件送交莫斯科當局，我們能够製造這種秘密武器，蘇聯的科學家也是同樣的可以製造，必須搶先，我很想知道，在這幾天之下，有沒有人把雷特博士生前寫下來的秘密文件送交太空總署，關於這一點，你有沒有佳音賜告呢？」

列根總統聽了，喜形於色，說：「不錯，我的確是有佳音奉告。」

只是說了這一句，他就把秘密文件以及錄音帶拿出來，叫「勞加」先行傾聽錄音帶，然後細心閱讀那一份秘密文件。

列根總統確實是很忙碌的，他走了出去，一小時之後，回到機密室，勞加迎上去，說：「我已經聽過錄音帶，兼且細心把秘密文件閱讀一遍，明白一切，製造雲板已不容易，把它作爲反射激光的一種反射板，原來需要冷却到攝氏零下二百度，更不容易，由此可以反映出上次在卡里波雪山發現的神秘反光板，只是故佈疑陣，不必理會它。爲了製造雲板，同時爲了搜索製造它的物質，我們必須盡快派人到加勒比海奪取海底雪花石，你認爲這一項措施是否事在必行呢？」

「是的，我也這樣想，請你負責進行這種工作，必要時可以聯合海軍一起出動，就當作海軍演習好了，因爲加勒比海正是美國跟古巴交界的地方，提防古巴派出蛙人下海搜索。」

勞加有些詫異，說：「古巴也會介入這種活動嗎？」

「古巴未必介入，萬一金歌姬把她找到的秘密文件送到莫斯科，莫斯科當局派出蛙人到加勒比海搜索海底雪花石，古巴當局就有可能捲入漩渦。這件事情牽涉很大，說不定蘇聯出動潛艇，我們一定要奪取雪花石，必要時炸沉敵人的潛艇，也要奪取它。」

勞加忽然想出一個問題，眉心一皺說：「我們談了很久，仍然沒有說出雪花石的形狀，它究竟是怎樣子的？」

「關於這點，雷特博士早已預料得到，故此他在秘密文件裏面有幾項註解，其中有一項註解是涉及雪花石的，他說這種東西必然是白色的，白得像雪，屬於珊瑚礁的一種，並非在深水出現，形如鹿角，因爲它是稀有之物，需要很小心的搜索，有了這種指示，相信它是不難找到的，既然它的數量不多，盡快出動，明天我立刻打電話給佛羅里達州的州長雅士先生，叫他通知海軍和空軍盡量協助。」

談到這裏，已經作出決定，兩人沒有再談了，「勞加」回到太空總署，立刻通知屬於太空總署的潛泳工作人員，早上九時集合，當天的上午出發。

勞加率領二十名蛙人，抵達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跟州長雅士先生見面，準備一切，決定在漏夜出動，根本上佛羅里達州最遙遠的一個大城「基韋斯」，它的前面就是加勒比海，海面有一條珊瑚礁，長達十二哩，料想那個地方未必有大量珊

瑚，相信其中一定有雪花石，既然十二哩礁的所在地作「公海」，誰可以走到該處掘取海底珊瑚，故此他們出動的時候，配備人手，隨時迎戰。

到達基韋斯城，他們分別乘坐快艇以及遊艇出海，趁着夜色迷離，航行到十二哩礁附近，便即停航，分作幾個地區，下海搜索。

加勒比海很深，靠近珊瑚礁的一處，都是相當淺的，只有二三十呎深，前面的水域雖然伸展得很遠，零零碎碎，有些岩石屹立，已非珊瑚礁。

他們一共有二十四人，分區搜索，靠近黎明，仍是毫無所獲，「勞加」吩咐他們離開珊瑚礁到較遠的水域尋覓，即是有些岩石屹立之處，然後發覺有一叢好像鹿角形的石，白得像雪，料想它必然是海底雪花石了，該處的海水深五十呎，蛙人只是採用氧氣筒去補充下海必須吸入的氧氣，能够做得到，可惜海水的壓力太大，沒法支持，只好放棄了單獨活動，升到海面，扳登遊艇，向「勞加」報告。

他們早有準備，立刻把鋼盔氣喉這一套「潛水銅人」必須的用具拿出來，放下兩個人潛水，帶備鋼鋸，打算把雪花石盡量帶走，能鋸多少就鋸多少。

「勞加」以爲他們先走一步，料不到兩個潛水銅人下海之後，只是十分鐘，遊艇上面的人就接獲他們的求救訊號，趕快把他們扯上來，定眼看看，其中有一個潛水銅人已經氣絕，另外一個，氣若游絲，解卸他們的潛水衣裳，發覺兩人的腰間中箭，臉色變藍，由此推想到箭頭有毒。

勉強活着的人，把他僅有的氣力集中在一起，說了一句：「下邊有敵人放箭！」便即喪生。

「勞加」獲悉兩個潛水工作人員的悲慘遭遇，勃然大怒，說道：「此仇非報不可！」

他召集所有潛水工作人員，携帶武器，下海追殺兇手，由於「潛水銅人」太過笨重，行動不便，把它放棄，他以爲這一次蛙人下海有二十多個，所握的鋼箭特別長，比對方更加有份量，肯定是必勝的，怎料他們下海之後只是二十分鐘，逐個浮起來，俱是半死半活的，有一個蛙人拚命游泳到遊艇旁邊，無力扳登，艇上的人把錄音器吊上來，他傾全力講了一句：「下邊有毒霧」，便即氣絕。

照情形看，顯然是敵人早有準備，先行一步，除了把海底雪花石帶走一部份，剩下來的還想永遠霸佔它，但見有人下海，就用毒箭和毒霧對付，佔盡上風，「勞加」自知不敵，趕快把震盪器吊入水中，傳出一股震動力，表示他命令所有蛙人收兵，僥倖他施展這一招，救回八個蛙人，否則，全軍盡墨。

「勞加」在遊艇上面苦苦的思索，仍然是一籌莫展，後來，遊艇上面有一名海軍的舵手，叫做「巴爾福」，提醒他一句：「我們的海軍基地養活了二百頭海豚，全是有作戰水準的，如果你透過海軍當局，借用海豚，包管牠能把對方殺個片甲不留。」

一言驚醒夢中人，「勞加」依計行事，果然在大半天之內找到三十頭兇猛異常的海豚，由馴獸師帶到該處海面，把牠逐隻放下去。

海豚的體型粗壯，就算牠中了毒箭，或者吸入毒霧，不會立刻喪生，牠受傷之後仍然有力追殺對方的蛙人，施展這一招，果然把海中十個蛙人殺掉，至於海豚，全部中毒，沒有一頭活着回來。

死了三十頭海豚，充其量向海軍當局道歉，對方負責看守海底雪花石的蛙人死個清光，「勞加」十分高興，因爲他可以乘機大量鋸開雪花石，把它檢回來，作爲製造「雲板」之用。

對他來說，此行總算是完成任務，無怪他興高采烈的回到華盛頓，向列根總統述職。

列根總統獲悉他們在加勒比海的海底發生蛙人大戰的一場戰役，大吃一驚，說：「照情形看，蘇聯不單是找到製造雲板的秘密文件，還找到海底的雪花石，我們必須盡快製造雲板，跟他們一決雌雄，明天開始，你就依照雷特博士留下來的方程式開工。」

「是的，我們盡快動手製造它。」勞加很快回答。

既然一切準備妥當，動手製造，只是依照指定的活動範圍進行，沒有甚麼困難，只是旬日，第一塊雲板已經製造出來。

它的形狀是長方型，很扁，雖然是白色，却又帶着微微的橙黃色，看來更加悅目。

它的表面相當粗糙，絕對不是鏡面，比較接近磨沙玻璃。

列根總統說：「勞加先生，它已經製造出來，我想盡快替它做一個實驗，可否完全依照雷特博士的遺言去做，把它帶到高空反射激光呢？」

「可以，我有一個建議，這個試驗室應該盡量保密，在以前試驗核彈的地方進行。」

「你是否認爲奈華達州前面的沙磧平原是最理想的試驗地點呢？」

「是的，激光十分厲害，透過雲板反射出來的激光，更加厲害，如果它反射的角度並非像事前計算出來的度數那麼準確，激光從高空投射下來，可能傷害一些人，同時有力使房屋焚燒，當年美國試爆核彈的地方，至今仍是生人勿近，在該處空曠地方蓋搭一座三層高的石屎樓，作爲攻擊目標，而使它焚毀，發生大火，不會燒到別的地方去，再好也沒有了，假如激光反射發生偏差，只是在空地弄出一個大洞，對任何人沒有損害，你認爲這個建議是否可行呢？」

「好極了，你立刻佈置一切，實驗的一天，我一定到場參觀。」列根總統很興奮的說。

蘇聯科學家投下戰書

雲板反射激光爆炸的實驗在奈華達州舉行，雖然是高度守秘，到場參觀的高級將領以及政壇風雲人物，仍有三百多人，列根總統跟他們在死亡谷入口之處的一座高峯觀看，同時在該處發射激光。

因爲那個實驗在白天舉行，故此他們用紅色激光發射，各人都看得見，激光好像紅色的箭，射到空中，由於雲板在白雲層出現，肉眼不易分辨，他們只是看見從峯頂發射的激光抵達雲層，即時反射下來，它也是紅色的，投射到那一座三層石屎樓上面，立刻爆炸，碎屑紛飛，轉瞬之間，化爲烏有。

列根總統得意洋洋的說：「這一條激光射到三萬呎高空反射下來，引起爆炸，不偏不歪的擊中了一座樓宇，炸力極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憑着這種秘密武器，進攻蘇聯，我們不必派出戰機飛到莫斯科上空拋擲炸彈了，甚至不必發射越洲飛彈或巡航導彈，只靠激光，已可奪取最後勝利。」

他樂極忘形，傳令痛飲，那個酒會早已準備好，就在死亡谷內設宴，欵待嘉賓，除了各種醇酒，還有名貴的自助餐，十分熱鬧。

勞加也是興高采烈，事後兩人私下裏交談，列根總統仍是不放心，說：「從十二哩礁海中發生蛙人伏擊事件開始，我就隱約感覺到蘇聯也有一份製造雲板的秘密文件，跟我們獲得的秘密文件相同，既然我們憑着雲板反射激光這種科學實驗能够製造成功，他們大概也可以把它製造出來的，不見得我們佔上風，既然局勢含糊不清，你應該盡量想辦法調查莫斯科的科學家有沒有動手製造雲板，如果他們已經製造雲板，必然做過科學實驗，是否它比我們更勝一籌，這件事情十分重要，因爲我們跟它即將舉行核子武器均勢的談判，實情怎樣，勢必影响到我們的外交。」

「勞加」奉命進行調查這件事，一週之後，他有回音了，帶來一封信，就像是正式挑戰書，不過，它是透過維也納萬邦科學協進會寄出去的，直接寄給美國太空總署。

挑戰書的署名是「西伯利亞太空研究中心」，其內容很是簡單，開始的一截寫得十分謙虛，讚揚美國太空科技日進千里，最近在死亡谷核爆地點實驗的激光反射轟炸，對激光有突破的成就，更加值得欽佩。

第二段，它的語氣有些變化了，自稱它也懂得利用雲板反射激光，但是不知道它的雲板跟美國的雲板是否製作過程相同，功用相同，很想定期在魔鬼三角區的上空做一項史無前例的試驗，兩個國家分別利用雲板反射激光，看看它的功用是否相同。

最後，它還繪寫這一項「激光試驗」的圖形，提供美國太空總署參考。至於它舉行的日期，由美國指定，但却必須指定準確的時間，以便雙方的飛機同時升空。

此外，那一封挑戰的公函還講清楚此項決定並非借此顯示兩個大國的實力，只是想作出應有的準備，萬一將來爆發星球大戰，美蘇可以聯合出擊。

語氣雖然柔和，但它的眞正目標無疑是向美國挑戰，假如美國不敢應戰，蘇聯就意氣風發，甚至指出美國在太空軍事競爭已經降級，對美國的聲譽有很嚴重的打擊。

反過來說，美國如果毅然接受對方挑戰，凶多吉少，原因是美國在奈華達州試驗激光反射，炸毀一座三層高的樓宇，它的特務打聽得清清楚楚，實力盡露，它仍有胆挑戰，當然是胸有成竹，換句話說，如果它沒有必勝的把握，決不會寄出挑戰書。

這一層道理顯而易見，列根總統嘆息了一聲，說：「眞料不到，我們的慶功宴剛剛吃過，立刻發生這種不尋常的遭遇，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它呢？」

「勞加」想了一想，說道：「有一件事情我頗爲覺得詫異，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呢？表面上，說是兩個國家同時使用雲板反射的方式發射激光，試一試它是否實力均等，實際上這種試驗已經是正式挑戰了，爲甚麼對方要選擇稱做魔鬼三角區的海域上空呢？那個地區十分貼近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我對這一點很是懷疑，說不定他們誘惑我方派出戰機到空中參戰，到時運用雲板反射激光的力量，乘機出擊，除了擊落我們的戰機，還把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消滅，總括一句，它斗胆向我們挑戰，一定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出動，不可不防。」

列根總統聽了，苦笑道：「不論如何，我們絕對不能够做縮頭烏龜，這一場決鬥，勢在必行，請你用太空總署的名義寫一封公函給它，仍是透過維也納萬邦科學協進會轉交，索性一口答應對方的請求，不過，日期仍未確定，相信它決不會超過三個月範圍之內，暫時運用緩兵之計，儘可以拖延一段時間，在三個月內，我們從長計議。」

勞加欣然點頭，說：「總統的確目光如炬，佩服之至，就此決定好了。」

當晚兩人的談話，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再談下去，屬於別的事情，不必多敍。

經過一次又一次召集太空科學家作出深入的研究之後，他們一致認爲這一場決鬥無可避免，勝負的關鍵並非決定於激光的强弱，而是決定於雲板够不够堅靭，原因是激光從地面或者從空中發射，在雲板上面反射，那就變成了雲板之戰，支持力較弱的雲板，立刻爆炸，負責駕駛戰機把雲板送到空中的人，也會喪生，戰機炸到變成片片蝴蝶碎，想爭取勝利，應該從雲板的冷凝器着手。

他們費了兩個月的時間研究，使美國升空作戰的「雲板戰機」所携帶的冷凝器實力較前增加五倍，由於那種戰機一方面要携帶雲板，另一方面，還要携帶十分巨型的冷凝器，它不能作戰，只是運輸機而已，必須準備幾十架戰機護送，必要時展開空戰，此外，停留在太空的陽光收集器，必要時可以加入作戰，倘若整個局勢一變再變，那就不是科學實驗了，百份之百是空中決戰，這一場戰中必然相當劇烈，引致許多戰士流血。

他們把集體意見寫成一份報告，事先送交列根總統之後，待總統決定。

列根總統召見「勞加」，很鄭重的說：「大戰逼近眉睫，你有甚麼巧妙的安排沒有？」

勞加說道：「報告總統，我們除了上述各種迎戰的措施之外，還有一張皇牌，到了最後的階段，準備摹仿日本空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出動的神風敢死隊那樣，一

人一機，跟對方硬拚，那些戰機全部停放在月球上面，萬一在地球上空的戰事發展到變成太空之戰，它就像一羣蜜蜂似的出擊。」

列根總統沉思一會，毅然說：「這一場戰役是無可避免的了，我立刻頒發密令，叫月球上面的空軍備戰。」

一切都決定了，在一個晴朗的早上，美蘇雙方果然依照指定的日期和地點，在魔鬼三角區的上空展開一頁非常壯觀的空戰，首先是激光投向空中的雲板，反射下來，然後雙方的雲板互射，同是激光，仍有强弱之分，出乎意外的美國派出去的雲板戰機不敵，激光變暗，一節節的縮短，如果它縮到盡，就無可避免的爆炸，原因是對方的激光直接射到承放雲板的戰機，無法抵禦。

「勞加」臉色一變，跟空軍統帥馬杜拿交換意見之後，五十架戰機從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起飛，企圖圍攻蘇聯的雲板戰機。

對方好像早有準備，立刻逃走，不過，它並非向西伯利亞那邊逃走，而是急急忙忙的升到高空，本來是三萬呎的空中，它直綫上升，一口氣升到八萬多呎的高空，停留在該處，等候厮殺。

它本身缺少戰鬥力，該處高空只有它一架飛機，沒有別的戰機保護，何以它停着不動呢？此事大有可疑。

照情形看，美國空軍不應該冒險追上去，可是，大隊長「卡禮」急於立功，不顧一切的升上去，快要逼近它，正想開火，忽然一陣眩目的光芒從更高的高空射出，他慘呼一聲，連人帶機一齊着火爆炸，就此離開塵世。

別的戰機大部份已經升到七萬呎過外的高空了，發覺情形不妙，立刻下降，可是，它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激光，紛紛被一股電光似的耀眼激光射中，十居其九，人機俱亡。

剩下來的幾架美國戰機，下降得最先，機師死裏逃生，忙用無綫電對講器向地面的控制室報告，「勞加」認爲那些激光凌空而下，必然是蘇聯另外有一種秘密武器停留在太空，靠近天頂，發射凌厲無比的激光，地球上面升空的戰機無法闖入太空，即使闖入，亦非敵手，立刻採用無綫電指揮太空站轉知月球上面的美國空軍基地，六十架太空戰機一齊起飛，向地球的天頂進攻，搜索一件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向它圍攻。

結果怎樣呢？六十架太空戰機有如蜜蜂似的包圍一件巨型的壺形飛行物件，同時撲攻，發射太空飛彈，另外用激光掃射，被對方以强大的激光擊落了半數過外，終於有一架美國太空戰機在最短的距離發射激光槍，擊中了它，眼見星星之火，很快就擴大燃燒的範圍，一聲隆然巨响，彷彿天崩地裂，壺形飛行物體爆炸，變成無數的小塊，飄浮在太空。

最後勝利雖然屬於美國，但却損兵折將，先後有幾十架戰機毀於奇怪的壺形秘密武器之下，只能稱做「慘勝」。

事後才知道那一個壺形飛行物體只是不斷的吸收太陽能，化爲激光噴射，它的威力始終是激光，不過射程較遠，激光比較强大，僅此而已，這一場戰役只是反映出太空的「激光之戰」不過是許多種戰役當中的一種，誰也沒法憑着一種秘密武器去征服對方，兵源充足的一邊，反而佔上風。

（全文完）

北極之王

（本文承自第38頁）

死了便是死了，要怎樣才算值得？怎樣才算是不值得？

方流浪把淚情劍橫在胸間，突然一字一字的說道：「該算帳了！」

任天蒼道：「是你算我的帳？還是我算你的帳？」

方流浪道：「別問我。」

任天蒼說道：「不問你，却又該去問誰？」

「問劍！」方流浪冷冷道：「問淚情劍！」

「也得問槍！」任天蒼針鋒相對地說：「問老夫的百絕梨木槍！」

「槍」字甫落，任天蒼手中的梨木槍已經「颯！」聲挺刺，直取方流浪胸口要害。

方流浪伸劍擋格，隨即連環發劍，劍劍急刺任天蒼咽喉。

十劍連發之後，方流浪立即改取了守勢。

他不能再冒險搶攻，因爲他每發一劍，任天蒼和他的距離拉長了幾寸。

這並非方流浪不想逼近，而是沒法子再逼近。

「薑還是老的夠辣！」任天蒼忽然獰笑，梨木槍有如狂風暴雨般向方流浪迎面直襲。

若在二十年前，單是這幾招槍法，任天蒼已可把方流浪立時擊殺。

但這二十年來，方流浪無時無刻不在苦練劍法，無論或攻或守，造詣都已跟當年不可同日而語。

任天蒼連攻十餘招，居然未能沾着方流浪半邊衣角，不由嘿嘿一笑，道：「方兄弟，果然是今非昔比啦！」

方流浪一言不發，咬着牙狠狠地在作戰。

但就在這時，有人狂笑而來。

這人笑得很狂，但行動更狂。

這人居然用一條竹竿，把五顆人頭懸掛在竹竿之上！

流浪不認識這個人，但任天蒼一見之下，已然臉色爲之大變。

來的是雪王。

他也正是北極三王之一的東北王！雪王！

× × ×

雪王來了，而且一出現就嚇破志氣府無數人的胆！

在竹竿上，有五顆腦袋，其中一顆赫然竟是幽靈王的！

幽靈王是北極三王之一的西北王，也是任天蒼最倚重的人物。

在任天蒼眼裏，幽靈王和老參王是截然不同的。

老參王是個老奸賊，但幽靈王却是任天蒼的同胞弟弟！

這是一個秘密！一個連老參王都不知道的秘密！

雪王也不知道，但他已殺了幽靈王，不但報却一箭之仇，而且也給予任天蒼一個極致命的打擊！

「小雨盟高手來也！」在雪王背後，還有一人大聲怪叫。

那是卓有友。

卓有友初時一點也不喜歡雪王，但是漸漸地，他發覺雪王這個人實際上絕對不壞。

除了卓有友之外，青衣侯、秋雪蝶也來了。

但最奇怪的，就是「灰鴨」律一卷也跟着而來。

「志氣府的混蛋統統聽着，小雨盟已大獲全勝，青衣堡已再由青衣侯掌管！」卓有友又再大聲叫嚷。

卓有友別的功夫行不行，那是另一回事，但他這幾下叫喊，却是聲威震天，不同凡响之極。

任天蒼不怕叫聲震天，但幽靈玉授首，却是最致命的打擊。

他怎樣也想不到，正當自己密謀怎樣進攻譚大山莊之際，雪王等高手却已經突襲青衣堡，把已失落了的青衣堡再奪取回來。

雪王絕非弱者，再加上卓有友、青衣侯和秋雪蝶，這一股力量就絕對不容輕視的。

除此之外，卓有友還暗中號召太湖七大帮會高手，連夜趕到青衣堡西南方聚合，要爲青衣侯奪回青衣堡。

當日青衣侯暫時棄堡，實爲形勢所逼，此際形勢扭轉，自然立刻召喚青衣堡精英高手，誓師奪回根基之地。

這一戰比譚大山莊之戰更加突然，大概是在四更左右發生的。

那時候，任天蒼只顧進襲譚大山莊、對青衣堡之戰，居然懵然不知。

當時，雖然已有志氣府中人急速傳訊，但訊息還未傳出，已給太湖七大帮會高手阻截下來。

是役，雪王終於報却一箭之仇，青衣侯也重奪青衣堡。

但青衣侯尚未穩住陣脚，那邊廂已傳來紅葉谷將有鉅變消息。

譚大先生是青衣侯的哥哥。

雖然是同父異母，但是兩人一直以來還是手足情深，哥哥的事，也就是弟弟的事。

青衣侯又怎能不來？

可是，他還是來得太遲了。

任天蒼却嫌他來得太早。

× × ×

用淚情劍擊殺任天蒼，是方流浪二十年以來最大的願望。

爲了要達成這個願望，方流浪每天練劍，力磨不懈。

現在，任天蒼就在眼前，只要沒有人過來插手，這一場决戰，還算是相當公平的。

但任天蒼却不想再打了，他突然發出一下長長的嘯聲。

這一下嘯聲，也是一個命令。

他命令志氣府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馬上急速撤離，退出紅葉谷。

只要這命令一下，志氣府這一戰就算是敗了。

但是敗了總比死了好一點點，任天蒼還想重整旗鼓，日後再來與小雨盟一爭長短。

嘯聲响後，志氣府中殺手紛紛撤退，但任天蒼却退不了。

單是一個方流浪，就已把任天蒼纏得透氣不過來。

任天蒼給他纏鬥得發狠了，槍法越來越是兇猛，但是他的槍法越是爲之有點紊亂。

就在這時，秋雪蝶提着一隻箱子笑吟吟地走了過來。

「任老爺子，你要不要回這箱子？」

她忽然這樣問任天蒼。

任天蒼當然很想把箱子取回，但他却也知道，秋雪蝶是絕對不會把箱子雙手奉還的。

然而，這箱子仍然使任天蒼爲之心中一動。

就在他稍有半點失神之際，方流浪已同時大喝了一聲：「着！」

「着」甚麼？

任天蒼立刻就知道了，因爲方流浪的淚情劍已刺入了他的胸膛！

方流浪終於成功了。

他刺殺任天蒼這一劍，招式名堂是「月下流星」。

爲了要把這一劍練得最完美，他每天最少重覆地苦練五百遍。

每天苦練五石遍，二十年總共苦練了多少遍？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甚至有人會認爲這是愚笨之舉。

但功夫往往是由笨人笨事裏磨練出來的，而所謂「笨事」者，其實也就是一個「恆」字。

有志者事竟成。

方流浪二十年來的苦練，總算沒有白費工夫，而任天蒼圖謀霸業的美夢却已變成泡影。

卓有友不禁哈哈大笑，對青衣侯說道：「大功告成了，從此天下太平，萬事大吉。」

青衣侯臉上却沒有半點笑意。

卓有友一怔，凝視着他問：「何以快快不樂？」

青衣侯沒有回答，只是悄悄看了身旁的秋雪蝶一眼，然後就獨個兒悄悄地走了開去。

他已知道譚大先生死了，他又怎能陪着卓有友笑？但又有誰能瞭解他此刻的心情。

秋雪蝶也許同樣不瞭解，但這時候，她却默默地跟着青衣侯。

她深信，只要多點接近，彼此會有互相瞭解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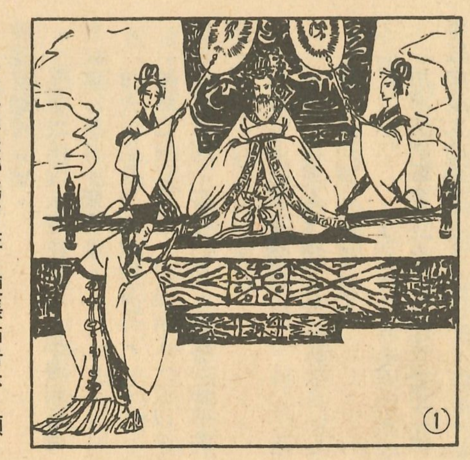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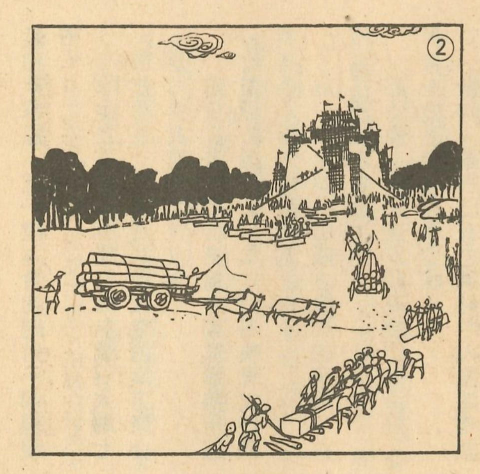
訪賢士(上)

關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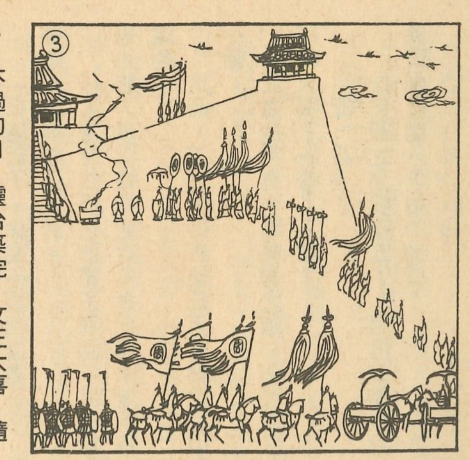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在中國流傳的民間故事，這一節描述姜子牙逃出朝歌在磻溪隱居，西伯侯文王夜夢"飛熊"，心想必有賢能之士幫助西周滅紂王……文王不辭勞苦，來到磻溪拜訪，才得賢人姜子牙，並封他為西周丞相。



1 話說文王自羑里回西岐後，早晚祝願百姓安居樂業。一日，文王與上大夫散宜生等商議，要在城西造一「靈台」，為百姓免除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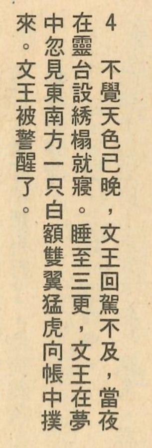


2 文王唯恐勞傷百姓，便張貼告示：願作工者自便，并無強迫。每日給工銀一錢。軍民看報，情願出力造台。文王大喜，遂令擇吉日破土興工。



3 不過旬月，靈台築完。文王大喜，隨同文武百官排駕出城，行至靈台觀看。果然雕梁畫棟，台砌巍峨，雄偉壯觀。





4 不覺天色已晚，文王回駕不及，當夜在靈台設繡榻就寢。睡至三更，文王在夢中忽見東南方一只白額雙翼猛虎向帳中撲來。文王被驚醒了。



5 次日清早，文武百官參謁已畢。文王宣召散宜生，問昨夜異夢，主何吉凶。宜生躬身賀道：「飛熊入夢，主大王得棟樑之臣。」眾官聽罷，齊聲稱賀。

6 再說姜子牙自行逃出朝歌，便隱居於磻溪，日日垂釣於渭水。一日，想起自己年過古稀，師父的叮囑至今未能實現，心中惆悵，嘆道：「何日逢眞主，披弓再見天。」

7 此時，樵夫武吉唱歌而來。他把柴担放下，近前休息，躬身問道：「老丈，我時常見你在此垂釣，敢問高姓大名？」子牙道：「我姓姜，名尚，字子牙，還有個號叫飛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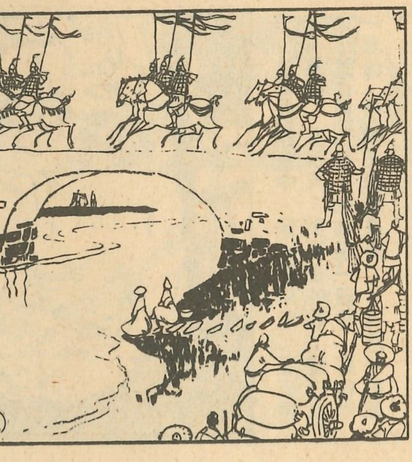
8 武吉聽了大笑不止。子牙問他為何發笑，武吉道：「古人、高人、聖人、賢人，他們才高德重，方稱『熊』，你只知垂釣，無高明識見，名不符實，豈不惹人笑！」



9 武吉說罷，拿起溪邊釣竿，見線上拴一直針，又撫掌大笑道：「你這釣為何不曲？似這等釣法，莫說三年，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可見你生來愚拙，怎能稱『飛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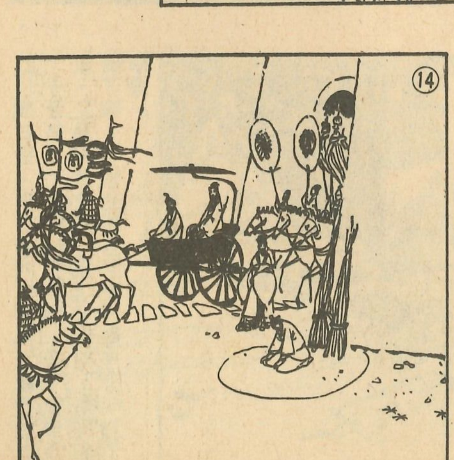
10 子牙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此，名雖垂釣，只釣當朝君與相，何嘗意在水中魚。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1 武吉聽罷，笑道：「看你這嘴臉還想做官!?」子牙道：「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好，今日進城必有災禍。」武吉聽了，不悅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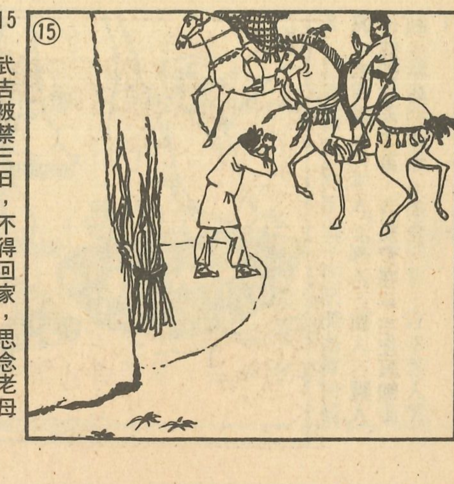


12 武吉挑柴，來至西岐城南門，却逢文王車駕往靈台。兩邊侍衛御林軍人大呼：「千歲駕臨，少來！」

13 武吉正往前行，將柴担換肩時，不料塌了一頭，担尖打在守門軍王相耳根上。王相當即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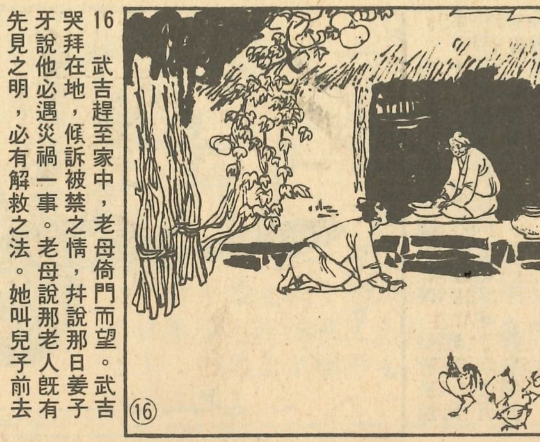


14 兩邊人將武吉拿住見文王道：「武吉打死王相，理當償命。先監禁起來，隨後發落。」遂在南門畫地為牢，將武吉監禁。



15 武吉被禁三日，不得回家，思念老母無人奉養，不禁放聲大哭。此時，散宜生路過，見此情景，問明原由，啓奏文王。文王立准武吉回家料理其母生活，待秋後再來伏法。





16 武吉趕至家中，老母倚門而望。武吉哭拜在地，係訴被禁之情，并說那日姜子牙說他必遇災禍一事。老母說那老人既有先見之明，必有解救之法。她叫兒子前去求救。



17 這時，子牙正獨坐垂楊之下，將魚竿飄浮於綠波之上，唱歌取樂。武吉奉母命來到磻溪，見子牙慌忙跪下，說明來意，求子牙救命。

18 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要武吉拜己爲師，然後口授一方：如此這般，過一夜，便無事了。



19 武吉回到家中，照子牙所教，在床前挖一長坑，深四尺。到黃昏時候，睡在坑內，請母親在自己頭前點一盞燈，脚後點一盞燈，抓兩把米撒在身上，再放些亂草。





20 這日散宜生想起武吉一去不來領罪，面奏文王。文王嘆道：「武吉因懼刑法自投萬丈深潭而死。若論正法，誤傷人命，罪不該死，實在可憐！」

21 幾日後，武吉來向子牙拜謝救命之恩。子牙道：「方今紂王無道，天下諸侯反亂，正是用武之時，應上心學藝，豈能打柴了事。」從此武吉早晚不離子牙，精心學藝。





22 冬去春來，一日，文王見三春景媚，便同文武官往南郊遊春。一行人來至山前，見一圍場，佈成羅網，許多家將手執鋼叉，正在行圍打獵。



23 文王見此光景，忙問散宜生爲何在此設圍場。宜生答：「南宮适將軍特爲主公打獵取樂而設。」文王不悅：「我等踏青行樂，禽獸何辜，遭此殺戮！」遂命南宮适將圍場撤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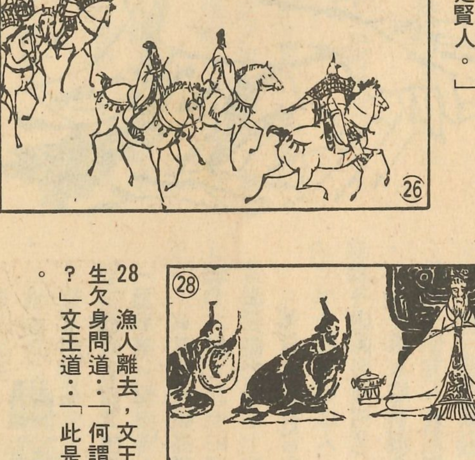
24 君臣等在馬上飲酒作詩行樂，百姓或携酒圍坐在溪邊，或緩步在草地上謳歌，到處一片升平安樂景象。

25 君臣正緩緩前行，忽聽一伙漁民唱着歌向這邊走來：「……我曹本是滄海客，洗耳不聽亡國音。日逐洪濤歌浩浩，夜觀星斗垂孤釣……」



26 文王對散宜生道：「此歌韵度淸奇其中必有大賢。」遂命辛甲去請賢人。辛甲領旨，走向漁民問道：「你等內中有賢人請出來見千歲！」那些漁民一齊說道：「我等都是漁人，不是賢人。」

27 隨後，文王馬到，漁人拜見文王，道：「此歌非小民所作。離此三十里有一磻溪，溪邊有一老人，時常唱此歌。我等聽得熟了，故隨口唱出。」



28 漁人離去，文王細品歌中之意。散宜生欠身問道：「何謂『洗耳不聽亡國音』？」文王道：「此是堯王訪舜天子的故事。



29 「堯帝是個賢德的君王，他的兒子沒有作爲。堯帝怕傳位給兒子會喪失民心，就私行訪察，想讓位給一位仁德的人。一日來到山僻幽靜之鄉，見一人身依河岸在水裏轉瓢兒玩。



30 「堯帝問他在此作甚，那人笑道：我厭棄名利，隱居在深林，蔬食淡飯，以終天年，平生之願足矣。（待續）

短篇武俠小說／南宮宇·文　可飛·圖

張三豐與活閻王



勇殺貪官　力挫鹽梟

湖北省西北部均縣境內，屹立着一座「天下第一仙山」──武當山。

武當山巍峨高聳，山上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崖，二十四洞，最著名的當然是武當派發源之所──紫霄宮。

那日，紫霄宮內，道人雲集。

主持青松道人，愁眉深鎖，道：「山上各處情形如何？」

一道人趨前道：「各處被風雨所侵之靜室，皆有人負責修葺。」

另一道人道：「上山之路，被雨水破壞，一時之間，仍未修妥。」

青松道長沉默不語。

另外又有一道人上前，說道：「這次風雨，連續了十七、八天，廚房裏巳經沒有……」

宮內頓時發出一陣竊竊私議之聲。

青松道：「難道糧食不够？」

那道人道：「主持不用担心，山中糧食足够，但只缺少了鹽！」

衆道人噓了一口氣。

青松道長道：「誰願意下山買鹽？」

頓時，宮中寂靜無聲，因爲誰也知道，近日境內鹽梟猖獗，下山買鹽，看似簡單，其實是一件麻煩之事。

青松道長環視四周，忽地，一個少年道人躍出來，拱手道：「弟子願効犬馬之勞！」

衆道人一看，只見這個小道人，身材瘦削，不算高大，但一臉精氣。

這小道人正是張三豐！

青松撫鬚道：「你願意去麽？」

張三豐點頭道：「弟子願意！」

青松道：「不，你年紀太小，近日鹽梟勢力巨大，你看來未能對付！」

張三豐抱拳，恭應道：「弟子會悉力以赴。」

青松道：「少年人當戒驕戒躁……」

張三豐接口道：「戒妄戒殺──我下山一定會購鹽回來，不負主持及衆師兄厚望！」

青松仍不放心，道：「假若你下山惹上麻煩……」

張三豐說道：「弟子將盡力而爲，若有麻煩，自當解決，定不會連累武當山威名！」

青松道人聽了，心下也感到這個少年人氣概不凡，道：「既是如此，購鹽一事，由你負責，早去早回！」

張三豐臉露欣喜，抱拳道：「弟子拜別各位！」

原來這次風雨成災，下山的道路也被洪水所毁，幸好張三豐身手敏捷，加上歷年來所學的輕功，一路上又縱又躍，才能下山來，可是，身邊的騾子，馱着三百斤稻穀，是作爲到縣城去換鹽的，下山却沒有這麼容易！

幾經辛苦，張三豐趕着騾子，走了剛剛一個時辰，迎面而來，却是幾個衣冠不整，狼狽不堪的人，看他們衣着，却是一

班小商人。

其中一人見了張三豐，道：「小道兄，前面有賊人，千萬不可再上路！」

三豐道：「賊人有多少？」

那人道：「有七八個──他們手拿兵器，殺人擄物，可嚇人哩！」

三豐道：「待我上前看看──」

一個花白鬍子商人道：「小道兄，看你年紀還少，何必與這帮人爲敵，難道你活够了？」

三豐笑道：「不是我活够了，而是他們活够了！」

衆商人見他執意而前，苦心勸告，可是，三豐只淡然一笑，逕自去了。

三豐拖着騾子，一路小心，可是，行了又一個時辰，却不見賊踪，心中好生納悶。

他一直來到城門，終於發現了一大堆雜亂脚印，還有鮮血，三豐心想：「難道我來得太遲？」

他只好入了城門，逕向鹽商集中之地走去。

那時明朝時代，食鹽爲官府徵稅之物，尤其是在山區之中，食鹽爲罕有之物，價值高昂，因此，很多鹽商，爲了利益，不惜以武力販買私鹽，既與官府作對，也向民間剝削。

三豐來到鹽行，只見很多人唾罵不休，又有很多人唉聲嘆氣，頹喪不已。

三豐截着一個路人，問道：「前面出了什麼事？」

那人道：「你也是來換鹽的？」

三豐道：「是的。」

「那你回山去好了──看你這三百斤的稻穀，換不到三斤食鹽！」

三豐詫異道：「三百斤稻穀換不到三斤鹽？」

路人道：「這些無良鹽商，把鹽價提高了十倍！」

「十倍？」三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路人巳愁眉苦臉地去了。

三豐只好上前，看看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只見那大鹽行內，站着一個身穿長衫，尖咀猴腮的中年人，手中端着水烟袋，走出門來，大聲喝道：「你們在嚷什麼？你們想吃鹽，又嫌貴，既然不肯買，我只好關上門來！」

那人說罷，瞇着那三角眼，冷笑了幾聲。

人叢中有人道：「我們不是不買，求大爺開恩，價錢將就一下！」

那人道：「你要我將就你們，那麼，誰將就我們？」

人叢中又有人求道：「起價也不該十倍那麼多！」

那人又瞇上三角眼，說道：「我家掌櫃說過，老天不長眼，近日河水暴漲，這鹽得來不易──其實這只能怨天，豈能怨人？」

張三豐聽了，心中有氣，趕緊把騾子拴在一旁，放下那三百斤稻穀，正要上前和那人理論。

忽然，人羣起了一陣騷動。

有人叫道：「楊掌櫃出來啦！」

張三豐擠上前一看，只見這個楊掌櫃，五十多歲，穿一件白綢大衫，戴一頂公子帽，手執印花紙扇。

他大搖大擺道：「怎麼，你們還嫌貴嗎？」

衆人七咀八舌叫嚷。

楊掌櫃笑道：「我不加鹽價，叫我楊老爺吃北風？哼，你們再不買，從現在起，再加一倍！」

衆人聽了，怒目而視，那姓楊的掌櫃，更加得意。

張三豐目睹此情此境，眞想一躍而出，一拳便揍扁這個大胖子。

可是，主持的聲音却在他心中响起：「少年人戒驕戒躁……」

因此，張三豐按捺這怒火。

人們又再哀求楊掌櫃，希望他把鹽價降低。

楊掌櫃惡狠狠地道：「你們求爺爺也沒用，老子只認得錢！」

聽了這話，張三豐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心想：「我自己也是來換鹽的，三百斤稻穀，換不到幾斤鹽，我回到山中，如何向主持交待？」

正是人急智生，計上心頭。

張三豐把頭巾往頭上一扎，遮住了頭上的髻，然後兩眼一閉，竟然扮作一個瞎子。

他兩手向前瞎摸，大叫道：「楊掌櫃，楊掌櫃！」

楊掌櫃轉過身來，見是個瞎子，便道：「你這盲鬼，攪些什麼？」

張三豐道：「楊掌櫃，我聽人道，你是個長得福體福相，我却是失明之人，看不見，就讓我摸摸你老人家！」

楊掌櫃一聽，心中十分受用，哈哈笑道：「我這聲名越傳越遠啦，好，就讓你摸摸吧！也算是你一場造化！」

接口又問道：「你洗手沒有？」

張三豐說道：「洗啦，洗啦，用清水洗了三遍哩！」說罷走近他身旁，伸手便摸。

他摸摸楊掌櫃的綢衫，恭維地說：「福體，福體，果然不假，楊掌櫃，人家都說你魁梧英偉，可否讓小人一抱，以證不訛？」

楊掌櫃得意忘形道：「好，也讓你一抱！」

張三豐張開雙手，暗運勁力，攔腰把楊掌櫃抱了起來，雙手再加暗勁，說道：「魁梧，眞是魁梧！」

楊掌櫃只想到一陣劇痛，起初以爲這盲人不懂用力，可是，痛楚越來越大，忍不住大叫：「媽呀！」

在場的人不禁大笑起來。

楊掌櫃滿頭大汗，聲嘶力竭地叫道：「來人呀，快收拾這小子！」

鹽行的伙計們，都應聲而上。

方才那個瞇眼的中年人，更撲上前來，一拳便向張三豐腰間打去。

張三豐雖然閉上眼睛，仍能聽風辨來勢，屈起右掌，格開來拳，忽地掌變成指，點在那人胸口之上。

那人「砰」的一聲，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其他伙計看不到他使的是什麼招式、

一時之間，不敢上來。

楊掌櫃便讓張三豐挾着，身懸半空，殺豬似地叫道：「大爺，大爺，饒小的一命！」

衆人看見這情形，都拍手叫好。

張三豐見他求饒，本着好心，手下容情，一鬆手，楊掌櫃已倒在地上。

其他伙計，見主人已被放下，竟蜂湧而上。

張三豐也不再扮瞎子，全身運勁，以一擋十，那些伙計，平日狐假虎威，那有什麼功夫，張三豐使出武當神拳，無人能近他半分。

張三豐知道，這樣瞎纏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趁一個空隙，再一閃身，已抓着楊掌櫃。

楊掌櫃知道再被他一抓，還會有命，便跪到地下，磕頭如倒蒜，道：「大爺，大爺……」

張三豐拉下了頭巾擦汗。

楊掌櫃道：「道士……不，道爺，有什麼指教，請示小的，小的多多得罪，得罪……」

張三豐笑笑的道：「我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求，只要你不提高鹽價，讓百姓有鹽吃！」

楊掌櫃：「不漲，不漲……」他急忙回過頭，揮手對伙計道：「還不去換牌價！」

那瞇着眼的中年人，連忙上前換了牌價。

來購鹽的人，個個歡欣鼓舞，湧上前去排隊買，他們都讚這位年輕的道士。

人人都請他先換鹽，可是，張三豐道：「各位鄉親不用客氣，我也排隊，你們先換！」

衆人見他如此，心下更爲佩服。

× × ×

再說楊掌櫃，回到後居，思前想後，這口氣怎能咽下，大發雷霆叫道：「賬房，賬房！」

賬房應聲而來，道：「老爺有什麼吩咐？」

楊掌櫃道：「快到『翠香』，通知我三弟，叫他帶領人馬，埋伏上武當山的半路，殺死那牛鼻子小道士，給老爺出了這口氣！」

賬房應命而去。

翠香樓是城中最大的酒樓，賬房還未走近，已聽見樓上傳來猜拳喝令之聲，震耳欲聾。

上得樓來，那伙匪徒正在狂飲濫賭，桌上杯盤狼藉，原來這班人便是搶刦商人的賊人，正用那搶來的錢花天酒地呢！

賬房先生上氣不接下氣，走近一個黑大漢耳旁，嘀咕了一會。

那黑大漢臉孔，本已是黑，聽了之後，更見黑得發紫，嚇煞旁人。

只見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酒杯七倒八歪，吼道：「弟兄們，別鬧了，跟老子走一遭！」

再說張三豐，把稻穀換了鹽，見天色不早，便匆匆趕着騾子，出了城門。

出城不遠，天色陰沉下來。

張三豐自言自語道：「看來又要下雨了！」

他走到一個山坳前，突然，一伙大漢，攔着去路。

爲首的一人，正是那黑面大漢，原來他是楊掌櫃的三弟，外號「黑面獸」。

黑面獸手執短刀，厲聲喝道：「你這牛鼻子，竟敢到楊家頭上撒野！」

登時，其他漢子已看到黑面獸的眼色，團團把張三豐圍着。

張三豐自然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只見他從容不迫，面無懼色道：「你這等江湖惡痞，暴殄天物，如不及早改邪歸正，早晚死無葬身之地！」

黑面獸怒吼：「牛鼻子休得口出狂言，大伙兒上！」

衆大漢應聲而上。

只見張三豐提氣縱身，一躍而起，早已落在衆人背後一丈來遠。

衆大漢轉過身來，張三豐先使一招「金蟾得道」，再來一招「醉臥瑤池」，衆大漢那能近他半點？

忽地，張三豐大叫一聲：「看掌！」只聽到一陣「呼呼」聲響，衆大漢只感到勁風如電，虎口震開，手中刀棒，已七零八落飛起，「哎喲」之聲，一時之間，不絕於耳。

張三豐手拍塵埃，屹然矗立，冷笑連聲。

衆大漢連鼓其餘勇之力也沒有了！

張三豐道：「出家人慈悲爲本，從不殺生，現今時辰不早，我也不與你糾纏，如若不服，可再擇日再來領教，請呀！」

黑面獸眼看丟人現眼，那肯罷休，大喝一聲道：「武當道賊，休想逃走！」語聲未頓，手執短刀，直插張三豐咽喉。

張三豐頭也不回，右脚向後一翹，已把黑面獸手中短刀踢起，黑面獸仍不罷休，迎上前去。

張三豐已無戰意，但黑面獸一連使出「黑龍出海」、「猛虎下山」、「金沙飛掌」、「定心標拳」幾招，一時之間，張三豐也無法脫身。

於是，張三豐又一提氣，使出「神拳」，過不了十招，看有空隙，一躍而出，上了驢背，飛馳而去。

黑面獸本欲再追，但見夜幕低垂，山路又不大熟悉，便對衆漢子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而今先回去，明天再找這牛鼻子道士！」

張三豐回到了山上，把換鹽之事一一向師兄弟道出，衆人聽了，大讚他有勇有謀。

其中一位師兄却道：「三豐，這事休讓師傅師叔伯知道，否則你定會受罰！」

張三豐也知師傅嚴厲，便回房休息。

翌日一早，張三豐與師兄弟同在殿內練武，忽然，一陣鐘聲傳來。

這陣鐘聲，却是主持召集衆弟子入紫霄殿。

張三豐心中忐忑，但自己又沒有作什麼虧心事，便昂然與衆師兄弟入殿。

大殿之內，森嚴肅穆。

主持叫道：「三豐，你是在外面闖了禍！」

三豐道：「也沒有什麼，只打退了幾個江湖痞子！」

主持道：「我早說過，下山一定要戒

驕戒躁，而今外面要拿人了！」

三豐奇怪道：「拿什麼人？」

主持道：「外面一位楊公子，告你聚衆鬧事！」

三豐低頭不語。

主持又道：「若貧道交不出人來，他便要引來官兵，踏平武當山！」

衆道人聽了，心中十分氣憤。

主持道：「貧道自任主持以來，從未得罪官府，也不欲玷污武當清白……」

三豐聽了，心中也極爲氣憤，道：「三豐也不願玷污武當清白，讓我去……」

主持臉孔嚴肅，師兄弟們都不敢勸阻，只有目送張三豐被押下去。

張三豐被押在一間偏房裏面，本來是極端激動，但過了一會，他竟把一套「神拳」默默地施展起來，並且在施展之時，領略到很多平時領略不到的訣竅！

然後，他坐了下來，默默練功。

中午時份，殿外又是一片鼓噪。

守門道人神色慌張地跑進大殿，報道：「早晨來鬧事那帮人又來了！」

衆師兄弟都緊張起來有些磨拳擦掌。

主持嚴厲地叫道：「這是張三豐自己闖的禍，他已說過自己一人担當，有誰多出一言，武當不會認他爲徒！」

他們都心中暗罵，這位主持太過荏弱，可是，盡管心中替張三豐不值，但沒有一人挺身而出。

主持道：「交人！」

張三豐被押出來，衆人都明白，此去是凶多吉少，很多師兄弟也上前與他依依惜別。

一時之間，張三豐感慨萬分。

張三豐道：「各位不用替我担心，我此去不會白白送命！」說罷昂然出去。

此時紫霄殿外，黑面獸一帮人等，正在叫囂辱罵不休，一見張三豐出來，個個抱頭鼠竄。

可是，當他們見張三豐是被人押出來的，黑面獸便立刻上前，耀武揚威地道：「弟兄們，給我押下去！」

張三豐不欲在殿前生事，忍着氣被他們押着。

轉了幾個山坳，離紫霄殿已遠，張三豐忽地狂叫一聲，四個押着他的人，立時變成滾地葫蘆，滾了開去。

張三豐再趁勢一躍，捷如靈猴，滑如狸貓，轉眼便在山路上消失了。

這一變故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這伙人都如夢初醒，黑面獸狂叫：「快追！」

可是，他的手下却手脚酸麻，不願再追，黑面獸爲兄復仇心切，提着那口大刀，單身追趕。

張三豐回頭一望，只見黑面獸一人追來，心中暗喜：「這人才是罪魁禍首！」

張三豐躍上了一處居高臨下山崗。

黑面獸氣吁吁地追來，一見張三豐，正要舉刀，張三豐已然躍下，雙腿使出「橫掃千軍」，把黑面獸那口大刀踢開，再加一腿，黑面獸被踢開七丈以外！

這時，張三豐得勢不饒人，飛身再上，騎在黑面獸身上，雙腿運勁，黑面獸拚命掙扎，却是動彈不得。

黑面獸咀裏却仍充硬漢：「武當道賊，今日中你奸計，快殺了我！」

張三豐道：「你這死有餘辜的奸賊，本欲置你死地，但念上天好生之德，我與你父無殺父之仇，留你一條狗命，如今後再爲非作歹，休想活命！」

張三豐站了起來，冷笑一聲道：「滾吧！」

黑面獸自知不是張三豐敵手，倉惶逃去！

張三豐見他去遠，仰天長嘯：「武當山是欲歸不能，天下之大何處容我身？」

山高水長，前路茫茫，張三豐一時之間，心情悵惘，忽然，他想起幼年時一個好友名小虎。

原來武當山東五十多里處有一個村莊，呂小虎是村裏的長工，他姐姐是嫁到那村裏，因此，呂小虎常常探望姐姐，也和張三豐交上了朋友。

既然心中有了去處，心情自然較爲輕鬆，一口氣直向村莊而去。

黃昏時份，已來到村口，因爲這月來，天降豪雨，遍地莊稼都浸在水裏，張三豐心裏想道：「這年收成一定很壞，不知小虎家人如何？」

走進了村子，却不聞狗吠鷄啼，只見許多人家半掩柴門，十分冷清。

張三豐好生納悶，向一處人家打聽呂小虎住處。

他找到呂家，進門一看頓時楞住了。

只見呂小虎的父親雙手抱頭，唉聲嘆氣。

房中並無呂小虎，却見他兄弟呂小龍一手拿着斧頭，一邊謾罵，好像要去拚命似的。

張三豐道：「世伯，世兄，發生了什麼事？」

呂世伯一見張三豐，道：「好了，我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小虎，小虎，他被人綁進城裏去了！」

張三豐奇怪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世伯道：「近日我們這裏來了一個新縣長，人們都叫他做『活閻王』！」

張三豐知道這是一個狗官。

呂世伯續道：「近日這一帶發生水災，這活閻王趁機混水摸魚，派了衙役來收什麼河堤捐！」

呂小龍接口道：「其中一個臉肉橫生的衙差，却來到咱們家中，賊頭賊眼的向我們窺探，原來他早已看上我家妹妹小鳳，趁這機會來……」

呂世伯也忍不住道：「這賊見到我的小女兒，竟然上前調戲……」

一時之間，他氣憤難塡。

張三豐道：「世伯，你休息一下，讓小龍說下去！」

呂小龍道：「小鳳當然不甘讓這無恥傢伙冒犯，賞了他幾個耳光！」

張三豐道：「好，打得好！」

呂小龍說道：「那時，剛巧我的弟弟小虎回來，見到妹妹受辱，也上前加上一脚！」

原來呂小虎雖是個莊稼漢，自小却喜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脚，本來今年收成不好，遇上這個縣官又多苛捐雜稅，此時一不做，二不休，一股怒氣，都化成拳頭，雨點般打在那衙役身上。

此時，與官府狼狽爲奸的里長，戰戰兢兢地上前，勸阻一番。

呂小虎平日也恨透這個狗仗人勢，滿肚子歪門邪道的傢伙，一氣之下，也把他揍了一頓！

呂世伯已比較平靜下來，接口道：「今天早上，知縣派了一帮人馬，要拿小虎回去，本來，小虎可以躲避一下，他不想連累鄉親家人，便先把妹妹藏了起來，自己却拿了木棍，與衙役拚個你死我活！」

張三豐到此，已明白了事情的大概。

呂小龍說道：「我弟弟雖然有武功，但寡不敵衆，被這些狗衙差押了出城！並且把他拴在縣衙大門右邊的石獅子腿上示衆！」

呂世伯淚下道：「他們就要在明午押他往刑場斬首示衆！」

張三豐怒道：「他犯的是什麼罪？」

呂小龍道：「他們說我兄弟是個抗捐犯！」

張三豐聽到這裏，怒火塡膺，想起自己的遭遇，大吼一聲：「天下烏鴉一般黑，讓我殺了那狗官，救出小虎兄來！」

呂小龍聽了，一揮斧頭，道：「好，我跟你去，不救出兄弟，誓不爲人！」

呂世伯道：「不，你們不能去，衙裏人多，你們謬然前去豈不是白白送死。」

張三豐道：「我們也不能眼睜睜看着小虎兄被人殺死，走，我們走——」

呂小龍也跟着張三豐出了大門。

× × ×

再說黑面獸那天，被張三豐揍個半死，逃回城中，躺在床上半天也不能起來。

他心內仍是不憤，便命人去衙縣告狀，另外一面派人到處打探張三豐的下落。

知縣「活閻王」接到了狀詞，當然還有百両銀子的賄賂，立刻叫人緝拿張三豐的告示，貼在城裏周圍，並對下屬道：「誰能擒獲張三豐，重重有賞！」

那時，張三豐與呂小龍仍在城外，本來，他不欲進城，因爲他不想再與黑面獸拚鬥，但而今呂小虎危在旦夕，心想道：「爲朋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走近城門，只見很多人圍着，似在觀看什麼，張三豐與呂小龍湊上前一看，却原來是緝拿要犯告示，而通緝犯人竟是自己！

張三豐火冒三丈，眞想上前撕下告示，但轉念一想：「此去目的是救朋友，何必爲這而壞了大事？」於是，他急忙低下頭來，把頭巾扯低。

他倆進城，來到縣衙，只見呂小虎雙手被反綁在石獅子的腿上，可是，好個呂小虎，一臉大義凜然之色，張三豐心中好生佩服。

呂小龍看見兄弟如此，急得紅了眼睛，便衝上前去，解救哥哥。

張三豐一手把他拉着，低聲道：「不要魯莽！」

就在這時，人羣之中，有人發現了張三豐，原來正是楊掌櫃家中的賬房先生。

這人十分機狡，當下默不作聲，出了人羣，跑進衙門裏去告密。

「活閻王」知縣大喜，便叫道：「來人！」

他派了六個大漢，俱是胳膊大漢，孔武有力，一起出去捉拿張三豐。

他們也知道張三豐厲害，出了衙門，不讓張三豐有所發現，便蜂湧而上。

張三豐奮力，可是，暗箭難防，終於被這六七個大漢，按在地上，他們立即拖着張三豐與呂小龍，入了縣衙，稟告「活閻王」。

活閻王笑道：「你這兩個奸賊，竟是搶刦法場！」

張三豐正想分辯。

活閻王又道：「既然你承認搶刦法場，那麼，明天便與那犯人一同斬首！」

張三豐見他强詞奪理也不想再分辯。

活閻王喝道：「來人，這道賊有點武功，快替他戴上重刑脚鐐！」

衙役門立刻應命，幾個人合力抬了一副最重的脚鐐進來，强行將他戴上。

張三豐一脚運勁，任由他五人一起來拉，也無法拉動絲毫！

「活閻王」見狀，大罵衙役，一時無名火起，竟然抽出皮鞭，抽了他們一頓。

張三豐見了，心下不忍，這六人雖然爲虎作倀，但他們都是爲衣爲食，便一發善心，道：「你們扣吧！」

他伸直雙腿，任由他們把脚鐐鎖上。

這一雙脚鐐，重一十八斤，看來張三豐一時之間，也無法逃走。

活閻王看見一切妥當，才鬆了口氣，返回內堂。

可是，張三豐等知縣一走之後，雙腿運動，「砰」的一聲，竟然把那一十八斤的脚鐐震開幾段！

公堂上的衙役，大驚起來，有人連忙走入內堂稟報，這「活閻王」更是嚇得臉無人色，只有顫聲道：「立即把他推進那黑獄去！」

幾十個衙差，連推帶擁的把張三豐帶到那間黑獄，原來這黑獄，是縣官專爲敲搾不到的窮犯人而設，裏面什麼設施也沒有，却囚了幾十人！

那些囚犯看見張三豐與呂小龍一起進來，見他們年青力壯，便不禁問起因由。

張三豐把事情說出衆人都十分憤慨。

忽然，黑獄門又開了，彼推進來的竟是呂小虎！

三人見了，忍不住相擁大哭。

三豐問道：「小虎兄，爲什麼他們又推你入來？」

小虎道：「他們害怕再生事端，索性要我住在黑獄一晚，明天斬首！」

三豐道：「都是我不好，救不了你，還累你的兄弟，眞是……」

小虎道：「三豐兄千萬不要如此說，這一切都是這班狐羣狗黨欺凌百姓……」

三豐道：「小虎兄，你還是休息一下再說！」

小虎道：「那活閻王誣陷你們什麼罪名？」

三豐說道：「他說我們刦法場。搶囚犯！」

小虎說道：「怎麼會？你碰也沒碰過我！」

小龍道：「正是，那些嘍囉往告密，他們一向都是胡亂安人罪名！」

小虎道：「既然他們如此誣諂咱們，

我們何不眞來一次刦法場，搶囚犯？」

張三豐看看這所破爛的黑獄，又看見衆多可憐的囚犯，已明白小虎的心意。

天色漸暗，不遠之處的內衙，却充滿歡笑笙歌。

原來這「活閻王」知縣，把陷害張三豐的事告知了楊掌櫃與黑面獸兩兄弟，他們立即在衙內慶功。

楊掌櫃舉杯道：「大人，乾了這杯，直到今晚，我這口烏氣，才能吞下！」

知縣舉起杯來，一口乾了。

黑面獸也道：「大人好酒量，再來一杯，以後也許還有很多事情，要大人帮幫忙！」

活閻王說道：「兩位兄台，不用客氣，以後的事，若要下官，可隨時開聲，不過……」

楊掌櫃道：「朝廷那會使餓官？以後咱們好好聯絡，有錢大家花！」

活閻王說道：「楊兄，你武功不凡，有時有些刁民，不肯交稅，你也要帮忙一下！」

黑面獸道：「對付這些刁民，在下當盡棉力！」

三人又舉杯，一邊喝一邊大談那些爲非作惡之事。

在黑獄之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衆囚犯聚在張三豐與呂家兄弟二人跟前，聽着張三豐說話：「各位，咱們都是無辜受害，你們想不想回到家裏，離開這黑獄？」

衆人當然轟然叫好。

有人問道：「咱們手無寸鐵，如何是好？」

三豐道：「這些牆是用石頭砌成，日久失修，你看——」

張三豐伸出手指，聚勁一挖，把泥土挖鬆了，接着道：「待我挖鬆黏土，你們搬石，大家合力！」

不久，其中一塊石頭巳然鬆脫，一塊大石，已被掀了下來。

有了缺口，事情易辦，他們人多勢衆，不用半個時辰，巳挖開了一個可容人過的大洞！

張三豐掩護衆人出了黑獄，這時，滿天星光，寒風凜烈，但他們的內心，却是熾熱無比。

張三豐道：「這次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我巳下了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巳有了刦法場搶囚犯的罪名，我今天要大開殺戒，大幹一場！」

衆人都應聲叫好。

張三豐又道：「各位，如你們願意的，可以跟我，如不願意，可以投靠親友，絕不强求！」

衆人都感到張三豐義氣凜然，紛紛磨拳擦掌，表示願意跟隨張三豐，去收拾這「活閻王」！

張三豐不覺大喜，與衆人商議一會便走到路旁，使勁拔起一棵碗口粗的小樹。

他執起樹幹，一揮道：「弟兄們，去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他們從黑獄趕回前門，衙前只有兩個守衛，正在閒聊，那知是大禍臨頂！

張三豐一躍而出，舞起樹幹，兩人倒在地上，呂家兄弟順勢拔出衙差的大刀！

其他守衛亦巳發覺，紛紛加入戰團。一個衙役入內報訊，活閻王大驚失色，而本來喝得半醉的楊掌櫃與黑面獸，也立時醒來。

他們正想闖出，張三豐與呂家兄弟巳率衆人，來到他們面前。

黑面獸衝上前來與張三豐對打起來。

活閻王與楊掌櫃却想趁機溜走，呂家兄弟連忙衝上，一人一刀，劈下了兩個狗頭顱！

黑面獸知道這次很難倖免，使出生平絕學，與張三豐周旋下去。

張三豐兩次與黑面獸交手，都本着善心，沒下殺手，而今却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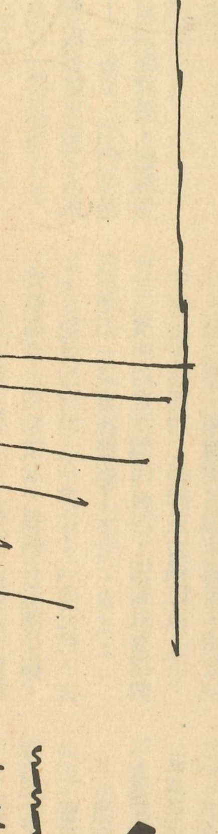
他索性拋下樹幹，使出武當神拳，「雙龍出海」、「橫掃千軍」、「兔起鶻落」……一連幾招，打得黑面獸不辨方向，眼冒金星！

黑面獸臨死却向張三豐猛然撲上，所謂拚死無大害，眼看直插張三豐雙目！好個張三豐，一個「餓虎擒羊」，右指潛出，直點黑面獸胸前「華蓋穴」。只聽見一陣嚎叫，黑面獸口噴鮮血，倒地而死！

衆人再搜衙門，救出了另外一些囚犯，趕走了活閻王的家眷。

張三豐道：「放火燒了這鬼地方！」熊熊的烈火，把黑暗的天邊也映紅了，更映紅了他們的臉龐，大仇巳報，衆人歡呼。

可是，這地方再不能留下，張三豐別過了衆人，踏上茫茫的前路！（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瑤華、若華姐妹來翠園紅樓已有七個月，二小姐悉心將自己所學傳授給她們，對她們名份雖是主僕，而相處有如姐妹，但家中事情不敢多談，吞吞吐吐，瑤華慧黠，若華率直，看在眼裏，擺在心上，紅樓似不止于老爺子、金叔和于二小姐三人，原來打掃、洗滌、剪花、煑飯另有五男六女代勞，那些都是啞吧像機械人，各司其職，只懂如何操作，沒有思維能力，從二小姐口中知道大小姐患類似痳瘋病死亡，據說她本人亦會蹈大小姐之病……瑤華、若華懷疑另有原因，希望爲二小姐解除憂慮，請二小姐帶去引見于老爺了，分担痛苦，生死相從……

傳授武功防高手　叮囑亡命到江湖

垂簾內傳出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不用多禮，妳們進來吧！」

「是，婢子們遵命。」瑤華站起身子，于飛虹已搶先行入內室，瑤華、若華，隨後而入內。

內室似是比外面大一些，一張杉木雲床上，盤膝坐着一個鬚髮如銀的老者。

瑤華、若華要跪下，那老者卻揮揮手，道：「妳們的事，虹兒都告訴我了。」

若華偷眼看去，發覺那老人一身淡青長衫，白髮白髯都修剪的十分整齊，長衫潔淨，形貌威嚴，也許是久年不見陽光的關係，臉色有些蒼白。

瑤華道：「愚姊妹承小姐收留爲婢，感激不盡，本該早來拜見老爺！」

青衣老人打斷了瑤華的話，道：「老夫已經十幾年未見客人，除了小女之外，妳們姊妹是老夫十二年中唯一接見的人。」

若華說道：「老爺子，我們不是客人，我們是二小姐的隨身女婢，也是你于老爺子的女婢。」

青衣老人嚴肅的臉上，竟然綻出了一抹笑意，道：「好甜的小嘴……」

瑤華接道：「我們對二小姐，還有一片唯天可表的赤膽忠心。」

青衣老人幽幽道：「小女有幸，能遇上妳們。」

瑤華心中忖道：聽他言詞之間，流露出對女兒無限的愛意，不禁膽氣一壯，道：「老爺子，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出來？」

青衣老人道：「妳說！」

瑤華道：「二小姐告訴小婢說，她生有一種怪病，不過，小婢不相信！」

青衣老人臉上的表情很複雜，似喜似怒的

沉思不語，良久之後，才緩緩的說道：「妳根據什麼說她沒有病？」

瑤華道：「小婢留心小姐的舉止，看她內功上的成就，斷言她不是有病的人！」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看不出妳小小年紀，竟然有論事決斷之能……」

瑤華心中暗道：他這說話不知是諷刺我，還是誇讚我。

但聞青衣老人接道：「說下去，你還有什麼想法？」

若華突然接道：「小姐青春年少，正是快樂人生的時光，把她限居在翠園紅樓之內，忍受着寂寞，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

青衣老人皺皺眉頭，道：「如無紅樓中十幾年的幽居生活，她怎能體會出上乘武功精義，又怎能練成很精純的迴旋先天氣功。」

瑤華道：「原來如此，老爺子的高瞻遠矚，果非小婢等能及……」語聲微頓，接道：「現在，老爺還要傳授二小姐什麼武功？」

青衣老人雙目突然一瞪，兩道眼神有如暴射的冷電，道：「妳們眞的很關心她？」

瑤華道：「是！」

青衣老人道：「關心到什麼程度？」

瑤華道：「如果能讓小姐平安，婢子萬死不辭？」

青衣老人目光轉注到若華的身上，道：「妳呢？」

若華道：「以身代死，含笑九泉？」

青衣老人望望于飛虹，沉吟了一陣，問道：「虹兒，千古艱難唯一死，妳相信她們的話麼？」

于飛虹道：「女兒相信她們，我知道她們是眞的關心我？」

瑤華、若華齊聲說道：「婢子們言出衷誠，天日可鑒。」

青衣老人道：「好！難得你們有這份忠義之心。不過，飛虹的難關，尚未過去，老夫願以全力帮她，由明天起，你們三人每夜子夜，到老夫這裏聽老夫講述一些武功精要，三個月後，再說下一步的行動。」

× × ×

青衣老人講述的武功，聽起來似無脈絡、軌跡，但卻是武技中的精萃。

瑤華、若華，簡直忙壞了，兩個人雖是每天只學一招，而且老人又講述極爲詳盡，每一個變化的着力之處，都講的十分精細。但兩人耗費一天去練習，仍然是難達純熟之境。

直到兩個月後，瑤華和若華才逐漸的融會、貫通了。這兩個多月中，兩人很少見到于飛虹，二女每日都累到筋疲力竭之境，實也無暇多想。

直到三個月期滿，二女才突然想到二小姐，好像有一個多月未見過她的面了。原來，每夜子時在青衣老人地下密室中會聚相見，于二小姐也似有一個多月沒有去了。

瑤華嘆息一聲，道：「妹妹，看來咱們對小姐，忠誠關心，還是不夠，好久沒有見她了，竟然……」

若華接着說道：「我想，她可能在練習更上層樓的武功，所以沒有問起，而且，老爺子傳授的武功，看似簡單，但練起却吃力的很，全力以赴，尤恐不及，實叫人無法多想別的事情。」

瑤華道：「妳對這三個月的苦練，可有心得？」

若華道：「有！希望今夜能通過老爺子的攷驗？」

瑤華道：「咱們這樣苦練武功，都是爲了小姐，如是從此難見小姐之面，縱然通過老爺子攷驗，也是無味的很。」



若華道：「對！今夜中見到老爺子時，應該問個明白？」

青衣老人的考驗，只是口上質問，由二女分別對答應變的招術、方法。

二女竭盡心智以對，老人問完之後，閉目沉吟不語。

瑤華吁一口氣，道：「老爺，婢子等自知才智所限，難如老爺之意，……」

青衣老人接說道：「不算太壞，差强人意了。」

瑤華道：「婢子最關心的是小姐，好像有一個多月沒有見到她了。」

若華道：「是啊！我們全心苦練武功，只希望能對小姐有所帮助……」

青衣老人仰面長長吐了一口氣，道：「也只有如此了，盡人事聽天命吧！」

瑤華輕輕一顰柳眉兒，道：「老爺，小姐現在何處？」

若華接着道：「多日未見，婢子們想念得很。」

青衣老人苦笑一下，道：「她很好，妳們放心，不過，要見她，還得等上幾天？」

若華道：「小姐可是練一種武功？」

青衣老人點點頭，道：「我聽說，妳們來此是逃避人的追殺？」



瑤華道：「是！」

青衣老人道：「可惜，妳們將會重蹈覆轍了？」

若華道：「老爺子請明示？」

青衣老人說道：「我自斷雙腿，留住紅樓，就是希望利用時間，籌思保護飛虹的辦法，飛虹沒有讓我失望，她的才智慧根，都很深厚，也得了我全部眞傳，但我想白了頭髮，却想不出上上之策，能夠以智慧去代解，不用動武，但我已無能爲力了，看來，仍要訴諸武功一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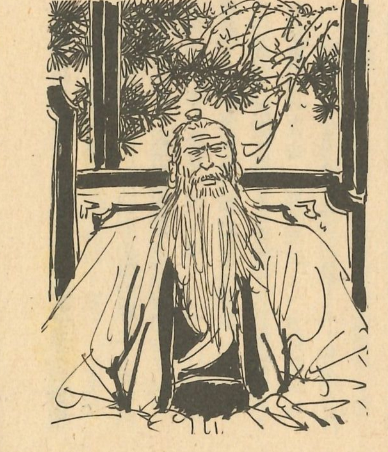
瑤華忖道：他爲了女兒，自斷雙腿，難怪他一直坐在雲床上，這等父愛，是何等的深厚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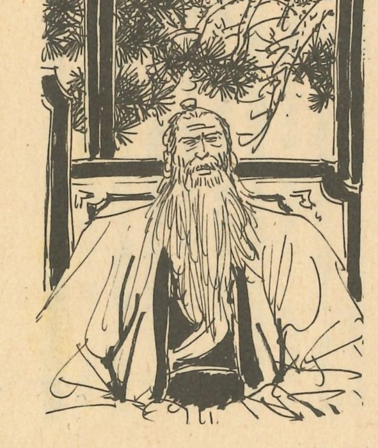
若華却衝口說道：「老爺如此犧牲，獨居紅樓密室十餘年，看來，比小姐承受的痛苦更大了。」

青衣老人泛起慈愛的聖潔光輝，道：「但得飛虹平安、幸福，老夫就是化爲飛灰，也算對得起她的母親了，死而何憾？」

瑤華說道：「老爺子慈愛專情，婢子們如聞天音，二小姐神仙中人，任何人和她相處一段的時間，都會不自覺的對她生出愛惜之心，小婢姐妹兩人，對此感受極深，處處以小姐爲念。……」







青衣老人接道：「我瞧得出來，所以，才破例傳授妳們兩人武功，這在無影門中，是絕不允許的事……」

若華接道：「老爺子，這怎麼行……」

青衣老人哈哈一笑，道：「妳們放心，老夫決定傳授妳們武功之時，已決定解散無影門了，妳們和飛虹，都不受無影門的規戒約束，唉！甚麼門戶之見，什麼門規約束，都不過是爭霸武林，逐鹿江湖的手段罷了，我要你們生活的自由自在，過的幸福快樂……」

瑤華接道：「老爺愛屋及烏，婢子們感激不盡。」

青衣老人臉色一整，道：「不用感激老夫，應該是老夫感激妳們，沒有妳們的忠肝義胆，老夫也不放心讓飛虹一個人逃命江湖……」

神情突然間變的十分嚴肅，接道：「妳們要牢牢的記着一件事，一旦妳們離開紅樓，就開始亡命生涯，將被江湖上一批武功奇高的神秘人物所追殺，妳們要憑仗自己的武功和機智避開和抗拒。」

瑤華、若華同聲答應道：「婢子們死而無怨。」

青衣老人點了點頭，道：「好！現在老夫要傳妳們施用暗器的手法，妳們兩個人各選一樣？」

伸手由雲榻上拿起一幅畫圖，貼在壁上。

二女凝目望去，只見掛圖上畫了三種不同的暗器，各有名稱。

第一種，奪命指環。

名字雖然很惡毒，但看上去只是一個金鐲和一枚戒指，只是在金鐲和戒指後面，各帶有一個很細的白綫。

第二種，燕尾刺。

那是比針大一些的暗器，頭呈三角，形如倒刺，末梢分叉，有如燕子之尾。

第三種，定穴珠鏢。

這種暗器，分爲白、綠兩色，其實就是用翠玉和白玉琢磨出來的丸珠，比黃豆大不了許多。

二女明白，這定穴珠鏢，非絕佳的內力，無法施展，自是不敢輕易選用。

青衣老人道：「估量你們本身功力，各憑造化，自選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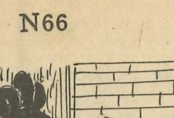
瑤華望了妹妹一眼，說道：「若華，妳先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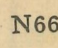
若華拿起燕尾刺看了一陣，道：「我學這個吧？」

瑤華指着金色指環，道：「老爺子，小婢學奪命指環？」

青衣老人點點頭，道：「好！這奪命指環，是風磨銅製成，堅硬可穿鐵石，指奪左手指，環鐲帶在右腕上，這有個名堂，叫左指右環。指、環上，各有一條天蠶絲的細索，繫在上面，不畏刀劍，索長四丈八尺，後面可以用腕力操縱，指、環上面，都有按鈕操縱，那指環上可以突出四枚鋒利的尖針……」

瑤華接道：「老爺子，這環鐲上可是也有





變化麼？」

青衣老人道：「不錯，環鐲飛出之時，會突出一圈鋒刃。刀劍之類的普通兵刃，也難當受一擊，不過，要操縱指環，環飛舞數丈之外却敵，得要好好下一番功夫。」

瑤華道：「婢子資質愚蠢，還要老爺子多多加以指點。」

青衣老人目光轉注到若華的臉上，道：「關於這燕尾刺，不可以一般暗器視之。它有多種手法，防不勝防，而且歹毒異常，中刺之人，如果還要逞强動手，針刺會逐漸深入。」

若華道：「婢子會謹愼施用……」

青衣老人點頭笑道：「妳可知道，這末端燕尾的作用何在麼？」

若華道：「婢子不知，老爺指教？」

青衣老人道：「第一可保持暗器出手的平衡；第二，對方如用兵刃撥打時，燕尾刺平衡力量突變，方向易變，會抵隙而入，很難撥打開去，當然，這也需要一種特殊的手勁，施用燕尾刺有三種最厲害的手法，一是流星趕月，二是百花齊放，三是五鳳奪巢，不過，這燕尾刺只有三十六枚，施用時，要多多珍惜……」

若華接說道：「老爺子，能不能再打造一些？」



青衣老人道：「當然可以，不過，這是很精巧的一種手工，頭尾重量的控制，非常不易，縱然是巧手名匠，也要慢工細着，打出成品，十支中能有三支可用，已經不錯了。」

若華道：「多謝老爺子成全。」

青衣老人道：「老夫願意傾囊相授，希望合妳們和飛虹三人之力，能夠突破危難。」瑤華道：「老爺子放心，婢子們可死，小姐要生……」若華接着道：「一旦小姐遭刦，婢子們當以身殉，絕不偷生於世？」

青衣老人歎息一聲，道：「老夫很遺憾，傳了妳們武功，但却也給了妳們無窮的災難，我不敢想像妳們以後會有些什麼遭遇，江湖風險，高手如雲，動武是最後的手段，最好是以智却敵，掩蔽行踪，妳們兩姐妹江湖經驗豐富，希望能多花一點心思！」

瑤華道：「老爺子，江湖高人很多，不知婢子們可不可以和他們結交以爲助力？」

青衣老人沉吟了一陣，道：「這些年老夫和小女一直沒有離開過紅樓一步，所以，他們的監視，也放鬆了不少，但老夫知道，妳們一旦離開，必難逃過他們的耳目，無法避開追殺，他們的武功，都相當高强，如非武功極高的人，從旁拔刀相助，也不過是徒送性命……」

若華道：「老爺子，像南宮慕白那樣人物如何！」

青衣老人沉吟了一陣，道：「南宮世家在武林中有一定的地位，但老夫担心的是，怕把他們拖入這個漩渦之中……」

瑤華接着說道：「這個婢子們自會量情而爲。」

若華忽然歎了一口氣，道：「老爺子，小姐太美了，一旦出現江湖，可能引起很多的麻煩……」

「這一點也是老夫担心的事……」青衣老人說：「要你們多費心了。」

瑤華道：「這方面雖然行來不易，但並非是全無辦法可想，老爺子請放心，我們會替小姐安排。」

青衣老人歎息一聲，接道：「飛虹雖然聰明，但她經驗不多，很多事想不到，但我知道瞞不過妳們，所以，老夫要和妳們商量一件事情？」

瑤華道：「老爺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一聲，婢子們自會全力以赴。」

若華道：「是啊！老爺子，幹嗎跟我們客氣呢？」

青衣老人神情肅然的道：「一旦妳們要離開這裏的時候，不許提起我的事情……」

若華苦笑一下，道：「老爺子，現在小姐不在，我們可不可以問問你老人家的事情？」

青衣老人沉吟了一陣，道：「妳問吧？」

若華道：「其實，也是婢子們吩咐老爺應有的關懷，我雖然很笨，但也瞧出這翠園紅樓之內，蘊藏着一種神秘的氣氛，現在，我們大概有了一些瞭解，我們關心小姐，也敬重老爺子，也希望老爺子有所打算，尤其是我們和小姐離開之後，老爺子一個人……」

「不用爲我担心……」青衣老人神情肅然的說：「這些年來，我忍辱偷生，活到現在，全是爲了飛虹，我想了很多年，但我還是想不出一個有效的辦法帮助她，到最後還是要冒險讓她一人在江湖上闖蕩，這是一場豪賭，後果如何？要全靠她個人的機運、智慧，我却帮不上忙，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這些年來，我把一身武功，傳授於她，我個人的事，我早已有了打算……」

瑤華接道：「老爺子，你武功之高，天下英雄，能相頡頏的，相信不多，何況，老爺子定會有一些舊友、故交，只要老爺子肯出面，他們一定會拔刀相助，爲什麼不和對方，作一次徹底的了斷……」

「我想過這件事情，一則是不願拖累朋友，因爲對方報復的手段十分殘酷，累及家人，禍連兒女，何況，無影門有很多傳統的門規，非常的孤僻，老夫雖在江湖之上行走，但却無法結交很多朋友……」

青衣老人仰首上望，思索了一陣，道：「無影門至我而絕，妳們離開紅樓之後，包括飛虹在內，已不是無影門的弟子，沒有任何規戒約束妳們，妳們可以用任何方法保護自己，妳們可以結交朋友，心中只有是非，沒有束縛，我自己早安排好了我該走的路，妳們的善意關

懷，老夫心領了，老夫的事，不用再問了。」

瑤華看到他堅毅的神情，心知這方面，老人早已有了決定，再勸無益，口風一改，問道：「老爺子，能不提能示一下，對付我們的，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心中有個譜，也好對付他們？」

青衣老人說道：「對付你們的人，是當代江湖上最厲害的人，武功高强，手段兇厲，他們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但他却能掌握着江湖上一切的變化，老夫現在還不能告訴妳，他們是誰？……」

這一點，若華很不服氣的說：「老爺子，小婢聞知己知彼，爲對敵的要件之一，老爺子既然知道了她們是誰，爲什麼又不肯告訴我們，這件事不但關係着小姐的生死，也繫上了小婢姐妹兩條命，我們希望知道，也該知道。」

青衣老人雙目一瞪，兩道眼神，有如冷電暴射，盯注若華的臉上。

瑤華心頭鹿撞，但他明白此刻不是說話的時機，只好忍下。

若華心中也有些害怕，但她却鼓足了勇氣，瞧着青衣老人。

青衣老人忽然放聲大笑一陣，道：「好，好，妳胆子很大，竟敢質問老夫，不過，說的倒也有理，老夫不告訴妳們的原因是，妳不知道敵人是誰，才可能有人會帮助妳們，一旦知道了他們是誰，老夫保證遍天下沒有妳們立足的地方了。」

若華眨動了一下大眼睛，心中似懂非懂，但却不敢再追問了。心中忖道：你不說算了，反正，將來我們總會知道的。

只見青衣老人慈愛的說道：「現在開始吧！老夫傳授妳們施用暗器的辦法，記着我的話，學會之後，非在必要關頭，不可輕易施用出手。」

青衣老人很用心傳授，兩人也集中了全部精神去學。瑤華兩姊妹是相當聰明的人，但仍然化費了三天的工夫，才把幾種特殊的暗器手法學會。

當然，學會的只是技巧，要施展的得心應手，還得下一番功夫才行。

第七天晚上，瑤華姊妹在密室中見到飛虹和一男一女兩個啞僕。

青衣老人神情肅然的道：「你們白天離開此地，這一男一女，是我的啞僕、啞婢中選的兩個才、質最好的人，男的叫劉星，女的名茶花，這是我替他們取的名字，他們兩個人沒有參與勞役工作，這些年中，都在苦練功夫，我



相信他們的成就，已到了相當的境界……」

目光一掠劉星、茶花，接道：「由現在開始，你們一切都爲小姐所有，聽小姐的令諭，不得違誤……」

劉星、茶花口中呀了一聲，轉身對飛虹拜了下去。

飛虹扶起二人，用手比了一陣，兩人點頭歡笑，站到飛虹的身後。

原來，飛虹久和啞僕、啞婢相處，已然學會手語。

瑤華側臉看去，發覺劉星身子結實，手、臂上虬筋突起，女的却面目娟好，膚色微黑，暗自忖說道：這兩人不作雜役，一直苦練武功，豈不是練了十幾二十年了，比小姐學的時間更久，這是一支伏兵，看來，老主人早已有心了。

細看兩人年齡，不過二十左右，果然和一般啞僕啞婢，相差十多歲，想他們進入紅樓的時候，也不過是十歲左右的童子。

但聞青衣老人說道：「飛虹，妳不是無影門的弟子，所以，不用遵守無影門的戒律。」

「爹！我是你唯一的傳人，如果我不繼承無影門的衣鉢，那要誰來承繼？」

「爲父的自有安排，」青衣老人說：「無



影門中有很多的規戒，你還不太清楚，爲父的不傳戒律，妳就不能算無影門中人？」

于飛虹點點頭，道：「爹，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離開？」

青衣老人笑一笑，道：「爹雙腿盡失，行動不便，而且，我還要習練幾種武功，不用掛念我，爹想念妳的時候，自然會去找妳了？」

瑤華心中明白，這幾句話，是老人編做的安慰之言。

于飛虹說道：「可是我的病，就快要發作了……」

青衣老人接道：「妳的病已經好了，這幾天爹帮妳，衝破了生死玄關，打通了任、督二脈已是寒、暑不侵，百病盡除，不用担心妳的病了，現在，妳們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太陽升起，就可以離開紅樓了。」

于飛虹似有所感的道：「爹，我走了，誰照顧你，女兒不放心？」

青衣老人冷笑一聲，道：「爹由衆多的啞奴相陪，怎會沒人照顧，我要習練先天無極神功，妳們也不用來向我辭行了，快快去吧！爹要開始靜坐了。」

言罷，閉上雙目，不再理會幾人。

于飛虹緩緩跪下，對老人拜了三拜，瑤華、劉星等也跟着大禮跪拜，叩辭老人。

幾人剛離開密室，青衣老人突然按動壁間一塊青石，但聞蓬然一聲，一塊鐵板落下，封死了密門。

于飛虹聞聲回頭，黯然說道：「爹放下鐵閘，誠心不再和我們見面了。」

瑤華心頭黯然，口中却說道：「姑娘，老主人要靜修神功，也許怕咱們驚擾了他。」

于飛虹歎息一聲，道：「不知爲什麼，我總是感覺到有些不對？」

若華道：「小姐，老爺已經吩咐的很清楚

了，妳就不用再多想了，待小婢們帮妳整理下衣物，明天，就要離開此地了。」

于飛虹吁口氣，道：「不知道金叔肯不肯放我們離開這翠園紅樓。」

瑤華心中一動，道：「小姐，如是金老前輩不放咱們離開，該怎麼辦？」

于飛虹道：「那只有硬闖了？」

若華道：「那豈不是要翻臉動手？」

于飛虹道：「是！除非是能說服他，讓他網開一面。」

一行人步入大廳，瑤華低聲問道：「小姐，就妳記憶所及，那位金老前輩，是老主人的朋友，還是……」

于飛虹接道：「我不太清楚，我懂事的時候，好像就見過金叔，住入紅樓之後，金叔就住在樓外翠園之中，負責紅樓的警衛安全，不准主人進入紅樓，也不准我離開紅樓。」

瑤華道：「小姐，那位金前輩，只有一個人住在翠園之內麼？」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于飛虹說：「金叔住在紅樓外一所茅棚之中，我也不知道那裏除了金叔之外，是否還住有別的人？」

瑤華低聲道：「小姐，金叔的飲食，是否由紅樓之內供應？」



「沒有，金叔自行炊食，」于飛虹突然住口，呆了一會兒，說：「也許另外有人，帮他炊作飲食，洗滌衣物。」

若華點點頭道：「這些雖是小事，但却麻煩的很，絕不是金前輩那等高人長期願爲。」

于飛虹本是聰明絕倫的人物，很多事物不明白，是因爲她既未經歷，又未去想過，但若華姑娘一提起，她立刻就能領悟。

瑤華笑一笑，道：「小姐，請休息吧！我們已經有了決定，不論情形如何？我們都要離開這裏。」

×　×　×

日上三竿，瑤華、若華提着一個大包袱，行出大廳時，劉星，茶花，早已恭候在大廳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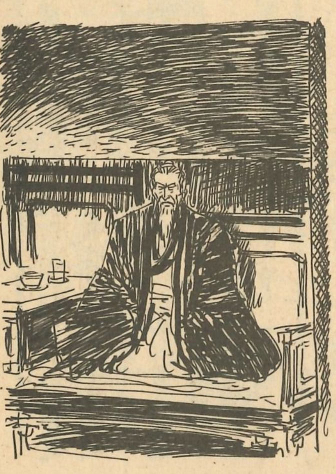
劉星搶過包袱，背在身上，和茶花退到兩側，讓于飛虹等行過，才隨行身後。

一行人走的堂堂正正。

行出紅樓大門，就見一個留着花白長髯的老者，站在九曲朱橋前擋住了去路。

瑤華心中忖道：這一位大概就是那個金叔了。

凝目望去，只見他一襲藍衫，面如淡金，身高在七尺左右，神情間却是一片冷[illegible]。



于飛虹當先而行，瑤華、若華，落後一步，隨行兩側。距那藍衣人三步左右處，停了下來，一躬身，道：「金叔早安。」

藍衫人微一頷首，打量了幾人一陣，冷冷說道：「飛虹，看樣子，妳是準備遠行了？」

「是！不過，這一次，是爹同意的……」

藍衣人冷笑了一聲，說道：「是妳爹同意的？……」

「是……金叔不信，可以去問我爹……」

于飛虹的態度很强硬。

藍人衣搖搖頭，道：「令尊沒有通知我，丫頭回去吧！老夫替你守了十幾年的門戶，再有幾個月，就可以圓滿完成了任務……」

「你是說……」于飛虹說：「奉命來守護翠園紅樓？」

藍衣人一皺眉頭，道：「丫頭，不管什麼原因，妳再留在紅樓中半年時光，半年後，不論妳要到那裏去，就再不勸阻。」

若華心中忖道：哼！一口一個老夫，那裏有半點情意。這算什麼長輩？

但聞于飛虹接道：「金叔，我想不明白，爹不許我離開紅樓，金叔阻止，自是應該的，如今，爹既允許我離開此地，金叔仍然不允，那是說，金叔不是奉爹之命了。」



藍衣人歎一口氣，道：「丫頭，不管我奉誰之命，妳已經在這裏留居了十幾年，如今，只餘下數月限期，又何苦一定要和金叔過不去呢？回去吧！就算妳帮金叔一個忙？」

「我……」于飛虹爲難的說：「我爹說，今天一定要離開紅樓？」

「什麼？……」藍衫人怒聲說：「你爹要妳今天一定離開？」

于飛虹道：「是！萬望金叔允准？」

「不行……」藍衫人大聲說道：「妳可知道你爹那一雙腿，怎麼斷的？」

于飛虹聽的一呆，道：「我爹的腿，難道是你斬斷的？」

「金叔還沒有這個本領，不過，你今天一定要離開，那就不是當年的斷腿之痛，恐怕連性命也保不住了……」藍衫人目中神光閃動着說：「何況妳離開此地的機會也不大。……」

瑤華担心于飛虹被他說服，急急接道：「小姐，老爺之命，要咱們今天一定離開……」

目光轉注藍衫人的臉上，道：「金老前輩，小姐一直很敬重你，認爲這些年來，你一直在保護她和翠園紅樓，使偷覷這裏的人，難越雷池一步……」

藍衫人冷冷接道：「住口，妳是什麼人，敢和老夫頂嘴……」

「我是小姐的丫頭……」瑤華緩緩的說：「所以尊稱你金老前輩，……」

「金老前輩，也是妳這個丫頭片子所能叫的麼？……」

只聽于飛虹厲聲說道：「金叔叔，告訴我，爹的一雙腿，是誰斬斷的？」

藍衫人目中殺機一閃，但似乎又强自忍了下去，道：「他既然要妳離開紅樓，想必告訴了妳不少的事情，難道沒有告訴你，他的雙腿是怎麼斷的？」

（未完·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屈少青的繼母柳氏認出無頭屍首是屈招雄，因爲發現有屈少青亡母綉的香囊，綜合帮衆認出屍體頸上有紅痣，看來沒有錯認，因怕張揚引來外敵，不對外發喪，又不敢請雙英神捕協助追查，只是暗中偵察，遵照遺言到後山慈雲寺找苦禪大師，發現苦禪師徒三人被害，還倖存一個新收僧徒弘達未死，由他將父親遺信轉交，說出一個假冒屈少青的少年將師父殺害，屈少青從遺信中由少英繼任帮主，自己任副帮主，餘無別言。因此懷疑雷凌峯就是自己弟弟屈少英，殺害苦禪也是他所爲，爲了爭奪帮主位置，回帮召開大會，將雷凌峯入罪……

雙鷹神捕後傳 之二／西門丁・文 可飛・圖

囊中秘

阿斗少帮主 遭挾持讓位

屈少青走前摑了雷凌峯一巴掌，道：「我眞是瞎了眼，才會當你是兄弟！」

雷凌峯半張臉都紅腫起來，但他絕不退讓，語氣冰冷地說道：「雷凌峯更是瞎了眼，才會相信你這糊塗的話，加入雄獅帮！」

屈少青的手指頭幾乎指到雷凌峯的鼻子上，說道：「我再問你，假如帮主不是你殺死的，天地茫茫，爲何你一個人便能找到他的屍體？就算凑巧，也沒有這般巧的！」

「天下間的事，無奇不有，凑巧的事多的是！你不相信，大可以去問司空幻前輩！」

「別拿司空幻來壓我！」屈少青咆哮地道：「你自己也說過，司空幻跟你有交情，也許是你跟他合力殺死帮主的！」

蔣香主道：「不錯！憑這狗賊又怎能殺得了帮主，一定是跟司空幻那老賊設計陷害，才能成功！」

雷凌峯吃吃大笑，他足足笑了一盏茶之久，才停住笑聲。「屈少青，去找尋帮主的下落是不是你派我去的？」

「雖然是本座派你去的，但却是你毛遂自荐的！」

「連你也不知道帮主要去那裏，我又怎能知道？既然不知道又怎樣跟司空幻聯系和設計？」雷凌峯大聲道：「我再問一句，帮主離開前後，我可有離開過本帮一步？」

胡駿乾咳了一聲，說道：「這個倒沒有！」

「屈少青，你聽清楚了沒有？」

「也許是你寫信給帮主，約去到某個地方見面！」

「日期相差一個多月，帮主會在那裏等這許多天麼？」

屈少青不由語塞。蔣香主道：「少帮主，看來不動刑是不行的了！」

胡駿道：「近半年來，根本沒有人送信來給帮主！」

屈少青有點强詞奪理地道：「但可以用其他方式通知帮主，未必要寫信！」

應天源又問道：「少帮主可知苦禪大師是何日遇害的？」

「十月十八日！」屈少青怒火又升上來，道：「而我是十七日將消息告訴雷凌峯的！」

應天源道：「這又有一個問題了！十月十七日晚上及十月十八日，小雷都一直跟着老朽！」言畢廳上也有人證明。

雷凌峯道：「屈少青你聽清楚了沒有？假如苦禪是我殺死的，我能分身麼？」

屈少青急問：「應堂主，你沒有記錯日期麼？」

「那天下午老朽到你書房找你，後來與小雷一齊離開，到老朽房中研究帮主被殺之事！因爲那天是老朽的生辰，所以他在房內陪我喝酒，晚上也在我房內睡覺！第二天老朽還帶他一齊出去……」

屈少青有點沉不住氣，問道：「你帶他去何處？」

「老朽和他一齊去通知外三堂的人去打探『七雷掌』馬飛天的下落！那天他一直陪着老朽！」

「你生辰，爲何不通知本座。」

「一來老朽一向不太重視這個，二來少帮主喪父不久，老朽也要避嫌，不敢鋪張！」

雷凌峯道：「屈少青你如今還有何話可說！」

屈少芳搶着道：「也許你有同黨，要不，此事除了爹爹本身和你之外，再無第四人知道！又有誰會假冒大哥之名去慈雲寺？」

雷凌峯道：「知道此事的可能不止三個人！因爲帮主也有可能將此事情告訴別人！」

屈少青大聲道：「不可能！」

「不可能！」雷凌峯冷笑一聲：「你怎知道帮主不會告訴別人？」

「這件事十分秘密，他連我都不大肯說，又怎會告訴別人？」

「除了你之外，帮主還有其他親人！再說，也有可能他臨死之前告訴給他人知道，更有可能是苦禪的弟子在無意中洩漏出去的，於是本帮的仇家和對頭爲了達到消滅本帮的目的，才施出了這種卑鄙的手段！」

他這幾句話的含意，廳裏的人都聽得明白，是故屈少芳急道：「這件事連娘也不知道！」

應天源道：「少帮主，此事重要，不可草率決定，請三思！」

屈少青寒着臉問道：「應堂主此話何意？」

「因爲有漏洞，所以不可貿貿然處置雷凌峯，以免冤枉好人！二來，假如雷凌峯眞的有問題，本帮之內，必還有其他同黨，也該慢慢審問，斬草除根！」

屈少青回轉頭，問道：「諸位的意見如何？」

衆人都覺得屈少青的懷疑有根據，但因爲雷凌峯有證人，沒有離開雄獅帮，所以又覺得事有蹊蹺，是故都同意應天源的建議。

屈少青只好悻悻然地道：「既然如此，暫時將他押在牢裏，今日本座太過累乏，明日再親自提審！」

× × ×

屈少青返回房內，屈少芳跟着他進去，問道：「大哥，你怎樣又猶疑起來？」

屈少青冷冷地道：「誰說我猶疑？愚兄要慢慢拷問，讓他自己招供，這樣愚兄才能建立威信！」

屈少芳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要是有歐陽表姐在，她一定有辦法分出眞僞！」

屈少青不耐煩地道：「愚兄說過，以後不可再提及她！沒有歐陽珠，雄獅帮還會是咱們屈家的！」

屈少芳見大哥發怒，只好岔開話題。「大哥，小妹知道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後山玩玩吧！」

屈少青道：「你自個去玩吧，愚兄昨晚一夜沒睡，想休息一下！」

屈少芳離開後，屈少青心情並不能冷靜，他忽然呼小玉過來：「要一碟醬牛肉，一碟鹵豆腐，一瓶燒刀子來，要快！」

少帮主吩咐的事，何人敢慢？不過一刻，兩碟冷菜，一瓶酒已送進來，忽然應天源與胡駿一齊來求見。這兩位是帮中的元老，立下不少功勞，屈少青只好請他們進來，淡淡地說道：「兩位堂主，要喝酒麼？」

應天源道：「少帮主不用客氣，老朽與胡兄因爲發現一個疑點，所以來問少帮主。」

屈少青冷漠地道：「說吧！」

「帮主有什麼話交代與苦禪？」

「當然有，帮主不會騙我！奈何苦禪已被奸賊殺死，這只能成爲秘密了！」

應天源續道：「少帮主，老朽覺得苦

禪那位徒弟有問題！第一，咱們一直只知道他只有兩個徒弟，忽然又冒出了一個，第二，苦禪在他回寺時，如果還未斷氣，對苦禪這個出家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完成帮主的願望，而不該在那短暫而寶貴的時間內，告訴他徒弟有關假冒少帮主行兇的事！」

胡駿道：「所以那位自稱是苦禪新弟子的和尚的話，便不足信了！」

屈少青道：「本座自然不是呆子，但那和尚能够拿出『證據』來，證明他的身份！」

「什麼證據？」

「他說帮主敎他們三招防身劍法，而帮主也曾敎本座這三招劍法，咱們以劍法引證身份！假屈少青因爲沒法使出那三招劍法，身份才被揭開的！」屈少青不耐煩地問：「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胡駿咳了一聲，道：「少帮主你累了，咱們明天再研究吧！」

屈少青送他們出房，便喝起酒來，酒入愁腸愁更愁，一瓶酒喝乾，屈少青已大醉倒在床前。

當他醒來時，已屆黃昏，頭痛得如遭斧劈。他又呼小玉送一盆冷水給他洗臉。冷水敷臉，使他頭腦倏地清醒起來，這時候，耳際忽然响起胡駿與應天源的話來！

弘達的身份有沒有可疑之處？細想之下，的確不能全信！他懂得父親的劍法，可能是苦禪的傳授。

再一個更大胆的念頭閃過：莫非弘達就是二弟？

屈少青全身熱血都似要沸騰。如果屈少英不是寄養在慈雲寺，父親爲何對苦禪這般好？而且還敎他們的武功，接濟他們呢？

假如不是爲了矇蔽外人，爲何慈雲寺裏明明有四個人，却只稱三個？爲何不將弘達算進去？雖說弘達的年紀看來只有十八歲，但憑外貌根本沒法鑑定得準，何況和尚無憂無慮，自小出家的，年紀看來都比俗人較輕！

屈少青想至此，再也忍不住，道：「小玉，快替我準備晚飯，還有給我加幾個肉包子！」

小玉去後，屈少青立即寫了一封信，信是寫給屈少芳的，說自己有事外出，可能要一兩個月才可回來。叫她協助胡、應審問雷凌峯。他將信放在枕頭上，然後換上衣服，帶上銀子，他怕路上有意外，又帶了幾張銀票，幾柄飛刀，以防萬一。

吃過晚飯，屈少青包上肉包子，還帶了一柄火熠子，等天色黑齊，然後步向後山。到達雄獅峯，帮徒向他問好，屈少青道：「你們都沒偷懶，眞是可嘉可敬，我到後面看看，你們仍留在原地！」

言畢便走下雄獅谷，穿過峽道，至護獅谷，他拾起一根枯枝，點上火，向慈雲寺的方向跑去。

屈少青一脚高一脚低，不顧勞累和危險，一口氣跑至慈雲寺外，天色尚未亮。

黎明前的一刹是最黑暗的，也是好夢正酣的時候，屈少青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擂打寺門，大聲叫道：「弘達師傅請開門！」可是他叫了好一陣，都不見有人應他。荒野裏只有他的叫聲和呼呼的風聲。

屈少青又持着火把到後門呼叫，但裏面仍然沒有反應，他心中忖道：「莫非弘達已不在寺中？」心念剛落，迅即升上另一個念頭：「他不會讓那個假冒我的惡魔殺掉吧？」

想到此，他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轉頭望回四周，只覺黑黝黝的山野，似乎躲藏着無數的凶物！他深吸一口氣，背靠牆而立，手上緊緊抓住長劍，只恨不得快點亮。

幸而過了不久，天際便露出一絲魚肚白，屈少青一顆懸起的心才稍稍放下。他還是不敢造次，又過了半柱香工夫，待天色稍亮，才踩熄火把，翻牆跳進去。

寺裏的一切，井井有條，跟他上次來時似乎沒有分別，屈少青先到禪房，但那裏的幾間房却鎖上門，大殿神龕前也掛了一塊紅幔，看來弘達果然已經下山。

屈少青萬料不到弘達幾乎跟自己同時離開慈雲寺，他滿懷希望而來，却摸了個空，心中自然十分失望。他發了一陣怔，依稀記得弘達曾謂他將會去祥雲寺掛單，便決定趕去祥雲寺。

由雪峯山至洞庭湖畔常德鎮不到四百里路，屈少青下山之後，便買了一匹駿馬代步。此刻他心中有太多的謎，又關心自己的前途，是故一上鞍便策馬狂馳。

十一月初一午前，他便到了常德鎮外，問明了祥雲寺的座落，便又匆匆上路，祥雲寺在常德鎮北三里，那寺的規模只比慈雲寺略大，但香火鼎盛，氣派自然大有分別。

屈少青將馬匹拴在寺外，直入大殿，見到一個和尚正在清理香爐，便問道：「師傅佛號如何稱呼？」

那和尚放下手上的香爐稽首道：「貧僧弘遠，敢問施主有何指敎？」

「不敢，在下想問師傅一句，慈雲寺的弘達師傅，是不是在貴寺掛單？」

弘遠詫異地道：「弘達是誰？貧僧只知慈雲寺的苦禪師伯及弘度等三位師兄，可不知有這個人！」

「他是上個月才剃度的……咳咳，總之慈雲寺可有和尚到貴寺掛單！」

「敝寺並沒有人來掛單，施主找錯人了！」

屈少青急道：「不會的，他明明說要來貴寺掛單！除非他是……」

弘遠問道：「除非他如何？」

話音剛落，忽然裏面有人問道：「弘遠，你在跟誰說話？」

弘遠忙道：「師父，有位施主說要找慈雲寺的師兄！」說着裏面走出一位年紀老邁，滿臉愁苦的老和尚來。

屈少青只覺他望人之時，雙眼神光隱現，心頭不由一驚，忙抱拳道：「弟子屈少青，拜見主持！」

「屈施主……唔，施主莫非來自雄獅帮？」

屈少青目光一亮，忙問：「主持如何知道？」

老和尚苦雨，目光似有笑意，但眉宇間仍籠罩着一片愁苦之色。「附近姓屈的，只有雄獅帮的帮主屈施主！小施主跟他是何關係？」

「不敢相瞞，他乃先父！」

苦雨臉上淒苦之色更盛，道：「原來屈施主已經仙遊，他尚在盛年，當眞意料不到！」

「先父是被人殺死的！」屈少青道：「主持認識先父？」

「昔日屈施主曾來敝寺上香，與老衲有一面之緣！」

「先父曾到貴寺上香？」屈少青可一直不知道父親不但與佛門中人來往，而且看來還頗虔誠。

苦雨道：「屈施主聽敝師兄提及敝寺，是以路過時順便進來上香，小施主最近去過慈雲寺？」

屈少青便將慈雲寺發生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苦雨走至佛像前上香，口中喃喃地說道：「阿彌陀佛，師兄你已脫離苦海了！」

屈少青心中想道：「他是個出家人，爲何似有莫大的痛苦？」倏地覺得自己跟苦雨接近起來，是以忍不住問道：「主持，您跟苦禪大師也有痛苦？」

苦雨眼皮一動，一對眉尾垂得更低，他合什道：「阿彌陀佛，出家人四大皆空，何來痛苦？小施主見到弘達是什麼時候的事？」

「上個月的廿七日。」

苦雨想了一下，道：「也許他還未到，施主過兩天再來看看。」

屈少青有點累，也想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因此抱拳告辭。「弟子告辭！」他返回鎮上，找了家乾淨的客棧落脚。

常德鎮規模旣小，人口也不多，但勝在靠近洞庭湖，鮮魚甚多，屈少青大快朶頤一番便回店睡覺。

次日屈少青又到祥雲寺，剛進寺門，便見到苦雨送一位青袍客出來。「居士慢走，恕老衲不遠送。」

那青袍客微微一笑，說道：「在下早請你回轉了！」他年紀看來已不小，但面龐俊朗，五官綫條分明，而神態看來冷漠倨傲，他望也不望屈少青一眼，便昂然而去。

不知爲何屈少青看到他時，心頭竟然微微一熱，便脫口問道：「主持，這人是誰？」

苦雨淡淡地道：「他是老衲方外之交，對佛理頗有心得，特來敝寺與老衲研究佛經！」

那青袍客耳目甚靈，屈少青的話，落在他耳中，轉頭望過來，苦雨向他打了個眼色，青袍客雙脚加快，眨眼已不見，可惜屈少青毫無所知，否則他一定能看出點端倪來。

苦雨道：「小施主又來找弘達麼？他還未來，也許他臨時改變主意，到別寺掛單也未定，小施主有空的話便在常德鎮小住幾天，否則他日再來。」

屈少青問道：「貴寺沒有地方可作弟子棲身之所麼？」

苦雨道：「敝寺素來不招呼俗家弟子，請小施主原諒！」言畢轉身進內。

屈少青忙道：「大師請慢！」

苦雨轉頭道：「小施主還有何事？」

「大師曾謂與家父有一面之緣，未知先父與大師說過什麼話？大師對先父的往事，又是否了解？」

苦雨搖搖頭，道：「老衲那次只跟他寒暄了幾句……而且屈施主只是路過……小施主，老衲有幾句話贈你，未知你肯聽否？」

屈少青微微一怔，却道：「大師請賜敎，弟子必定聆聽！」

「依老衲看，小施主還是到遠方去吧。最好是到江北去，過得一年半載再轉回來！」

屈少青更是愕然，忙問：「大師爲何這樣勸弟子？」

苦雨合什喧佛號：「阿彌陀佛，老衲只能言盡於此，小施主若然不聽，老衲也莫可奈何……咳咳，也許這對施主也有好處！」說罷頭也不回地進去了，留下呆如木鷄的屈少青，站在寺門外。

屈少青發了一陣怔，心中猜不透苦雨話中之意，另一方面，不知爲何，心中老是泛上那位青袍客的影子來。

屈少青雖是武林子弟，但自小即在父蔭下長大，雖不致于足不出戶，却未曾過省穿鄉，要他去江北，對他來說都是件大事，他雖然不害怕，但獨個兒上道，總缺乏安全感，是以想了一陣，還是決定先返回雄獅帮再作道理。

他飛身上馬，往南急馳，歸心似箭，他平日對後母柳氏只有尊敬之心，沒有什麼感情，即使對異母妹子屈少芳，感情也甚爲淡薄，但如今却很想跟她母女相聚。

屈少青雖稱不上如何英俊，但錦衣玉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自然有種氣派，不過自從屈招雄死後，留下一大堆謎團，還有父親的那封信，給他極大的打擊，加上連日趕路，神情憔悴，連雙頰也陷下了。他趕到雄獅帮已是十一月四日中午。

胡駿在大堂見到他，便問道：「少帮主，你去那裏？」

屈少青揮揮手，道：「本座疲累得很，你吩咐小玉替我弄盆熱水洗澡！」

胡駿雙眼閃過一絲卑視的目光，咀上仍道：「少帮主先休息一下，屬下自會吩咐丫頭們侍候你！」

屈少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轉首問道：「雷凌峯那小子招供了沒有？」

胡駿道：「屬下等人輪流審問，他堅不承認！」

「飯桶！這麼一件小事也辦不了，難怪爹爹在生時，不敢向外擴展勢力了！」屈少青把手一伸，道：「把地窖的鑰匙交給我，待本座有空時，親自去審他！」

「鑰匙在應兄處！」

屈少青不悅地道：「你是內三堂總堂主，怎會把鑰匙交給外三堂的人？眞是豈有此理！叫他把鑰匙送到我房中來！」

胡駿低頭道：「屬下跟應兄輪流審問，今天是雙日，輪到他，所以……」

「不必多說，你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屈少青進內叫道：「小玉！」

小玉還未出現，屈少芳已先聞聲迎出來了：「大哥，你不是說要去一兩個月才回來麼？」

屈少青見到她，又覺心煩，揮手道：「叫小玉送水來，我累得很！」

屈少芳嘟起小嘴道：「娘叫小妹來問你去何處，辦何事！」

屈少青不耐煩地道：「等下愚兄自會

去向她請安！」

說着閃進房內，關上門，他無端端發了一輪脾氣，把外衣褲脫下，拋在床上。就在此刻，房門被敲響了，他只道是應天源送鑰匙來，用力拉開房門，却原來是小玉送熱水進來。

小玉見屈少青只穿內衣袴，不由粉頸發熱，低着頭輕聲說道：「大公子……水來了！」

「端進來吧！」

小玉把木盆端進房內，再出房提冷水和熱水進來，屈少青見她粉臉紅得像顆柿子，嬌艷欲滴，這才覺得這位日夕相對的丫頭，竟也有幾分姿色，心頭不由一蕩，道：「小玉，你留下服侍公子洗澡！」

小玉驚慌地道：「不行的……我……我不會……」

「熟能生巧，不會就學嘛！」

「不行的……」小玉的頭低得幾乎觸及胸膛，聲如蚊吶地道：「奴婢……尚是黃花閨女！」

屈少青見她驚慌，越發心花怒放，忖道：「別家少爺，誰不日夕風流，只有我連女人也未摸過一把，往日碍着嚴父，今日我還怕什麼？」當下道：「你怕什麼？將來公子爺娶你做小星，讓你終生只服侍我，强似嫁個沒出息的粗漢！」

「這……」小玉又驚又喜，嬌軀竟然抖動起來。

屈少青一把將她抱住，涎着臉道：「你害怕什麼來着？我又不是要跟你洞房，只叫你替我擦擦背而已？唔，你到底答不答應？你如果不答應的，等下我就調你到柴房，終日與刀爲伍！」

一個丫頭能夠成爲小主人的小星，可也是件天大的喜事，小玉心中早巳肯」，不過姑娘家到底面皮薄，結結巴巴的，老是說不出話來。

屈少青正想引頸過去香她一口，不料外面忽然傳來應天源的聲音：「少帮主，屬下應天源求見！」

小玉被「嚇」一跳，屈少青索然無趣，道：「等等！」他向小玉指指床後，示意她躲進去。再拉一拉衣褲，然後開門，只見外面站着應天源。

應天源比較嚴肅，不苟言笑，屈少青對他比較敬畏。應天源道：「屬下不知少帮主在洗澡……」

「不要緊，鑰匙帶來了沒有？」

應天源把地窖的鑰匙交給屈少青，道：「少帮主還有何吩咐？」

屈少青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剛交未時。」

「酉時在大廳聚集，本座有事跟大家商量！」

應天源問道：「不知少帮主準備商量什麼事？」

屈少青沉吟了一陣，才囁嚅地道：「本座想提早接任帮主之位！」

「少帮主爲何突然改變主意？」

屈少青瞪了他一眼：「你反對麼？」

「不不，少帮主準備在何時接任？」

「本座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你走吧，本座洗了澡，還得休息一下！」

應天源走後，小玉自床後出來，也一溜烟地閃出房外去了，屈少青現在心中只記掛着接任帮主的事，也無心跟她痴纏，便任得她溜走。

× × ×

應天源到胡駿房中，把屈少青的主意告訴他。「老胡，你看怎樣？」

胡駿嘆了一口氣，道：「那天咱們巳經要立他爲帮主，如今還能反悔麼？」

應天源道：「誰做帮主對咱們都沒所謂！不過這個紈袴子弟……他父親一死，少爺脾氣便開始暴露出來了！」

「那又怎能？反正咱們巳經時日無多，大不了找個地方歸隱！」

應天源冷笑一聲：「說倒容易，早年咱們隨帮主闖蕩江湖，結下的仇家還會少麼？離開本帮，等於給對方一個機會，憑你我的武功，實在不足以抵禦！」

「那麼以你之見又如何？」

「最好能够選一個英明的帮主領導咱們！」

胡駿沉吟道：「假如小弟沒猜錯的話，他本有意扶雷凌峯坐上帮主之位。」

應天源說道：「沒那麼快！以前我贊成由屈少青接任，那是他重用雷凌峯，料會升他爲副帮主，過一段時間，形勢逼人，屈少青自然會跟他互易位置，說實在的，論武功、機智、人才，他都在屈少青之上！」

胡駿笑道：「但他的命不如屈少青，人家有個英明神武做帮主的父親！」

應天源說道：「老胡，看你的意見如何？」

胡駿聳聳肩，道：「小弟與你共進退，但現在根本沒辦法實行你的計劃！」

「小弟認爲雷凌峯是寃枉的！」

「小弟的看法跟你一樣！」

應天源心中暗道：「他一向老奸巨滑，表裏不一，這次好歹也要擠他一擠！」當下道：「既然胡兄沒有意見，那麼小弟去通知他們準備開會吧！」

胡駿道：「慢！如今唯一的辦法，便是使用拖字訣！」

應天源心中暗暗高興，道：「小弟願聞其詳！」

「找個藉口，拖它三兩個月，屆時雷凌峯可能巳洗脫罪名，那就有轉機。」

應天源問道：「有什麼藉口？」

胡駿說道：「最好的藉口，自然要拿故帮主作擋箭牌，就說等帮主死後滿百日吧！」

應天源道：「好，就這樣，等下由小弟提議，胡兄須大力贊成！」

「只咱們兩個恐還不行！」

「那麼咱們分頭勸服手下吧！」

× × ×

屈少青洗了澡之後，立即上床睡了一覺，醒來時，巳是酉時，他盥洗後出大廳，雄獅帮的堂主及香主早巳齊集，在等候他。

屈少青微覺不好意思，道：「本座因連日奔波沒睡，剛才小玉那死丫頭又忘記來喚醒我……」

衆人嘴上都說得恭謹，但心中却忖道：「要是帮主在生，就絕不會無端端要咱們枯候半個多時辰！」

屈少青拿眼一掃，問道：「應堂主，你把本座的意思告訴了他們沒有？」

「少帮主只令屬下傳令集合！」

屈少青哼了一聲，道：「諸位兄弟，本座決定接受你們的好意，坐上帮主之位，諸位可有意見否？」

應天源咳了一聲，問道：「不知少帮主準備何時接位？」

「以應堂主之見呢？」

「屬下認爲在故帮主逝世百日屆滿的次日接任比較適合？」

屈少青臉有不豫之色，道：「要這麼久麼？」

一個姓徐的堂主反問：「那麼少帮主之意又如何？」

「本座以爲……在十天八天之內……舉行……」

應天源問道：「當日少帮主不肯立即就位，如今爲何又改變初衷？」

「因爲……此一時，彼一時也，本座這樣做自然有原因，諸位是不是後悔？」

胡駿忙道：「屬下等全無此意……不過也不宜太過匆猝，反正屬下們早巳把少帮主當作帮主，早一點跟遲一點，根本沒有分別！」

屈少青道：「既然沒有分別，又爲何推三阻四？」

應天源問道：「少帮主不怕因此而招來仇家麼？」

屈少青忖道：「管他什麼仇家不仇家，先坐上帮主之位再說！」當下道：「這件事十日之內舉行，本座之意巳決，還有沒有人反對？」

胡駿與應天源交換了一個眼色，道：「請問少帮主要如何準備儀式？」

「一切從簡，爲了避免仇家上門，先不用向外發佈！胡堂主、應堂主，這件事便交由你倆負責！」

胡駿與應天源只好接令，屈少青反問手下：「還有沒有其他事情？」

應天源結結巴巴地道：「少帮主，雷凌峯的事……」

屈少青冷哼一聲：「再餓他一兩天，我不信他不說！」言畢拂袖進內堂。

徐堂主說道：「少帮主的態度似乎有變！」

應天源故意問道：「變在何處？」

「以前對咱們這些老臣子，總是客客氣氣的，如今却十分專橫！」

另一個應道：「當然囉，如今帮主巳經仙遊了呀！」

蔣香主道：「本帮人數不少，屬下認爲少帮主的改變是正常而且必要的！」

胡駿不想在衆人面前討論這件事，忙道：「應兄，請到小弟房中商量籌備接任儀式如何？」應天源自無反對之理。

× × ×

屈少青到內堂找柳氏，柳氏一見到他便問：「青兒，你早幾天去那裏？」

屈少青不想多說，淡淡地說道：「孩兒去打探父親大人被殺的事，可惜沒有結果。」

屈少芳道：「小妹還以爲大哥去找表姐哩！」

屈少青瞪了她一眼，道：「愚兄早巳說過，不要再提起她！」

柳氏道：「青兒，珠兒人品和相貌都不錯，上次她被你氣走，你有空也該去探探她！」

屈少青說道：「娘，孩兒父仇未報，又怎有心情理這種事情，何況我現在沒有空！」

柳氏道：「娘想回娘家一趟，大約三幾天就回來！」

屈少青心中暗暗高興，道：「娘到婆婆那裏走走也好，孩兒明天送你出門！」

「不必，你辦你的事吧，娘帶芳兒上路！」

「妹子路上可要小心，蔣香主對孩兒忠心耿耿，我派他帶老陸和老朱護送你！」老陸和老朱便是陪屈少青去打獵的那兩個家將。

次日，屈少青送走後母之後，在帮內各處巡邏了一下，便回房取出父親遺留的秘訣，依書練習，也不與下屬相見。

到了晚上，小玉送酒食進房，他怕屈少青跟她胡纏，放下筷子便溜掉。待她進房收拾時，屈少青便一手抓住她，道：「小玉，我不讓你離開！」

小玉紅着臉說道：「這……不行的，奴婢不把碗筷收拾出去，要讓人……懷疑的！」

「怕什麼？」

「公子也不想敗壞清譽吧？」小玉抬頭道：「你應以事業爲重！」

屈少青覺得她有點咄咄迫人，但心猿意馬，慾念一起，難以收拾，便涎着臉道：「那你等下再進來吧！」

小玉垂下螓首，道：「公子如果眞的喜歡奴婢……奴婢願意終生跟着帮主，不過請公子稟告主母……」

屈少青沉下臉來，道：「先父屍骨未寒，我怎好開口？假如你不答應的話，明天便去柴房吧！」

小玉急得淚花在眶內亂轉，屈少青有點不忍，溫聲道：「我只要你陪我說話，又不是要跟你……洞房，你害怕什麼？」

「公子，如果不食言的，奴婢二更再來！」

「一言爲定！」屈少青大喜，引頸過去，在她臉上香了一記，小玉看得滿臉通紅，連忙收拾好殘羹，飛快地走了。

屈少青上床看了一陣書，但心神老是不定，書上寫些什麼，根本看不進眼，好不容易等到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才吹燈脫下外衣，準備一進來便把小玉抱住。

不料，過了三盞茶工夫，仍沒有什麼聲息，屈少青心中想道：「莫非這小妞要我？」

正在不耐煩之際，房門忽被敲響，屈少青急不及待拉開房門，黑暗中有人進來，屈少青伸手便抱，忽覺有點不對，但腰上一麻，巳不知天南地北，暈死過去。

待他醒來時，巳躺在床上，桌上點着一盞微弱的油燈，窗上掛着布簾，床前坐着一個黑衣人，一望便知是男人，他張口欲叫，那知却發不出聲音來。

黑衣漢子手腕一翻，巳多了一柄鋒利的匕首，再一沉，尖端巳抵在屈少青胸膛上，只聽他道：「屈少青，你乖巧的，便跟我合作，否則管教你到地府去找你父親！」他左手食中指一點，解開了屈少青的啞穴。

屈少青輕聲問道：「你……你是何人

？」一開口，他才發現自己驚恐得連聲音也變了。

「你莫管我是誰，拿地窖的鑰匙來，我警告你，你敢張叫，老子要殺你易如反掌！」黑衣漢子又解開他的痳穴。「坐起來！」

屈少青不敢反抗，依言慢慢坐在床上，他心中驚怕，連手也發顫，黑衣漢子見狀微微一哂，忍不住說道：「想不到屈招雄生了一個飯桶的兒子，嘿嘿，憑你這副德性，也想當帮主，就不怕天下英雄恥笑，快把鑰匙拿來！」

屈少青心房如遭火燒，强吸一口氣，鎮定一下，然後道：「鑰匙在抽屜裏！」

「下床拿給我！」

屈少青慢慢下床，黑衣漢子又抽出一柄單刀來，架在屈少青的後頸上，屈少青一邊拉開抽屜，一邊問道：「你跟雷凌峯是什麼關係？誰放你進來的？」

「由現在開始，你再說一句廢話，我便取你狗命！」

屈少青不敢怠慢，乖乖將鑰匙交給對方，那人又道：「屈駕一下，帶我去地窖，路上遇到人，你自然懂得如何應付！」

屈少青起初還以爲小玉是內奸，但當他轉身時，便見到小玉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他不由一怔，暗中思量誰是內奸！

「少帮主如果還想回來享受這妞兒的玉體的，便請快一點，老子可沒閑情跟你磨菇！」

屈少青沒辦法只好帶黑衣漢子出去，地窖是在聚英廳旁邊，一到那裏便見到兩個值夜的弟子，他倆手上有燈，見狀立即走了過來。

黑衣漢道：「站住，否則先殺了你們帮主！」

屈少青只好道：「不要過來！」

黑衣漢將鑰匙拋過去，道：「放出雷凌峯，饒你們少帮主一條小命！」

那兩個弟子一個拾起鑰匙，走下地窖，另一個則在旁邊戒備，廳上說話的聲音，驚動了附近的人，都紛紛跑過來查詢，但見屈少青在人家手中，投鼠忌器，都不敢動手，不久，胡駿、應天源等人也都聞聲過來了。

應天源沉聲道：「閣下賁夜到訪，不知有何貴幹？」

黑衣漢冷笑一聲：「諸位放心，某家只爲救雷凌峯而來！」

應天源看了胡駿一眼，道：「人，咱們可以放，但閣下也不得胡來，否則此處便是你葬身之所！」

「放心，某家還不想死！」

說着雷凌峯已被帶了上來，他一見黑衣漢，便立即道：「大哥，是你？」

黑衣漢子說道：「二弟，你吃盡苦頭了！」

雷凌峯笑道：「算不得什麼？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黑衣漢道：「少帮主，請您送咱們一程！」

雷凌峯抱拳道：「諸位兄弟，數個月來，雷某得諸位弟兄關顧，深感無以爲報，本想與大家共甘同苦，開創新局面，奈何少帮主猜忌在下，迫我無立足之處，只好暫時離開，希望日後有機會再與兄弟們重聚！請！」

胡駿道：「雷凌峯，少帮主到底沒有對你動過刑，請你莫爲難他！」

屈少青心中暗罵：「惺惺作態，騙得了誰？九成是你們這些老傢伙，一早跟他勾結的！」

雷凌峯微微一笑，道：「在下相信他會平安回來！」

黑衣漢子扯着屈少青，道：「走吧，少帮主！」

屈少青被他推出雄獅帮，黑衣漢子道：「諸位如果再跟着來，便莫怪某家手下不留情了！」

應天源伸手一攔，道：「請閣下好自爲之，萬一少帮主少了一根頭髮，天涯海角，雄獅帮也不會放過閣下！」

黑衣漢子大笑，與雷凌峯一人一邊，押着屈少青，展開輕功急馳，胡駿立即暗中下令，派人悄悄跟去。

雷凌峯奔了一程，忽道：「大哥，咱們上山！」黑衣漢子沒有異議，兜了一圈，飛上一座山崗，雷凌峯一指封了屈少青的痳穴，冷冷地道：「少帮主，委屈你一下了！」他轉頭道：「大哥，小弟兩天滴水不進，快渴死了！」

黑衣漢大笑。「愚兄早已料到這一着，替你帶來了酒水和食物！」他從腰上解下一隻羊皮水囊，又自懷中揣出幾隻饅頭來。

雷凌峯打開皮囊，仰頭喝了幾口，道：「大哥，這酒怎地這般淡？」

「這時候喝烈酒你不怕誤了大事？」

雷凌峯哈哈笑道：「大哥辦事素來粗中有細，小弟佩服之至！」他抓起一隻饅頭就往嘴裏塞去。

屈少青見他倆旁若無人，心中更爲慌恐，同時又暗怪自己有眼無珠：「雷凌峯這小子竟然懂得點穴解穴，我被他瞞得好苦！唉，看來他加入本帮，早有預謀，莫非他是爹爹仇人之後？」

雷凌峯一口氣把三個饅頭吃光，又把酒喝乾，道：「古人謂人是鐵，飯是鋼，這話當眞沒錯！」

黑衣漢道：「你飽不飽？」

「差不多啦，休息一下就行！」

「愚兄替你護法吧！」

雷凌峯謝了一聲，立即閉上雙眼，盤膝運功調息，黑衣漢看也不看屈少青一眼，就坐在旁邊爲他護法。

屈少青仰天而臥，望着天上疏稀的星辰，心頭一片悲涼，深怕自己無能，眞恨不得就此死去！

看看已是四更，雷凌峯才睜開雙眼，道：「大哥，你可有帶紙筆來？」

「有紙無筆。」

「不打緊，燒根樹枝寫吧！」

黑衣漢立即燒了一堆篝火，把紙放在地上，雷凌峯道：「屈少青，你莫怪我，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我可以留你一條生命，也可以保證，不傷你一家大小一根毫毛，但你必須寫幾個字！」

屈少青怒道：「要我寫什麼字？」

「把雄獅帮讓給我！」

「你不要妄想！」

雷凌峯冷冷道：「難道你不怕死？」

「剛才我的確是害怕，但如今已不怕了！」

黑衣漢大笑：「你這紈袴子弟嘴硬心軟，我就不相信！待我教訓教訓他！」

屈少青忽然道：「雷凌峯，你到本帮臥底，用意何在？」

雷凌峯道：「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訴你，當然是爲了奪取雄獅帮！」

「爲什麼？」

雷凌峯哈哈笑道：「雄獅帮已有一定的根基，我順手牽羊，好過自己花心血另創一帮！」

「你眞卑鄙！」

雷凌峯冷笑一聲：「你眞幼稚！枉你是武林子弟，竟不知弱肉强食之理！」

「我爹一定是你殺的！」

雷凌峯哈哈笑道：「你眞看得起我，我還沒這個本領，只是天助我也而已！你到底寫不寫？」

屈少青心中忖道：「今日不答應他，恐怕只有被殺一途，我何不跟他一拚了，」當下道：「雷凌峯，你有種的便解開我的穴道，讓我跟你一鬥！」

雷凌峯微微一哂，道：「假如你輸了便如何？」

屈少青咬一咬牙道：「就答應你的條件！」

「好，好，假如我輸了，便任由你回去！」

屈少青又暗自想道：「我死何足惜，只求能砍他一刀，打他一拳，洩洩氣也好，大不了撞石自盡罷了！」當下大聲道：「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黑衣漢解開屈少青的痳穴，道：「此刻沒有兵器，你們便比鬥拳脚吧！」

屈少青翻身跳了起來，雷凌峯道：「我可以先讓你活動一下四肢！」

屈少青揮動四肢，讓氣血流暢之後，便大喝一聲，首先向雷凌峯攻出一拳，雷凌峯輕輕一閃，順手還了一招，屈少青急忙伸臂一格。

不料雷凌峯這一招，竟沒有使實，拳頭一鬆，五指反抓屈少青的手腕！刹那間，他手指已經捲上，屈少青忙不迭使了招「霸王卸甲」，聳肩縮着轉身，「嗤」的一响，雖然手腕沒讓雷凌峯抓實，但衣袖已被扯開！

這招「霸王卸甲」還是屈少青新近自父親遺留的秘笈上學到的！若非如此，他一招便已受制，雖說屈少青缺乏對敵經驗，但亦顯示他跟對手的武功，實有一段距離！

屈少青心神稍定，經已出了一身冷汗，雷凌峯並沒有乘機壓迫，立在原地道：「少帮主，還是寫吧，省却一場受辱！」

屈少青大喝一聲：「少爺跟你拚了！」他飛身撲上，狀若瘋子，雙手揑拳，胡亂攻擊，不成章法！但正因爲不成章法，雷凌峯反被他迫退兩步！

屈少青一口氣攻了十多招，雷凌峯退了幾步之後，已找到一個破綻，左脚伸出一勾，屈少青全身力量都在上身，下盤空虛，吃他一絆便應聲倒地。

雷凌峯問道：「你服不服？」

屈少青一躍而起，叫道：「不服！」這次他攻得更急，簡直不要命，但雷凌峯一退之後，立即踏進一步，一拳擊在屈少青胸膛上！

「砰」的一聲，屈少青只覺五內幾乎移了位，忍不住蹬退一步，但他吸了一口氣，又撲了上去！

這次雷凌峯比他更快，倏地一掌拍在屈少青的臉上，屈少青鼻端疼痛難當，身手一慢，雷凌峯伸手一抓，五指揑住屈少青腕脈，將其左臂扭到背後。

屈少青痛得淚水直流，鼻孔的鮮血也汩汩流下，下頦和衣襟都掛着一道道血漬，但他仍然大聲嘶叫：「你別妄想，殺死我吧！」

雷凌峯冷冷地道：「你以爲天下間最痛苦的事是死麼？那是你的幼稚！最痛苦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黑衣漢接口道：「其實就算由你當上雄獅帮帮主，也坐不久，而且還要連累了底下的弟兄！」

屈少青緊咬牙關不語，雷凌峯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念在一場賓主，雷某也不想令你太過難堪！」他手上微微用力向上一提，屈少青身子彎了下去，額上的汗比黃豆還大，痛得他淚水和口涎都淌了下來，直喘着大氣。

黑衣漢道：「二弟，把他的手臂拉下來，讓他終生殘廢！」

雷凌峯說道：「小弟不想做得太過份……不過如果他不識時務，也就怪不得我了！」

屈少青剛才嘴硬，但如今可再也硬不起來了，沙着聲道：「我……我寫……你先放了我吧！」

「總算沒令我失望！」雷凌峯封住他的痳穴，找了一條樹籐，將他雙脚纏住，然後再解開他痳穴，把一條燒焦了的細樹枝塞在他手中，道：「我唸一句，你寫一句！」

屈少青手中抓住那根樹枝，淚水直流，眞恨不得一頭撞在岩石上，可是偏又沒那個勇氣。他抓住樹枝蹲下雙手直發顫。

黑衣漢笑道：「少帮主，你最好寫得端端正正，某家只有一張紙，寫壞了，可又要你多受罪！」

雷凌峯道：「吾願意將雄獅帮帮主之位……」

屈少青含淚書寫，雷凌峯續唸道：「傳與雷凌峯，蓋小雷無論在武功……」

黑暗中忽然有人喝道：「說錯了！」

黑衣漢子跳了起來，喝道：「誰？滾出來！」

石後閃出一個幪面的青衣漢子來，雷凌峯道：「閣下認爲在下那句話說錯？」

青衣幪面漢道：「帮主之位應該傳給我！」

黑衣漢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口出狂言？」

雷凌峯接道：「不敢以眞臉目示人，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憑你們兩個不配問我！乖乖的便給少爺滾下山去吧！」

黑衣漢道：「二弟，你繼續迫屈少青寫！」他右掌一揮，首先發動攻勢。

青衣漢右掌一翻迎了上來，「啪」的一聲响兩掌相交之下，黑衣漢子竟然後退了一步，青衣漢雙脚一錯自他身旁掠過，飛腳踢向雷凌峯的後胯！（未完・三）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莫臨意的鏢局因押鏢銀、珠寶被刼走，刼走的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妹夫胡伯良勾結大盜馮逢花刼去的，岳小玉聽說吃了一驚，三大鏢局聯保的鏢是宏富錢莊老闆上官七爺托保送給京師四王爺六十大壽的賀禮，其中有人參百株、明珠千顆、瑪瑙翡翠寶物不計其數，還有黃金三萬両，此數不菲，岳小玉主張找回失鏢，但如何找法心中無底，見了假岳小玉，由他說出鐵老鼠也協助追查此事，原來馮逢花大盜有一位紅顏知己徐芷若，被青木寨的强盜擄去，推測馮逢花會去救徐芷若，眞假岳小玉和鐵老鼠趕到黑草崖靜候馮逢花出現，以便襲擊……

坐山觀虎鬥　險遭人暗算

以岳小玉輕功，不消片刻，已進入林內。

他吸一口氣，暗道：「常言有道：『逢林莫入，窮寇莫追』，但這下子却是他媽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下更不遲疑，三兩個起落，人已進入林木深處。

這片林子看來並不怎麼廣闊，但一經進去，却是越入越深，連陽光也給茂密枝葉遮掩了一大半。

岳小玉一面走，一面又想：「是甚麼像伙在打鬥了？會不會是馮逢花那個汪洋大盜？」

只聽得打鬥之聲，越來越近，不久，岳小玉已穿過了林子，來到了一塊草地之上。

這時候，草地上正有幾個人在展開激戰。

這幾個人打得極是燦爛，其中一人雖然已滿身血漬，受創不輕，但却還是咬牙揮刀，形相極是兇狠。

岳小玉暗罵一聲道：「蠢驢，這等三脚貓功夫還想跟別人拚命，眞是不知道死活！」

只見這幾個惡鬥之人，乃是以一敵四之局，但佔了優勢的却不是人多勢衆一方，而是一個舞動奇形兵器的中年文士。

這中年文士看來一派儒雅之風，但他用的武器却是一隻鋼鑄獸爪，無論武器形狀及武功招式，都透着一種邪異詭秘的氣息。

岳小玉眉頭一皺，心想：「這人是誰？老子應該帮那一方，還是袖手旁觀，兩邊都不理？」

就在這時，那身負重傷的漢子突然怒聲罵道：「馮逢花，你這個不要臉的惡賊，董某就算做了鬼也決不饒！－」下面那個「你」字還沒出口，肚子上又再給鋼鑄獸爪擊中，登時倒下，再也罵不出半個字來。

其餘三人睹狀，都是悲痛之極，出手更不留情，處處向馮逢花身上要害招呼。

岳小玉大感詫異，想不到這個文士般打扮的中年人，原來就是自己一直要找尋的大盜馮逢花。

「老子來得正好！」岳小玉暗覺僥倖，正待趨前，忽聽見假岳小玉在身邊說：「這倒奇了，馮逢花怎麼會跟『中州四狼』火併起來？」

岳小玉聽見「中州四狼」之名，不禁楞了一楞，道：「你知道這四個人就是中州四狼？」

假岳小玉道：「早幾個月前，在下曾與這四人有過一面之緣，聽說這四狼跟馮逢花頗有淵源，其中『灰狼』陸朋天和『黑狼』董小五都是馮逢花的記名弟子。」

岳小玉「哦」一聲，道：「原來這樣，難怪四狼打不過馮逢花啦。」

假岳小玉道：「這四狼其實武功不弱，做案手段更是奇招迭出，莫非雄才鏢局失鏢，四狼也有參與其事？」

岳小玉道：「既與馮逢花有此密切關係，這四狼自然大有嫌疑，却不知道何以會內鬨起來？」

假岳小玉道：「咱們姑且靜觀其變，然後再作處置不遲。」岳小玉只得暫時忍耐下來。

未幾，中州四狼又再倒下一人。

馮逢花忽然怒喝一聲，道：「小陸和小董都給我殺了，你們兩個還要送死嗎？」這兩句話字字有力，面上更是殺氣森嚴，餘下兩狼果然不禁爲之臉色驟變，雙雙倒退了幾步。

馮逢花「哼」了一下，又道：「甚麼中州四狼，簡直是四條不知所謂的糊塗蟲，馮某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年，有那一次說過的話不算數，又有那一次對不住大夥兒兄弟？」

左邊的青衣漢子咬了咬牙，道：「從前也許是的，但這一次，你已完全出賣了咱們！」

馮逢花冷冷一笑，道：「我若存心出賣兄弟們，到了這等地步也不必再加掩飾了，我若要趕盡殺絕，憑你們這兩塊材料還能躲得了嗎？」

右邊的紫衣勁裝漢子啐了一口，道：「小陸和小董又怎樣？你現在還不是已經下了殺手嗎？」

馮逢花冷冷道：「這兩個飯桶忘恩負義，連我這個記名師父都不放在眼內，不殺留來何用！」

紫衣勁裝漢子怒道：「咱們不是忘恩負義，只想討回應得的金子！」

馮逢花臉色一寒，道：「我早已說過，金子已給人搶走，可是你們完全不肯相信我的說話，那又有甚麼辦法？」

紫衣勁裝漢子道：「這種藉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那也怪不得咱們！」

馮逢花冷冷一笑，道：「好哇，既然你們對馮某半點也不信任，我也不必跟你們囉嗦下去了，讓開！」

青衣漢子臉色一陣蒼白，道：「姓馮的，你眞的翻臉不認人嗎？」

馮逢花道：「那是你們把我逼得太緊了，可不是我想幹得這麼絕！」

青衣漢子和那紫衣勁裝漢子互望了一眼，神情既是憤怒又是驚懼，顯然正陷入一片矛盾之中。

馮逢花却又在這時長長嘆了口氣，道：「雷遷，卓勁，就算這一次是我疏忽，是我大意，把你們應得的金子弄失了好不好！」

紫衣勁裝漢子立時叫道：「雷遷，別聽他這一套，除非他願意立刻給咱們補償一切損失！」

那雷遷沉吟半晌，凝望着馮逢花道：「卓老三說的很對，你怎麼說？」

馮逢花沉聲道：「你們要馮某怎樣補償法？」

卓勁道：「把金子馬上交回出來！」

馮逢花臉色倏地一變，冷笑道：「說了大半天，你們這兩塊賤骨頭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手一揚，鋼鑄獸爪又向雷、卓二人疾攻過去。

岳小玉越看越糊塗，這時候忍不住問假岳小玉：「你有甚麼好主意？」

假岳小玉說道：「這三個都不是甚麼好東西，如今既然窩裏反拚個你死我活，咱們却不妨坐山觀虎鬥，慢慢再作打算不遲。」

岳小玉却大不以爲然，道：「咱們是存心來找馮逢花的，既已找到了這個人，何以不立刻把他抓住，還讓他像個猴子般到處跳來跳去？」

假岳小玉道：「你怕他會跳走了？」

岳小玉道：「天下間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他給雷遷和卓勁兩人殺了，這件事咱們又怎樣追查下去？」

假岳小玉搖搖頭，道：「雷、卓兩人，萬萬不是馮逢花敵手。」

岳小玉道：「但萬一雷、卓兩人使詐，馮逢花就會有危險！」

假岳小玉大不以爲然，道：「水兄未

免有點過慮了。」誰知語聲甫落，馮逢花突然悶哼一聲，身子隨即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岳小玉暗叫一聲「不妙」，正待趨前看個究竟，忽聽假岳小玉也「嚶」的叫了一聲，原來已給一個杏袍蒙面人點住了穴道。

「岳兄弟！」岳小玉不由一呆，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先去救馮逢花，還是救這個假冒自己的混蛋。

就在他這一遲疑間，馮逢花已給一個精壯大漢揹起，一步一步向岳小玉這邊走了過來。

馮逢花就是給這個大漢擊倒下來的。

這大漢的拳頭很快，岳小玉根本沒法子可以看見，他是從那裏鑽出來，又是怎樣用拳頭擊倒馮逢花的。

給這大漢擊倒的，除了馮逢花之外，還有雷遷和卓勁。

卓勁最先給大漢一拳打倒，接着雷遷也遭遇到同一命運，最後，連馮逢花也接不住這大漢的拳頭。

毫無疑問，這大漢武功極高，但他是誰？爲甚麼要這樣對付馮逢花？

還有，出手點住假岳小玉穴道的蒙面人又是誰？

× × ×

在轉瞬間，岳小玉已陷入了一種新的形勢裏。

杏袍蒙面人全身上下都被衣物遮蓋着，甚至連雙手也戴着手套，岳小玉唯一可以看得見的，就只有這蒙面人的眼睛。

好銳利的眼神！

「你是誰？」岳小玉並不害怕，只是感到有點憤怒。

他向來不喜歡看見蒙頭蒙臉的人。

杏袍蒙面人冷冷一笑，道：「朋友，這句話也正是我想問的。」

岳小玉哂然一笑，道：「在下姓水，叫水疊營，武功第九流，機智第八流，是個不知所謂的江湖小脚色。」

蒙面人嘿嘿乾笑着，道：「原來是水朋友，很好！很好！」

岳小玉奇道：「這又有甚麼好了？」

蒙面人道：「水朋友雖然年紀青青，但眼光却不錯，居然找到了一個如此貌美的紅顏知己，旣是艷福不淺，羡煞旁人極了。」

岳小玉越聽越奇，忍不住道：「閣下說的甚麼紅顏知己，她究竟在甚麼地方？是在黑龍江外，還是南方蠻夷部族裏？」

蒙面人桀桀一笑，道：「黑是黑了，但却並不在黑龍江，而是在黑草崖後。」

岳小玉皺眉道：「這裏不就是黑草崖後面嗎？」

蒙面人道：「正是。」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那麼請問一句，老子的甚麼紅顏知己躲在甚麼地方？」說到這裏，忽然心念一動，怔怔的望住了假岳小玉。

這時候，假岳小玉已給點住了穴道，既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但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却直視着岳小玉，臉上的神情滿是受盡冤屈的樣子。

就在這一瞬間，岳小玉忽然明白了，他不禁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妳……妳是個女兒家？」

假岳小玉沒有回答，她根本就不能開口說話。

但從她臉上的神態看來，她已承認了這一點。

岳小玉不禁暗叫一聲「我的媽啊，怎麼妳不早一點說！」但面上却還是儘量保持鎮定，只是對蒙面人淡淡一笑，道：「她是男人也好，是女人甚至是條小母豬也好，都跟老子沒有半點相干。」

「眞的沒有半點相干？」蒙面人的嗓子忽然變得十分古怪，在古怪之中却又帶着幾分恐嚇的意味。

岳小玉心中有氣，不由冷笑，說道：「她武功不如人，兼且大意、鹵莽，不知死活，就算給你一掌斃了，也是罪有應得的！」

蒙面人哈哈一笑，道：「你眞的完全不把她的性命放在心上？」

岳小玉暗暗冷笑，忖道：「這小婆娘冒充老子，自稱岳小玉。這筆帳老子還沒有跟她清算哩！」但不知如何，嘴裏却說：「就算老子很想救她，又該怎麼辦？」

蒙面人悠然一笑，道：「這也不是甚麼難事，只要把劍交出來便成。」

「劍？你說甚麼劍？」

「自然是你的劍！」

「嘿嘿！」岳小玉冷冷一笑，說：「你知道我這把劍是好傢伙嗎？」

蒙面人道：「是好傢伙也好，是一把生銹廢鐵也好，反正我喜歡，我高興用這個小妞來跟你談這個買賣，總而言之，你給我劍，我就把這個小妞交還給你閣下，從此之後各走各路，兩不相欠！」

岳小玉冷哼一聲，道：「這樣太不公平！不幹，不幹！」

蒙面人道：「怎樣不公平了？」

岳小玉道：「這小婆娘本來就是老子的紅顏知己，這把劍也是老子自己的東西，天下間那有用自己的東西來跟自己談交易的道理？」

蒙面人「哦」了一聲，點點頭道：「我明白啦，你準是已經另結新歡，所以這個小妞兒要不要都沒有甚麼相干！」

岳小玉瞥了假岳小玉一眼，只見他的面頰早已一片漲紅，顯然心中又是驚惶，又是憤怒，而且也有着害臊的感覺。

岳小玉只是看了一會兒，身子就已輕飄飄起來，心想：「老子的祖宗爺爺，怎麼老子直到現在，才發覺這個冒充老子的居然是個美人胚子？」

蒙面人的聲音又在這時候响起，冷冷道：「小朋友，你若眞的不肯跟我談這個交易，只怕你以後一輩子都會後悔！」

岳小玉想了想，眼珠子一轉，道：「以一換一，這是萬萬不能的，老子從來不幹賠本生意。」

蒙面人道：「以一換一，正是天公地道，又怎能算是賠本生意？」

岳小玉道：「就算不賠本，也是白幹一場，老子既不喜歡賠本，也不喜歡白幹，總而言之，要就不談買賣，若要談，老子非要有賺不可！」

蒙面人乾笑着，道：「你要怎樣？」

岳小玉道：「紅顏知己再加上馮逢花，以二換一，那才化算。」

「你很化算！但我可不是要虧老本嗎？」蒙面人目光陰森，接着却說：「也罷，反正都是賺回來的，這兩個人你都帶走罷。」語聲甫落，已把假岳小玉的穴道解開。

那大漢也同時把馮逢花放在地上。

馮逢花還沒有死，沒有給別人點了穴道，但却已受創不輕，一張臉灰白得異常難看。

假岳小玉恢復自由後，立刻把身子靠近岳小玉。

她憤怒地瞧着蒙面人，道：「你以爲把臉蒙住，我就不認得你了？」

蒙面人哈哈一笑，道：「你認爲我會是誰？」雖然他在笑，但却似乎已有了警戒之意。

假岳小玉咬了咬牙，道：「你是谷鐵邦！」

蒙面人又笑了，但這一笑顯得更是陰森，更是可怖。

「好啊，眞不愧是自己人，谷叔叔的聲音雖然已儘量改變，但却還是瞞不過小公主的耳朶！」

「小公主！」岳小玉怔了一怔，瞧着假岳小玉，道：「妳不是岳小玉，妳是個小公主？」

假岳小玉的臉又紅了一紅，半晌才道：「眞的很對不住，我雖然是個女兒家，當然不會是甚麼岳小玉了。」

岳小玉心中一陣失笑：「老子早就知道妳決不會是岳小玉，倘若妳是岳小玉，那麼老子又是甚麼人了？」

只聽見假岳小玉接着又道：「我也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公主，這小公主三個字，只是別人鬧着玩的……」

「那倒不然，」蒙面人冷冷地笑一笑，說道：「以妳的身份，是配稱爲公主有餘——」

小公主陡地喝道：「公鐵邦，你不要假惺惺作態了，這位水兄弟是個正人君子，他的劍永遠都是屬於他的，你沒有權把劍搶走！」

岳小玉不禁聽得飄飄然不已，他自出娘胎以來，從來都沒有人用「正人君子」這四個字來形容他。

谷鐵邦桀桀一笑，對小公主說：「我可不是白白把劍搶走的，這只是一樁公平的買賣，小朋友，你說是也不是！」

岳小玉「唔」一聲，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說道：「是的。」說着，把劍雙手奉上，遞給眼前，這個蒙住了臉孔的谷鐵邦。

他的劍，也就是倚馬神劍！

倚馬神劍本來是屬於碧血樓台總調度沈必理的，沈必理在五年前遺下了這把劍，落在「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手裏，而練驚虹却又把倚馬神劍交給了岳小玉。

劍，固然是一流的名劍，但在岳小玉心中，它的價值絕不僅在於劍的本身。

這把倚馬神劍，最少還代表着沈總調度的一段悲壯的事，更代表着練老宮主對岳小玉的一番期望。

岳小玉很想見一見沈必理，這五年來，這位沈大將軍怎樣了？他是否還是和當年一般豪氣干雲，是否還是和當年一般：既令人感到震撼，也令人有着一種說不出興奮的感覺？

但這時候，岳小玉却只能默默無言地，把倚馬神劍送給了谷鐵邦。

谷鐵邦接過倚馬神劍後，眼睛裏立刻就散發出興奮的光芒。

岳小玉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心疼，只是對小公主說道：「妳爲甚麼要冒充岳小玉？」

小公主扁了扁小嘴，隔了好一會才說：「這不是我的主意……」

「不是妳的主意？」岳小玉眉頭一皺。「不是妳的主意又是誰的主意？……啊！莫不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已猜出了這主意的是甚麼人，但却只是說到這裏，便倏然住口不語。

谷鐵邦嘿嘿一笑，忽然盯着馮逢花的臉龐，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想攀上峭壁，把你的老相好救出來。」

岳小玉冷冷道：「姓谷的，你又想打甚麼主意？」

谷鐵邦沉聲道：「咱們的買賣已經完成，另一件事可以開始了！」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是不是想殺人？」

谷鐵邦道：「你還不算笨！」

「笨」字甫出口，倚馬神劍已向岳小玉心窩疾刺過去。

小公主陡地發出了一聲怒叫：「谷鐵邦，你好狠毒！」

岳小玉却半點也不生氣，他一面跟谷鐵邦周旋，一面悠然的笑笑道：「無毒不丈夫，就算他不殺我，我也要搶回自己的劍。」

「你能搶得了嗎？」谷鐵邦劍出如風，招式一着比一着兇狠。

小公主咬了咬嘴唇，接着也和那個大漢展開了激戰。

那大漢拳法造詣極高，連馮逢花那樣的人物，居然也會在瞬息之間敗陣下來，由此足證，眼前這大漢的武功，着實非同小可。

但小公主的武功雖然及不上這大漢，但輕功和身法上的造詣，却比這大漢高明不少。

小公主很聰明，絕不跟這大漢硬碰，只是以輕盈步法和巧妙招式：與對方展開游鬥。

「小公主，區區來也！」忽聽鐵老鼠的聲音响起。

鐵老鼠一到，立刻以「鼠形散手」與小公主聯手合擊大漢，兩人雖然武功路子不大相同，但走的都是靈活招數，不到三幾招之間，居然也配合得恰到好處，總算穩定了陣脚。

小公主武功雖然不高，却也絕不算弱，她和鐵老鼠相比，其實還是高了一綫，但鐵老鼠已經是個老江湖，臨陣對敵的經驗，自然遠比小公主豐富得多。

至於岳小玉，他絕不肯讓倚馬神劍就此落在谷鐵邦手裏，而谷鐵邦也想斬草除根，與其日後有痲煩，倒不如就趁此刻先幹了岳小玉，免除後患。

谷鐵邦武功極高，若是小公主和他對壘，萬萬不是他的敵手，即使如今再加上鐵老鼠，只怕也同樣難以討好得去。

以谷鐵邦那樣的武林高手，面對着一

個只有十八九歲的少年，照理來說，必須是可以穩操勝券的。

可是，這一次，谷鐵邦打錯了如意算盤。

他怎樣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自稱「水疊營」的少年，其實就是眞眞正正的岳小玉。

但即使他知道這少年就是公孫我劍的關門弟子，又是練驚虹的義子，他也決不肯相信，憑自己苦練數十年的內力修爲和武功招數，居然會敗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下。

而且，岳小玉手裏根本就手無寸鐵，倒是谷鐵邦手執倚馬神劍，形勢應該大大有利才對。

但事實却偏偏不如谷鐵邦想像中那樣完善。

若在大庭廣衆之間，谷鐵邦決不會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年。

但此處地位偏僻，而且谷鐵邦早已存心趕盡殺絕，無論他欺負甚麼人，都毋須有任何顧慮。

可是，他還是未曾想到，這少年的武功，居然猶在自己之上，即使自己在兵刃方面大佔優勢，但最後仍然不敵敗陣。

岳小玉赤手空拳就擊敗了谷鐵邦，當然也把倚馬神劍搶了回來。

谷鐵邦胸前中了兩掌，但覺天旋地轉，驀地口中一甜，立刻吐出一大口鮮血。

鐵老鼠却在那邊大叫：「小岳子，快來助陣則個！」

小岳子！

他還沒有忘記小岳子這個稱呼，他原來早就已經認出了岳小玉！

岳小玉心中暗罵一聲：「眞是好狡猾的老鼠！」但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高興。

那拳法極厲害的大漢雖然以一敵二，但已漸漸開始佔了上風，只要再持續下去，不出二十招之內，鐵老鼠和小公主都會有危險。

但岳小玉再加入戰圈，那大漢已再無勝望，而且不到三招，就已給岳小玉一拳打腫了半邊面頰，登時鼻血長流，頹然地倒了下去。

岳小玉拍了拍手，大笑的道：「這大個子的臉好硬，但却還是硬不過老子的拳頭。」

小公主却訝異地望住他，半晌才又問鐵老鼠道：「鐵大哥，你剛才叫水兄做甚麼？」

「小岳子！」

「小岳子？那是甚麼意思？」

「他姓岳，所以就叫他小岳子啦……」

鐵老鼠嘻嘻一笑。

「甚麼？他不是姓水嗎？」小公主更詫異了，一雙明亮的眸子直盯着岳小玉的臉。

岳小玉悠然一笑，道：「很抱歉，我才是眞正的岳小玉！」

小公主不由得深深的抽了一口涼氣，接着呆了很久才靦覥地說：「不！該說抱歉的人是我，我……」她愈往下說，一張俏臉就愈是漲紅，說到這裏再也接續不下去。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妳不必再說了，我知道，這都是鼠老兄的主意。」

鐵老鼠說道：「怎見得就是我的主意了？」

岳小玉道：「你敢否認嗎？」

鐵老鼠怔了怔，接着笑笑道：「是又怎樣？雖然她是女兒家，但冒充岳小玉却是似模似樣，看來，一點也不比眞正的岳小玉輸虧。」

小公主「呸」一聲，道：「還說不輸虧，別的不說，就以武功而論，我比岳兄就相差了一大截。」

鐵老鼠道：「光是靠武功有甚麼用，人在江湖，最重要的還是腦筋！倘若沒有腦筋，就算武功天下第一，到頭來還是會碰得焦頭爛額的。」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鼠老兄言之成理，小岳子以後一定會好好記住這番說話。」

鐵老鼠道：「以後記住，現在呢？」

岳小玉笑道：「自然也是非要記住不可的，否則就有負你老人家這番熱誠提點啦。」

鐵老鼠這才開懷一笑，道：「你懂得這樣想，那眞是很好！很好！」

小公主道：「現在我們該怎辦？」

鐵老鼠首先把那大漢踩了一腳，道：「這廝兇霸得緊，正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小公主道：「但胡亂殺人，總是有傷天理，可免則免也罷。」

鐵老鼠一怔，岳小玉却笑了笑，道：「小公主心腸不錯，咱們就照她的意思去做好了。」

鐵老鼠蹙了蹙眉，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谷鐵邦伸手一指，道：「這個幪頭幪臉的烏龜王八又怎樣處置？」

岳小玉道：「小公主好像認識他。」

小公主咬了咬牙，道：「雖然他已幪住了臉，但我還是認得他是誰，他叫谷鐵邦，是西府的一位護法。」

「西府？甚麼西府？」岳小玉問。

「西府就是西府，」小公主眨眨眼，說：「難道你沒聽過，提龍王府之內，有東西二府之分嗎？」

「提龍王府？」岳小玉大吃一驚，駭然道：「這……這姓谷的傢伙，原來是提龍王府中人？」

小公主點點頭道：「是呀！提龍王府又怎樣？你很討厭？還是感到很害怕？」

「不怕！不怕！」鐵老鼠首先搶着說：「小岳子向來胆大包天，既不怕提龍王府，也不怕天恨帮，是個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

岳小玉瞧着鐵老鼠，忍不住道：「你甚麼時候開始懂得拍別人的馬屁？」

鐵老鼠搖搖頭，笑道：「這可不是拍甚麼馬屁，而是實話實說，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岳小玉吐口氣，知道鐵老鼠正在存心和自己開玩笑，當下也不再說甚麼，只是上前把谷鐵邦頭上幪住臉孔的布巾拆開。

布巾拆開後，小公主不由吸了口氣，道：「是你！果然眞的是你！」

谷鐵邦已給岳小玉打得全身虛軟無力，連站也沒法子可以站得起來。

鐵老鼠冷哼一聲，道：「姓谷的，你現在服氣不服氣？」

陰招！

谷鐵邦不住的在喘氣，過了好一會才能勉强開口，道：「小……小公主……求妳快把我殺了……」

「殺你？」小公主嘆了口氣，道：「螻蟻尚且貪生，你爲甚麼不想再活了？」

谷鐵邦慘笑了一下道：「屬下已敗得一塌糊塗活下去簡直就是生不如死……」

小公主默然半晌，又嘆了口氣，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谷鐵邦道：「小公主，屬下已知錯，但現在才說這句話，已經是太遲了……」

小公主道：「怕我父親懲罰你嗎？」

谷鐵邦苦着臉，道：「屬下背叛了教主，實在該死……該死！」

岳小玉愈想愈是爲之駭然不已，他怔怔地瞧着小公主，良久才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妳……妳是提龍王府主人萬層樓的女兒？」

小公主「嗯」的一聲，道：「是又怎樣？」

岳小玉神情凝重，道：「這麼說，萬大小姐萬如意是妳的姊姊了？」

小公主頷首：「當然是的，但……」

「但甚麼？」

「我們姊妹，是同父異母的……」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不管怎樣，妳們仍然是一對姊妹。」

小公主兩眼一閃道：「是又怎樣？」

岳小玉乾咳一下，緩緩道：「妳可知道，令尊翁是個怎樣的人？」

小公主立刻說：「他老人家精明果斷，但……但……」說到這裏，忽然眼眶一紅，再也接續不下去。

岳小玉大奇，正要追問下去，鐵老鼠却已把他拉開，悄悄的說：「萬層樓出了事。」

岳小玉一怔，道：「出了事？出了甚麼事？不是練功走火入魔罷？」他最後這句話，只是隨口一說，那知鐵老鼠隨即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又呆了一呆，忍不住轉過臉問小公主：「是眞的？」

小公主點點頭，道：「是眞的。」

岳小玉道：「萬教主乃一代梟雄，武功才智天下少見，怎會弄到如此地步？」

小公主這次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甚麼都不知道！」

岳小玉沉聲道：「妳是不想說？還是不能說？」

小公主看見他兇巴巴的樣子，一雙眼睛紅得更厲害了，岳小玉偏偏還向她再瞪一眼，就是這麼一瞪，小公主立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岳小玉一楞，顯然想不到她會哭了出來，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但小公主一哭之下，却是愈哭愈起勁，岳小玉聽得意亂心煩，忽然大聲一喝，叫道：「別哭下去！」

小公主給他這麼一喝，哭聲果然立刻漸漸細小，但却仍然抽抽噎噎的，過了很久才說：「我哭我的，干你甚麼事了！」

岳小玉道：「妳現在若是小公主的身份，就算哭個十八晝十九夜，老子也懶得過問，但妳現在是甚麼人？」

小公主道：「我……我現在又是甚麼人了……」

「妳現在就是老子！老子就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岳小玉！」

「不！我不是岳小玉，我只是個冒牌的岳小玉，」小公主道：「你才是眞眞正正的岳小玉！」

岳小玉道：「是眞岳小玉也好，是假岳小玉也好，反正都是岳小玉，既然岳小玉，就決不能隨隨便便把眼淚掉下來！」

小公主看着他，看了一會，終於停止了哭泣。

岳小玉這才吁了一口氣道：「令尊的事老子現在不聞不問便是，妳姊姊呢？」

小公主道：「她是個好人。」

「好人？」岳小玉皺了皺眉，道：「怎麼老子從來沒聽人這樣形容過她？」

小公主道：「那是因爲別人都不瞭解我姊姊，而且都把她當作是一個邪惡的女人。」

岳小玉「唔」一聲，接着却嘆了口氣，道：「說句老實話，提龍府與神通教之名，在江湖上實在並不怎麼好。」

小公主點點頭，道：「這個我們都知道。你們？是否包括令尊在內？」

「他老人家也是知道的。」

「萬教主乃當世絕頂高手，武功冠絕同儕，若不是野心太大，手段太厲害，老子倒想拜候拜候他老人家。」

小公主道：「你眞的想見我父親？」

岳小玉道：「想又怎樣？妳肯爲我引見嗎？」

（未完・廿九）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息大娘和戚少商雖然逃脫，仍未脫險，息大娘心中有數，帶他到安順棧，高鷄血、韋鴨毛早已爲他們打點一切，將連雲三亂，李福、李慧、連鐵手也包括在內等侖差官兵都擒拏了，跟着黃金鱗來搜查，高鷄血取出僞做文章手令拒搜不奏效，尤知味走過來取出僞造傅宗書的密柬，嚇退了黃金鱗，並以御厨身份煲「滋味粥」爲衆人壓驚，息大娘、戚少商、高鷄血等人不知是計，吃了之後全身癱軟，才發覺是尤知味受顧惜朝、冷呼兒的指使下迷藥，各使詐爭功擒拿戚少商，都是各爲其主，冷呼兒出去召軍隊過來，他又想自己多立一點功多殺幾個……

公子仗義 奸徒落網

那人這一閃，使冷呼兒推了個空，一時收力不住，身子往前一搶！

便在這時，井口裏，忽然冒出了一個人！

這人一揚手，黑暗裏就「開」了一朶白花！

「這「花」正「開」向冷呼兒臉上！

冷呼兒當眞是臨危不亂，一脚踢在井沿上，力道回蹬，整個人從前撲之勢遽變爲往後疾射！

那朶「白花」雖然「開」得極快，但依然追不及冷呼兒疾退的速度。

可是冷呼兒却覺得背後响起了一道急風！

他等於是背向着那急風撞去！

冷呼兒心中一沉，但反應絲毫不緩，身子仍急遽後彈，同時半空一翻身，匕首迎向背後的兵器！

「兵」地一聲，星花四射。

匕首與一柄虎頭刀交擊一起。

冷呼兒人在半空，一連躲開兩記致命的攻擊，正欲大呼，突然之間，一物飛刺入他的口中！

那是一柄銀槍！

月光下，只見槍握在剛才那個站在井邊的人手中！

這人就像一個王孫公子，但神色冷峻——冷呼兒的意識只到這裏爲止，接下去那柄槍尖已完全刺入他的喉嚨裏，而槍上的紅纓也塞住他的喉頭。

這人一擊得手，拔槍！就在冷呼兒鮮血迸射、人在半空中墜下的刹那，他一抬腿，把冷呼兒踢入了井裏！

原先伏在井裏的人却已躍了出來。

這兩人並不是誰，正是在雷雨中跟劉獨峯決戰而敗的赫連春水與張鈞詩！

赫連春水道：「殺了一個。」

張鈞詩道：「屬下把十一郎、十二郎、十三妹他們都喚來。」

赫連春水頷首。

張鈞詩向黑暗的樹林子裏疾掠過去。

赫連春水向那名使虎頭刀的道：「顧

借朝、尤知味他們正脅持你家主人，我們這就先採取營救，你和守在這裏的四人，小心把守要塞，如有可疑的人入村，立刻通知。」

那使虎頭刀的漢子本來是把守古井，幸得赫連春水調換埋伏，才不致着了暗算，反而殺了來人，對赫連春水欽服已極，當下便答：「是。」

這時，張鈞詩又帶來一女二男，掠近赫連春水，五人互一抱拳，赫連春水道：「土狗和土牛呢？」張鈞詩答：「早已埋伏好了。」赫連春水道：「好，這就幹去！」便向客店潛了過去。

這兩男一女，原也是赫連春水的手下，赫連春水本來就有實力，與劉獨峯一役，雖然損兵折將，但立刻能召集了數名高手，一起謀求營救息大娘等。

× × ×

那兵器相碰擊之聲雖然並不甚响，但在客店裏的顧惜朝和尤知味還是聽到的。

那時尤知味已一口氣殺了三名高鷄血的手下，正要把韋鴨毛也殺死之際，忽聽這一聲微响，便道：「冷將軍和人動上手了。」

僅這一句，便聽到有人噗通掉下水裏的微响。

顧惜朝嘆道：「冷呼兒下手，還是不夠神不知、鬼不覺！」

尤知味笑道：「不過外面剩下幾個孤魂野鬼，冷二將軍還對付得來……就怕他日後要對付鮮于大將軍，這可不一定吃得下了。」

談得幾句，忽聽有人敲了幾下門扉。

尤知味、顧惜朝兩人臉色一齊變了變，因爲這門响並非預定的暗號，尤知味冷笑道：「總不成這些孤魂野鬼倒摸上來了罷？」

顧惜朝道：「那也正好收拾他們入幽皇道。」走到戚少商和高鷄血身上，兩隻手按住他們的「百會穴」，道：「大師去開門，一有異動，我就先殺了這兩個罪根禍首，看幾隻小鬼，能有甚麼作爲？」

尤知味心裏嘀咕：我去開門，是要冒險，你來殺人，倒是舒服。不過也不想就這點跟他對冲，便道：「我倒要看看是甚麼人在攪鬼？」便去開門。

顧惜朝在後面看見他走路的背影，心中不禁暗暗欽服，這人隨便幾步走去，不但前面全無破綻可攻，就連背後左右也無暇可襲，方知這尤知味的武功，當眞非同小可，自己有此强助，固然可喜，但若變成强敵，可要千萬小心才是，不禁暗自警惕起來。

× × ×

尤知味打開木門的時候，他的身體各個部份，都在全面備戰的狀況。

就算在一眨眼間，他要至少發出二十七種致人於死的招式，讓攻擊他的人死上廿七次！

他以烹飪名聞天下，很少人知道他的武功如何，其實，他殺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樣：只切得比別人更優美更從容。

他把門打開。他已作好一切防備。

可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到，在門口出現的會是誰！

× × ×

顧惜朝！

顧惜朝怎麼會在門外？

顧惜朝怎會來敲門？

顧惜朝不是留在店裏嗎？

尤知味在一錯愕間，廿七道殺手均未發出，一記銀槍震起紅纓，已劈臉刺到！

尤知味在錯愕間反應依然一樣快，身子一晃，槍尖險險自頸旁擦過，纓穗也撲在頰邊！

就在這刹那間，在店內顧惜朝立足之處，蓬蓬兩聲巨响，塵土飛濺，兩隻手臂，已分別抓住顧惜朝雙脚。

顧惜朝乍見尤知味遇襲，又見自己的樣子在店門前一晃而過，心神一震，便在這時，下盤已被人扣着。

顧惜朝大喝一聲，全身拔起。

那土中兩人，雖然得手，但顧惜朝的內勁非同小可，冲天而起，那兩人也抓緊他的脚，被帶上半空！

顧惜朝雙手一沉，一刀一斧，已劈入兩人腦門之中，但顧惜朝亦覺雙腿一陣刺痛，那兩人十指如鋼錐，也抓入自己脚脛骨裏！

這瞬間的變化，雖然極速，但土中那兩人，一個叫做土牛，一個叫做土狗，俱是土遁法高手，投入赫連春水帳下，他們一旦拿住顧惜朝雙脚，原可廢之，不過顧惜朝更快一步，先把他們抽離土中，再格殺之，但雙腿也受創不輕。

顧惜朝飛降而下，他第一個意念便是：速殺戚少商和高鷄血！

他自知受創非輕，生恐夜長夢多，又讓戚少商逃脫，便生了立斃戚少商之意。

但就在他落下地來之際，有一男一女，遽然向他包抄過來。

顧惜朝正要全力應戰，那一男一女，忽然同時飛起一脚，把剛才那兩名伏擊者——土狗與土牛——的屍身踢飛！

顧惜朝的斧頭和小刀，仍嵌在土狗與土牛的腦殼裏，兩具屍身被踢開，顧惜朝一時也不及拔回武器。

那男的突攻了一刀。

女的也砍了一刀。

顧惜朝正欲招架，忽然發現，那兩刀並不是砍向自己，而是兩刀互擊。

「嗆」的一聲响，星花四濺，兩刀交擊，發出極之燦亮的星火，亮得令顧惜朝等一時睜不開眼來。

就在他閉目的刹那間，那雙刀交擊間炸出數十枚細如牛芒的金針銀針，射向顧惜朝。

顧惜朝雙袖一捲一遮，把細針全收入袖裏。

那一男一女忽然滾身欺入，雙刀如雪，飛向顧惜朝雙足。

顧惜朝脚下本已受傷；這一輪急攻，把他攻退了十七、八步，那對男女刀法雖然勁急詭奇，但要殺傷顧惜朝，仍然力有未逮，突然收刀疾退，護守住戚少商、高鷄血、韋鴨毛、息大娘，這一干無力抵抗的人。

顧惜朝喘得過一口氣，正待還擊，忽瞥見大門口有一人濺血而倒，一人搖晃不已。

原來赫連春水一槍不中，尤知味已一手刁住槍桿，猱身急上，追打急拿赫連春

水身上七十二要穴！

赫連春水單手托槍，用一隻右手與之對抗，一折四十一招，兩人既未進得一步，也未後退半步。

兩人正打出眞火來，那「顧惜朝」，突又出現！

尤知味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知道顧惜朝仍在屋裏應敵，才不再上當，雙手仍步步進迫，招招封殺，雙脚却疾踢了出去：玉環鴛鴦步，麒麟十八踢，譚腿連環蹴，七煞絕命蹬，虎尾脚，急踢背後那個「顧惜朝」。

「顧惜朝」在後，赫連春水在前，尤知味雙手攻扣赫連春水，雙脚急踢「顧惜朝」，出招凌厲，無瑕可擊，以一敵二。絲毫不亂。

這「顧惜朝」原來便是十一郎。

那雙刀佈下奇陣聯手攻殺顧惜朝，是十二郎和十三妹。

這三人原來是苗疆子弟，擅易容術和奇招幻陣，很有制敵之效，赫連春水少有大志，麾下鷄鳴狗盜之士，無不收容，有意效仿戰國四公子之遺風。十一郎一上來，即易容成「顧惜朝」模樣，乍然亮相，令尤知味大吃一驚，而措手不及。

要知道天下間再精明的「易容術」，也只不過能使臉容、年歲、身段略有些改變，但是斷不可能經過長期相處之後連親人都認不出來，先前顧惜朝和冷呼兒故意把自己化裝得殘缺醜陋，使人不想多看一眼，加上尤知味的掩護，衆人才未察覺，十一郎以彼道還彼身，化裝成顧惜朝的樣子，乍然閃出，的確是嚇了尤知味一跳，若要再期欺瞞，則絕不可能。

尤知味連踢數脚，逼退十一郎，雙手一擊，已奪下赫連春水手上的銀槍，但忽覺腦門一暈，渾身不着力，內力無法聚合，倒有些似自己也喝了「滋味粥」的感覺，心知不妙，大喝一聲，心下一橫，連擊數掌。

赫連春水接了他一掌，得知對方掌力甚勁，知道已中了自己的「迷魂香」，但內息依然如此之强，心中暗驚。又接得一掌，頓覺對方掌力已弱，再接一掌，已大佔上風。第四掌拍來之時，赫連春水雙掌一挫，立意要把尤知味震傷，不料尤知味這一掌却不聚力，反而隨這一震之力，飛出門外！

尤知味的目的便是藉力逃脫！

他知道自己再不全力逃遁，所中的迷藥一旦完全發作，就跟戚少商、高鷄血的情形等沒什麼兩樣！

尤知味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他是一知情況不妙，立即急退，但他雖然退得快，運道却不怎麼好！

一朶「刀花」正向他迎面開到！

他把銀槍一橫，震開「刀花」，紅纓又是一盪，尤知味只覺鼻端聞得一陣香味，登時省悟，原來迷藥就下在槍尖的紅纓裏！

尤知味怒叱一聲，銀槍飛射，把張釣詩貫胸釘在地上，但背後遽响起一道急風！尤知味急速回身，然而神智已難以清醒，雙手架住一拳，但「砰」地一脚，正踢在他的胸口，格勒勒一陣至少碎了三根肋骨，赫連春水的另一隻手，已對住了他身上七處穴道。

這刹那的景象是：

尤知味受制。

張釣詩死。

十二郎與十三妹，正橫刀護守戚少商等。

赫連春水與十一郎，亦正向顧惜朝望來。

顧惜朝馬上作出了一個決定。

逃！

×　×　×

顧惜朝當然認得赫連春水！

他曾經拜會過赫連春水的父親，但知道赫連春水決不會因這點淵源而有所容情——相反的，赫連春水會殺他滅口，以免顧惜朝若上朝廷，致有滅族之禍。

顧惜朝自然明白這點。

尤知味已被擒，看來，剛才出去的冷呼兒情況也不會好。

這兒除赫連春水之外，還有三名高手，自己却負傷在身，一對脚又流血不止。

顧惜朝於是立刻就逃！

×　×　×

「殺死他！」息大娘叫道。

「——讓顧惜朝逃走，會連累赫連春水一家的！」

「別放過他！」高鷄血也大呼。他恨絕顧惜朝和尤知味殺死禹全盛幾位弟兄。

赫連春水却知道當前之急，並不是此事。

而且他心知傅宗書正與自己父親密謀大計，斷不會因自己的行動而貿然去消滅强助，破壞兩股勢力的合作團結。

況且，他並沒有把握能夠抓住了顧惜朝。

他現在更重要的是，如何救走息大娘這一夥人。

所以他用兩隻手指壓住尤知味的眼蓋，尤知味的眼珠在眼皮下不住顫動，冷汗涔涔而下。駭然呼道：「別，別殺我！」

赫連春水嘆道：「我本來也不想殺你……聽說你燒的菜，嚐過一次之後，剁掉舌頭也無憾，我很想有這個口福。」

尤知味忙說道：「你要吃什麼，我去煮……」

赫連春水道：「可是，我又怕你對待我，就像對待他們一樣，下了些血鹽什麼的，——」說時手指微微用力。

尤知味只覺眼球有一陣刺心的疼痛，忙不迭地道：「我不會的，不敢的，我……」只覺眼皮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刺痛越來越甚，忙道：「我去解他們的毒……我是誠心的，你不要殺我！」

赫連春水指尖上的力略爲一收，冷冷地道：「如何解法？」

尤知味知道這些人的解藥乃是自己的「救命符」，便期期艾艾地道：「這些藥嘛，配製有些痳煩……」

赫連春水打斷道：「我知道會有些痳煩，但我只要乾淨俐落快捷速見效的藥方！」說着一隻手已按在尤知味的「百會穴」上。

尤知味的身子雖然簌簌地發着抖，但這生死關頭，他是抓着「活命本錢」，死不放手道：「這……這藥方沒有現成的，一定要另外配製……我亂給你解藥，那也無用啊。」

赫連春水忽然笑了。

尤知味只聽得毛骨悚然。

韋鴨毛恨他殺死禹全盛，嘶聲道：「赫連小妖，把他殺了算了，我們——」

赫連春水笑聲陡止，在尤知味眼前搖了搖手，道：「看到這手沒有？」

尤知味知道眼前的人決不好惹，但肉在砧板上，只好道：「公子，您，這……這……」

赫連春水說道：「我也沒別的意思，只是，我要你看看，這是我的手，不然，待會兒你便什麼都看不到了，腦裏記不住，挖掉你眼珠是那一隻手，那就對不住你了。」

尤知味眼皮子不住跳動，但仍然堅持道：「惜朝逃走了……他很快便會叫大隊過來。」

赫連春水笑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是要威脅我不成？」

尤知味忙不迭地道：「公子，小人那裏敢，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只是……小的只是想，公子如果殺掉小人，那麼這三、四十位英雄好漢，沒有解藥，撤走似乎有些個不便……」

赫連春水一拍大腿，「啊」了一聲，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

隨後用手拍拍尤知味的肩膊，道：「我明白了，原來你眞的是在威脅我。」

尤知味一味地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赫連春水笑道：「你胆子大得很，你當然敢。」

尤知味惶然，說道：「小的說的是實情。」

「我也有個實情要說予你聽；」赫連春水好整以暇地道：「你知道我爲什要放走顧惜朝？」

尤知味連忙搖首。

「我放走他，是因爲他根本走不了。」赫連春水道：「你知道我素來喜歡交朋友，是不是？」

尤知味看着他那不懷好意的笑容，心更沉到了底，道：「公子義薄雲天，仁義滿天下，各路英雄好漢，江湖豪傑，自都來爲公子效命。」

「你很會說話啊，」赫連春水笑道：「那你想必知道我養士若干了？」

尤知味更懼：「公子威儀服衆，麾下沒有一萬，也有八千。」

赫連春水微微一笑，「一萬？八千？你倒誇大了，跟我一起的朋友，湊合起來，勉强算個一千來位，這次，我只帶了一半來，你看，顧惜朝顧公子，和他的部隊，是否可以敵得過呢？」

尤知味一聽，更知大勢已去，神色慘然。「公子部下個個神勇過人，顧惜朝那干烏合之衆，如何能敵！」

赫連春水笑着說：「這便是了，既然顧惜朝他們進不出去，又有誰會知道戚寨主等住在此？我又何必忙着要逃，再過一兩個時辰，迷藥力不持久，自然消散，我們再撤走未遲，只是，到那時候——！」

他用手掌拍拍尤知味微禿的額頂，嘖嘖有聲地道：「到那時候，可憐一代名廚，已變作了一灘濃血了！」

尤知味又嚇得簌簌發顫。

赫連春水忽正色道：「所以，解藥你閣下高興給，就給，不高興給，也由你，威脅不到我的！」

尤知味臉無人色地道：「我給，但是——」他現在只求赫連春水能因他給解藥而答允饒他不殺，只怕要高興得叫爹喊娘了。

赫連春水倏然臉色一變，雙指往尤知味眼睛插落！

尤知味嚇得魂不附體，忙把雙目一閉，赫連春水指到半途，突然一轉，挾住尤知味的左耳一擰，竟鮮血淋漓的撕下了尤知味一隻耳朶！

×　×　×

赫連春水拎着他的耳朶，呆笑道：「怎樣？滋味好受罷？」尤知味痛得只是慘叫，偏連擧手捂耳都乏力氣。

赫連春水道：「就算我不動手殺你，任你流血，你的血也不見得能流個一天半天流不盡罷？」

尤知味早已嚇得魂飛魄散，現在又痛得錐心刺骨，那裏還敢討價還價，忍痛道：「解藥……就在我襟裏。」

赫連春水一揚眉，道：「這可是你自己招供的，我沒答應你什麼。」他一手還挾着血淋淋的人耳，長相却尊貴溫文，有一種玉似的氣質，白裏透紅的膚色，相映成一幅詭異已極的圖畫。

十二郎過去，果在尤知味衣衫裏掏了七八瓶藥粉。

尤知味道：「把綠色的藥末滲和白色的，服食一撮藥粉便行……求求你，先替我止血好不好……？」

赫連春水笑道：「這也無不可，不過，你先服下一劑再說。」他是防尤知味索性同歸於盡，胡亂湊合了一種毒藥，害大家一起送命。

十二郎馬上會意，捏着尤知味的鼻子，把一小撮藥末往他喉裏倒，尤知味英雄一世，就算在他未懂武功之前，烹飪術已是名冠天下，誰敢對他不敬？日後他仗賴這一門絕活，使得武功高强之士，爲了大快朶頤，不惜以一門半門絕藝換他下厨一餐，尤知味武功漸高，名氣也更大，能請得動他的人也越有面子，而他學的武功，也愈漸精深，普通的武林人物，武功上已決非他的手脚，又那裏請得動他？今日他遭到這般折磨，也算平生首遇，當下又驚又痛，變得徬徨無計，胆氣全消。

赫連春水見尤知味服後，也沒什麼異象，便疾封了尤知味近耳的血脈，不讓他失血過多而歿，一面示意十一郎、十二郎和十三妹去給羣俠服食解藥。

×　×　×

解藥一服，功力較深厚的高鷄血與韋鴨毛，很快便幾近完全復原。

戚少商和息紅淚因爲逃亡歲月裏負傷太重，元氣大傷，一時還未恢復。

高鷄血戟指尤知味，向赫連春水道：「這種敗類，饒他不得！」

赫連春水說道：「我本就沒有打算饒他。」

尤知味哀聲，說道：「諸位大俠，念在大家同在江湖道上，就饒了我一條狗命吧！」

高鷄血冷笑道：「剛才又不見得你饒了小弟我的貓命！」

尤知味大聲道：「殺，我，對你們可沒什麼好處！」

赫連春水道：「不殺你，對我們也沒什麼好處。」

尤知味趕忙道：「你們這一路上，難免還是要飲食充飢的，你們殺了我，全天下管膳食烹飪的廚師都會跟你們過不去，防不勝防；留着我，不管吃的喝的，我用不着舌頭去蘸都可以分辨得出來，又何苦一定要殺我？」

赫連春水笑道：「哦，我倒忘了你是天下廚子之王，殺了你，我又實在信你不過。」

尤知味幾乎要哭出來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已經受你們所制，我又能作些什麼呢……」

赫連春水道：「哦？要是一個不小心，讓你給逃脫了呢？那我們豈不是十分危險？」說着把手輕輕按在他的「百會穴」上，只要一發力，立即便可要了尤知味的命。

尤知味給赫連春水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忽聽息大娘道：「先不殺他。」

尤知味大喜過望，赫連春水轉向息大娘，息大娘道：「這人還有用處。」

赫連春水道：「好！」忽然一掌拍了下去！

尤知味見息大娘挺身阻止赫連春水殺害自己，以為今番有救，不料猝然之間，赫連春水便施殺手，「轟」地一聲，眼前一黑，便撲地而倒，不省人事。

赫連春水道：「這一掌，至少要他躺上一天一夜，睜不開眼來。這廝十分狡詐，須得小心提防。」

息大娘幽幽一嘆，道：「公子，我沒想到，這件事，你會……」

赫連春水哈哈一笑，道：「大娘一直以為我這個小妖怪是無信無義之徒，是不是？」

息大娘忽正色道：「其實，你並沒有帶那麼多兵馬來的，對不對？」

赫連春水也正色道：「我來助妳，家嚴本就不許，我只偷偷帶了二十人出來，現在剩下不到一半，實力絕對無法與他們相持，所以此地守不得，一定要撤退。」

赫連春水連了「花間三傑」、六名快刀手，巨人羅盤古、土狗土牛、十一郎、十二郎、十三妹，虎頭刀龔翠環、四大家僕等二十人赴解毀諾城之危，但在阻攔劉獨峯逮捕息大娘之際，犧牲慘重，加上擊潰顧惜朝擒下尤知味一役，赫連春水手邊只剩下十一郎、十二郎，十三妹、龔翠環及四大家僕八人而已。

這樣的實力，自然阻擋不住黃金鱗等的大隊軍馬。

息大娘道：「既然如此，我們即刻離開。」

韋鴨毛已爲部下一一解去藥力，高鷄血道：「樓上定有人，我去處理。」

戚少商道：「鐵二爺在上面，我去看看；沒有他仗義相助，我們恐怕早已橫屍，他遭人逼害，都因爲救我們所致。」

赫連春水詫異的問道：「鐵二爺？他是……？」

話未說完，忽聽三長二短的訊號，宛似狼嗥犬鳴，但仔細聽去，却像怪獸夜哭，十分尖森刺耳。

赫連春水眉頭一皺。

高鷄血道：「怎樣——？」忽然住口不語，只聽一陣悶响，像有人在泥濘底層擊响棺梆，很是瘖瘂難聽。

這時，又是二長三短的嘶鳴，比前聲要急促多。

摻雜着悶响之聲，特別令人感覺幽森悚骨。

這次到戚少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赫連春水沉着臉色，說道：「來得好快！」

高鷄血更是神色凝重：「點子扎手得很！」

這時間，暗號此起彼落，更加尖銳急促。

赫連春水道：「來人不多，但決不易與，已攻破了咱們兩道防綫！」

高鷄血倏然變色道：「不好，對方已攻近來了。」

韋鴨毛長身問道：「咱們要退還是要戰？」

高鷄血道：「來不及選擇了。」

赫連春水在這兩人對話間，已打開了店門，長吸一口氣，大步踱了出去。

明月映空。

長街微霜。

一頂轎子，赫然在長街口，巨大的木輪正轆轆的向前轉動，緩緩移近。

轎簾深垂。

轎前轎後，隱約有幾名衣白如雪的人影，在深夜裏的月色中，這頂轎，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和殺氣。

赫連春水橫槍當胸，就算他知道來人好快，他已斷未想到對方看來似是兵不刃血的就來到了這裏。

他橫槍而立，有一股萬夫莫敵，睥睨羣雄的氣態，却因這冷森的殺氣而震盪。

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自己的煞氣陡增！

因爲戚少商已立在他身邊。

他馬上覺得一股激盪的氣勢，使得他衣袂皆揚起來！

戚少商出來，揚劍，朱紅色的寶劍「留情」，正遙指轎車。

「你逼我走死路，我要你先死！」

那轎子忽然停了。

完全靜了下來。

靜得連路邊林中一隻夜鳥子眨眼的聲音都隱約可聞。

戚少商忽然感覺到這寂靜裏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感。

只聽轎子裏一個有氣無力的聲音道：「是你嗎？」

赫連春水把槍一彝，虎地一响，彷彿要藉槍風的威力來破除刀鋒般這悽寂的殺氣。

赫連春水大聲叱道：「還有我！」

轎裏完全沒有反應。

靜寂了半响，轎子略爲動了一動，赫連春水執槍桿不由得緊了緊。

轎裏又傳出了那無力但清晰可聞的語音：「我只要拿犯人，旁人不相干。」

高鷄血也站出來，揚聲道：「沒有誰相干，誰不相干，我們都是站在同一道上的人！」

轎裏的人輕輕咳了一聲，又一聲，然後靜了靜，似乎等呼息平靜下來，才道：「哦，原來你們千方百計，攔阻我進去，便是爲了要維護他！」

赫連春水怒道：「廢話！」

那轎中人便不說話。

木輪又開始軋軋轉動。

轎子再度向店子逼近。

赫連春水壓低聲音向戚少商道：「劉獨峯既已追來，看來決無善了，戰鬥一起，你立即帶息大娘走！」

戚少商怔了一怔，忍不住道：「我已經臨陣逃過一次了，你不怪我？」

赫連春水沒料戚少商這般說，也是一怔，才道：「我不是在救你，也不會救你，我是要救大娘，因爲大娘才救你，所以你的責任就是帶大娘逃出生天，我的任務就是讓你和大娘逃走，別的事我不管！」

戚少商道：「很好！」

赫連春水道：「怎麼很好？」

戚少商道：「這一次，劉獨峯不會放過我的，我不能被他逮着的，一旦逮住，必定自殺，大娘就要煩你照顧了。」

赫連春水脹紅了臉，道：「胡說！」

戚少商雙眼望定着他，一字一句的道：「大娘跟你，我很放心。」

赫連春水忽然感覺到他眼中的善意與信任，心裏一陣無比的感動，這時，轎子已逼近衆人，赫連春水猛抬頭，向戚少商道：「一動手，馬上走！」

戚少商用力地點頭。

除非自己再度落在顧惜朝這些人的手上，他就不惜身死，不然，他一定要活着，並且要跟息大娘活在一起的。

高鷄血這時厲聲道：「停止！」

轎子仍緩緩前進。

高鷄血雙袖如吃飽了風的帆布，鼓盪不已。

赫連春水的鐵槍忽然一沉，砰地拍打在地上！

陡地，四條人影，自四個不同的角度，疾射向轎子！

這四人身形極快，到了半途，驟然改變，四人本來從東南西北四面斜射向轎子，但此際東首那人，身形在半空强自一頓，高拔而起，以泰山壓頂之勢，由上而下，直降入轎頂！

南首那人，半空中身形如游魚般一擰，變成橫撞向轎側，西首那人，身形疾沉，急降而下，滾入車底，北面那人，身形翻躍，已躍至轎後，這刹那間，四人的兵器，同時出手！

這四件兵器，俱十分奇特，剛拔出來時，只是一件黑黝黝的短兵器，但只不過在霎眼之間，他們人在半空，雙手疾動，已把這樣一件短兵器拆合接駁成一枝長兵器，四個人，四件長兵器，帶着鋒銳割耳的尖嘯，一齊刺入轎子裏！

赫連春水一槍擊在地上，便是下令這四人出手攻襲的暗號。

他覺得十分滿意，這「四大家僕」並非他所養之士，而是爲赫連家族世代盡忠的僕役，赫連樂吾父子待他們如一家人，「四大家僕」對赫連家自然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四大高手分四個角度，用四種不同的兵器，手法，足可在刹那間裏把這頂轎子粉碎！

赫連春水的鐵槍遙遙對準轎簾。

只要轎裏的人爲了躲避這凌厲的攻勢而掠出轎子，他的鐵槍便立時發出雷霆一擊！

對付像劉獨峯這樣的高手，決不能容許他有片刻喘息的餘地。

可是接下來的變化，不但令赫連春水意想不到，就連曾與劉獨峯數次交手的戚少商，也始料未及。

簾子略爲掀了一掀。

一隻蒼白的手指，像分花拂柳般露了一露，立即又縮了回去。

一道細長的白光，疾地打在持巨鉗僕人的鉗柄上！

這僕人痛哼半聲，巨鉗脫手飛出，白光一折，反彈飛射，擊中他的左脅，身形一跌，斜仆出去！

巨鉗恰好撞在另一僕人的巨斧上，「噹」地星花四濺，那僕人的一斧，自然也失去了威力。

原來那僕人跌撞向另一個僕人的巨剪下！

這僕人立即收招，扶住同伴。

兩人一個蹌踉，剛好封住第四名僕人巨銼的攻勢，那僕人只好把巨銼一收，躍開戒備。

第一名僕人這才發現，嵌在自己腰間大橫穴上，是一枚制錢。

這一枚制錢，嵌在他的穴道上，却並沒有割傷他的肌理，但它發揮的效用，無疑把四大家僕四人聯手的一擊，一盡化解了。

但却未傷一人。

× × ×

「四大家僕」一擊失敗，四人互望一眼，身形交錯，手中兵器，舞得虎虎生風，四人合力的第二擊，又要發出！

只聽轎內傳來一聲嘆息。

「我只是要捉拿犯人，你們這又何苦呢？」

赫連春水突然大喝一聲：「停！」

他已看出剛才轎中人若要殺死「四大家僕」，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四大家僕」身形一頓，他的身子，突然變成一道尖嘯！

人是人，不可能會變成聲音。

赫連春水驟然化爲一道尖銳的風聲，是因爲他與手上的槍，已合而爲一了。

就像一個巨臂的强力，發出銳無可擋的一矢，赫連春水蓄勢已久的一槍，已直刺了出去！

他的人，已成爲槍的一部份！

他渾身的鋒芒，聚成這殺氣無匹的一槍，不但要刺穿轎子和轎內的人，彷彿連轎後的那一脈山丘，也要破山腹而出！

這一槍之力，未發時，可使得站在他身邊的戚少商等人，衣袂間帶起一股扯力、頭髮而往後直貼！

槍未到，轎簾已被疾風盪揚！

而赫連春水這一槍的目的，並不是要立斃劉獨峯。

他只是要把劉獨峯逼出來！

× × ×

轎簾被激風捲開。

轎裏黑黝黝的，有一個人，着白色長衫，坐在那裏，還未看清楚面目，那人手已一揚。

手蒼白。

蒼白的手。

手指更白。

手指拎着雪亮的刀。

刀更白！

比雪還白。

刀鋒亮。

刀光更亮。

刀光燦眩了赫連春水的眼睛！

刀尖剎那間已到了赫連春水的雙目之間。

赫連春水長嘯一聲，已不顧傷人，直射的身軀，長空冲起！

刀擲空。

赫連春水居高臨下，搶勢改由自上往下直戮！

但刀擊空，竟然也是半空一折，倒射赫連春水小腹！

大凡武林高手的全力一擊，居然可以半空換氣，易勢再襲，那已經極難做到，赫連春水這一擊之氣勢淋漓，但給飛刀所挫，第二次再襲，飛刀又至，他大喝一聲，半空三個翻身，落在丈外，一口怨氣，無處渲洩，槍尖一撤，哧地刺入道旁一顆大石裏！

那大石當中吃這一槍，竟喀喇一聲，四分五裂，赫連春水只覺眞氣逆走，五臟有說不出難受，張口欲嘔出一口鮮血，但生性倔强，硬生生地又把一口熱血吞下，一時只覺天旋地轉，不料那一刀彷有人駕馭驅使，二次刺空，竟又靜悄悄地折射而至！

待赫連春水發現時，已不及閃躲！

「錚」的一响。

白衣一閃。

戚少商落在赫連春水身前。

他斷臂，仗劍，擊落飛刀。

他的人就攔在赫連春水的鐵槍前。

兩個人，一劍一槍，四隻眼睛，盯着那一頂轎子。

轎簾又已掩上。

轎在月光下。

這一頂鬼轎子。

× × ×

戚少商出道以來，攻下過不少難以攻克的天險難關，攻破了數不清的陣勢軍容，但這樣一頂轎子，却似固若金湯的雷池，莫測高深的堡壘，完全無瑕可襲，無處可攻！

這時候，忽聽呼、呼兩聲。

這兩聲就像是一個巨人，在運用他的天生膂力，揮舞兩根巨杵的聲响。

然而却只是頭髮斑白，舉止老邁的韋鴨毛，在揮動他那一雙袖子。

他那一雙袖子像吃飽了風的帆布，他一面揮動着袖子，一面向轎子大步行去。

接着，又是虎，虎幾聲，這風聲驟加凌厲，好像揮舞的已不是巨杵，而是兩棵大樹。

韋鴨毛步子更疾。

他全身被袖子遮個風雨不透。

就像頭髮到脚趾，全讓渾厚的袖風所遮掩。

韋鴨毛走得更快。

他的步子越密，雙袖的急風更勁。

這時他離轎子不到七尺，袖風已成了咚咚咚的聲音，像兩面大鼓，在互月碰擊着。

而韋鴨毛全身也膨脹了起來。

他遍體都佈滿了眞氣，一個本來枯瘦的老頭，變得像高鷄血一樣的胖。

然而高鷄血却知道，他這個江湖上從未背叛過他的老拍檔，已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乾元大周天小陽神功」，以六十年來苦修的純陽元功，使得轎中人的暗器無法破這渾實淋漓的元氣而入。

他要一氣摧毀這頂魔轎！

× × ×

韋鴨毛已逼近轎子。

還有五步。

韋鴨毛準備以先天炁氣之「乾元大周天小陽神功」，把轎子震箇粉碎。

若轎子裏的人不出來，人也隨轎子一樣粉碎！

還有四步。

轎子裏的人似乎想不出什麼法兒來制住這一股勢莫能禦的內家眞氣。

若硬闖出來，勢必要和韋鴨毛硬拚。

韋鴨子武功不雜！內力却純，這一身內氣之盛，決不在鐵手之下，縱橫江湖，確能夠與他「乾元小陽神功」相持的人，也不能算多！

就在這時，帘子一掀！

一隻白玉般的手指，向下指了一指。

疾的一聲。

手指又很快的收入簾內。

高鷄血突然尖叫一聲：「小心！」

他的人胖，聲音却大。

他叫的時候，整個人掠起，他的人胖得像一隻球，肚子又圓又突，當他掠起時，就像一粒柿子，遽然飛上了天。

可是沒有人能形容他的速度。

就像赫連春水那一槍，比之尚且還有不如。

韋鴨毛一楞。

他見簾中伸出了手，也爲要向他攻擊，正全力以赴，凝神以待，不料手指又縮了回去。

便在其時，突覺脚心一痛。

這一痛非同小可，他立時感覺到一口細針，正自脚心直冲上內庭穴，轉入崑崙穴位，破附陽而上，一刹間，已過三道要穴！

韋鴨毛只覺劇痛難當，「乾元大周天小陽神功」一散又聚，張目壓下，要逼住那一口尖針上攢！

這時候，簾子一掀，那隻手又伸了出來。

雪白的手。

修長的手指。

令人驚心動魄的手！

× × ×

這隻手雙指一揮，疾地又射出一物。

那物細小，速度又快，以致讓在塲的高手都無法看得清楚那是什麼。

但這隻手以一柄飛刀破去赫連春水的

「殘山剩水奪命槍」，以一枚制錢使得四大家僕狼狽不堪，就算是他彈出來的是一條頭髮，也足以令在塲的數大高手心驚胆戰。

那事物疾射向韋鴨毛心口。

韋鴨毛的「乾天大周天小陽神功」已轉入右足，逼住細針隨血循環攻上，已無法抵禦那一道暗器。

暗器來得何等之快，就算戚少商等要救，但也來不及了。

可是高鷄血却在危機剛起時已然發動起來。

他的身形何等之快。

他的身形甫動，已到了韋鴨毛身邊，再看時，他的人已到了天邊，手裏是揪住韋鴨毛。

那事物「嘯」地打空，竟又「嗖」地回射入轎中簾裏。

這是什麼鬼暗器？

× × ×

高鷄血拖走韋鴨毛，尖聲道：「鬼手神叟的『地心奪命針』！」他說時額上已滲出了汗。

縱然他在尤知味挾持之下，既死不懼，但此際却因關心身邊的老拍檔，而汗如雨下。

韋鴨毛用眞氣强逼住細針運行，痛哼出聲，却不停的猛搖頭：「不……是……這針……無毒……」

衆人這才明白，剛才那轎中人向下一揚手，乃是射出一枚細針，刺入地面，穿入地下，再鑽刺入韋鴨毛脚心裏，這發射暗器的手勁、本領，眞是巧到巔毫，令人嘆爲觀止。

武林中能以地底穿針，殺人於百步之外的，便是擅施「地心奪命針」的鬼手神叟海托山，但鬼手神叟的針是淬毒的，見血封喉，無藥可醫，高鷄血聽聞韋鴨毛所中之針並無淬毒，心中一寬，但是驚慄更甚。

他寬心的是韋鴨毛內力高深，普通細針，雖潛入體內，但斷不致死，驚的是來人若是鬼手神叟尚好，因海托山的暗器、偷盜、掌法俱有盛名，但內功，下盤，却是弱點，如今若不是海托山，換作劍法精湛，內功奇强的劉獨峯，這一戰便決無倖理。

只聽轎中人冷冷地，說道：「他死不了。」

高鷄血長吸了一口氣，說道：「好暗器。」

轎中人又說道：「我的暗器從來不淬毒。」

高鷄血再吸一口氣，道：「可惜。」

轎中人道：「可惜什麼？」

高鷄血道：「身手這般好，却當昏君奸臣的狗奴才！」

轎中人沉默了半响，居然沒有生氣，只淡淡地道：「我要抓的人，傷天害理，是該抓的，這事情跟你們無關。」

高鷄血怒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轎中人也冷笑道：「爲虎作倀，見惡不除，看來武林中人言『鷄血鴨毛，手狠心慈』，也不過如此！」

高鷄血忽然一陣尖笑，半晌才道：「你這見不得光的東西，滾出來吧——」

突然間，叮的一响。

原來在高鷄血與轎中人對話的時候，息大娘已無聲無息的自後潛近轎子。

高鷄血的尖笑，正掩飾了息大娘本就如片葉落地的步履。

息大娘見已貼近轎子，遽然出劍。

劍尖刺入轎內。

「蓬」地一聲，一條白影，自轎頂躍出

高鷄血早已蓄勢以待，一發千鈞。

他尖嘯。

嘯聲一起，人已到。

沒有人能想像一個這麼肥胖臃腫痴胖的人，身法會快到如此不可思議。

在輕功裏，「快」並不是最難達到的事。

在身輕如燕，一瀉千里的急掠中，還能保持殺力和聲勢，這才是極難並存的。

高鷄血在白影一閃的刹那，已到了白影之後。

他的七道殺手同時攻了出去。

但是，突然之間，他眼前的人不見了。

背後却一凉。

敵人已到了他背後。

轎中人的輕功，比他還要可怕十倍，高鷄血完全不能想像，那人要躲開息大娘無聲無息的一劍，正冲身而起，乍遇自己暗襲，却怎能於一閃身之間已到了自己背後？

白衣人到了高鷄血的背後，高鷄血等於把背上的空門賣給了對方。

白衣人有沒有出手。

高鷄血不知道。

他突然感覺到劍風。

白衣人也驚覺到劍風。

劍風來自他的背後。

「九現神龍」戚少商已然出劍。

劍刺白衣人背後。

× × ×

白衣人突然滴溜溜一轉，身子疾往下沉，人已落回轎中。

戚少商却一劍，變得刺向高鷄血的背心！

戚少商一驚，高鷄血霍然回身，回手一拍，已挾住長劍。

兩人疾落了下來。

下面的轎子。

轎子並不可怕。

但轎子裏的人，隨時都會發出令人防不勝防的暗器。

戚少商那一劍，蓄勢已久，自是非同小可；高鷄血那回身一拍，也是畢生武功精華所在，叫做「萬佛一印」，這兩下擊空，兩人力道對消，身形落下，正好讓轎中人有機可趁！

赫連春水大喝一聲，一躍而起，人在半空，一槍橫掃，以槍桿把戚、高二人身子橫撥了出去。

這時候，息大娘見一劍不中，拔劍欲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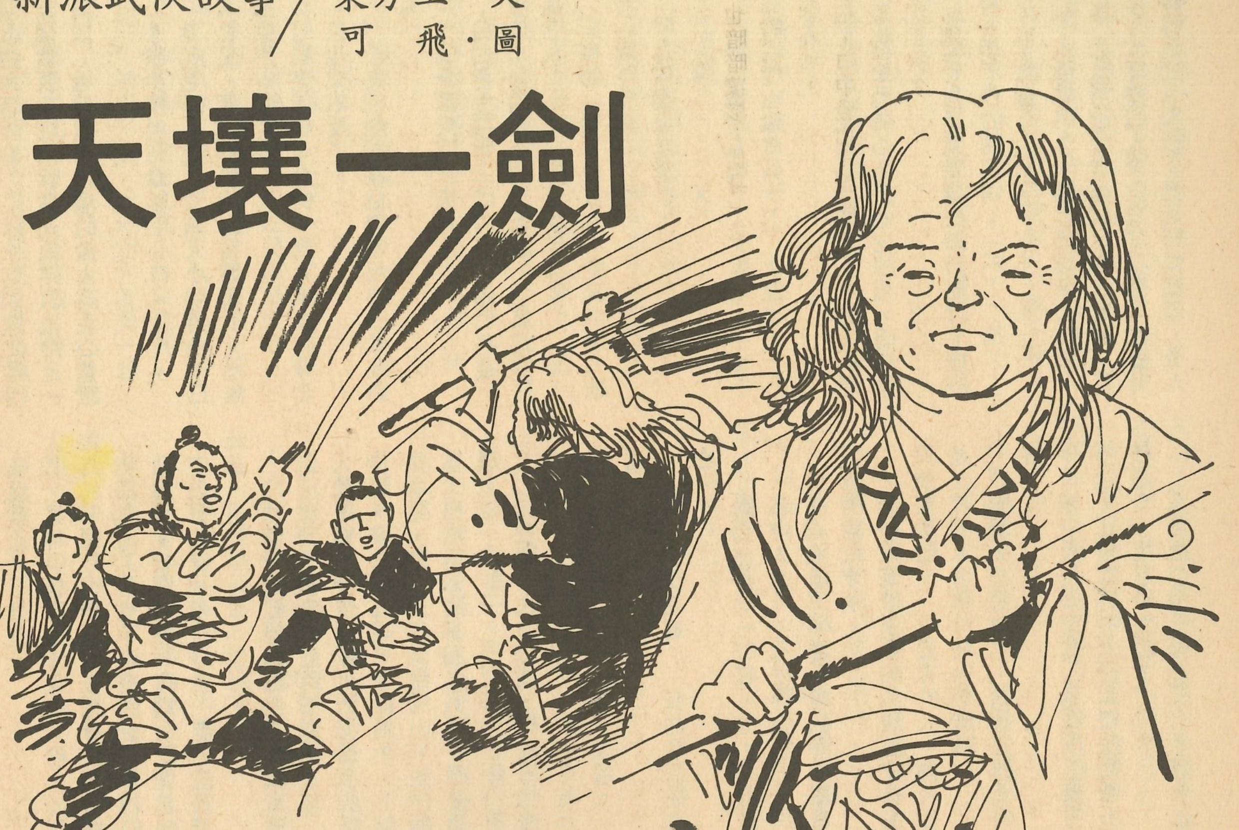
劍剛拔出，白衣人已落回轎中。

原先抽劍的那個劍孔，遽然射出細如針眼般十七八顆五色珠子！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何眞眞捨自己的名節救了凌千青，使凌千青感激萬分，但是對柳鳳嬌這個大仇人却恨之入骨，非殺了此人不可，何眞眞決定帶凌千青去見師父，把柳鳳嬌的血腥行為告知師父，看師父有何表示再作決定，凌千青只好答應……管秋霜負氣走出酒樓，茫無目的地往前走，來至楊子橋邊，忽見一女子追來，原來是柳鳳嬌，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雙方打了起來，柳鳳嬌施毒，使管秋霜昏倒在地，危急間，沈大娘等四人適時趕到，出手相救，柳鳳嬌見她們人多勢衆，急忙逃去……沈大娘急急趕往鎭江，却在途中被車如海等人攔住……

無理老斗姆　逼少俠成婚

這二十幾招，沈大娘劍中有指，指中有劍，一縷縷指風，挾着輕嘯，一道道劍光，也同樣帶起了嘯聲，一時殺得性起，但見她白髮飛揚，青虹繚繞，好不凌厲！

同樣也殺得木龍車如海劍光飛旋如輪，瘦高得像一根木頭的身形，一襲長袍燈籠一般，簡直又怒又急，就是不敢輕攖沈大娘的「絶戶指」，不住的閃身遊走。

這一情形，大頭鬼和黑扇秀才自然看得出來，但他們都是仙女廟八大護法之一，身份本來相等，只是木龍車如海和地龍簡伯陽，因參加仙女廟較早，當時號稱雙龍，為仙女廟左右護法，後來才有八大護法之稱，因此木龍平日就以八大護法之首自居。

就以今日來說，三人奉命截住沈大娘，車如海也儼然是三人中的為首之人。試想這八大護法，全是黑道中的巨擘，誰肯買誰的帳？車如海既然率先出手，要獨戰沈大娘，大頭鬼王和黑扇秀才自然不肯出手，要讓你一個人去對付。

老實說，既然三個人出來，你一個人得了手，功勞也是三個人的，你對付不了，就讓你多出些力氣，再出手也是不遲。

兩人抱着坐山看虎鬪的心情，自然不肯立即出手了。

此時眼看車如海獨戰沈大娘，在對方劍、指交擊之下，雖未落敗，但已有圖窮匕見之勢，當然沈大娘要戰勝車如海，只怕也是二三百招以後之事，也可能會落個兩敗俱傷。

一來時間躭擱得太長了，二來三個人一起出來，有一個人掛了彩回去，也總是不好。

大頭鬼王和黑扇秀才多年老江湖，自然心意相同，兩人互看了一眼，大頭鬼王首先發出一聲尖笑，說道：「沈大娘的『絕戶指』，果然使得玲瓏得很，兄弟想接妳一指試試！」

身形一晃而前，揮手一掌，迎着沈大娘點出的指風撞去。

黑扇秀才自然不肯後人，也跟着說道：「車兄已經打了頭陣把沈大娘的快劍三十六招讓給兄弟來討教幾招如何？」

口中說着，人已欺身而上，黑紙摺扇呼的一聲，朝沈大娘劍上壓去。

沈大娘眼看兩人欺身過來，冷笑一聲道：「老身早就要三位一起上了。」

身形一側，避開冷倫一記「玄冰掌」力，劍勢一抖，刷刷兩劍，兩支劍影分襲車如海、韋三元二人。

黑扇秀才說道：「現在上也不算太遲呀！」

摺扇揮舞，劃起半圓型一道黑影，聲勢之强，有如開山巨斧。

大頭鬼王一記「玄冰掌」，撞上「絶戶指」，才發覺沈大娘的指力，果然厲害，「嗤」的一聲，居然從自己掌風中直穿而入，心頭暗暗一驚，急忙側身避開。但他這一記掌風，擴及數尺，雖被「絶戶指」穿入，掌風可並沒有被擊散，一股像波濤般的奇寒掌風，依然捲掃過去，沈大娘當然也暗暗凜駭，側身一旋，避了開去。

這原是上手第一招的事，大頭鬼王聲言要對付她的「絶戶指」，自然專找她左手出招，口中發出一聲森冷陰笑，又是一掌，直劈過去。

黑扇秀才也在上手之時，說明討教沈大娘的劍法，他黑紙摺扇，自然也專門朝她長劍發招。

木龍車如海久戰不下，而且被沈大娘一陣劍、指同施，逼得團團亂走，心頭怒惱已極，此時大頭鬼王和黑扇秀才連袂下場，才算替他解了圍，他趁兩人一個接指，一個接劍，把沈大娘的劍指都接了過去，長劍突使「龍神點頭」，劍出如練、如箭離弦，一點寒芒，疾射沈大娘咽喉。

這一招也是在兩人堪堪出手的時候發的，被沈大娘側身避開。

車如海自恃身份，大笑一聲，說道：「也好，老夫就把沈大娘的劍勢讓給韋兄了。」

他這話是回答黑扇秀才的，話聲出口，突然長劍一撤，往後退去。這自然是他不屑和人聯手之意，木龍車如海從不和人聯手。

沈大娘和車如海激戰了將近百招，也不過打成平手，沒有佔到絲毫上風，只不過稍稍順手而已，如今突然加上大頭鬼王和黑扇秀才，自然深感吃緊，雖然不過一兩個照面，已有接應不暇之勢，車如海的忽然撤劍後退，對沈大娘而言，自然就鬆動了許多，口中大喝一聲，劍光隨着加强，左手揚處，「絶戶指」也一記接一記的點出。

大頭鬼王左手被凌千青齊腕切斷，只剩了一隻右手，「玄冰掌」雖然厲害，但這種掌力，充滿極陰極寒之氣，極耗眞力，故而一掌擊出，須得稍緩，再發第二掌，沈大娘仗着身法靈活，可以躲閃得開，是以威脅還不算很大。

大頭鬼王也因沈大娘的「絶戶指」，能穿透他的「玄冰掌」，不知是不是可以尅制自己，出掌之際，也不想和她指力接觸。這一來沈大娘的眞正對手，却變成黑扇秀才一個，長劍掄飛，只是和韋三元的鐵扇，以快打快，搶攻爭勝。

合兩人之力，眼看激戰了四五十招，依然難分勝負。

黑扇秀才韋三元忽然偏頭笑道：「冷老哥，你掌力又凍又冷，兄弟握扇手指，都快凍僵了，你可不可以稍為停一停，讓兄弟和沈大娘痛痛快快打上一場？」

這話是要大頭鬼王退後幾步，他雖沒有明言，但大頭鬼王已經聽出他的口氣來了，黑扇秀才一把鐵骨扇上，藏着幾種花樣，這話自然是暗示大頭鬼王，有他在場，他不好施展絕活了。

大頭鬼王呵呵一笑道：「好，那就韋三元兄一個人試試吧！」

說着，迅快退了下去。

沈大娘雖不知黑扇秀才有什麼花樣，但江湖上使摺扇的人，多半都在扇上暗藏機括，譬如扇骨可以打出，或是在扇骨中暗藏飛針等等，黑扇秀才要大頭鬼王後退，自然也使她加深了注意。

大頭鬼王堪堪退下，沈大娘已冷哼一聲，振腕一指，閃電指出，長劍隨着飛閃，一路快劍，源源出手，朝黑扇秀才急驟攻出。

黑扇秀才心頭也暗暗吃驚，鐵扇飛洒，隨身劃出，口中大笑道：「沈大娘指劍果然厲害得很！」突然身形一個飛旋，黑扇劃起一圈黑影，重重扇影，朝沈大娘身前湧來。

「噹」、「噹」、「噹」三聲金鐵交鳴，沈大娘一連擋開了三扇，左手一指，點了出去；但就在她指風點出之際，鼻中忽然聞到一股異香！

黑扇秀才摺扇忽然一收，把扇當作鐵尺使用，一陣急攻招式，綿綿出手，遇劍劈劍，趁隙取穴，居然一派俱是進手的招法。

又是一陣急驟的「噹」、「噹」、「噹」交響，沈大娘突感一陣昏眩，被對方震得連退了三步。

黑扇秀才又是一陣大笑，招法再變，點點扇影，像急雨般洒到，竟然全是點穴鐝手法。

沈大娘再待舉劍封架，只覺手腕沉滯，「肩井」、「臂儒」、「將台」、「期門」等穴同時一痲，五指一鬆，長劍「噹」的一聲落到地上，人也跟着一下往後跌下去。

×　　×　　×

無星無月的夜晚，夜色像一片黑霧，四野都是黑沉沉的！

快近二更時分，仙女廟左首牆下，突然飛起四條人影，快速得有如飛鳥投林，一下飛過圍牆，悄無聲息的落到一處偏殿的院落之中，又很快的閃入了暗陬。

他們並沒有進入偏殿，只是從偏殿後面折入一條長弄，這是通向後園的一條路，平日很少人在這裏走動，夜間自然更沒人走了。

這一條僻弄也是通往仙女廟第三進的捷徑，被擒來的人，自然囚禁在地室裏了，他們是救人來的，救人當然要到地室去了。

四條人影，每一個人相距都在八尺左右，第一個人掩藏行進的時候，後面的人陸續跟進，每個人都身法輕靈，飄掠無聲，行動十分快捷。

由長弄折入一道腰門，就是第三進了

，地室的入口，是在「斗姆閣」右首的一間小屋之中。

腰門並沒有關，他們悄悄閃入，就是「斗姆閣」的小天井。

「斗姆閣」沒有一點燈火，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無人防守。

現在，四個人已經聚集在黝黑的走廊右側，停下了脚步，這四個人一身黑衣，男子裝束，但因四人穿的是緊身的夜行衣，就掩不住嬌小的身形，她們正是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和田玉燕。

這次到仙女廟來之前，她們早已計劃好了的，沈若華、田玉燕，曾被仙女廟囚禁在地室裏，對地室十分熟悉，因此也早已分派好了各人的工作，由沈若華、田玉燕進入地室救人，畢秋雲、管秋霜守在外面，等沈、田二人把人救出，由畢、管二人斷後。

因此她們到了「斗姆閣」，隱入走廊，就無須說話，沈若華朝田玉燕打了個手勢，正待朝右首一間小屋閃入，畢秋雲、管秋霜也各自手按劍柄，悄悄退後，以背貼壁，隱住了身形。

就在此時，只見「斗姆閣」中忽然亮起兩盞紅燈，那是兩個一身紅衣的少女，手中提着一對燈籠，並肩而行，走到殿前，嬌聲說道：「四位夜闖斗姆閣，小婢奉斗姆之命，前來奉邀，請入內相見。」

這下聽得畢秋雲等四人，齊齊一怔！自己還以為進入仙女廟，行藏未露，原來人家早就知道了。

這裏是「斗姆閣」，居然還有裝神弄鬼的斗姆。

人家既已指明前來邀請，那就不用再掩蔽行藏了。沈若華朝畢秋雲等三人招招手道：「人家既然來請，我們就進去瞧瞧吧。」

一面問道：「小姑娘，不知妳們所說的斗姆是誰？」

左首一個紅衣女子嫣然一笑道：「斗姆自然就是斗姆了。」

管秋霜哼道：「裝神弄鬼，也唬不倒我們。」

話聲堪堪出口，突聽到有人冷冷的哼了一聲。

兩個紅衣女子不禁神色微變！

畢秋雲道：「二位姑娘請吧！」

兩個紅衣女子說了聲：「小婢給四位引路。」手挑燈籠，轉身並肩往裏行去。

「斗姆閣」是仙女廟第三進西首的偏殿，一排三間，地方不算很大，中間是一座雕刻精細的神龕，裏面供的神像，自然是斗姆了。

殿上黑漆漆的不見一點燈光，四位姑娘心裏有數，要見自己的不會是神龕中泥塑木雕的斗姆，那一定還有一位活的斗姆了。

兩名紅衣女子引着四人從神龕左側繞過神龕，進入一道門戶。

這後面該是第四進，第四進就是花園了；但這裏雖是花園，却是自成院落的一座小花圃，圃中花木扶疏，清香撲鼻，中間一條白石小徑，近面石階上一排三間精舍，不用說這是仙女廟後園的一部份了。

兩名紅衣女子行近階前，立即躬着身子道：「啓稟聖母，夜闖斗姆閣的四人來了。」

只聽裏面傳出一個尖細如童子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兩名紅衣女子恭聲應「是」，向左右一分，躬躬身道：「四位請進。」

畢秋雲聽她們又稱「斗姆」，又稱「聖母」，不知究竟是何等人物？目光不覺朝沈若華投去。

一行四人之中，只有她和沈若華江湖閱歷較多；但沈若華也從未聽說過江湖上既號「斗姆」，又叫「聖母」的這號人物，朝她微微搖了搖頭。

當下就由沈若華、畢秋雲兩人為首，並肩跨上石階，跨進中間堂屋。

這間堂屋倒是相當寬敞，很像一間起居室，屋中椅几，都是紫檀木精工雕刻，古雅而精緻。

中間一張高背錦披椅上，端坐着一個滿頭白髮，而面如嬰兒的老太婆，看年歲，少說也有八十以上了，只有一雙水泡眼，霎動之際，射出兩道綠陰陰的精光，使人不寒而慄，一望而知是一位異派旁門的前輩高人！

沈若華是一行四人中的大姐，她朝上首拱拱手道：「老婆婆見召，不知有何賜教？」

白髮老太婆目光望着四人，呷呷尖笑一聲，說道：「你們四個女娃聽師長說過老身麼？」

沈若華欠身道：「老婆婆一定是一位前輩高人，只是晚輩從未聽人說過，正想請教老婆婆呢！」

她說得不卑不亢，極為得體。

白髮老太婆又呷呷笑道：「妳們師長沒有告訴妳們，那是不敢跟妳們提起老身了。」

這話說得十分托大。

管秋霜心頭大是不服，但却沒開口。

白髮老太婆有意無意的看了她一眼，才尖聲說道：「幾十年前，江湖上都尊稱老身斗姆，妳們就叫老身斗姆好了。」

說到這裏，口中「唔」了一聲，又說道：「妳們四個資質都不錯，是什麼人門下？」

田玉燕道：「我們是結義姐妹，不是一個師門的。」

「唔！」斗姆尖聲道：「不是一個師門，總有師承吧，妳們倒說說看。」

管秋霜道：「老婆婆見召，大概不是光為了問我們師門吧？」

斗姆哼道：「不錯，老身住在斗姆閣，妳們四個娃兒夤夜闖了進來，老身總要問問清楚，才能發落，如是無意闖了進來，老身還可以不難為妳們，否則也好教妳們師長來把人領回去，妳們既然不肯說，那就說說妳們做什麼來的吧？」

管秋霜道：「我們大哥，被仙女廟擒來了，我們自然是救人來的了。」

斗姆奇異的道：「妳們大哥叫什麼名字，怎麼會被仙女廟擒來的呢？」

田玉燕道：「我們大哥就是凌千青，他在瓜州被仙女廟的人使詭計擄來的。」

斗姆回頭問道：「妳們聽說過有個叫凌千青的人被擒來麼？」

「好像沒有。」

左首一個紅衣女子躬身回道：「小婢

聽說那凌千青是木劍門下。」

「木吾門下？」

斗姆沉吟道：「會是二丫頭……」

這「二丫頭」三字聽到管秋霜耳裏，不覺心頭一動，問道：「這麼說妳是柳鳳嬌的師父了？」

斗姆看了她一眼，尖聲道：「不錯，柳鳳嬌正是老身門下。」

管秋霜切齒道：「妳果然是柳鳳嬌的師父，哼，妳教得好徒弟。」

斗姆目中綠光森森，呷呷尖笑道：「老身教的徒弟，有什麼不對了？」

管秋霜但覺心頭一陣激動，冷冷一笑，說道：「柳鳳嬌若是沒有妳這麼一個師父做靠山，她就不會滿手血腥，作惡多端了。」

斗姆尖聲大叫道：「啊？她作了什麼惡？」

管秋霜道：「柳鳳嬌的丈夫潘河東，殺害無辜……」

斗姆截着道：「潘河東不是死了麼？柳鳳嬌是他妻子，為夫報仇，也這沒有錯呀。」

管秋霜道：「就算為夫報仇，也應該先把是非弄清楚，這仇應不應該報……」

斗姆呷呷笑道：「小姑娘，妳還沒嫁丈夫，如果嫁了丈夫，被人殺害，妳肯不肯替妳丈夫報仇？」

管秋霜氣憤的道：「什麼叫做善惡，老婆婆一大把年紀，應該懂吧？」

斗姆森冷的道：「老身一向不問什麼善惡。」

管秋霜道：「柳鳳嬌一口氣殺害了凌伯伯和凌家莊的人，又趕去管家莊殺害了我爹和莊上二十八口，她是不是滿手血腥，殺孽滔天？」

斗姆問道：「這麼說，妳是管崇墀的女兒了，女兒替爹報仇，也是理所當然，老身沒說不許妳報仇，妳可以憑武功找二丫頭，老身決不偏袒於她的，不過……」

管秋霜問道：「不過什麼？」

斗姆深沉一笑道：「妳們四個娃兒，夜闖斗姆閣，老身可以不予為難你們，但你進入斗姆閣，還敢對老身出言不敬（方才管秋霜曾說過；裝神弄鬼，也唬不倒我們），老身這斗姆已經叫了幾十年，並不是今晚對妳們四個娃兒才裝神弄鬼，凡是對老身不敬之人，就得給老身留下，妳師父是誰，老身自會着人通知妳師父，把妳領回去……」

說到這裏，朝沈若華等三人，揮揮手道：「妳們三個可以走了。」

管秋霜氣憤的道：「哼！妳留得下我麼？」

斗姆一陣呷呷尖笑，說道：「老身若是連妳一個女娃兒都留不下，斗姆這兩個字，就可以束之高閣了。」

畢秋雲望望沈若華，拱手道：「老婆婆，妳老是江湖上老一輩的高人，三妹進入斗姆閣之時，並不知道妳老婆婆的名號，就是愚姐妹，也沒有一個人聽說過老婆婆的名號，不知不罪，這就不能怪三妹不敬，何況……」

說到「何況」，就停了下來，沒有再說下去。

斗姆道：「何況什麼，妳只管說。」

畢秋雲道：「晚輩說錯了，老婆婆不會見怪吧？」

斗姆道：「老身叫妳說，妳說出來就是了。」

畢秋雲笑了笑道：「那就恕晚輩直說了，老婆婆是柳鳳嬌的師尊，三妹和柳鳳嬌有殺父之仇，老婆婆若是要把三妹留下，傳出江湖，人家還以為老婆婆偏袒門下，藉口把三妹留下的呢！」

「老身是什麼人？」斗姆道：「老身把她留下，保證不傷她一根頭髮，方才老身也說過了，她為父報仇，可以各憑武功，老身絕不偏袒，這樣總夠了吧？」

沈若華道：「老婆婆，我們四姐妹一起來的，如今要三妹一個人留在這裏，豈不使我們為難麼？」

斗姆道：「這有什麼為難的，妳們去叫她師父來好了。」

管秋霜道：「大姐、二姐，不用說了，我不會束手就縛的，斗姆，妳說我出言不敬，衝撞了妳，那就劃下道來，管秋霜接着就是了。」

「好！好！」斗姆看了她一眼，點頭道：「妳接得下老身一招，就可以和她們一起走了。」

管秋霜道：「一言為定。」

沈若華自然知道斗姆只說一招，只怕這一招不好接，這就欠身道：「老婆婆武林前輩，這一招，三妹一個人只怕無法承受得住，不知老婆婆可否讓姐妹四人聯手，接老婆婆一招？」

管秋霜忙說道：「大姐，這不關妳們的事。」

斗姆呷呷笑道：「老身就給妳們一個便宜……」

剛說到這裏，只聽階前響起一個嬌脆的聲音說道：「啓稟師父，徒兒何眞眞叩見妳老人家來了。」

斗姆尖笑道：「三丫頭，妳來了就進來好了。」

只聽何眞眞道：「不，徒兒還帶了一個人來見師父。」

斗姆問道：「妳帶來的到底是個什麼人？」

何眞眞說道：「妳老人家見了面就知道。」

「好個三丫頭，還給為師打啞謎！」一頓，斗姆尖細的笑道：「好吧！妳帶他進來。」

「謝謝師父。」何眞眞嬌笑一聲，接着輕聲道：「快隨我進去吧！」

隨着話聲，何眞眞像一陣風般俏生生走了進來。她身後一人，却顯得有些拘謹，也隨着她進入屋中。

這一刹那，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四位姑娘，八隻眼睛一齊投到了何眞眞身後那人的身上，同時也一齊怔住了。

田玉燕驚喜的咦了一聲，叫道：「是大哥，你也來了！」

他，正是凌千青。

這一瞬間，凌千青也呆了一呆，這眞是尷尬之至，他不禁臉上一紅，不自主的點頭笑道：「畢賢弟、秋霜，你們也在這裏？」

何眞眞眼波一瞟四位姑娘，回頭輕聲

道：「你快去見過我師父。」

管秋霜看他和何眞眞同來，心中暗暗冷哼，一下別過頭去。

凌千青朝斗姆拱拱手道：「在下凌千青，見過老前輩。」

斗姆一雙綠陰陰的眼睛，上上下下朝凌千青一陣打量，呷呷笑道：「你就是凌千青，很好，她們四個女娃兒，就是找你來的，差點沒跟老身要人呢！」

凌千青臉上又是一紅，拱拱手道：「在下蒙何姑娘指引，前來謁見老前輩，是爲了在下身負血海報仇……」

斗姆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你爹叫凌千里，是老身門下柳鳳嬌殺死的，是嗎？」

凌千青說道：「老前輩原來是巳經知道了。」

斗姆道：「老身聽柳鳳嬌說過，她丈夫是死在兩個結義兄長手下的，妻子給丈夫報仇，也是應該的了。」

凌千青道：「當日潘河東……」

「此事經過，老身巳經聽柳鳳嬌說過。」斗姆道：「你們練功學武，好像都是爲了仇殺。」

凌千青說道：「父仇不共戴夫，古有明訓，人子爲父報仇，這是一件天經地義之事。」

斗姆道：「老身沒有說你不對。」

何眞眞在旁道：「師父，弟子領凌大哥來叩謁妳老人家，是因爲凌大哥知道二師姐是老人家的門下，他爲了表示對妳老人家的崇敬，先來向師父稟報經過，好讓師父明瞭內情。」

她帮着凌千青說話，而且說得很是婉轉。

斗姆綠陰陰的眼光，朝她看了一眼，說道：「他來看爲師，就是來告訴爲師一聲，他要殺爲師門下的二弟子了，要爲師不要插手，是這樣吧？」

何眞眞在她師父身邊，連忙撒嬌的說道：「師父，妳老人家怎麼說的這樣難聽呢？」

斗姆一陣嘿嘿乾笑道：「本來就是這樣嘛。」

說到這裏，忽然好像傾聽甚麼，霎着眼睛，半晌沒有作聲，然後又把目光移到何眞眞的身上，問道：「眞眞，妳方才帮着凌千青說話，他是你什麼人？」

何眞眞被師父問得粉臉驟然一紅，說道：「弟子……弟子……」

斗姆呷呷尖笑道：「妳就是不說，爲師也早巳知道，妳是不是很喜歡這個小伙子？」

何眞眞羞得滿臉通紅，急叫道：「師父……」

斗姆臉上笑容漸漸斂去，冷哼一聲道：「爲師知道妳一向眼高於頂，什麼人都不在妳眼裏，妳怎麼會看上他的？嘿嘿……爲師聽說妳把身子都交給他了，可有此事？」

她這話當着沈若華、畢秋雲等四位姑娘說了出來，一時不僅何眞眞、凌千青被羞得滿臉通紅，連四位姑娘也一齊霞生兩頰，羞得別過頭去。

管秋霜低低的道：「大姐、二姐，我們走。」

斗姆尖喝道：「慢點，妳們都給我站着！」

何眞眞羞急的道：「師父，弟子和凌大哥是清白的。」

斗姆哼道：「爲師一向不喜歡虛僞，妳是斗姆的徒弟，敢作敢爲，心裏喜歡他，有什麼好害臊的？妳巳經把身子交給他了，這是妳親口對二師姐說的，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何眞眞漲紅了臉，說道：「師父明察，這話弟子是說過。」

斗姆道：「是妳自己說的，那不就結了，還有什麼好抵賴的？」

「弟子不是抵賴。」何眞眞低着頭道：「師父面前，弟子也顧不得羞恥了，弟子心裏，確實……確實……」

斗姆不耐的道：「確實什麼？很喜歡他是不？」

「是……」何眞眞低垂粉頸，低低的應了聲「是」，才說道：「但我們是求清白的。」

「妳方才明明巳經承認把身子交給他了。」

斗姆目光一掠凌千青，嘿然道：「那還清白個屁？」

「師父請聽弟子說吧！」何眞眞說道：「那是前天晚上，凌大哥和二師姐動手，二師姐使用無形勾魂毒粉，把他迷倒，要舉劍殺他，弟子一時情急，勸二師姐放過了他，二師姐執意不肯，說要斬草除根，當時弟子一急，只好……只好……這樣說了。」

斗姆冷哼一聲，道：「傻丫頭，妳還是黃花閨女，一個女孩子的名節，豈可隨便亂說？」

何眞眞紅着臉，說道：「弟子一時情急，如果不是這樣說，二師姐就會饒不過他了。」

斗姆一雙綠陰陰的眼睛，直望着徒弟，問道：「妳知不知這小伙子風流成性，勾引妳二師姐門下的聶小香，如今巳有三個月身孕了？」

何眞眞道：「弟子知道。」

斗姆不悅道：「妳旣知道，還迷戀他什麼？」

何眞眞道：「妳老人家明鑒，那不能怪他。」

斗姆道：「妳這丫頭眞被這小子迷住了，他勾引別的女人，有了身孕，還不能怪他，那怪誰去？」

何眞眞道：「那是二師姐脅迫聶小香故意以簫聲引凌千青到樓上去的，而且暗地在酒中做了手脚，凌千青和聶小香可以說都是被害的人。」

「妳還一直帮着他說話。」斗姆沉聲道：「好，那麼她們這四個呢？爲了凌千青，不惜以身犯險，到仙女廟來救人，夜闖斗姆閣，你說，她們和他要是沒有什麼，誰肯拚着命來救他？」

田玉燕連忙接口道：「他是我們的大哥呀！」

斗姆呷呷尖笑道：「妳們沒聽到老身這三徒弟，對人都毫不忌諱，承認連身子都給了他，還不是也叫他大哥，妳們是不是也把身子給了他了？」

管秋霜第一個勃然作色，怒聲道：「斗姆，妳是武林前輩，請妳說話放尊重些，不要有失妳的身份。」

斗姆道：「老身如何失了身份？聶小香把身子給了他，才不惜把凌千青從地窖中放出去，背師私奔，我這三徒弟，自己承認把身子給了他，才不惜把他帶來見老身，妳們如果沒有……」

「住口！」

凌千青劍眉一挑，凜然道：「在下遠來晋謁老前輩，乃是爲了尊重老前輩是武林前輩，老前輩這麼說法，豈不侮辱妳自己門下弟子，侮辱在下人格，同時也是侮辱了妳自己的身份。」

「老身不管這些。」斗姆一擺手道：「妳們都在這裏，凌千青，老身只要你說一句話，這幾個女娃兒，包括老身三徒弟在內，你到底要那一個？」

凌千青俊臉一紅，當着她們幾人，這個問題叫他如何回答？何況他也確實答不出來，微哂道：「老前輩這話不覺得過份麼？」

斗姆沉聲道：「老身此話如何過份了，老身這三徒弟，爲了救你，不惜自毀清白，女孩兒家名節何等重要，她除了你，還能嫁給別人麼？」

何眞眞羞急的叫道：「師父，妳老人家……」

斗姆一擺手道：「妳不用多說，自有爲師給妳作主。」

一面目視凌千青，接着道：「所以老身要你當面說說清楚，這幾個女娃兒裏，你要那一個，總不成斗姆的徒弟，給你做小吧？」

凌千青聽得朗笑一聲，道：「老前輩這話眞不知從何說起，在下和她們有的是世交，有的是行走江湖，道義論交，結爲兄弟，就是老前輩門下的何姑娘，因爲從柳鳳嬌劍下，救了在下性命，才以兄妹相稱……」

「老身眞不相信你哥哥妹妹的叫得這麼肉麻，還會規規矩矩。」

斗姆尖着聲音又道：「老身反正不管你這些，只問你對眞眞心裏有怎麼一個打算？」

凌千青回答道：「在下巳經說過了，在下和何姑娘是兄妹相稱，自然是兄妹之情……」

「屁話，簡直是屁話！」斗姆拍着椅子靠手，尖聲道：「兄妹，兄妹，她告訴人家把身子都給你了，這還是兄妹麼？」

凌千青道：「那是何姑娘爲了救在下之命，只是說說罷了。」

斗姆越聽越怒，厲聲道：「天底下那有妹妹把身子給哥哥的道理？她雖然只是口中說說，但心裏也就是準備給你的了，你能說只是口裏說說的麼？女孩子說出這樣的話來了，她還能嫁給別人？所以現在老身作主，把她嫁給你，不用再哥哥妹妹的了。」

凌千青道：「老前輩……」

「就這樣說定了。」

斗姆一擺手，呷呷笑道：「過幾天老身會着人把你師父請來，叫你師父作主，這件喜事就辦成了。」

凌千青道：「老前輩，此事在下實在無法同意。」

「什麼？」斗姆沉聲說道：「你不同意？」

凌千青道：「在下父仇未報，何以爲家？」

斗姆道：「老身說過，你們寃寃相報，這老身可以不管，當年柳鳳嬌要爲夫報仇，老身不曾干預，現在你要爲父報仇，老身也絕不偏袒，你們可以各憑武功，去快意恩仇，你向柳鳳嬌報仇和跟眞眞成親，是兩碼子事，老身只管喜事，不管仇殺，現在話都巳經說清楚了，你該沒有話說了吧。」

凌千青道：「老前輩不偏袒柳鳳嬌，在下萬分感激，至於婚事，在下目前實在無法從命。」

「什麼？你不要何眞眞？」

斗姆氣又盛了，指指何眞眞，又指指沈若華等四人，說道：「你再仔細看看，眞眞容貌也不比她們醜，你說，眞眞那一點比不上她們？」

畢秋雲氣憤的道：「老前輩，妳要把何姑娘嫁給凌大哥，這是喜事，只要雙方心甘情願，就成良緣，何用拿我們來和何姑娘比呢？」

斗姆拍着靠手，尖聲道：「這小子三心兩意，拿不定主意，就是因爲有妳們四個丫頭和他哥哥妹妹的，分了他的心，我就是要眞眞和妳們站在一起，讓他仔細去看看，這有什麼不對了？」

話聲一落，目注凌千青問道：「小伙子，你決定了沒有？」

凌千青昂然道：「婚姻大事，在下不想決定得如此草率。」

「你……」斗姆怒聲道：「老身答應把眞眞嫁給你，那是因爲你小子還算中老身的意，不然，你就是磕破了頭，老身也不會答應呢，你居然跟老身拿起蹻來了？告訴你，老身一向言出如山，旣然說出來了，你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你好好給我考慮考慮。」

凌千青劍眉一挑，抗聲說道：「在下巳經說過，父仇未報，不考慮自身婚姻之事。」

斗姆倒實在喜歡他這個倔强的脾氣，看了他一眼，點頭道：「老身知道你父仇未報，並不强迫你馬上成親，你先和眞眞訂個親就好。」

凌千青道：「在下從不受人强迫，這訂親二字，在下也不考慮。」

何眞眞站在一旁，盈盈欲涕，紅着臉叫道：「師父，妳不要强迫他了。」

「不行！」斗姆臉上變了色，用手拍着椅子靠手，盛氣的道：「孩子，妳巳經夠委屈了，和他非親非故，就向人家說出把身子給了他，這件事，爲師旣然給妳作主，就由不得他不答應，爲師說出來的話，幾時不算數過？老實說，爲師爲了妳的終身大事，也巳經退了一萬步，他還跟爲師拿蹺，這小子在爲師前面，還敢如此倔强，爲師就非要他答應了不可。」

凌千青道：「老前輩是武林前輩，婚姻之事，豈能相强？」

斗姆尖着聲音說道：「哼！你這小子不識好歹，敬酒不吃，老身可就要你吃罸酒。」

管秋霜先前對凌大哥心存誤會，現在

聽了凌大哥的話，這誤會也就消散了，此時忍不住道：「斗姆，妳是武林前輩，豈能以大壓小，何姑娘是當事人，她都求妳不要强迫凌大哥了，妳怎好强迫凌大哥非答應不可呢？」

田玉燕接口道：「是啊，凌大哥要是喜歡何姑娘，不用妳强迫，早就高高興興的答應這樁婚事了，他不答應，妳怎麼强迫人家呢？」

斗姆目射兇光，看了四位姑娘一眼，呷呷笑道：「你們當老身偏不讓你們稱心如願，姓凌的小子今天若是不答應這樁事，老身不知道？你們都想嫁給他是不是，所以最好讓姓凌的小子不答應。妳們想得美，老身就宰了他，看妳們那一個嫁得成？再不，老身就把你們四個一齊宰了，他也會一心一意跟眞眞成親了。」她沒待大家開口，又接着說道：「好，就是這兩條路，一條是老身宰了姓凌的小子，讓妳們誰都嫁不成，一條是宰了妳們四個，讓眞眞嫁給他，妳們挑那一條路走？」

四位姑娘之中，沈若華較爲穩重，也一直很少開口，這時欠欠身道：「老前輩一向受武林同道推重，應該是明理的人，這樣說法，豈非恃强凌弱，於理似乎說不過去。」

斗姆悍然道：「老身一向不和人講理，因爲老身說的就是理。」

管秋霜哼道：「那就無理可喩。」

「呷呷呷……」斗姆尖聲大笑道：「小丫頭，妳說得對，老身就是無理可喩之人！」說着，她巳從高背椅上虎的站了起來，雙目綠芒四射，厲聲大喝道：「凌千青，你再回答一句，你到底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何眞眞眼看師父動了眞火，心頭一凜，急忙撲的一聲跪到地上，含淚叫道：「師父……」

斗姆回頭說道：「你別管，我要他再說一句，他只要回心轉意，答應了就沒事了。」

凌千青昂然地回答道：「在下說過，父仇未報，絕不考慮婚姻之事，老前輩縱然武功高出在下甚多，在下也絕不能接受的。」

「好小子，你嘴硬得很！」斗姆怒喝聲中，舉手就是一掌，直劈過去。

何眞眞急叫道：「師父妳不能……」

斗姆尖聲道：「這小子忘恩負義，劈了就算了。」

她這一掌是在盛怒之下劈出來的自然非同小可，一道掌風，氣勢如濤，捲撞而出。

凌千青不敢和她硬接，身形輕輕一閃，向旁移開了數尺，避過她的一掌。

斗姆目光陰森，尖笑道：「你學會了木吾『乙木遁形』，就避得開老身掌勢了麼？」

凌千青堪堪避開她的掌風，突覺一股無形潛力，從身邊忽然迴旋過來，一下撞到了後心。

他縱然練成了「乙木眞氣」，但這一下經無形壓力猛然的撞擊，幾乎把護身眞氣悉數撞散，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身不由巳往前踉蹌衝出了一步，眼前一黑，臉色劇變，差點站立不住。

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四人看得心頭猛吃一驚，不約而同一陣「鏘」「鏘」劍鳴，四支長劍一齊出鞘。

斗姆綠陰陰的眼中，光芒大盛，一陣呷呷尖笑，點頭道：「妳們想和老身動手，那很好！」

田玉燕關切的道：「凌大哥，你快運氣試試，是不是負了傷？」

「我不要緊。」

凌千青感到一陣氣血翻騰，緩緩納了口氣，急忙左手一攔，大聲道：「畢賢弟，妳們不可造次。」

管秋霜道：「凌大哥，你不用再阻攔了，今晚之事，只怕無法善了。」

斗姆尖聲道：「不錯，你們一個也休想生離此地。」

何眞眞哀求道：「師父，弟子求求你老人家，就讓他們走吧！」

「不行！」斗姆盛氣道：「除非姓凌的小子答應婚事，否則一個也別想走！」

凌千青拱拱手道：「老前輩，在下以禮謁見，就算……」

「不用多說！」斗姆搖着手道：「老身一向言出如山，不用和老身講什麼大道理……」

接着招招手，嘶啞的喝道：「拿我杖來。」

一名紅衣女子答應一聲，迅快的把一支杖首彎曲，髹着金黃色的藤杖，送到斗姆面前。

何眞眞花容失色，叫道：「師父，妳老人家何必動這大的氣呢？」

斗姆一手接過金漆杖，喝道：「眞眞，妳給我站開去，爲師今晚非把他們五個留下來不可！」

凌千青依然凜然而立，抱拳道：「老前輩最好不要意氣用事。」

管秋霜道：「凌大哥，你還和她說什麼！今晚就是你沒來，她也不會放過我們的，本來剛才就要動手的。」

斗姆氣怒的道：「妳這丫頭，最是可惡，第一個就要把妳拿下。」

管秋霜冷冷的道：「這一點，妳就是不說，我也早就想得到。」

斗姆道：「妳想到什麼？」

管秋霜冷笑道：「因爲我姓管，是管崇墀的女兒，是妳徒弟柳鳳嬌的仇人，不殺死我，我就會殺死妳的徒弟，妳口口聲聲不偏袒門徒，其實就有心藉口把我除去了……」

「住口！」斗姆怒喝一聲，厲聲道：「妳這該死的丫頭，妳說什麼？」

「我說的難道不對？」

管秋霜絲毫不把斗姆放在眼裏，反正要動手了，還有什麼好顧忌的？她依然大聲說道：「我管秋霜既然敢來，也就不至於聽到妳斗姆二字就聞名喪胆，妳有什麼道，只管劃下來，管秋霜若是接不下，只怨我學藝不精，不說妳以大壓小，江湖上本來就是能者爲强，用不着講道理，好啦，妳可以出手啦！」

斗姆聽得怒氣滿臉，舉杖欲劈，但她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一向自視甚高，一雙綠陰陰的眼睛，望着管秋霜，一陣呷呷尖笑，點頭道：「很好，小丫頭，幾十

年來還沒有人敢在老身面前這樣說話的，妳小小年紀，胆子可不小，老身確實要試妳們幾招，連同姓凌的小子在內，你們只要接得下老身五招，老身就不再爲難妳們，任妳們自去，若是妳們五人接不下老身的五招，就得給我留下來，這樣是不是公平？」

畢秋雲心知這老魔頭的五招，必然極爲厲害，但她既然巳說出口來，自己五人，自然非接不可了。這就接口道：「老前輩既然劃下了道，晚輩要想不接，只怕也不成，咱們一共五個人，接老前輩五招，照說，也算得是公平的了。」

斗姆尖笑道：「妳很會說話，那就是這樣了，好，咱們到天井裏去。」

凌千青望了何眞眞一眼，首先轉身往外行去。

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四人隨着走出。

田玉燕關切的道：「凌大哥，你沒有劍嗎？」

凌千青點點頭道：「有。」

他因五人之中，田玉燕武功較差，朝她低聲道：「待回一動手，妳可伺機先行出去。」

田玉燕道：「不要緊，我們有五個人難道會接不下來？」

沈若華道：「凌大哥說得不錯，動手之時，妳不可搶着上去，一有機會，先行退出去，才是萬全之道。」

說話之時，斗姆手拄金漆藤杖，顫巍巍走了出來，她身後緊跟着何眞眞和兩個紅衣少女。

何眞眞一臉俱是惶急之色，只是拿眼望着凌千青，在她師父盛怒之下，她也沒有絲毫的辦法了。

斗姆緩緩走下石級，在中間站定，目光一掃五人，尖聲道：「你們都準備好了麼？」

凌千青依然沒有抽出劍來，他回身朝四人打了個手勢，要她們分散開去，然後朝斗姆拱拱手，說道：「老前輩請賜招好了。」

斗姆心頭雖然有氣，但對凌千青倒確有丈母娘看女婿的心情，覺得眼前這少年人配何眞眞，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除了他，確實沒有一個再配得上眞眞了！

人總是會有私心的，何況何眞眞是她一手扶養大的，她對凌千青越有好感，就對四位姑娘越發有氣，心裏暗暗怒惱：這四個小丫頭眞是該死！

此時目覩凌千青手上沒有兵刃，忍不住問道：「你沒有劍嗎？」

凌千青欠身道：「在下長劍就在身邊，只是在下不敢對老前輩使劍。」

斗姆尖聲道：「爲什麼？」

凌千青道：「在下此劍，削鐵如泥，萬一損毀了老前輩的藤杖……」

「呷呷呷呷！」

斗姆發出一陣尖厲刺耳的笑聲，說道：「老身使了幾十年藤杖，還沒有人砍上過一道劍痕，憑你這點年紀的修爲，若是削得斷老身的藤杖，老身還配叫斗姆嗎？不過你小子有這番心意，倒是可嘉，好，你只管亮出劍來吧，老身倒要看看你是怎麼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站在斗姆身後的何眞眞，聽師父的口氣，似乎對凌千青好轉了許多，不禁臉上閃過一絲喜色。

凌千青道：「老前輩吩咐，在下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右手一抬，但聽嗆然龍吟，一道青虹，隨手而起，他掣出的雖是軟劍，但却一下抖得筆直，青芒吞吐，有如一泓秋水，清瑩照人！

「青藤劍！」斗姆自然識貨，目光一注，驚異的道：「昔年天壤一劍王西神號稱天下無敵的軟劍，居然在你手裏！好！你們小心了，這是老身第一招！」

斗姆口中喝着，右腕一挑，金漆藤杖呼的一聲，朝前劈了過來。

她這一杖，看去抬杖就劈，隨手揮來，毫無招式可言，但任她毫無招式，這一杖的盛勢，依然十分凌厲，一道波瀾壯闊的杖風，有如泰山壓頂一般，朝五人直劈過來。

凌千青和沈若華等四位姑娘，本來巳經分散開來，分站了五個方向，照說，只有凌千青一個人站在斗姆對面，她這一杖又是直劈而來，應該只有凌千青首當其衝，影響不到旁人。

那知斗姆杖勢出手，這一杖站在她面前的凌千青，反而杖勢一偏，並未正面擊下，雖然如此，但一道奇猛的杖勢掃過，餘勁之强，依然令人爲之窒息。

凌千青吃了一驚，立即展開「乙木遁形身法」，避重就輕，逆着杖勢劈來之處，連閃兩閃，才算轉出了一道奇猛的餘勢之外，這可是師丈母娘手下留的情，但對站在凌千青四周的沈若華第四位姑娘可不同了。

沈若華等四人，原非正面站着，照說這一杖對她們並無多大威脅，怎知這毫無招式的一杖，四個姑娘都有同一感覺，就是每一個人都覺得斗姆這一杖是朝她頭頂劈來的，一道金光，自天而下，猶若金龍倒掛，一擊之勢，快得像驚霆轉頂，雷霆萬鈞！

四位姑娘手中雖有長劍，誰也不敢硬架，急忙各自施展身法以劍護身，人隨劍走，沈若華、畢秋雲同樣以極快極輕的身法，從杖下閃出，但還是接連使用了幾種身法，方始避過。

管秋霜眼看藤杖壓頂而來，她雙腳一頓，使的是姜太公的「縱地金光法」，人影一晃，就縱出去七尺多遠，避過一擊。

最感吃力的是田玉燕，既不敢硬接，只好躲閃，她堪堪掠出，一道巨形的壓力，巳經快要落到頭上，逼得她匆忙之間無暇多想，掠出的人，趕忙和身朝地上撲下，連打了兩個滾，才從驚險之中，滾出七八尺遠。

第一招，大家總算避過了，本來五人心中，都有同一個想法，斗姆每一招出手，合五人之力，互相支援，縱然不能和她力敵，硬打硬接，但自己五人，在守勢之下，避重就輕，忽聚忽散，妳斗姆再厲害，也不過只有五招而已！

但這第一招下來，大家才知道斗姆果然名不虛傳，要接她五招，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容易！

（未完・十六）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奪命書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魏家發生命案，雲一龍和枯痩和尙勸魏秋霞和湯子勤暫時躲避他處，但兩人堅持不願離去，最後雲一龍和枯痩和尙决定留在魏家，等候敵踪再現，湯子勤和魏秋霞躺在棺木中躲着，誰知第四天早上，魏秋霞失踪了，三人心急如焚，湯子勤更按捺不住，决定埋葬了老爺子等人的棺木之後，獨自去緝查兇徒，營救魏秋霞、雲一龍和枯痩和尙只得離去……雲一龍到處打聽魏家棺材的下落，最後讓他找到兩具，却是敵人所設的陷阱，雲一龍幾乎被炸毁……雲一龍又接到一封信，他明知是陷阱，但還是趕了去，果然那裏已有不少人在等着他……

誤中敵圈套 跳崖圖逃命

沈隊長說：「我信！不過我仍然要抓你回金陵。」

「爲什麼？」

「因爲我信並沒有用，你必需拿出證據來才有效。」

「那麼，隊長又憑什麼證據定要抓我呢？」

「密報。」

「還有那功稱獨門的『鎖喉奪命指力』。」灰袍老者在旁插口說。

雲一龍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又轉向沈隊長：「沈隊長！只是『密報』並不能算是證據。」

「密報確實不能算是證據，只能說你有嫌疑，不過，你那功稱獨門的『鎖喉奪命指力』你又如何解釋呢？」

「我也不知應該如何解釋，我只能說那是嫁禍。」雲一龍又吸了口氣說。

「嫁禍？」那灰袍老者立刻抓住話柄又開了口：「這麼說，你是承認你是雷天放了。」

雲一龍怔了怔，旋即淡然點了點頭：

「不錯！我承認了。」

「你承認那就好。」灰袍老者嘿嘿輕笑了。

沈隊長接口說：「雷天放！我希望你放識相點。」

「沈隊長！」雷天放雙眉微皺了皺：「我已經說過，那是嫁禍，隊長難道不相信我的話，不能通融。」

「我有心相信，也有心想通融，只是我作不了主。」

「誰才能作主？」

「局長。」

「你們公安局長？」

「不錯！那密報是直接送交局長的，我只是奉令抓人。」

雷天放吸口氣說：「沈隊長！你該明白一件事，雷天放不同於一般江湖人，由來敢作敢當，不是個任人牽着走的人。」

「我知道。」沈隊長點點頭說：「聽說你有一身好功夫，很高，所以我才說希

望你放識相點，局長曾有命令：如果你要憑武功逞强拒捕，便就格殺勿論。」

四名偵緝隊員突然一齊拔出了腰間的快槍，四支槍口全都指着雷天放。這情形很顯然，只要他雷天放一有所動作，那四支槍口便會冒出火花。

雷天放心頭不由暗暗一震，他很明白：在這種情勢下，今天他要想逃出偵緝隊之手，勢比登天還難。只一落入偵緝隊之手，也就等於落入了那個猶不知是誰的嫁禍陷害他的陰狠狡毒的惡徒手裏，他的這條命也就算完了。

他雖然早已看透江湖，看透了江湖上的奸詐凶殘，决心退出江湖，不欲在江湖上角逐爭强逞狠，但却不是個甘心任人宰割的人。何况那陰謀嫁禍陷害他的兇手究竟是誰，他必須把他找出來，爲自己洗刷寃屈……

「雷天放！」灰袍老者又開了口道：「你武功雖然非常了得，但那四支快槍却絕非你武功所能敵，我看你還是放識相點好。」

雷天放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沒答理他，雙目凝視着沈隊長緩緩說：「隊長可否容我和其他諸位江湖朋友談談，作一交待？」

「可以。」沈隊長點頭說：「只要你不逞凶拒捕，肯跟我回金陵投案就行。」

「隊長放心，在四支快槍的槍口指對下，我不會傻得自討苦吃的。」

「那好。你要和他們談什麼你就談吧，我等你。」

「謝謝沈隊長。」雷天放目光緩緩掃視了站立在一邊的那些江湖漢子一眼，問道：「我先請問，諸位都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我們都是本地附近地面上的兄弟。」一個穿着黑布衫褲，年約三十多歲的壯漢子答。

「尊駕是羣龍之首？」

「不敢！承洪澤湖一帶的兄弟看得起，喊我一聲大哥。」

「原來是這洪澤湖一帶地面上老大，我失敬了。」雷天放抱了抱拳，說道：「貴姓？」

「董世艮。」

「董老大跟諸位此來可也是找雷天放的？」

「不錯。」

「董老大諸位跟我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

「那麼董老大跟諸位找我是爲了……」

「爲江湖義氣，也爲要你把人和東西交出來。」

「哦！人是什麼人？」

「魏小姐跟湯子勤。」

「東西呢？」

「一尊玉佛。」

「一尊玉佛?!」雷天放愕然一怔。

「嗯。」

「玉佛是什麼東西？」

「雷天放！」那灰袍老又插了口：「你裝的什麼糊塗？」

雷天放雙目陡射威稜地逼視着灰袍老者，冷冷地說：「我在跟董老大說話，你閣下最好別插口，否則……」

「否則怎麼樣？」灰袍老者嘿嘿一聲陰笑：「當着沈隊長的面，難道你還敢行兇殺我不成？」

雷天放吸口氣說：「拚得一身剮也敢把皇帝罵，惹火了我，拚着挨上四顆槍子兒我也會先殺你這種惟恐天下不亂的陰損小人。」

灰袍老者臉色不由一變，脚下也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朋友！」沈隊長開了口：「凡事都該適可而止，你就別插口了吧。」

「沈隊長既這麼說，我遵命。」

雷天放冷笑了笑，目光轉望着董世艮：「董老大！請告訴我那玉佛究竟是什麼東西？」

「你眞不知道？」董世艮目光凝注。

「我確實不知道，也决未裝糊塗。」

雷天放正容搖頭。

董世艮略一沉吟，道：「那麼我問你，你殺害魏家滿門，擄劫魏小姐爲的是什麼呢？」

「魏家的人不是我殺的，我也沒有擄劫魏小姐。」

「雷天放！」董世艮沉聲說：「大丈夫敢作敢當，你想賴也賴不掉的。」

「董老大！我請問，我殺害魏小姐滿門，擄劫魏小姐可是你親眼看見的？」

「不是。」

「那麼必是聽人說的了？」

「不錯。」

「是聽誰說的？」

「我們接到一封信，說你爲了謀奪玉佛辣手殺了魏家滿門，又因爲魏小姐是唯一知曉那玉佛密藏處之人，所以你擄去了魏小姐，請我們爲江湖道主持正義，聯手對付你，你要交出魏小姐，交出玉佛。」

「哦！寫那封信的人是誰？」

「不知道，信上並無署名。」

「這我就有點不懂了。」

「什麼不懂了？」

「一尊玉佛能值幾何？頂多也不過值够數百千元大洋而已，爲它而殺魏家滿門二十幾條人命，值得嗎？」

「當然值得，因爲那尊玉佛的價值不在它的本身，而是在其內中的一份藏寶圖上。」

「什麼藏寶圖？」

「前清宮幃藏寶。」

「價值很巨麼？」

「嗯！價值連城。」

「哦……原來如此。」雷天放默然沉吟了一下，雙目忽然一凝：「董老大！那封無署名的信可曾帶在身邊？」

「在身上。」董世艮點點頭。

「可否拿出來讓我過目看一下？」

「對不起。」董世艮搖頭說：「我不能給你看。」

「爲什麼？」

「我不能讓你根據這信上的字跡去尋仇。」

「尋仇？」雷天放淡然一笑說：「你董老大認爲雷天放今天還能逃得出諸位之手？」

董世艮怔了怔，旋即淡淡說：「有沈

隊長在這兒，我們誰也不能怎樣你，凡事不能不防萬一。」

「如此，那就算了。」

「你還有什麼要談的沒有？」沈隊長開了口。

「沒有了。」雷天放淡淡答。

「那麼你就自己銬上手銬，跟我回金陵去投案吧。」沈隊長拿出一副手銬丟到雷天放的脚前地上，同時拔出了腰間的快槍。

雷天放神色平靜地看了地上的那副手銬一眼，淡淡一笑：「用不着，雷天放不是任人宰割之人，我自己會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直向斷崖下投去。

沈隊長跟四名偵緝隊員等衆人不由全皆一怔。

「砰！砰！砰……」

五枝快槍的槍口，立刻都冒出了火花，同時紛紛撲向斷崖邊凝目下望；只見雷天放的身軀已成爲黑影一點，如殞星飛瀉般墜落。

洪澤湖中白浪微翻，水花四濺；隨即不見，一切歸於寂然。

望着那已經歸於寂然平靜的湖面，衆人全都呆住了；半晌方才定過神來。

「他……他怎麼會投湖自盡了……」董世良皺皺眉頭說。

一聲冷笑，有人接口說：「這不更好麼，這樣一死，總比被綁赴法場砍頭槍斃好。」

「這話錯了。」沈隊長搖頭說：「現在是國民政府時代，國民政府講的是法治，講究的是證據。目前他只是個嫌疑犯，在沒有找出直接的證據，證明他確是魏家滿門血案的兇手之前，他是不會被判處死刑的。」

「我看他恐怕不是投湖自盡，是藉這洪澤湖的水遁逃生吧。」一個瘦長臉孔青布衫褲的漢子說。

「不對！」董世良搖搖頭，說道：「由這數十丈高崖躍落湖心，絕無人能有生理。」

「董老大這話不錯，這麼高的斷崖，雷天放的武功再十分了得，也非死不可。」沈隊長忽然輕吁口氣說：「他既已經投湖自盡，魏家的滿門血案也可以銷了，諸位各自請回吧！咦！那一位呢？」

「那一位？」董世良一怔。

「那個穿灰袍的老頭子。」

「奇怪！怎麼不見了？」董世良目光朝四面張望了一下：「對了，隊長認得他麼？」

「不認得。」沈隊長搖頭說：「你難道也不認得？」

「我還以爲他是跟隊長一起的呢。」董世良側顧瘦長臉漢子等衆人問：「諸位有人認得嗎？」

「沒見過。」瘦長臉漢子等衆人全都搖搖頭。

「那老傢伙究竟是個什麼來路呢？」董世良皺眉沉吟地說：「看來雷天放眞有可能是被人嫁禍了。」

沈隊長心中雖然也有這種想法，不過他卻沒有附和董世良的話，淡淡一笑說：「算了。董老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他了，我們走吧。」

當先邁步帶着四名偵緝隊員往山下行去。

情形很顯然，這一位偵緝隊長他是不願節外生枝，免得魏家那滿門血案無法銷案。

× × ×

日升，日落，日落，日昇……

不知經過多少個白天、黃昏、多少個凄清的黑夜，洪澤湖畔的亂石山上，又出現了人跡。

那是一大一小兩個人；大的，是個三十上下年紀，身材頎長，臉色蒼白，穿着一件黑色長衫的青年人。小的，是個十三四歲，一身漁家打扮的孩子；手上提着個小竹籃子。

這一大一小兩個人到了山頂上，停步站立在斷崖邊那株孤松前。

「叔叔！就是這兒麼？」那孩子開了口，仰臉眨動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黑衣人。

「是的！小虎子。」黑衣人微點了點頭：「就是這兒。」

「那麼，叔叔！我們點香吧。」小虎子揚了揚手中提着的小竹籃子。那小竹籃子裏放着香。冥紙，還有一隻錫壺跟一隻酒杯。

黑衣人點了點頭，就在那兒有說話。

「叔叔！你說給誰燒紙？」小虎子放下小竹籃子，劃着火柴點燃了香。

「是叔叔的一個朋友。」

「叔叔的朋友就死在這兒的？」

「是的！小虎子。」

「叔叔！他是怎麼死的？是摔下去的嗎？」

「不是摔下去的，是被人推着掉下去的。」

「叔叔看見的麼？」

「沒有。」

「那叔叔怎麼知道他是……」小虎子眨動着大眼睛，天眞的小臉兒上充滿懷疑之色。

「我是這麼猜想，一定是，叔叔的那位朋友，他絕不會自己跳下去的。」

「叔叔！爲什麼？」小孩子永遠好奇、好問，而且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虎子我問你，要是你，你會往下跳嗎？」

「我不會。」小虎子搖着頭說：「我才不會那麼傻。」

「這就對了。」黑衣人微笑了笑說：「小虎子！叔叔的那位朋友也不傻。」

小虎子似乎有點明白了。「叔叔！我們燒紙吧。」小虎子把手裏點着的香插在地上，用土撮起。

「好吧。」黑衣人點點頭，蹲下身子，由小竹籃裏取出冥紙焚燒。然後他拿起錫壺酒杯，斟滿一杯酒，站立崖邊，面對湖水：「老友！你安息吧，我有生之年，定必爲你報仇，你生前好飲，謹以一杯水酒慰英靈。老友……」手一翻，將那杯酒潑出，酒落湖心。

他呆呆地木立在崖邊，滿臉盡是悲悽之色，不言不動，一任那風吹拂着他的衣袂。

良久！良久！暮色漸漸垂下……

「叔叔！完了麼？」小虎子忍不住輕喊。

「完了。」黑衣人目光望着崖下湖面的粼粼水波。

「那麼，叔叔！我們回去吧，我爹等着我們呢。」小虎子提起了小竹籃子。

「小虎子！」黑衣人搖了搖頭：「你先回去吧，我在這兒站一會再回去。」

「不！我跟叔叔一起回去。」

「小虎子！天快黑了，你害怕麼？」黑衣人自湖面收回了目光，掠過地上殘餘的灰燼，落在小虎子的臉上，語聲柔和地說。

「不怕，我一個人怕，跟叔叔在一起就不怕。」

黑衣人臉上浮起了一絲笑意：「小虎子聽話，你先回去吧！讓叔叔一個人在這兒站一會兒。」

「不！」小虎子搖搖頭：「爹說過的，要我和叔叔一起回去。」

「小虎子！」黑衣人眉鋒微皺：「忘了麼？叔叔要教你什麼？」

「記得！叔叔教我拳脚功夫。」小虎子的大眼睛裏立刻閃着興奮地光亮。

「是嘍！還沒有叩頭拜師父就不聽叔叔的話，叔叔還敢收你這個徒弟麼？」

小虎子一怔，囁嚅地說：「叔叔！我聽話，可是我爹說……」

「聽話！你先回去吧，叔叔站一會兒就回去。」

「叔叔！這兒有什麼好站嘛。」

「怎麼？又不聽話了？」

「叔叔！我聽話，聽話。」小虎子連連點頭說：「可是，叔叔！你得快點回來啊。」

「那當然。」黑衣人點頭微笑地：「你快回去吧，說不定你剛到家，叔叔就跟着進門兒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快回去吧，等天一黑路就不好走了。」

「那麼！叔叔！我先走了。」

「嗯！這才是聽話的好孩子，快回去吧。」

小虎子未再說話，提着小竹籃子轉身走了。

望着小虎子那矮小的背影走遠了，黑衣人的臉上忽然泛起一絲輕微的抽搐，吁嘆了口氣說：「小虎子！原諒叔叔，叔叔是不得已……」

× × ×

夫子廟前一如往昔，絲毫沒有改變，那賣吃喝的，玩兒雜耍，賣膏藥的……尤其是那座大賭棚，永遠是那麼熱鬧。

天剛黑，賭棚前神情從容地來了位身穿長衫的黑衣人，他；正是洪澤湖畔，亂石山上燒紙、洒酒祭友的那位。

站立在門口的那兩個地痞，一見黑衣人來到，只當是賭客上門，含笑點頭招呼就要往裏讓。

「二位！我打聽個人……」黑衣人開了口。

「你打聽誰？」左邊那個地痞臉上笑容一斂，目光打量着黑衣人。

「劉四。」

那地痞一搖頭：「不知道。」

本來也是，不是來賭而是來打聽人的，他怎麼高興。

黑衣人笑了笑：「朋友！我也是來賭的。」

這話立刻生了效，臉上又有了笑容，往裏讓：「你裏面請。」

「只是，這座賭棚裏未必歡迎我。」

那地痞一怔：「這話怎麼說？」

黑衣人淡淡一笑：「認得雷天放麼？他是我賭行裏的同門師兄弟。」

那地痞頓時傻了臉；這還得了，那還能往裏讓，雷天放在這兒是每賭必贏，賭棚裏的都怕了他。眼前這位是他賭行裏的同門兄弟，道行豈不跟雷天放一樣的高？

黑衣人笑了：「朋友！我說得不錯吧，朋友何不帮個忙，告訴我劉四在那兒？以後我絕不照顧這座賭棚。」

「誰找劉四？」賭棚裏突然響起一個話聲，透簾而出。跟着布簾掀動，熱氣襲人，由棚裏走出一個精壯漢子，是那鐵牛。他目光一掃，又問了一句話：「誰找劉四？」

「我。」

「你朋友是……」鐵牛目光凝注。

「遠道來的朋友。」

「哦！原來是四哥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朋友請跟我來，我帶你找他去。」朝黑衣人一笑，邁動了脚步。

「鐵牛，這位還是老雲的同門師兄弟呢。」那地痞及時說了這麼一句。

「眞的麼？」鐵牛大喜的問。

黑衣人點點頭：「算起來，他該是我的小師弟。」

鐵牛樂得合不攏嘴了：「那就更不是外人了，你貴姓？」

「方，文祥。」

「原來是方老哥，方老哥！老雲他那兒去了，怎麼……」

「鐵牛兒！我們找着劉四再詳談，好麼？」

鐵牛一怔，說：「方老哥怎知我的渾號？」

「剛才他叫的。」方文祥含笑地指了指那地痞。

「哦！」鐵牛咧嘴失笑：「方老哥！走，我們去找劉四去。」拉着方文祥往前走去。

「鐵牛兒，」走了兩步，方文祥開了口：「其實既然碰見了你，就不必再找劉四了。」

「爲什麼？」鐵牛愕然一怔。

「我找到劉四原是打聽一件事情，如今既然碰見了你，向你打聽一下不是一樣麼。」

「哦！原來如此。方老哥！你要是純爲打聽事情，自是不必再去找劉四，不過你方老哥既是老雲的同門師兄弟，就非得去找找劉四不可了。」

「鐵牛呢！這話怎麼說？」方文祥一臉愕然不解之色。

「你老哥不知道。」鐵牛神情微黯地搖頭一嘆：「劉四這個人是個難得的血性漢子，他跟老雲也是過命的交情，自從老雲一聲氣沒吭地離開金陵之後，他是既生氣又非常難過。悶着氣躺了好幾天，前幾天剛起床，却是一天到晚的喝悶酒，不是打架就是鬧事。前天要不是我拉的快，險

些一刀一個洞鬧出人命，所以我說方老哥，你該去看看他。」

方天祥聽得心中不由一陣連連震動，吸了口氣點點頭說：「的確是難得的好朋友，我是應該去看看他。」

鐵牛也點了點頭，雙目忽然一凝：「方老哥，你要打聽什麼事兒？」

「不忙！等見着了劉四再說吧。」

「行。」鐵牛一點頭。

說話間，二人已走到貢院街上。

「方老哥！到了。」鐵牛抬手往前一指：「瞧！那就是。」

方文祥循指望去；只見貢院街旁那一排小吃攤兒前的一條長板櫈上，抱着一條腿坐着個人，正在那兒低着頭獨個兒喝悶酒，他正是劉四。

鐵牛沒有言過其實，別的吃客們都躲得他遠遠的，就連那賣小吃的也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樣子。

方文祥眉鋒不由爲一皺，脫口說：「四哥瘦多了。」

「誰說不是。」鐵牛點點頭，忽地一怔，目光訝然投注：「方老哥以前見過他麼？」

方文祥心裏不禁一跳，連忙解釋說：「我聽雲師弟說起過他的模樣。」

「那麼一條壯漢子，被自己折磨得不成了樣子。」鐵牛釋然地點了點頭，嘆口氣，大步走向身旁，低低的說：「四哥！有人找你！」

劉四仍自喝他的悶酒，連頭也沒抬，像似沒聽見。

鐵牛又說：「四哥！有人找你。」

劉四一揮手，轉過了身，怒聲說：「我沒聾，告訴他，我劉四死了。」

那張臉，的確够瘦的，而且臉色蒼白，目眶深陷。

方文祥目睹劉四這副樣子，眉頭不由又爲之一皺。

「四哥！別這樣，幹什麼這麼大脾氣，是老雲……」

劉四霍地站了起來，瞪起兩隻滿佈紅絲的眼睛：「別跟我提他，我說過了，我劉四沒有這個朋友……」忽然吸了口氣，忙問道：「告訴我他在那兒？我找他拚命去。」

「四哥！你先別發火好不好。」鐵牛語音溫和地說：「是老雲的師兄，人家帶了話來看你的，你怎麼能這樣兒。」

「哦！是老雲的師兄？」劉四翻了翻醉眼望向方文祥：「朋友貴姓？」

方文祥跨前一步，拱手說：「四哥！我姓方，雲一龍要我代他問候四哥，並且代向四哥說明他不辭而別的苦衷。」

「不敢當。」劉四一抬手：「方老哥請坐。」

方文祥一笑，伸手一拉鐵牛：「鐵牛兒！我們都坐，彼此不是外人，今晚我請客，請四哥跟鐵牛兄好好喝幾杯。一方面是爲一龍向二位道個歉，另一方面也算以這不成敬意的水酒，謝謝二位往日對一龍的照顧。」說着拉着鐵牛落了座。

「方老哥這是什麼話。」鐵牛粗豪地說：「鐵牛跟四哥是地主，怎麼說也不能讓你這個遠道來的客人破費。老雲既有苦衷，朋友之間還有什麼好道歉的，若說照顧二字，那更不必說，過命的交情好朋友，有飯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沒有嘛，一杯開水大家凑合着喝，誰不該照顧誰？」

方文祥聽得欽佩地直點頭：「話雖這麼說，只是我這個做師兄的，却不能不略表心意。」

鐵牛沒再說話，抬手又叫了菜，添了杯筷。

「方老哥！」劉四開了口：「你是見過世面的人，別跟劉四一般見識，可別怪我……」

「那什麼話。」方文祥連忙接口說：「說來說去都怪雲一龍不好，大夥兒是什麼樣的交情？他臨走的時候怎麼說也該招呼一聲。」

「方老哥這麼一說，倒令我這張臉沒地兒放了。」

劉四一臉赧然。「方老哥！老雲他可好？」

「好！好！託四哥的福。」

「方老哥！」鐵牛插口問：「老雲他如今在那兒？」

「一龍如今已經去了關外。」

「關外？」鐵牛詫異地：「方老哥！老雲他到關外去幹什麼？」

「這就牽涉到他那不辭而別的苦衷了……」方文祥拿起酒杯喝了口酒，淡笑了笑說：「實不相瞞，一龍他原是個武林人物。」

「叭！」地一聲，劉四猛地抬手拍了大腿，瞪着眼睛：「好哇！老雲他瞞得我們好苦，我早就覺得不對勁了，他要不是身懷大本領，怎麼能敗得了那三個老傢伙呢。」

「說的是！說的是。」鐵牛眉飛色舞地說：「如今看來，老雲不但有本領，而且本領還大得很呢。」

方文祥點點頭：「我們師兄弟幾個，數他爲最。」

「方老哥！快說下去。」鐵牛向來性子急。

方文祥點頭一笑：「二位當知道不久以前魏家的禍事……」

「知道！知道！」鐵牛連連點頭：「我還去帮了忙呢。」

方文祥說：「二位當知道魏家小姐跟那位湯總管一起失踪了。」

鐵牛忽然一拍桌子瞪了眼：「只不知道是那個狗娘養的這般心腸狠毒，殺了魏家滿門大小還不够，還擄走了魏小姐跟湯總管，那湯總管是個男人家，大不了一條命，魏小姐可是個未出閣的黃花大閨女，要是……」

方文祥接口說：「一龍也就是爲這追了下去，所以沒來得及向二位打招呼，一直追往關外去了。」

「原來如此。」劉四點頭吁了口氣：「倒是我錯怪了老雲了。」

「本來就是，當初我不就跟你說麼，老雲絕不是那種人，如今怎麼樣？我沒說錯吧？」鐵牛橫了他一眼。

劉四臉上有些慚愧，低着頭，沒有說話。

「好了。」方文祥笑了笑：「四哥！鐵牛兄！過去的事都別說了，我們先喝酒，喝酒。」舉杯朝二人邀飲。

「方老哥！」鐵牛端起酒杯：「你不是要打聽事兒麼？」

「不忙！不忙！先喝幾杯再說。」

於是，鐵牛未再說話，於是，三人互相舉杯。

「四哥！」幾杯之後，方文祥開了口：「我向你打聽個人。」

「誰？方老哥只管說，只要是這一帶的，我沒有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來找四哥。」方文祥笑一笑：「四哥！是小翠紅。」

「方老哥問的是她呀！」鐵牛一怔，剛說了這麼一句。

「呸！」劉四已臉色一變：「方老哥！別提那個臭爛貨了，人家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當眞是一點也不錯，這個臭婊子……」

「四哥！」方文祥接口說：「我是個急性子，到底她怎麼了？」

「嫁了。」

「嫁了？」

「哼！說她嫁了那是好聽話，其實她是跟人跑了。」

「跟人跑了？」方文祥一怔。

鐵牛接口說：「方老哥！你別聽他胡說，事情是這樣的……」

「那樣的？」劉四瞪起了眼：「眞是我他娘的胡說麼？她小翠紅……」

「四哥！你先別吵。」方文祥搖手說：「小翠紅是跑了也好，嫁了也好，我只要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兒。」

「鐵牛！你說吧，我懶得提她，一提她我肚子裏就要冒火。」劉四歛去怒態，却拿酒出氣，仰頭就是一杯。

鐵牛皺皺眉，吁了口氣說：「方老哥！事情是這樣的，老雲走了不久，小翠紅就守不住開始接客了。其實這也難怪，幹的是這一行，她要不接客，吃什麼？穿什麼？」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說了下去：「不久以前，小翠紅的船上來了個老頭兒；結果，天快亮的時候，小翠紅就跟那老頭兒上了岸，上了馬車走了。」

「沒人知道她跟那老頭兒往那兒去了麼？」

「沒有。」鐵牛搖搖頭。

「這樣要找她可就難了……」方文祥皺起了眉頭。

劉四開了口：「哦？方老哥什麼事找她？」

「二位都不是外人。」方文祥說：「我也用不着瞞二位，是一龍要我來找她的，一龍有件東西交給小翠紅保管着，要我來找她把那件東西取回去。」

「是什麼東西？」鐵牛問道：「重要麼？」

「廢話！」劉四接了腔：「不重要，老雲會讓方老哥來取？」

方文祥點點頭：「四哥說的是，那是件『珍珠衫』。」

「珍珠衫？」

劉四跟鐵牛都嚇了一跳，猛地瞪大了眼睛叫了起來。

「我的老天爺！那不值好幾萬塊大銀洋麼？」鐵牛定了定神說。

方文祥平靜地說：「實際上那『珍珠衫』要值數十萬大洋，還沒人能說出個肯定的價錢。」

「他娘的，臭娘兒們，爛婊子……」劉四破口大罵：「砍她千刀都嫌少，這分明是她黑了良心，想吞了那件『珍珠衫』，讓她娘的跑吧，只別讓我找着，要是讓我找着了她，哼！哼！」

兩聲「哼哼」結束了這段話。不用說，小翠紅若是讓他找着，準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四哥！」鐵牛一搖頭：「空自發狠有什麼用？那娘兒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天下這麼大，上那兒找她去？」

劉四瞪起眼睛，狠狠地一拍桌子，却沒說話。

方文祥笑了笑說：「二位都不必着急，只要她還在這世界上，總有一天會被我們找着的，那時候還怕她不吐出來？」

「方老哥！」劉四說：「到那時只怕那臭婊子早把『珍珠衫』賣了。」

「這個四哥放心，那件『珍珠衫』一時還很難有人買得起。」

「她要是把那些珍珠拆散了賣呢？」

「她拆不開的，放心吧，數遍當世天下，大概還沒有人能拆得開它。」

「那就好了。」劉四似乎放心了：「不過，我們還是儘快找到她的好。」

「那是當然。」方文祥點頭笑笑：「不談這個了。四哥！來！來！喝酒。」舉杯邀飲。

又是幾杯之後。「方老哥今晚住那兒？」劉四又開了口。

「還沒有一定，到時候隨便找家客棧凑合了。」

「方老哥！」劉四面含愧色地說道：「你在金陵的吃喝玩樂，我都有辦法招待你，但是唯有這點，不怕你見笑，我那住處……」

「都是自己人，四哥又何必客套。」

劉四赧然笑了笑，沒說話。

「方老哥預備在金陵待多久？」鐵牛問。

「既然沒法找着小翠紅，我想明天就走。」

「明天？這麼快就走？」

「是的。」

「方老哥何不多待三天再走呢？

有事兒麼？」

「事兒是沒有，不過從明天起一連三天就是金陵城十年一次的盛會。」

「哦！什麼十年一次的盛會？」

「對了！」劉四突然一拍大腿：「不是鐵牛提起我倒忘了，鐵牛！你說吧，我這張嘴笨。」

鐵牛喝了口酒，抹抹嘴，然後說：「方老哥！夫子廟每年有一次廟會，秦淮河也每年有一次『賽燈船會』，這兩回熱鬧，每年都是分開舉行，但每隔十年兩回事兒却要碰在一起舉行一次。」

「哦！那定然是非常熱鬧好看了。」

「當然！這十年難得一次的眼福，誰不盼望。」劉四點點頭，抬眼望着方文祥，「方老哥！你要是沒有什麼其他重要的急事，何妨看完了熱鬧再走？」

「多謝二位好意，只是……」

「方老哥！」鐵牛接口說：「難得大夥兒聚聚，就看過了熱鬧再走吧。」

方文祥沉吟了一下：「好吧！不過，我頂多只能待三天……」

「夠了！夠了！」劉四高興地笑了：「來！方老哥！喝酒，喝酒。」與高采烈地舉起了酒杯。

這一頓酒，是賓主盡歡，一團融洽。會賬時，幾番爭讓，方文祥一人抵不過劉四跟鐵牛兩個，只好由他兩個盡了地主之誼。

約好了明天中午賭棚裏見，方文祥走了。

「怪了！」望着方文祥漸漸走遠了的背影，劉四突然說：「鐵牛！你有沒有這感覺？」

「什麼感覺？」鐵牛楞楞地問。

「這位方老哥，除了那張臉外，無論是身材、舉止、言談，都像極了老雲。」

「這有什麼好怪的，你沒聽說麼，人家是同門師兄弟嘛。」

這解釋頗爲可笑，而劉四偏偏覺得有道理，點了點頭，未再說話。

× × ×

一清早，方文祥就急不及待的去了夫子廟。這時候的夫子廟根本沒有人，冷清清的；只有一個檢爛紙的背着個大簍筐，低着頭弓着腰在追逐那滿地的紙屑。

「我借問一聲……」方文祥走近那檢爛紙的身前，輕咳了一聲。

檢爛紙的詫異地抬起頭：「哦？什麼事？」

「我打聽個人，劉四或鐵牛隨便那個都行，他兩位住在那兒？」

「秦淮河的船上是他們的老相好，你到河岸一帶去一打聽就能找到了。」

一聲「多謝」，方文祥轉身行向了秦淮河岸。

昨晚分手時已經約好今午賭棚裏見，這麼一大早，他就急着找他兩個幹什麼？有什麼急事？

走到秦淮河畔，站在河岸，望着兩岸那停泊着的條條畫舫，方文祥皺起了眉頭。畫舫不少，都靜悄悄的；那條是劉四老相好的船？又那條是鐵牛老相好的船？雖然，他可以冒叫一聲問問，但大清早擾人早覺總有點兒不合適。

驀地，「呀」然一聲，一艘畫舫上艙窗打開，探出一顆烏雲蓬散的女人頭，「嘩啦啦」一陣水響，一盆穢水傾倒入窗外河中。

方文祥趁勢開了口：「姑娘！借問一聲，劉四住在那兒？」

那女人抬頭看了方文祥一眼，沒答話，飛快地縮回了頭。可是轉眼間那窗口探出個頭來，天底下就偏有那麼巧的事；赫然正是劉四。

「誰呀？大清早地……」劉四睡眼惺忪地向岸上望了望，含混地問。

「四哥！是我，方文祥。」

劉四一怔，揉了揉眼睛：「原來是方老哥，請等等，我馬上下來。」他頭一縮，沒了影子。

頃刻之後，那兩扇船艙門「呀」然而開，劉四彎着腰鑽了出來；一邊扣着衣扣子，一邊連躍帶跳地由那近旁的一艘畫舫跳上了對岸，然後由橋上快步走了過來。

方文祥連忙迎過去，在橋的這頭碰了面。「方老哥！怎麼這麼早？」劉四臉上露出窘迫的笑意。

「眞抱歉。」方文祥淡笑地說：「四哥！擾了你的溫柔早覺了。」

「別開玩笑了。方老哥！有事麼？」

「不然怎敢大清早的跑來，惹四哥那位咒罵。」

「那麼。」劉四赧然訕笑地：「我不請你到船上坐了，我們找個地方……」

「不必了。」方文祥擺了擺手：「我向四哥打聽一件事，馬上就走。」

「什麼事？」

「城西有戶高家，四哥可知道？」

「知道，而且熟得很，怎麼？」

「沒什麼，我是來問問，高家爲人如何？」

劉四一怔：「怎麼？莫非高家跟方老哥有什麼……」

「四哥！」方文祥截口說：「請先告訴我高家爲人如何？」

劉四滿臉詫異地望着方文祥。「高家也是武林世家，爲人十分正派，在金陵城是出名的大善戶。」

「哦！眞的麼？四哥。」

「千眞萬確。」劉四一臉正色：「不信你可以去問問……」

「四哥！我倒不是不信，而是我從來沒聽說過，金陵城西有戶武林世家的高家，所以……」

「這當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因爲魏家的聲名太大，所以高家被壓了下去。」

「哦！」方文祥沉吟了一下：「四哥！你知道賽燈船是誰主辦的麼？」

「每年都是一樣，由金陵城所有的大小酒樓主辦，那也是生意眼，爲的是『招徠』。」

「四哥可曾聽說過，那彩頭是什麼東西？」

「知道。」劉四點頭說：「那是一艘純金的畫舫，足重五十兩，是由大小酒樓合資購買的。」

「但是我聽到的那彩頭却是一尊玉佛，而且是高家出的。」

「誰說的？我怎麼沒聽說？」

「昨晚上我在客棧裏聽到的。」

「那怕是有人在造謠吧。」

「有可能。」方文祥微點了點頭：「四哥！去高家怎麼個走法？」

「方老哥。」劉四愕然地：「你要去高家幹什麼？」

「有人要害高家，我去送個信帮帮忙去。」

「怎麼？」劉四一驚：「有人要害高家？是誰？是怎麼回事？」

「我只知道有人要害高家，還不知道是誰。至於是怎麼回事，三言兩語說不完，等晚上我再告訴你好了。」

「行！」劉四一點頭：「走！我帶你去。」他邁步就走。

「四哥。」方文祥連忙伸手一攔：「這是江湖中事，你最好別介入，只告訴我去高家怎麼個走法就行了。」

劉四想了想：「也好，到了西城只要隨便問一聲，沒有人不知道。」

「既如此，四哥你回船上去吧，中午我不到賭棚去了，我們晚上見。」一拱手，逕自掉頭行去。

方文祥走了，劉四站在那兒發了好一回楞，才轉身回船。

× × ×

方文祥到了西城。高家的名聲確是不小，果如劉四之言，他只一打聽，立刻問出高家的所在；那是一座氣派宏偉的巨大宅第，竟較那魏家更宏偉，更氣派。

兩扇黑漆大門，門前，是高高的石階，石階兩旁，分踞着一對巨大的石獅子。大門兩旁是一列丈高的圍牆；眞是庭院深深，不知幾許。

這時，不過早上八點多鐘光景。那兩扇黑漆大門緊緊地關閉着，不聞一絲聲息；可能這一家人猶在熟睡之中。

方文祥略一猶豫，走上石階抬手「砰砰」地叩了門。

「那一位？」過了好一陣子才聽見裏面響起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

「我！遠道來的朋友。」

一陣門拴響動，兩扇大門緩緩向內打開，一名僕從打扮的灰衣漢子當門而立。「你這位是……」他惑然地上下打量着方文祥。

方文祥微拱雙手：「請代爲通報一聲，我姓方，遠道來的，只爲慕名，特來拜望貴主人。」

灰衣漢子正自猶疑，裏面已傳出了話聲：「高榮，是誰呀？」

「回駱爺！不認識。」灰衣漢子高榮答。

「哦！」隨見院中負手行過來一位身着青衫，四十開外年紀，步履穩健，眼神犀利的中年人。

他一走近，高榮立即側身後退，哈腰說：「駱爺！就是這位。」

「我請教，尊駕是……」姓駱的抬眼凝注。

「不敢。」方文祥微微拱手，說道：「我姓方，遠道而來，慕名特來拜望高老英雄。」

姓駱的遲疑了一下：「既是遠來訪客，容我代敝主人恭迎。請！」側身擺手肅客。

方文祥謙遜了一句，拱手邁步。

「高榮！大廳奉茶。」姓駱的轉向高榮吩咐。

高榮應諾一聲，關上大門，搶前奔去。姓駱的則陪着方文祥緩步行向大廳。

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坐。

「恕我冒昧，我尚未請教。」方文祥微一欠身開了口。

「不敢。」姓駱的欠了欠身：「小姓駱，草字大鵬，職司高府總管事。」

「哦！原來是駱總管。」方文祥雙目一凝：「莫非當年追魂手？」

「不敢當。方朋友知道我？」

方文祥微微一笑：「駱總管當年威譽滿江湖，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方朋友過獎，我甚感汗顏，尚未請敎台甫是……」

「雙名文祥。」

「哦！」駱大鵬微皺了皺眉頭：「原來是方文祥朋友。」

顯然，他對方文祥這名字十分陌生。

方文祥含笑說：「末學後進，藉藉無名，尚望駱總管莫要見笑。」

「豈敢！豈敢！」

高榮入廳奉上兩杯香茗，隨即退去。

駱大鵬輕咳一聲又開了口：「方朋友由何處來？」

「三湘。」

「我向方朋友打聽個人，不知方朋友可認識？」

「三湘一帶我頗爲熟悉，駱總管請說吧。」

「我當年有位至交好友，人稱『三湘大俠』。」

「駱總管問的是谷萬青谷大先生？」

「正是。」

「駱總管恐怕不會不知道吧，谷大先生已於三年前過世了。」

「這個我知道。」駱大鵬淡淡一笑：我是……」

方文祥笑接口說：「試試方文祥是不是三湘來的？

駱大鵬臉孔微微一紅：「我身爲人下，職居總管，凡事不得不謹愼，尚請方朋友原諒。」

「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方文祥微點了點頭，說：「既是駱總管見疑，方文祥便……」

駱大鵬連忙接口說：「方朋友若生去意，那就是怪罪我慢客了。」

「不敢。」方文祥淡淡說：「方文祥也自知來得唐突孟浪，難免引人疑竇，不過，駱總管此舉，也頗令我這遠道慕名來訪之人甚感遺憾。」

「方朋友！我再謝罪。」駱大鵬的一張臉好紅好紅，抱拳拱手。

「駱總管請勿如此，否則我心中就不安了。」方文祥欠身拱手答禮：「駱總管！高老英雄不在家麼？」

「在。」駱大鵬點頭說：「老人家剛起來，我已經叫高榮通報去了。」雙目忽然一凝：「方朋友當眞是慕老人家之名而來麼？」

方文祥淡淡一笑說：「駱總管又見疑了。」

駱大鵬臉孔不由又是一紅。

「駱總管！怎見得我不是慕名而來？」方文祥緊接着又開了口。

「方朋友！」駱大鵬神色忽然一正說：「自金陵城有個魏家後，高家的聲名多年來就一直被壓蓋其下，除居住金陵多年之人，絕少人知道金陵城還有個高家。」

「那我告訴駱總管，我另有來意。」

駱大鵬臉色微微一變：「可否請方朋友示知？」

方文祥淡淡說：「請容我向高老英雄面陳。」

「這麼說，在未見着老人家之前，方朋友是不肯說的了？」

「事實如此，我不願否認。」

「若是方朋友不肯先說出來意……」

「駱總管就不讓我見高老英雄了，可是？」

「不錯。」駱大鵬吸口氣點頭說：「我職守所在，不得不如此，尚請方朋友原諒。」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魚來到鄒巧兒居處要對付她，却讓鄒巧兒一槍把飛魚的手掌打毀了，同時也從飛魚的口中，得知事情的眞相，鄒巧兒獨自離去，準備在路邊截一輛的士，但此刻司馬洛駕着車在此處出現，司馬洛載她到一處安全的地方，那是一座園林別墅，是莫先生的地方，十分安全，鄒巧兒準備在此住幾天……司馬洛又向她詢問水晶球的事，鄒巧兒反問司馬洛水晶球普通得很，爲何非要這隻不可，司馬洛才說出內情，原來司馬洛等人找到一些犯罪組織的秘密帳簿，帳簿上所寫的沒有那個水晶球是看不出寫些甚麼，所以這水晶球就顯得重要了……

槍斃殺手

救出珍珠

鄒巧兒說：「假如你們拿到了水晶球，珍珠又會如何呢？」

司馬洛聳聳肩：「你要爲珍珠担心嗎？她這個人，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

「我還是不希望她死掉，」鄒巧兒說：「她到底是一位朋友！」

「好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 ×

鄒巧兒果然沒有說謊。

在那幾塊石頭的中間把泥土挖開，就把水晶球找出來了。

水晶球洗淨了，就可以應用。

司馬洛說：「讓我們先覩爲快吧！」

這時，他們已經到了莫先生的總部。

帳部就放在桌子上，那上面寫滿了古怪的條紋，就像是什麼古國的文字似的。那水晶球則看不見，因爲是裝進了一隻大望遠鏡似的圓筒裏，圓筒架了起來對着帳簿。這隻圓筒可以伸縮，因此遠近距離可以調度。

鄒巧兒說：「我先看？」

「是的，」司馬洛說：「水晶球就是你找到的！」

鄒巧兒把眼睛湊到圓筒上，把距離調度了一番，看着，看了好一陣，抬頭說：「你來看吧！」

司馬洛接替了她，弄了好一陣，不耐煩地說：「唏！我看不出什麼來！」

「我也是看不出什麼！」鄒巧兒說。

他們不論怎麼弄，都是看不出什麼來。不用這個水晶球，他們看到的是一堆小虫似的亂綫。但是用了這水晶球之後，他們看到的亦是小虫似的亂綫，祇是亂的方式不同而已。

鄒巧兒說：「你却說，有了這東西，你就可以看清楚帳簿上寫的是什麼了。」

司馬洛看看旁邊的一位技師。這位技師就是裝設那個圓筒的，司馬洛與鄒巧兒實在不是先覩的人，這個技師是最先看過的。

這個技師說：「我已經研究過了，不論怎樣弄，都是沒有用的！」

他的所謂「不論怎樣弄」，乃是除了把這圓筒伸縮之外，並且還把那隻水晶球轉動，轉到適合的位置爲止。但是他已經試過了每一個角度，還是無效。

司馬洛說道：「難道……這東西是假的？」

「不會的！」鄒巧兒說：「不可能是假的！沒有人可能換掉！」

司馬洛說：「也許是在熊公那裏已經給換掉了呢？」

「假如失去的是假的，」鄒巧兒說道：「那爲什麼他們還要派搜索者到來找我呢？」

「假如失去了的是假東西，才眞要落力找呢，」司馬洛說：「這才能顯示這是眞東西呀！」

「我不認爲是這樣！」鄒巧兒仍然固執地說。

「你認爲實在是怎麼回事呢？」司馬洛問。

「也許是缺少了一件東西。」鄒巧兒說。

那個技師亦同意鄒巧兒的講法。他說：「很可能正是如此。這裏應該是還缺了一塊鏡！」他指指那圓筒的口頭，眼睛湊上去的地方。

「缺少了——」司馬洛吼叫起來，「爲什麼你不早說？」

「那個技師與鄒巧兒都是說得很有道理，望遠鏡或者顯微鏡的圓筒，都是兩頭都有鏡片的，現在這個特殊的「顯微鏡」，一頭就是那水晶球，另一頭則是沒有鏡片的。

那技師聳聳肩：「我是以爲，既然是用一隻水晶球那麼特別，那麼這一頭用一塊普通的平光玻璃片就已經夠了，但看來並不是，是另有一塊凹凸鏡的，兩者配合，才能夠使用！」

「讓我看看原來的那個！」司馬洛說道。

那技師打開抽屜，取出一個應該是相同的圓筒，那是這圓筒本是相同的，但已經凹和扭曲得很厲害。這就是原來的圓筒，是司馬洛等人掘到帳簿之後，在那間大厦的後巷中找到的，看來是那個賒帳的人把水晶球拆下了之後從窗口丟下後巷。那裏是四十層高樓的上面，圓筒跌下去了之後，就不成樣子了。但現在仍可看出另一頭是有裝鏡片的位置的。」

司馬洛說：「我們當時並沒有發現玻璃之類的碎片。我們是仔細找過的，因爲我們害怕水晶球亦是一起丟下來。」

「是的，」技師說：「所有碎片，全都收集在此了！」

司馬洛小心地看了一遍那些碎片。雖然，這是多餘之舉，因爲這些東西都由許多專家細細研究過了的，有些什麼成份在內，亦有一份報告寫在這裏，司馬洛不大可能看出什麼額外的東西來，尤其是玻璃的碎片，沒有可能帶了回來，而專家找不到的。司馬洛這樣做，祇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鄒巧兒在這方面則是比司馬洛輕鬆得多了。她交抱着兩臂，站在那裏看着。

後來她說：「我們不可以自己製一塊鏡嗎？」

司馬洛亦看着那個技師，表示他也是要問相同的一個問題。

那個技師說道：「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司馬洛說：「這會不會是等於驗眼配眼鏡呢？這水晶球是眼球，而這邊的鏡片就是眼鏡的鏡片！」

「也可以這樣說的，」那技師說：「祇是，眼球是固定的，人也是會講話的。但是這個水晶球，則是可能轉到任何一個角度，而鏡片又可能要任何一種度數才能配合，這其中的可能性太多了，假如你可以等的話，一年半載也許可以成功！」

司馬洛用拳頭一擊手掌，低聲咒駡起來，鄒巧兒則沒有聽到他駡什麼。

司馬洛說出來，鄒巧兒可以聽得到的話就是：「那個寫數的混蛋！他把那塊鏡偸去了！」

「現在我們明白了，」鄒巧兒說：「花落四家。有人得了水晶球，有人得了帳簿，有人得了帳簿的映印本，有人得了那塊鏡。」

司馬洛說：「現在是花落三家，我們得了帳簿之外，又得了這隻水晶球！」

鄒巧兒說道：「但你現在還是得物無所用！」

「你那個傑克！」司馬洛說：「我看他或主使他的人是有那塊鏡，他們假如手上不是拿着一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似乎是沒有理由，要企圖偸到水晶球作勒索用途的。」

「不是傑克，」鄒巧兒說道：「他是受人主使的，我知道。傑克不是做大事的人！」

「傑克却已經死掉了，」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夠向他問話了！」

「是珍珠把他殺掉的，」鄒巧兒嬌憨地聳聳肩。「別賴我。」

「你知道主使他的人是誰嗎？」司馬洛問。

「我在出事之前根本不知道他是受人主使的，他說那水晶球是他的什麼傳家之寶！」鄒巧兒說。

「你却相信了！」司馬洛說。

「我向來都是喜歡聽神話故事的，」鄒巧兒說：「我希望世界上的人每一個都是好人。」

此時那個技師早已識趣地走開了，祇留下他們兩個人在房間裏，所以他們可以如此講話。

鄒巧兒用兩手搭住司馬洛的肩，說：「現在怎辦呢？那塊鏡失掉了！」

「我們祇要查出傑克的主使人是誰就行了，」司馬洛說：「那塊鏡一定就是在這人的手中！」

鄒巧兒得意地微笑着看着他：「你說『我們』，你的意思就是，這件事情也需要我出馬了？」

「是的，」司馬洛說：「由於傑克死亡的事情還未公開，所以，主使他的人，還未知道他已失敗了，等到不耐煩的時候，還是會與他聯絡的！」

「但是屋子裏沒有人！」鄒巧兒說。

司馬洛答非所問地，說道：「假如你喜歡，你可以出馬，不喜歡，也可以不出馬！」

「你究竟在說什麼？」鄒巧兒問道。

「我是說，你還是留在那間屋子裏，並未離開。」司馬洛說。

鄒巧兒是個聰明人，立刻就明白了，她驚訝地說：「你是說，你們有一個替身在這裏，一個冒充的我嗎？」

「是的，」司馬洛說：「她正在等着對方的聯絡，不過至今還未有消息！」

「你——讓一個女孩子來冒這樣的險？」鄒巧兒說。

「她冒的險和你冒的險一樣，」司馬洛說：「而她應付危險的能力亦不比你差，她是一個受過訓練的人員，但是當然，假如你回去替她，也是可以的，不過你回去，就要守在屋子裏不能出來，你不回去，則是可以騰出身子來做其他的事情！」

「例如什麼事情呢？」鄒巧兒問。

司馬洛聳聳肩：「還沒有決定。不過，總之，是否你本人在那屋裏，都是沒有分別的！」

鄒巧兒想了一陣之後，聳聳肩道。「這樣也好，我不必困在那屋裏，我就可以留在你的身邊，多些時間跟你在一起——不過，假如我回到那屋子裏去，你也會陪着我嗎？」她是忽然又想到，假如她與司馬洛在那間屋子裏單獨相處，似乎更有另一種奇妙的氣氛。

「別胡思亂想行不行？」司馬洛沒好氣地道：「假如你跟我一起在外面，你可以帮助我多做一些工作的，假如你回到那屋子裏，我也不能老是陪着你，我是還有許多其他事情要做的。」

「你現在能够做什麼呢？」鄒巧兒問道。

「找尋那塊鏡。」司馬洛說。

鄒巧兒嬌憨地輕咬着他的耳朵，說：「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呢？一點綫索都沒有嗎？」

司馬洛說：「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假如我們躲在屋子裏的話，綫索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那麼，」鄒巧兒說：「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還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那個做數的傢伙……」他忽然低聲在鄒巧兒的耳邊說：「現在是有電視眼正在監視着我們的，」這是因爲，這個感情豐富的女孩子，顯然是因爲找到了一個發洩感情的最佳對像，實在貼得他太緊了，使他感到難以呼吸。

鄒巧兒却並沒有因此而跳開，她還是說：「我們又不是在做什麼難看的事情，我們祇是恩愛吧了。難道恩愛也是見不得人的嗎？」

司馬洛聳聳肩：「其實沒有電視眼在監視着！」

鄒巧兒這時却又負氣地離開他了。她兩臂交抱在胸前，呶着嘴唇道：「原來你是那麼討厭我的！」

司馬洛笑着說道：「我祇是需要清醒一下。目前的情勢相當緊張，還是辦事要緊！」

鄒巧兒看了他一陣，又露出了一個甜蜜的微笑，說道：「那麼，你也是說，我是仍然能够令你神魂顚倒的？」

司馬洛用手輕搭在她的肩上，把她拉近，溫柔地說道：「做人不要這樣缺乏信心吧！你照照鏡子，就應該明白自己是多麼富於吸引力了！」

「我對自己的吸引力是很有信心，」她說：「祇是對你就難有信心了，你這個人——你自己也知道的！」

「珍珠的事情，」司馬洛說：「是保證不會再發生的了。」

「但是你再見到她時又如何呢？」鄒巧兒問。

「我隨時都可以見到她，」司馬洛說：「但我並不想見她。」

「但你現在却需要見她。」鄒巧兒說道。

「爲什麼？」司馬洛皺起眉頭問。

「我是一直在想。」鄒巧兒說：「爲什麼珍珠會知道我要到熊公那裏去偷這隻水晶球呢？這不會是巧合，不可能是剛剛我走時她也走，而我比她先行一步的。」

「對了。」司馬洛點着頭。

「我到熊公那裏去行事，事先祇有我和傑克知道，」鄒巧兒說，「而我沒有告訴別人，更不會告訴珍珠！」

司馬洛沉吟着說：「唔，那即是說，很可能是傑克告訴珍珠的了。」

「假如是傑克告訴珍珠的，」鄒巧兒說：「那麼她與傑克就會是同路的了。」

司馬洛說：「那麼，珍珠就沒有理由殺死傑克了，因爲傑克祇是找到了一隻保齡球，他們應該會商量一下，就叫傑克再回來哄你。」

「所以她與傑克不是同路的，」鄒巧兒說：「她祇是知道傑克的事，她監視着我，就知道我會做什麼事情！」

司馬洛笑着說：「怪不得你說我們應該跟珍珠談談了，似乎非要如此不可！」

「你也可以不去見她的，」鄒巧兒說：「讓我去見她好了！」

「她會殺死你的！」司馬洛說。

「她殺死我？」鄒巧兒說：「假如我跟她鬥殺的話，就是我殺死她而不是她殺死我，而且她又不敢殺死我，投鼠忌器，她還未找到水晶球，怎敢殺我呢？」

「我還是不贊成你一個人與她見面！」司馬洛說。

「我也是不放心你一個人與她見面。」鄒巧兒說。

「別傻吧，」司馬洛說：「我不會亂來的，我是正在想假如我把她捉起來……」

「那樣就會打草驚蛇了。」鄒巧兒說道。

「那麼，」司馬洛說：「一定要去見她？」

鄒巧兒祇是狡黠地微笑着看着她而不出聲。

司馬洛說：「不要吞吞吐吐，你的意思是怎樣呢？」

鄒巧兒說道：「我的意思就是，看你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難道你也沒有主意嗎？」

司馬洛說：「我的主意嗎？唔……我是在想，我們可以先監視她一下的！」

「對了，」鄒巧兒說：「她現在一定很急，比你們更急，她是可能做一些我們能够利用的事情的！」

× × ×

珍珠現在的確是很急。

這個也是本領高强，而且心地够狠的女人，現在也可以感覺得到，她是正在受到監視。她得不到水晶球，殺死了傑克，却還受到了監視。

是誰在監視她呢？是搜索者，抑或是什麼其他的人呢？她盡了她的能力企圖擺脫，但是又擺脫不來——擺脫不了她那種被監視的感覺，而她又看不見監視她的是什麼人。

珍珠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走在街上，非常吸引男人的注意，就是這樣才糟糕。不少男人會祇爲了她的美麗而多看她幾眼，甚至跟着她走一段路。這些男人並不知道，珍珠原來是具有那麼高度的危險性的，而且對他們是不會感興趣的。同樣地，珍珠也是很難分辨這些男人究竟哪一些才是對她有危險性的。

不過躲男人也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躲進洗手間去，這裏乃是男人的禁地。

珍珠進入一間大餐廳，躲進了女洗手間。

那裏有女侍應生，裏面是很清潔，而且還有一股芳香的氣味，這芳香氣味當然乃是用香料製造的，不過也非一般男人所能想像了。比較起來，男性的洗手間，總是比女性的洗手間要骯髒很多，起碼是隨便得多了。

有不少女客都是到這裏而來在臉上補粉之類，而並不是如厠的。珍珠進入了一格厠間裏，但她亦並不是眞的進去如厠，而是設法逃出。

這裏的窗子是給鐵枝的鍵管制着，祇能開若干角度，而不能够完全打開的。假如完全打開，就可以爬出去。提防的則可能不是有人爬出去，而是有人爬進來。

每一格都有這樣一個小窗子，而外面就是一條小巷，在一層樓之下。別人不能够對付那管住窗子的鐵枝鍵，珍珠則是能够，因爲她是一個飛賊，對付這種東西是最專長了，她從手袋裏取出一隻指甲銼，那是很薄的一片金屬，本來是不會太硬的，但是她這一把却並非凡品，特別堅硬，所以她也可以當作螺絲批用，把那鍵上最重要的一粒螺絲旋了下來。如此，窗子就不受管制，而可以大開了。

珍珠就可以從窗子爬出去。

另一個問題，下面的後巷的地面，距離這窗口也是相當遠的。珍珠跳下去，就是等於從二樓跳到樓下，普通人不易這樣做到，尤其是一個女人，但珍珠則是可能的。她把鞋子脫掉放在手袋裏，爬了出去，把手袋先丟了下去，然後扳住窗子的邊沿，把身子放了下去。

這樣一放了下去，她的脚與地面的距離就接近了她的身子的一個部位了，跟着她一放手，便輕輕落到地上，雖然她就此跳下去，可能亦是一樣可以成功的，不過沒有必要時，她總是採取較爲容易的方法，由於這並非表演。一個職業好手，就是需要實際，而不是需要好看。

珍珠落到地上，從手袋內取出她的鞋子穿回了，便走出巷口，有一部的士經過，她立即揮手截停上了車，車子開走了。

假如有人跟踪着她，相信很難逃過她這一招吧！

她一面乘着車子前進，心中則一面有着一種頗爲悲凉的感覺，因爲她這個一流高手一向都是很成功的做一件案子，還可以留下一張蝙蝠名片示威一下，現在却居然要狼狽到如此閃閃縮縮的。

車子兜了幾個圈，司機有點不耐煩地說道：「小姐，你還沒有說你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哦，對了，」珍珠如夢初醒似的，隨便告訴了司機一個地址。

車子把她載到了那個地址，她下了車，又隨即截了另外一部車子，到另一個地方。這裏却才是她的眞正目的地。

這裏是一座環境優美的郊外餐廳，她在那裏坐下，叫了咖啡，然後用餐廳的電話打出去。

接聽電話是一個女人，珍珠說：「是我，有什麼消息嗎？」

「沒有，」那女人說：「你究竟跑到那裏去了？」

「我正在做着調查工作，」珍珠說：「不過，有很多阻滯。」

那個女人說：「你得快一點了，上頭正在催。」

「誰不知道需要快，」珍珠說：「難道我就不想快點把這件事辦好嗎，我需要多一些綫索，你可以問問上頭，有什麼額外的綫索嗎？」

「例如怎樣的綫索？」那女人問。

「例如，」珍珠說：「現在是不是還要繼續下去？」

「你在開玩笑嗎？」那女人說：「這種事情也可以放棄的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遇到什麼對手嗎？」珍珠說。

「這種事情，」那女人說：「對手當然很强，這是不在話下的，也因此你得盡快把你的朋友鄒巧兒找到。」

「我知道她是在什麼地方。」珍珠說：「但是水晶球不在她的身邊。」

「我們的工作就是找到她和找到水晶球。」那女人說：「水晶球是她偷的，也是她收起來的，你是她的朋友，你最應該知道在什麼地方取來是早應該拿到手的，但你却心軟而讓她逃了。」

「我不能把她殺掉丟下來而把東西拿走的。」珍珠說。「她是我的老搭檔，人家找到她，就會想到我、我們做事，必須做到不留下任何痕跡。」

「但是，」那女人說：「我們却認爲是你心軟。」

「也許是你認爲我心軟吧了。」珍珠說。

「這個是我們的私人問題。」那女人說：「還是別在討論了。總之，我們現在必須快點做成這件事情。」

「我現在不方便行動，」珍珠說：「有人正在監視或者跟踪我，我可以感覺到的。」

「那你就把他們解決好了。」那女人說。

「這些人——也許是沒有那麼容易解決的。」珍珠說：「也許是搜索者，也許是那個莫先生的組織的人。所以我需要一些帮助。」

「別開玩笑吧！」那女人說：「上頭叫我們做這件事情，我們却要找他們帮我們做事？」

「別忘記，」珍珠說：「他們假如找到我的話，也等於是找到你了，你的安全是會受威脅的。」

那個女人立時靜了下來，一提到她自己的安全問題，她的想法便又不同了。

她終於說：「你想怎麼辦？」

「我現在可能已經脫身，」珍珠說：「但是我又不能够肯定，所以我需要一些人在我的後面想想辦法。大致上就是，我要到一個地方去，這個地方祇有一條路，你找些人在必經之路的路口等着，假如有人跟來，你們就制止他們。」

「這個……」那個女人沉吟着，遲疑不決。

「必須這樣做。」珍珠說：「這些不是我擅長的工作，假如不替我解決這些問題，我就很難工作下去。」

「好吧。」那女人終於答應。

珍珠把心目中的計劃告訴了她，約好了之後，便收了綫。她也離開了那餐廳。

珍珠之所以要打這個電話，就是因爲她是仍然有着那種被監視着的感覺。她認爲她是已經用了最好的方法去擺脫了，然而却還是未曾成功，是什麼人在跟踪和監視着她呢？

她出了酒店，又乘的士回到市區去，這一次，她則是去租車店租了一部汽車。即使她自己本來有車是在使用之中的，她暫時也不敢再用了，因爲跟踪的人即使失去了她，亦會再到她的車子那裏去等着，而再得回她的。

她開着這部租來的車子，又向郊外駛去，這一次所去的目的地則是不同了。這是另一個區域，而正如她所講的，祇有一條路。

她走得並不匆忙，當她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經是近黃昏了。

她這目的地乃是在一座小山上，那上面有一座殘破的別墅，主人不知是誰，總之是已經放棄，沒有人管的了。

珍珠就把車子在別墅的荒凉的前院中停下來。那前院的地面是用大塊的石板砌成的，但由於年久失修，那些石縫之中已長出了許多野草。而這別墅的窗子，不但連玻璃都沒有了，而且許多地方連窗門都沒有了。並不是給人偷拆去了的，祇是因爲年代已經久了，風吹雨打，就自己破了或是跌了下來。珍珠走到院子的邊緣向山下望，在暮色之中，却看見遠遠正有兩部汽車駛來。

這兩部車還是亮着車頭燈光的，顯見他們對自己的行藏並不遮掩。

車子走在這條路上，就是到這裏來了，因爲這條路並不通到別的地方去。這條路本是別墅的主人自建，通到屋子來的，放棄了別墅之後，路不能搬走，正如這屋子也是不能搬走。

珍珠的心中不免有一種悲凉的感覺。

看來，她在電話中向那個女人求助，那個女人一就是並沒有派人來接應，一就是接應的人並未成功，可能已經給人消滅了。

珍珠現在也不能夠開車逃走，因爲這裏祇有一條路。她沿路駛回去，就會與那二部車子碰頭了。

於是珍珠祇是站在那裏看着，當汽車到了山脚，開始向上爬的時候，珍珠就退後，而退進了那間別墅的裏面。

這裏却是一個躲藏的好場所，就因爲屋子是那麼大，而且沒有了電力供應，現在黑夜已經降臨了，她可以與那些人在屋子裏捉迷藏，那些人是很難找到她的——雖然到天亮時又可以看見了。但天亮的時候，還活着的人會是誰呢？

那二部車子來到了別墅的院子裏，四個拿着槍的男人下車。珍珠的車子是無法收藏起來的，所以他們一看，就看到珍珠是在這裏了。

其中一人說：「她是在這裏了，逃不掉的！」

他們都散開了，一個人對屋中叫道：「喂！你！出來吧！」

珍珠已經躲在那黑暗的屋中，連回答他們也懶得回答了。

這樣一個命令，也是有等於無，珍珠是當然不會遵命走出來的。

那四個人做了一個手勢，顯然是早已有了一個計劃，而他們現在就是實行這個計劃。他們散開來了，分四路入屋。

屋子本來是有一個露台，可以無阻地一直入去的，由於那露台的門都已經沒有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他們，但他們祇是一個人從露台進入，另外三個人則是分三個方向 也即是前後左右圍攻了。

他們都是拿着手電筒照射着，另一隻手則是拿着槍。

進入正面露台的那一個當然是最接近的一個，然而他亦是最慢的一個。

他顯然乃是等其他三人各就了位，然後才進去。如此，四個人分四個方向進入，珍珠就變成防不勝防了。

但是，由正面進入的一個，仍然是最吃虧的一個，由於露台門口的範圍是那麼大，把任何東西從那裏面擲出來都是很容易的。而擲東西乃是珍珠的專長。

珍珠擲出來的東西是沒有聲音的，而那人亦是連看都沒有看見。到被擊中時已經遲了，他的臉上忽然一陣劇痛，整個人打了一個轉仆在地上，手中的槍也亂响起來。他的電筒亦丟掉了，拿電筒那一隻手很困難地伸到臉上去摸摸，發覺他是給一枚磨利了的硬幣擊中，硬幣有一半陷入了他的顴，亦進入了軟骨中，他是不能拔出來的。

這一擲，雖然不會致命，却是使他痛得不得了，幾乎是完全失去了戰鬥力。幾乎……

這個人在痛極之中丟下了本來的手槍，而從腰間拔出了另一把槍，向那露台門口的大概方向放了一槍。這一槍放的却是訊號彈，是在黑暗之中照明用的。槍咀射出一隻火球，飛進了露台之內的大廳中。

這隻火球起先是橙色的，但很快就變成閃耀的紫色，繼而就變成了刺眼的白色，白光四射，光綫强到使正視它的人會張不開眼睛。

然後這個人就在地上伏了下來，臉上所受的傷使他痛得不能做其他的動作，而且連視綫都受影响，連看都看不見了。

不過，那隻訊號彈放射進了廳中，則似乎並無用處，因爲廳中並沒有人在着，那寬大的廳子是給照得光同白晝了，却是空的，祇有兩隻老鼠在盲目地亂竄，幾隻棲息在那裏的樑上的鳥驚叫着拍翼飛出去了。

這訊號彈既沒有照到珍珠，亦沒有照到那人的三個同伴。

珍珠不在這廳中，而那人的三個同伴也未及進入廳中。

不過，在幾秒鐘之前，珍珠一定是還在這廳中的，因爲她擲出了一枚硬幣。

珍珠一個人不可能兼顧幾個方向，她既然對付了正門的一個，那麼後面及左右兩面的那三個，就是一定可以進來了。

那三個人也果然是分三個方向潛入了屋中。不過屋子是有很多房間的，他們還要與珍珠在這裏捉迷藏一番。

現在，這三個人都已經戴上了黑眼鏡了。

很明顯地，他們都是除了手電筒之外

，還有訊號彈用以照明的。所以才會在這樣的黑暗之中亦戴上黑眼鏡，如此，他們就可以保護眼睛，在强光之中亦能夠看見。珍珠却是沒有這種設備的。

這三個人很有系統和默契地在屋子的樓下各房間裏搜索了一遍。他們一面在大聲叫喊着聯絡，以免誤向自己人開槍。看情形，他們是知道珍珠是沒有槍的，而事實上珍珠也確是沒有用槍的習慣。

他們把樓下各房都搜遍了。他們合作得很，珍珠是不可能從一間房溜到另一間房去躲避他們的。

他們在屋子的中間會合，其中一人說道：「她不在這裏！」

另一個人說道：「地下室，或者在樓上！」

第三人說：「看看地下室，樓上可以等！」

他們早已注意到了有一度地下室的門，但是並沒有去碰，這是爲了讓珍珠有機會躲進去。假如珍珠躲了進去，那就會成爲甕中之鼈了。

第三人走過去，一脚踢開了地下室的門，這一次並不是用手電筒照射，而是向下面射了一隻訊號彈。

訊號彈在裏面發出高度光華，假如珍珠是在那下面的話，就沒有辦法張開眼睛了。這人下去，因爲有黑眼鏡，則是視綫甚佳。

他看到地下室中似空無一物，也沒有人。

於是，他就出來，把地下室的門關回了。

他說：「在樓上！一定是在樓上！」

這屋子有前樓梯亦有後樓梯可以通到樓上去，他們守住走廊的兩頭，就把前後樓梯都把守住了，而現在他們就是一齊從前後樓梯上去。兩個上前面的樓梯，一個上後面的樓梯。

上後面的一個則是慢一些，似乎懶洋洋的，其實這是很好的戰略。假如珍珠因爲前面有人上來而從後面逃走，就會正正撞進他的手中了。

但珍珠亦沒有逃下後梯。

他們在樓上會合，很有系統地搜索過這裏的每一間房間，仍是沒有找到人。

這裏沒有第三層樓，再上一層就是天台了。

其中一人說：「她就在天台，現在她逃不了啦，除非她是能飛的！」

現在珍珠果然是在天台。

她雖然把對方擊倒了一個，但是仍沒有用處，這些人的手法高超，使她不能夠利用這屋子的寬大和黑暗捉迷藏，她就祇有向上逃。上了一層，再上一層，就是天台，而到了天台，她就不能夠再上了。

不過她是仍可以下去的。

她爬出天台的邊緣，扳住屋旁的石塊（這屋子的牆壁是用石頭砌成的），很迅速便又爬回地下。她祇要不穿那鞋子，如此做便沒有很大的困難。

她是一個飛賊，現在就是顯出飛賊的本領的時候。

她可以說是被逼到了天台上去，不過這也是她的變通計劃的一部份。她預算可以在黑暗中與那些人捉迷藏，把他們逐個解決，但是他們却不如她料想之中那麼膿胞，於是她就變通，而逃上了天台。

她很容易而且迅速地就跳了下去，那些人則應該沒有她這樣的本領，要追她就要回到樓梯去，再走兩層樓下來，要浪費許多時間。

最先被珍珠用「金錢鏢」打中的那個人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這個人並不是死掉了，他祇是受不住臉上的痛苦，而暈了過去。

珍珠迅速走到他的身邊，一手拾起了他的槍，就走回自己的車子去，打開車門上了車。

她就在他的車上放了兩槍，射向這些人開來的那部車。兩槍都射中了車輪。車輪洩氣，支撑不住車子，車子的這一邊登時矮了，而車子亦傾側了。

珍珠企圖開動車子，才發覺不能開動。原來那些人亦與她有相同的想法，已先在她的車子上做了手脚了。

珍珠忽然大爲後悔，早知如此，她就不把對方的車子破壞了。她自己的車子開不動，還可以用對方的車子。有時人就是會失策的，不能夠一切都計劃得那麼完善的。

而那些人，亦是有他們的辦法的。

珍珠推開車門，正要企圖溜下車而逃進荒野中的時候，屋頂上就射出來了一隻訊號彈。

那些果然是有辦法的人。

他們是趕不及那麼快下來，但是先射來一隻訊號彈，大放光明，珍珠就不能夠溜進黑暗中了。而且，她沒有黑眼鏡掩護，也是變成了近似瞎眼似的。

那三個人果然很能幹，他們又不是不追下來，而是並非全部追下來。他們是兩個人追下來，一個留守在天台上，居高臨下，監視和控制着形勢。訊號彈就是天台上那個人發射的。

「她拿了一把槍！」天台上那個人叫着警告他的兩個同伴。他在天台上及時可以看到珍珠抓了一把槍，他們亦聽到珍珠放槍射破車輪的槍聲。

下樓的兩個人，就躺在露台門的黑暗中。

在耀眼的强光中，珍珠是一時之間不能向他們放槍的，不過假如他們走到車子的旁邊，珍珠向車子的窗口放槍，這却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在樓下的其中一人叫道：「好了，你！放下槍，舉着手下車出來吧！」

珍珠仍然在企圖把車子開動，一面腦筋急急地轉動着，企圖猜出他們是在車子上做了一些什麼手脚，她竟沒有看到的。

她仍可以支持一段時間，由於對方知道她的手上有槍，而對方並不是想殺她，而是要把她活捉的，所以就不想隨便向車子放槍。

她伸手到儀器板後面摸索，就摸到原來是那裏的電綫給扯斷了。

這個，她也許是可以駁回的。

不過，扯斷容易，要把電綫駁回則不是那麼容易了，因爲需要看得見，才知道是應該哪一條接哪一條。而且，亦有可能是電綫給電阻上扯斷了的。但是她仍然必須在這個方面努力，因爲，這是她的唯一

逃走之路。

那些人就因爲知道她有槍，而不敢接近。

但是其中一人高聲喝令道：「我說舉手下車，聽見沒有？」

珍珠當然是聽見的，但是充耳不聞。

另一個人叫道：「好了，現在我向車頂放一隻訊號彈！」

珍珠吃了一驚，冒了一身的汗，更急地接駁那些電綫。她看不到，就只好靠猜了。她有非常靈巧的手指，雖然祇用一隻手，仍然能夠把那些電綫駁好。

但是車子還是打不着火，顯然是駁錯了。

這時，一隻訊號彈就貼地射過來，飛進了車底。

珍珠坐在車中，不能看到這訊號彈是否眞的飛進了車底，不過她相信是的，因爲，她發覺車子的四周大放光明，而這光綫都是從車底射出去的。

到了這時，珍珠就不能夠不就範了。放一隻訊號彈進車底，意思就是車子很容易着火。訊號彈到底是惹火的東西，車底是惹火的，如此，車子就隨時會着火燒起來。

她叫道：「我出來了！」

她推開車門走了出來，舉着雙手。

那些人哈哈笑起來，因爲珍珠是被他們收服了。

珍珠說：「我要走開一些，車子——可能着火！」

那些人並不反對，而珍珠就這樣向旁邊走開了。她現在是眼前一片昏花，什麼都看不到，由於她剛才已經被第一顆訊號彈影响了視綫，現在，她的車子底下又有一顆訊號彈正在大放光明。她能夠分辨方向，祇是因爲她是從車子上下來，以車子作爲方位的標準，好像盲人走路似的。

她盡量遠離她那部車子。

而她這個決定是沒有錯的，因爲幾秒鐘之後，車子就熊熊着火了。那訊號彈的火花在車底燃着了那裏的汽油，於是車子便着火了。

車子着火，是不一定爆炸的，並不是如電影中那樣。總之車子一着火，就不會自己熄掉，一定要等汽油都燒完了，與及車上的惹火之物都燒掉了。

車子的汽油箱在着火了之後不久，就爆炸了，但並不是炸藥那樣的爆炸，而祇是火的爆炸，這樣一爆，汽油四濺，便全車都着火起來了。

珍珠沒有受到影响，不過却是可以感覺到那熱力，於是她便盡量遠離而走開。

她的眼睛仍是像是盲了似的，看不見什麼。假如她用手揉擦一下，也許會早些復原，但是她却不能如此做，因爲她是舉着手的，而對方拿着槍，她的手放下來，是會有所不便的。好在，她是面對着屋子，因而她便不再正面受那强光的刺激，如此也可以較易復原。

她就這樣舉着手站在那裏，等着。

她却等了相當之久。

那兩顆訊號彈一先一後，都熄滅了，祇有車架還是在着火，珍珠的手臂都舉得疲倦了，她還以爲對方很快就會過來，對她做一些粗暴的動作的，但是對方却並沒有來。

她的眼睛也漸漸復原了，開始可以看見了。

在燃燒的車子的火光照耀之下，她看見那兩個人竟然是已經倒在地上，槍亦丟在身邊的地上。

她再抬頭看看天台上那一個。

那個人則是伏在天台的欄河上，上身垂在外面，下身仍在裏面，就像是一條毡子軟軟地搭在那裏似的。假如不是因爲這是很舊的建築物，一切都是特別大，而欄河亦是較高的話，他已經跌了下來了。

這樣伏在那裏，毫無疑問，這個人是已經死了。

地上那兩個亦是的。

三個都死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難道他們是在跟她開玩笑嗎？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珍珠叫道：「唏！你們！你們……怎麼了？」

那三個人都是全無反應。

珍珠立即奔上前去，要把其中一個人丟下的一把手槍拾起來。但是她祇走到半路就有人制止她。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不要！」

珍珠僵在那裏了。

又有人來了？

其實這也不出奇，因爲珍珠此時亦可以看到，這些放射照明彈的人是給槍殺的。起碼距她最近，她企圖取他的槍的那人就是身上有兩個彈洞。這就是有人開槍射的。爲什麼她沒有聽到槍聲？也許另一些人用的乃是裝有滅聲器的槍，亦可能是乘着車子的汽油箱爆炸時放槍，那樣，珍珠就聽不到槍聲了。

這個人，或是這些人，既然能夠槍殺這些人，那亦隨時可以一槍射中自己，那他的命令，珍珠就不敢不聽了。

而且，這個人的聲音似乎似曾相識。

「好了，」那人說：「你別去碰那槍了，慢慢走過來吧。」

珍珠說：「你——你在……什麼地方呢？」

「這裏！」那人說。

說着，他就在一叢矮樹叢的後面站了起來。

那裏倒是一個埋伏的好所在，因爲這屋子乃是在山頂的一大塊平地上，而平地的邊緣是有很多樹的，伸展到下面去的山坡亦是很多樹。這個人或是這些人早已躲在樹後，袖手旁觀，等到大局已定時才來一招黃雀在後。

這個站起來的人就是司馬洛。

這也是寃家路窄？

珍珠叫道：「司馬洛！」便向她直奔過去。她的演技很好，顯得無限委屈，就要哭出來似的。如無意外，她就會直投進司馬洛的懷中了。

但是仍有意外。司馬洛冷酷地喝道：「我說慢慢走過來！」

珍珠亦是一個深深了解司馬洛的弱點的人，她並沒有因爲司馬洛這樣冷酷地命令她便停下來，由於她知道，司馬洛是不會忍心放槍殺她的。司馬洛沒有武器的敵人都不忍心殺死，對女人更加不忍心，而且她又是認識他的。於是她繼續衝過去，

而且繼續發揮她的演技。

但是，當她快要到達的時候，鄒巧兒却也在司馬洛的身邊出現了。

鄒巧兒也不必做聲，祇是一出現，珍珠就停了下來了。這種反應是很微妙的。

珍珠並不是怕鄒巧兒殺她，而是，在鄒巧兒的面前，她就不能夠投進司馬洛的懷中哭起來，因而她的戰略亦必須改變了。

珍珠停了一停，又繼續慢慢地走過去，到了他們的面前。司馬洛說：「我救了你的命！」

「我們救了你的命！」鄒巧兒充說道。

珍珠說：「多謝，但是，你們是怎會到這裏來的？」

「這本來是我的地方呀！」鄒巧兒說道。

她的意思並非說她是這別墅的主人，而是說，這裏也是她暗藏東西的地方之一，那個山洞是其中之一，這座廢棄了的別墅亦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一個珍珠知道的地方。

珍珠說：「這就眞巧了！」

「這不是巧合，」司馬洛說：「我們是比你到得早吧了！」

珍珠四面望望。她是要找找看，他們開來的車子是收藏在什麼地方，假如他們是步行而來，決不能比她早到，但是，她可知道，這裏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收藏一部車子的。

司馬洛說：「我們不是駕車來的！」

珍珠說：「那你們倒是眞本事了，先我而來，又不必開車，是飛來的？」

「猜得對了，」司馬洛說：「直升飛機。巧兒知道你開車走這條路，就是要到這裏來，於是我們乘直升飛機來。直升飛機把我們放下又走了，你們連看都來不及看見。」

珍珠看看鄒巧兒，說道：「巧兒，你也給他捉住了！」

「不算是捉住，」司馬洛說：「我們祇是合作！」

「噢，」珍珠說：「那麼，我到這裏來，也是白走一趟了，水晶球是不會在這裏的，已經到了你們之手！」

「是的，」司馬洛說：「已經在我們的手中了！」

珍珠聳聳肩：「巧兒收藏東西的地方那麼多，實在不易找遍！」

「你其實已經找到了，」司馬洛說：「就是在那個山洞裏。你殺死了傑克的那山洞！」

珍珠搖搖頭：「我找到的祇是一隻保齡球！」

鄒巧兒在旁邊狡黠地微笑着。

司馬洛說：「在保齡球的下面，埋在泥土裏！」

雖然是在不足的光綫之下，亦可以看到珍珠的臉好像紅綠燈似的在變色。

司馬洛說：「其實你找到也是沒有用，拿不走的，那時我們已經有人在監視着了！」

珍珠聳聳肩：「那麼，你們現在到這裏來，可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救你，」司馬洛微笑道：「那些人，假如你落在他們的手上，就不得了，他們是搜索者！」

「是的，」珍珠說：「我也猜到了，因此你也可以大開殺戒，把他們都殺掉了！通常你是不肯如此落力殺人的！——但是，他們還有一個——」

她說着，回頭去望，因爲，司馬洛槍殺的祇是其中之人吧了，還有另一個是被她用「金錢鏢」擊傷而暈去了的，並未有死掉。但是現在她回頭望望，就發覺此人也是已經沒有用的了，因爲，車子的汽油箱爆炸時，汽油飛濺，這個人乃是倒在很近汽車的地方，汽油濺到他的身上，他也着火，一身都燒焦了。而且車子在燒着時，他是那麼接近，車子的熱力對他有燒灼的作用，而且他需要吸到的氧氣，亦給車子燃燒時搶去了。他即使現在還沒有死，也是不容易救活了。

司馬洛手中的槍，果然是裝有滅聲器的。他放了兩槍，射中了地上那人。那人動都沒有動。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也用不着爲他担心了！」

珍珠聳聳肩：「既然是搜索者，那就殺之也不足惜了！」

「是呀，」鄒巧兒說：「對那些狠心的人，我們是不能夠太大方的！」

鄒巧兒這話是語意雙關的。珍珠說：「我也並沒有把你殺掉呀！我其實有很多機會殺死你！」

「所以我也沒有殺死你了！」司馬洛說。

「也許，」珍珠說：「祇是因爲我還有利用價值而已？」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我是在想，也許我們可以合作一下！」

珍珠現在看到鄒巧兒在場，就知道不能採用溫柔攻勢，便甚爲狡猾地說：「條件如何呢？」

「你用不着一定與我合作的，」司馬洛說：「你大可以繼續應付那些搜索者！他們雖然不是殺不完的，不過以你一個人之力去與他們對抗，贏的機會則似乎是微一些了！」

「但是，」珍珠說：「既然是合作，你總也得告訴我條件的呀，未必是我要佔你的便宜。也許，你的條件是令我難以接受的呢？」

「依我看，」司馬洛說：「你現在是什麼條件都要接受的了，你並沒有選擇。讓我告訴你，你要做的第一件是什麼事情吧，你要把車子的車輪換掉！」

他所指的就是對方開來的車子。

「我去換？」珍珠說。

「你殺人也做得到了，」司馬洛說：「難道換一部車子的車輪就做不到？你是有氣有力的！」

「你們是恨我的，是嗎？」珍珠說。

「你自己想想你做過一些什麼事情吧！」司馬洛說。

珍珠聳聳肩：「但是我打壞了兩隻車輪！」由於通常車子都是祇有一隻後備車輪的。

「去看看有沒有損失的吧？」司馬洛說。

「爲什麼我們不乘你的直升飛機呢？」珍珠問。

（未完・五）

珠緣佛劫龍鳳配

狻猊令得失　巧手計妙絕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冰單獨一人由鳳郡主接見，出來後和韓仲屏商量，如何逃避黑袍老叟索取五行院確址圖則、機關消息。由鳳郡主派蘋兒擋駕，蘋兒做得迫眞，瞞過了黑袍老叟搜索，再由鳳郡主設計使他們逃出尼庵，但韓仲屏不信鳳郡主狄雲鳳之言，亦不聽于冰之勸，自以爲是的隻身離去，以爲可以逃過黑老叟的追捉，豈料逃至密林中被黑袍老叟截住，反中了他「截脈神指」點了穴道及苗疆無形蝕魂之毒，逼令繪圖献出五行院確址。韓仲屏只好回去和于冰商議，繪好圖紙，由于冰送去。于冰先將圖紙交狄雲鳳看過，經過她同意，才將圖紙送出，至於狄雲鳳派蘋兒和黑袍老人的約會，說不定雙方日後殊途同歸……

林中掠出一雙臂抱狠牙杵的彪形大漢，四道目光望了望陰司秀才于冰，只說了聲：「候着！」雙雙轉身疾掠入林而去。

忽聞林中傳來宏亮大笑，黑袍老叟疾逾飛鳥般掠出，凝視了于冰一眼，道：「韓仲屏爲何不來？」

于冰淡淡一笑道：「他能來麼？午夜時分受盡苦楚，怨毒之深，無以復加，有于某代勞也是一樣，反正閣下要的是圖不是他。」

黑袍老叟頷首道：「這倒是實話，拿來！」

于冰五指一送，圖卷似離弦之弩般射向黑袍老叟而去。

黑袍老叟伸手接住，也不展閱，沉聲的說道：「若有一絲不眞，韓仲屏就死定了。」

于冰冷笑道：「五行院全部隱秘只有梁丘皇院主一人知情，于某兩人所知無多，盡其所知均詳實記載圖上，奉勸閣下最好不要輕身涉險，自投羅網。」

黑袍老叟哈哈大笑道：「這也是實話，老夫深知梁丘皇爲人，雖親如帥徒，亦未能推心置腹，只要你們圖中所記不假，其餘的用不着費心，請回吧！」

于冰也不再言，緩緩轉過身去。

黑袍老叟忽疾伸右臂，迅如電光石火向于冰背後「神藏」穴點去，重施故技，如暗算韓仲屏者一般無二。

同時，于冰迎面走來一雙黃衣人疾現而出。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黑袍老叟右側湧來一股奇猛無儔的無形潛勁，把黑袍老叟撞退三四步，面色大變。

那一雙黃衣人身未現實，亦被震得望後翻了回去。

驀地，一條身影如同飛鳥般電瀉飛落于冰身側，現出一個黑巾幪面的佩刀青衣少年冷笑道：「暗算施襲，食言背信，枉爲老輩英雄人物！」

黑袍老叟目泛森寒殺氣，大喝道：「尊駕也是五行院中人？」

幪面少年道：「在下與五行院風馬牛毫不相涉，而且與梁丘皇勢不兩立！只厭惡閣下手段有欠光明，與梁丘皇無異一丘之貉。」

「住口！」黑袍老叟厲喝道：「既是同儕，反相助窮凶極惡傷天害理之輩，怎的責老夫手段有欠光明！」

幪面少年朗笑道：「梁丘皇劣跡未彰，而閣下所用的人無不是黑道凶邪，武林正義之士對閣下是如何看法不言而知，在下恥與爲伍。」

黑袍老叟氣爲之結。

幪面少年望了于冰一眼，道：「此乃在下的事，與你無干，請走吧。」

于冰抱拳一拱道：「多謝！」振臂穿空掠去。

幪面少年發現八個黃衣人緩緩逼向前來，冷笑道：「在下並不畏毒，奉勸八位轉告郝少主，操之過切，倘不周密考慮，將永難解開心頭疑結，終天抱憾。」

八黃衣人似若無聞，仍緩緩地逼聚過來。

幪面少年忽然身形一晃，右手五指快若閃電抓出，一個黃衣人猝不及防，左臂如扔五支鐵鈎，深勒入骨，痛徹心脾，禁不住慘嗥出口。

另七黃衣人見狀一擁而上，撲向幪面少年而去。

只聽幪面少年哈哈大笑聲起，七黃衣人均被震飛出五六丈外，皆死在地。

黑袍老叟似未瞧清幪面少年是如何出手的，不禁大感駭然。

幪面少年目注黑袍老叟道：「念在同仇份上，在下也不爲難閣下！」話落人起，去如流星，眨眼無踪。

× × ×

夏口之北，十餘里外有富紳別業，枕山臨湖而建，園林如畫，閣樓迴欄之上盈盈而立着七個捧劍紫衣美婢，嫣然含笑，悄聲低語。

其中一婢忽道：「葉公子來啦！」

一語未了，只見葉一龍飄然登上樓來，含笑道：「見過七位姑娘，有勞通禀，就說在下求見。」

七婢不禁羞紅雙靨，一婢吃吃低笑道：「公子還要我們通禀麼？」

閣內忽傳出狄雲鳳甜脆語聲道：「龍弟！別逗她們了，請進！」

葉一龍道：「小弟遵命。」說時向七婢擠了擠眼，飄然走了入去，身後猶自聞得七婢嬌笑聲。

只見狄雲鳳蘋兒二女正在展閱一卷圖頁，知是五行院地形圖，忙道：「于冰所繪與韓仲屏有什麼不同？」

蘋兒嫣然笑道：「韓仲屏比于冰所知更多，但並非全部隱秘，黑袍老兒必須命羽黨試闖五行院，印證此圖是否實在？」

狄雲鳳道：「衛前輩既定之計甚妙，梁丘皇無法不墮入術中。」

葉一龍問道：「那個黑袍老叟是何來歷？」

狄雲鳳道：「先莫問他來歷，他只是前驅，身後還有主使人，反正他們與梁丘皇結有宿怨大仇絕錯不了，苗疆與他們結盟，日後問郝南鴻自然明白。」

蘋兒道：「也虧得此人制伏了韓仲屏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日後韓仲屏必成爲梁丘皇强仇死敵。」

葉一龍嘆息一聲道：「師徒成仇，這不是太殘酷了。」

狄雲鳳說道：「自食惡果，怪得了誰，韓仲屏在這三月之內必到處求醫，此人心胸狹隘，若不回頭向善，必成爲武林巨惡！」

蘋兒冷笑道：「依我之見，到不如及早殺了他，以免後患。」

却聽屋外傳來語聲，道：「此時此刻還不能殺他，不然一番圖謀俱都付諸烏有了。」

狄雲鳳嬌笑道：「衛前輩請進！」

巧手翻天衛童含笑飄然走入。

蘋兒搬過一把交椅請衛童坐下。

衛童笑道：「蘋姑娘怎麼對老朽這般客氣起來了。」

蘋兒嗔道：「晚輩從沒對前輩失禮過，爲何取笑晚輩。」

衛童正色道：「來時霍老猴兒對老朽說，蘋姑娘一反往昔刁蠻潑辣變得溫順知禮，他命老朽猜測蘋姑娘爲何轉變如此，老朽想想只覺霍老猴兒之言雖然有理，却猜測不出。」

狄雲鳳嫵媚一笑道：「霍老前輩怎麼說法？」

衛童道：「他說蘋姑娘怕得罪了他和我兩個大媒。」

蘋兒立時羞得連連跺足，嬌啐道：「霍老前輩永遠爲老不尊，見了面就取笑人家，郡主，妳要爲婢子作主。」

「不錯！」衛童頷首道：「是要郡主作主。」

蘋兒猛然省悟失言，玉靨更緋紅霞泛，羞得無地自容，直跺蓮足。

葉一龍見狄雲鳳笑得花枝連顫，不禁訕訕的別過面去，佯裝眺視窗外園景，急道：「于堂主來啦！」

只聽廊外侍婢傳報于冰晋見，狄雲鳳忙命延入。

陰司秀才于冰進入，恭敬無比一一行禮，禀明一切，接道：「屬下已把韓仲屏安置在百里外深山寺院中，此人桀傲不馴，難以久居，必外出訪醫求治，屬下担心的是他抱着必死之心返回五行院求梁院主療治傷毒，如此一來一番圖謀俱成泡影雪花了。」

衛童搖首道：「無妨了，只須羈縻他七日之期，韓仲屏將成驚弓之鳥，避之唯恐不速，怎敢再回五行院。」

「如此屬下就放心了。」于冰面現愕愧之色，又道：「屬下已然醒悟前非，甘願追隨郡主效力盡贖前非，只恐梁院主調返屬下。」

狄雲鳳道：「于堂主但請放心，衛前輩另有指示，你隨衛前輩去吧！」

衛童道：「不用，老朽已盡書一道，于堂主只須照書行事决無差錯。」說着取出一封密緘。

于冰接過收藏於懷告辭退出。

衛童正色道：「郡主，從此刻起，你乃一門之主，總壇設在白水湖內，經川東二矮及田大俠汲引同道，現已兼程紛紛趕來……」

狄雲鳳忙道：「晚輩女流，怎能担當大任，不如由龍弟担當。」

「原已說定，不必推辭。」衛童道：「你明他暗，還不是一樣，何況葉賢侄尚須赴天山去轉見老夫人，此行絕不可免，因爲……因爲……」

狄雲鳳詫道：「老前輩，龍弟爲何一定難免此行，因爲什麼？」

衛童道：「老朽也不太清楚，乃其恩帥一再囑咐，不過葉賢侄尚須赴望月亭之約後再走！」

狄雲鳳望了葉一龍一眼，道：「晚輩委實不放心龍弟獨自一人上路！」

蘋兒道：「婢子也是一樣不放心！」

衛童捋鬚微笑了笑，道：「一路上都有照應，老朽與川東二矮及田大俠經多日籌劃，建立了一個從未曾有過的江湖組合，其中多半是獨來獨往，孤雲野鶴，與老朽一般不受世俗羈縻人物，但這些人物也大都剛愎自負，誰也不服誰，不易統馭，那只有葉賢侄與郡主才能充任門主。」

葉一龍一直用目光眺望窗外，似有所思，對他們說話似並無所聞，狄雲鳳目光頻頻注視葉一龍，口中答道：「這話晚輩更聽不懂了，後輩末學，更難駕御。」

衛童道：「事至自然明，老朽不能說得更清楚了。」說時面現沉重之色道：「目前情勢老朽算是摸出了一絲端倪，似是梁丘皇一手策劃，但究竟爲了什麼？尚是不解之秘，韓仲屏于冰所知無多，雙燕堡玉佛毒珠不過是障人耳目之計而已。」

狄雲鳳蘋兒倏地驚詫道：「障人耳目之計！」

衛童太息一聲道：「這就是梁丘皇厲害高明之處？當然玉佛及返魂珠此乃多年前一樁武林絕案，舊事重提，引發矚目，製造混亂，眞正目的據于冰的話逐步印證

，似不止此，恐係顛覆社稷，大逆不道之舉，那知老朽無意間伸手多事，將梁丘皇毒計攪砸，這些話皆不必說，老朽亟於知道就是梁丘皇暗中蓄豢的有些什麼厲害的高手。」

狄雲鳳道：「前輩是想釜底抽薪，將梁丘皇眞正的黨羽一一誘出翦除，使其孤立無功，保全各大門派是麼？」

衛童呵呵大笑道：「究竟不愧是一門之主，此須郡主一封密柬稟知令尊……」說着壓低話聲囑咐狄雲鳳如何陳說。

狄雲鳳頷首道：「晚輩遵命，倘羣邪盡出，恐無力相抗。」

衛童搖首道：「無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忽聞天際遠處冲起一支响箭划空疾嘯飛來，巧手翻天衛童面色微變，道：「能找來此處的人，一定是非常人物，郡主等迅速避開，此處的事由老朽應付。」說着一躍掠在葉一龍身後，道：「賢侄，我們走！」

雙雙躍牆而出，如飛而去。

片刻，偌大庭園內竟闃無人跡，只見牆外騰起兩條身影，如飛鳥般落地無聲，現成一對老化子，一身灰衣短裝，百綻千補，污穢不堪，瘦骨嶙峋，赤足無履。

左立老叫花子鬚髮蒼白，手握鋼棍，細如拇指，映日泛出眩目光華，長得虎頭燕頷，目光如炬，烱烱懾人心神。

右立老丐却禿髮無鬚，濃眉如刷，長得一張同字長臉，五嶽朝天，法令深嚴，雙肩插着一對鑲鐵判官筆，森冷威嚴。

巧手翻天衛童葉一龍隱伏樹叢暗處，忖道：「天地雙丐爲人方正，耿直不阿，不出江湖已久，如今再出定有所爲，老朽須查個水落石出。」忙囑葉一龍如何行事，葉一龍疾閃離去。

這天地雙丐年歲均在九旬開外，天龍神丐名喚辛鐵涵，地虎神丐名薛海濤，一身武學已臻化境，比現任帮主還高一輩，只見辛鐵涵說道：「我們這兩個老不死的有受人愚弄感覺，如非恐本門捲入武林殺刦，陷入泥潭無法自拔，我們豈可再出江湖。」

薛海濤冷笑道：「誰叫本門神威狻猊令符落入他人手中，上代老門主臨終之前亦未有所交代，你我只有奉命行事，別無話說。」

衛童聽得眞切，不禁計上心來，臉上泛出一種難以形容得意的笑容。

這別業房舍亭台樓閣眞多，天地雙丐身法迅疾，頻頻出入搜覓不知有何目的。

葉一龍端坐書案握卷沉注似看得出神，天地雙丐進入竟無所覺。

辛鐵涵輕輕咳了一聲。

葉一龍爲咳聲所動，抬目望去，只見天地雙丐並肩立在丈外遠處，不禁面現訝異之色，離座緩緩立起，說道：「兩位老人家來此爲何？在下借此處攻書，兩位是否找人？請待守屋老漢去夏口鎭上歸來如何？」

辛鐵涵含笑道：「公子借居此地有多久了？」

「不久，」葉一龍說道：「只三個多月。」

辛鐵涵點點頭道：「最近數日夏口鎭上寧靜庵主不知有無到來？」

葉一龍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兩位老人家是找那位庵主麼？就在今晨日出時分便已來到，但匆匆又離去。」

天地雙丐相顧望了一眼，辛鐵涵詫道：「她因何又匆匆離去？久未謀面，又是撲空。」

葉一龍道：「在下也不太清楚，庵主似與此屋主人淵源殊深，庵內一切用度按一年四季如期送往，庵主今晨來此與宅內總管言說因俗人驚擾，無法清修，似有他遷之意，囑咐三日後再來通知覓一隱棲之處，在下心想佛門高人不打誑語，三日後必來。」

辛鐵涵道：「此宅總管現在何處，不知公子可否爲老朽引見，老朽兩人有事，重託庵主煩代陳明。」

葉一龍微笑道：「兩位來得委實不巧，此宅總管偕同隨僕二人去夏口購置雜物去了，最快須在晚上才能返轉。」

辛鐵涵道：「既然如此，老朽晚上再來，煩爲代轉，攪擾之處，但請見諒！」

葉一龍抱拳略拱道：「在下遵命！」

雙丐辭出，退出宅外，薛海濤道：「此子良材美質，根骨不凡，分明是一練武上乘人材，小弟凝視良久，只覺他英華內歛，倘小弟看走了眼，此子一身武學已臻化境。」

辛鐵涵笑道：「到了晚上自然明白，你我快走。」兩人疾奔如飛，順着江岸直奔下游，到達一草亭。

草亭內已坐着黑袍面目難辨老叟，目睹天地雙丐入亭，立起呵呵大笑道：「兩位事情辦得如何？」

薛海濤沉聲道：「老化子兩人乃聽奉本門令符驅策，此事不明究竟，焉能在當天一日內辦成。」

黑袍老叟道：「這是當然之理，兩位乃丐帮長老，兄弟如何敢以不義之行請託，只是茲事重大，關係整個武林刦數，兄弟力薄難以成事，不得不借重兩位。」

辛鐵涵道：「好說，不過老朽請問尊駕本門狻猊令符得自何人之手？」

黑袍老叟目光一怔，隨即呵呵大笑道：「兄弟交還令符，自當詳實見告，眼前尚有碍難之處，望請見諒。」

薛海濤冷笑道：「尊駕既然不說，老叫化也不便勉强，三日後還在此處守候我等回覆。」一聲走才出口，雙雙轉身一鶴冲天穿空如飛而去。

黑袍老者嘴角泛出一絲得意笑容，正待步出亭外之際，忽聞身後傳來一聲輕脆冷笑道：「食言而肥，無恥小人！」

這一驚非同小可，黑袍老叟猛然回顧，只見幪面一男一女的併立在亭外。

女的正是告知韓仲屛下落的少女。

黑袍老叟沉聲道：「老夫並未食言背信，只是小心謹愼而已，雖在于冰手中取得地圖，萬一有誤，則老夫等人恐將墮入萬刦不復之地，是以幾經盤算，但覺令師世外高人，久已不問江湖之事，焉能知道韓仲屛于冰藏身之處，何況他們兩人在寶庵外停留，所以重託天地雙丐查明令師眞正來歷，以辨正邪，並非有什麼對令師冀圖。」說時已邁出亭外。

幪面少年大喝道：「好個利口的老匹

夫，賢妹拿下！」

少女霍地撤劍出手，震起划空流虹，襲向黑袍老叟……

×　×　×

幪面少女正是蘋兒，她那劍招詭異狠辣，却正而不邪，流芒寒星湧襲黑袍老叟，全身要害重穴無不在劍勢之下。

黑袍老叟見多識廣，認出是禪門絕學「一字慧劍」！不過在蘋兒手中施展出來，尚未能發揮威力，想是初學，不禁哈哈大笑，道：「一字慧劍，老夫倒要見識見識。」

說時袍袖猛揮，掌指迭換迫攻，狂飆洶湧，宛如濤嘯。

幪面少年身形疾閃落在黑袍老叟身後，五指幻影抓出。

黑袍老叟以一敵二，前後夾攻，頓感捉襟見肘，意欲攫奪蘋兒手中長劍，一面以詭異身法閃開幪面少年。

怎料幪面少年比他身法還要怪異，宛如附骨之蛆般竟然閃避不開，而蘋兒一字慧劍亦越來越精湛，威力大盛。

黑袍老叟知事又做錯，大喝道：「住手！」

蘋兒及幪面少年聞聲迅疾掠了開去，撤手不攻。

幪面少年冷笑，道：「閣下還有何說話？」

黑袍老叟沉聲道：「兩位似均是正派門下弟子，武功精奇，不過以二對一，老夫有點不服！」

蘋兒道：「這又不是印證武功高下，有什麼心服不心服，閣下是怕輸招落敗被擒麼？」

黑袍老叟沉聲道：「大言不慚，定不知以衆凌寡，勝之不武道理！」

在他們對話時幪面少年忽神不知鬼不覺退至樹後，掌心托着一塊令符交與藏身樹後的巧手翻天衛童。

衛童端詳了一眼，另取出形式一模一樣的令符易換。

幪面少年接過又疾如電閃而出，朗聲說道：「賢妹請讓開，容愚兄一人獨力擒他！」

黑袍老叟倏地旋身，目光森厲泛視着幪面少年，大喝一聲道：「好，接招！」聲出掌出，一式之間九招同出，含蘊了無數變化，疾如電光石火。

幪面少年幻影出掌，快打搶攻，兩條身影捲成一束龍捲風沙，分辨不出彼此。

倏然之間只聽兩聲叭叭掌聲拍撞之聲，幪面少年疾如車輪般震翻出三丈開外。

黑袍老叟却借着掌震之力，身形潛龍升天冲起半空，曳出一聲長笑，迅如流星落在遠處，幾個起落便已無踪。

蘋兒見幪面少年震飛而去，芳心大急，驚鳴疾閃躍去，一把挾住摟着，顫聲道：「葉公子，你受傷了麼？」

幪面少年裝着震昏，任由蘋兒摟着。

蘋兒急得慌了手脚，一手揭開葉一龍幪面黑巾，發現葉一龍兩目睜開，面帶微笑，知已受愚，不由嬌啐一聲，玉靨緋紅，嗔道：「公子，你壞透了，看我告知郡主不！」

葉一龍道：「並非在下使壞，須防黑袍老鬼瞧出在下使詐，豈非全功盡棄。」

蘋兒道：「老鬼去之已遠了。」

葉一龍道：「難道不准他去而復回偸看麼？」

蘋兒白了葉一龍一眼，嗔道：「說來說去都是你有理，辯不過你，快走吧！」兩人挽着手，扯下幪面紗巾，飄然離去。

夕陽沉山，餘暉仍在，遠山近水，有着一種朦朧若夢感覺，葉一龍憑欄遠眺，臨風沉浸其中，衣袂飄飄，貽然自得。

牆外忽見兩條身影飄閃翻入，迅如漠烟般幾個起落，騰上樓來。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兩位老人家眞是信人，可惜他們尚未曾返回。」

辛鐵涵目光沉注在葉一龍臉上，笑道：「老朽兩人看走了眼，公子沉穩若定，一身武學已臻化境，委實惶愧得很。」

葉一龍不禁朗笑出聲，雙眉微剔，說道：「兩位老人家年逾九旬，年高德劭，怎還不曾忘掉江湖諸習，不錯，在下雖身蘊武功，但與兩位老人家來此目的却風馬牛毫不相干，須知盛名難繼，不可走錯一步。」

薛海濤怒道：「少年人，你好大胆子，竟敢說話無禮。」

葉一龍微笑道：「天地雙丐宇內高人，譽望甚隆，在下後生末學，怎敢無禮，不過在下思考多時，只覺兩位歸隱林泉已久，突然再出，未免可疑，寧靜庵主不堪俗人驚擾他遷，所說俗人諒係夜侵庵中的黑袍老叟，此人宣稱除魔衞道，却不肯自承姓名來歷，手下不乏苗疆及惡鬼門弟子，顯然居心叵測，意欲報復私仇，藉此掀起一場武林滔天血腥殺刦，莫非兩位亦是受此人之託而來。」

雙丐不禁一怔，面面相覷，辛鐵涵嘆息一聲道：「老朽託大喚你一聲小友，不錯，老朽是受此人之託而來，小友，只須告訴老朽寧靜庵主現在何處，其餘的事均由老朽自行負責，萬一把事做錯，老朽願自刎以謝天下武林！」

葉一龍道：「老前輩說得太嚴重了點，晚輩仍然不明白兩位老前輩爲何甘受不知來歷人物的驅策。」

薛海濤道：「小友要知道原因，老朽不妨說得明白一點，本門神威狻猊令符落在此人手上，老朽奉令行事別無他法？」

葉一龍皺眉一笑，道：「原來如此，貴帮令符失竊……」

「並非失竊！」辛鐵涵接着說道：「此一令符一直由上代掌門人保管，非遇大事故或生死關頭難一見使用，數十年來本門並無重大改變，是以一直未見，上代掌門彌留之際，未曾提及令符交與現在的掌門來……」

葉一龍詫問，道：「這不是有點可疑麼？」

辛鐵涵頷首道：「小友說得極是，薛老二剛剛說過狻猊令符非遇重大變故方可使用，此令可調遣本門歸隱的長老，所以儆帮主猜測上代掌門將令符贈與有恩儆帮之人，殊不料在此人手中，用心叵測，是以老朽兩人不勝憂急！」

葉一龍道：「其中隱情並不簡單，兩位老前輩如不忙着走，可否稍坐片刻，容晚輩有所禀明！」

辛鐵涵笑道：「老二，我倆與這位小

友一見投緣，日後爲友爲敵尚不可知，眼前這忘年之交，是交定了。」

葉一龍執禮甚恭，延請天地雙丐入內喝酒。

一張大理石桌面上已擺設六菜一湯，以蓋盌蓋住，並有泥封美酒一罈，三副碗筷。

薛海濤外冷內熱，沉默寡言，不禁哈哈大笑道：「小友早算準了我們這兩個老不死的一定要來，不過奉令驅策，身不由己，日後也許兵戎相見，莫說我們這兩個老不死的翻臉不認人。」

葉一龍笑笑道：「兩位請放心，日後萬一兵戎相見，也未必傷得了晚輩！」說時把閣中燈燭逐一燃亮。

天地雙丐相顧愕然，暗覺此子口氣委實大得可以。

葉一龍將蓋盌逐一揭開，並罎酒啓封，這時酒香瀰漫全室。

辛鐵涵不由脫口讚道：「好酒，薛老二，有句話說吃人家口軟，拿人家手軟，日後如與這位小友生死拚搏，可要手下留情一二！」

薛海濤道：「三次不死！」

葉一龍微笑不言，在雙丐面前滿滿斟了一碗酒，擧碗相敬，便將燕雲三梟携帶玉佛毒珠之事起源，原原本本敘出，只隱瞞了自身來歷姓名。

雙丐駭然失色，辛鐵涵道：「老叫化出山時已有耳聞，這黑袍老叟不過在近日才遇上了寧靜庵主阻攔，但老叫化却早就接到狻猊令，是以老朽料知此人必想將丐幫淌入渾水。」

薛海濤道：「梁丘皇如是邪惡之輩，誠然該殺，但此人亦非善良，心懷叵測，顯然意在挾丐帮而自重，是以老朽兩人爲此不勝憂慮。」

葉一龍道：「倘狻猊令符是假，兩位老前輩乂該如何？」

天地雙丐聞言，不禁一怔，忽然面色大變。

辛鐵涵搖首道：「這不大可能，老朽兩人反覆察視，絲毫不假。」

葉一龍正色道：「晚輩有句不當之言，不知可說不可說？」

辛鐵涵道：「小友有話只管言講，老朽決不以爲忤！」

葉一龍道：「此令數十年兩位老前輩未曾見過，乍睹之下其心情欣喜不言可知，但令符一現，定有重大變故，所以在一喜一憂的心情下，兩位竟然忽略了其中有僞。」

薛海濤略一忖思，搖首道：「這個絕不可能。」

「晚輩敢說有此可能。」葉一龍侃侃而言道：「要騙過兩位老前輩，如非打造得逼眞，很難使兩位相信，但晚輩敢言那面令符是假。」

辛鐵涵詫道：「小友爲何敢如此軟金截鐵斷言不眞。」

葉一龍道：「若然不假，晚輩以一隻手臂打賭，至如何敢作此斷言，晚輩暫予守秘恕難奉告，但晚輩有一個請求。」

辛鐵涵不禁一怔，道：「小友有何請求？」

葉一龍道：「那面令符倘若是假，兩位老前輩佯裝不知，不妨虛與委蛇，俾使明瞭其中陰謀，消弭一場武林殺刼。」

薛海濤哈哈大笑道：「不行，發現是僞符立將此人誅斃，我這兩個老不死的也要轉回歸隱之處永不過問江湖是非，請小友見諒。」

辛鐵涵手掌一擺，道：「小友的話雖不無道理，但薛老二的話也不錯，年將就木，厭倦江湖，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管，何必非我們這兩老不死的不可，小友你能將狻猊令符如何分辨眞假說出聽聽，若說得不錯，老化子決有以報。」

葉一龍殷殷勸酒敬菜，含笑道：「晚輩後生末學，所知不多，據聞這面狻猊令符乃貴派鎭山之寶，以千年寒犀角製成，色如暗赤琥珀，堅逾精鋼，用干將莫邪之屬鐫雕成符，狻猊自然成形，色澤鮮紅，入水不濡，烈火難焚，並有符篆兩道，不知是也不是？」

天地雙丐面現驚惶之色。

辛鐵涵道：「一點不錯，老叫化料測小友見過這面令符！」

葉一龍軒眉笑道：「若不見過，何能斷言黑袍老叟持有的是假。」

天地雙丐這一驚非同小可，互望了一眼，薛海濤道：「現在何人手中？」

葉一龍略一沉吟道：「如果說狻猊令符現在晚輩手中，不知兩位老前輩是否相信？萬一晚輩以此符請求兩位老前輩及貴帮辦事，是否能應允相助？」

以天地雙丐威震武林的身份，此時也不禁呆住。

須臾，辛鐵涵長嘆一聲道：「老朽相信，但請取出一觀。」

葉一龍道：「兩位老前輩不必心急，且請向黑袍老叟索取令符判明眞假再說，晚輩知道此人藏身之處，兩位不如在此作長夜之飲，明晨再去找他如何？」

天地雙丐欣然允諾。

葉一龍輕輕拍一下巨掌，只見廳後蓮步姍姍走入一雙侍婢，面覆薄紗，翠袖羅裳，環珮叮噹，綽約如仙。

一雙侍婢盈盈添酒換菜，三人則談笑風生，天地雙丐從言談中察知葉一龍非但胸羅珠璣，而且武學精湛，獨到精闢，不禁大爲折服，相見恨晚。

酒逢知己，歡樂夜短，不知東方之既白。

葉一龍道：「正事要緊，晚輩也不留客了，此人現在距此東南二十里外七星峯壑谷，二位老前輩珍重。」

雙丐說走就走，疾掠出閣外迅杳……

× × ×

黑袍老叟正與同黨商議，因玉面哪吒韓仲屛及陰司秀才于冰竟然不知去向，爲此不勝憂煩。

只見一蓬髮蝟鬚，面目獰惡四旬上下的中年漢子冷笑一聲道：「兵貴神速，這兩人有何可慮，遵照地圖攻襲五行院重地，至不濟也可使梁丘皇心生畏忌。」

黑袍老叟笑笑道：「話雖不錯，你我均奉命令索命，此擧只准成功不能失敗，必須謹愼小心，謀定後動，一則恐地圖有假，誘我等中伏，再爲保全實力，最好能得丐帮之助。」

中年漢子道：「兄台不是身懷丐帮狻

猊令符麼？」

黑袍老叟道：「天地雙丐倨傲難馴，雖有令符，恐難以俯首聽命，愚兄設下漸誘之計，使他們騎虎難下，欲罷不能。」

「所以兄台請他們擒那寧靜庵主？」

「不錯，寧靜庵主已然他遷，即使經愚兄指點寧靜庵主之去處，天地雙丐亦未必能得手，此事傳揚開去，雙丐爲顧全顏面亦不得不聽命予令了。」

黑袍老叟語聲頓了一頓，乂冷笑道：「倘愚兄料測不差，靜修庵主必與梁丘皇院主互通一氣，否則韓仲屛于冰爲何不知去向。」

說時忽聞報天地雙丐求見。

黑袍老叟不禁面色大變，示意同黨退去，即命有請。

天地雙丐雙雙走入，面寒如冰。

黑袍老叟堆上一臉笑意，道：「兩位請座，兄弟不知兩位何以能找到此處？」

薛海濤道：「尊駕明知故問，誰人不知丐帮弟子如雲，手眼通天，尊駕不就想利用這點，以狻猊令符驅策丐帮甘爲前驅，找出五行院的麼？」

黑袍老叟心中暗驚道：「薛大俠，你說這話未免使兄弟太惶愧無地自容了，敝令主只是人單勢薄，所以借重貴帮共襄盛擧，並非驅策，而是懇求！」

薛海濤鼻中冷哼一聲道：「尊駕很會說話！」

黑袍老叟忙道：「兩位駕臨可是找着了那寧靜庵主？」

辛鐵涵道：「寧靜庵主眞的與五行院是同路人物麼？」

「不錯，」黑袍老叟道：「兄弟還能謊言欺騙二位於不義之地麼？」

辛鐵涵道：「倘或那寧靜庵主已偕同韓仲屛于冰兩人逃返五行院去了，則老朽二人碍難相助！」

黑袍老叟聞言，不禁暗暗歡喜，計上心來，道：「兄弟奉令主之命只是懇求，並非以狻猊令相脅，但二位能違抗狻猊令麼？」

天地雙丐愕然相顧一呆。

黑袍老叟長嘆一聲，說道：「兄弟敬重二位威望，不敢絲毫失之於禮，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兄弟儘可以用狻猊令調遣貴帮另七位長老及全數貴帮弟子，這樣一來……」

話尚未了，薛海濤沉喝道：「遵駕住口，我這兩個老伴，來此須問明數事，身爲丐帮中人，怎敢違抗狻猊令。」

黑袍老叟道：「那就好，二位欲問何事，當竭盡所知無不奉告。」

辛鐵涵道：「遵駕說只須我兩擒住寧靜庵主便可，乂言寧靜庵主尚在附近並指點去路在那所別業內，但查明寧靜庵主已在老朽到達之前便已逃回五行院去了。」

黑袍老叟道：「兄弟的確說過只須擒來寧靜庵主，此話現在仍然算話。」

辛鐵涵道：「好，不知狻猊令何時可以交回本門？」

黑袍老叟道：「一手交人，一手交令，決不食言！」

薛海濤道：「口說無憑！」

黑袍老叟不禁一呆道：「難道要讓兄弟立下字據麼？」

辛鐵涵哈哈一笑道：「我等丐帮雖無法與名門正派並列，却也磊落光明，但尊駕姓名來歷迄無所知，更何況貴門命令，焉知說話算不算數，狻猊令今日落在尊駕手上，明天也可能落在他人之手，則老叫化無所適從。」

黑袍老叟目光微變，道：「貴帮難道認符也認人？」

辛鐵涵笑笑道：「當然認符。」

「那就無話可說了。」

「當然有話可說，也許老叫化明天乂自另一人接到狻猊令符，令老叫化搏殺尊駕，難道敢抗令不遵麼？」

黑袍老叟不禁心神猛凜，暗道：「這也是實情。」忙道：「兩位遠慮甚周，兄弟自愧不如，請問應該如何？」

辛鐵涵道：「煩勞尊駕延請一位正義門派望重宇內着人來此明白作證，並立下字據畫押爲憑，在此之前你我會晤時須出示狻猊令眞僞有無。」

黑袍老叟哈哈大笑道：「兄弟辦得到，但不知二位要請何人作證？」

辛鐵涵道：「老朽並不强人所難，只須各門正派俠義風範道高德重之士！」

黑袍老叟說道：「峨嵋烟霞居士可以麼？」

天地雙丐不禁暗暗一驚。

辛鐵涵道：「那是再好不過的了，老朽他昔年也曾有數面之緣，現在請取出狻猊令符審明眞假在否？」

黑袍老叟立時取出狻猊令符。

尚未交到辛鐵涵手上，天地雙丐立即瞧出那是假的，心中恍然明白這是什麼事了，也不說破。辛鐵涵道：「不用瞧了，後天江邊草亭之約，老朽兩人午刻準時候駕，將寧靜庵主之去路陳明，告辭！」

黑袍老叟將令符收藏於懷，道：「兄弟恭送！」

天地雙丐辭出，一路飛奔出莊外，兩人立定相視微微一笑。

辛鐵涵說道：「老二，你瞧見了麼，這狻猊令符與前所見顯然不同，無疑是假的了。」

薛海濤道：「老大，令符尚未交你手仔細分辨，如何斷言一定是假的，你定有所見。」

辛鐵涵笑笑道：「製作委實精巧，與眞符一般無二，但天然狻猊色澤鮮紅自然，見光即泛出五色霞彩，方才所見色作暗紅漫紫，未出霞彩，茲以一見即斷其必假無疑。」

薛海濤笑笑道：「這位小友眞非常人，也許狻猊令符是他以偷天換日手法取去了。」

辛鐵涵面色轉爲沉重，道：「愚兄疑心烟霞居士是其令主，烟霞居士一生胸襟淡泊，與世無爭，武功也高深出奇，否則他何能得到烟霞居士的允諾來作見證。」

薛海濤暗一忖思，道：「小弟也覺可疑，只得後天草亭之約見面時瞧他如何說話，烟霞居士比你我歸隱更早，隱歸之處雖然在峨嵋後山，他本門弟子也難找到，自非一兩日內便可請來，否則，又會被你辛老大說中了，走，我們再去找那位小友吧！」

天地雙丐展開絕世輕功，疾奔如飛望

西北而去。

谷內忽冒出紛紛人影，不言而知乃黑袍老叟黨羽，奉命追踪天地雙丐去踪。

正北方向突騰起一聲清越長嘯，聲迴天際。

那追踪天地雙丐的陡聞得嘯聲，不禁停住脚步，循聲望去，只見遠處現出五點豆大身影，來勢急速，轉瞬即可辨明來者正是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神獅霍元揆，及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和郝元霸蕭林五人。

笑面如來邱浩東身形搶先，落在衆徒身前，咧嘴嘻嘻一笑道：「你等可是白骨教中人麼?」

一個面目森冷五旬上下老者答道：「我並非白骨教。」

霍元揆大喝道：「胡說，老夫明明瞧見白骨教匪徒逃入谷內，你等又自谷中而出，怎可說是不是白骨教中門下。」

面目森冷老者一眼瞧出是田非吾及川東二矮，不由暗暗驚心，宏聲答道：「閣下可是川東大俠麼?兄弟雖是無名小輩，但却實話實說，無半點虛僞。」

霍元揆道：「如此說來，尊駕認霍某是無事生非，有意找碴麼?」

「兄弟未說此話。」

田非吾道：「也許這位說的是實，我等不可節外生枝，煩請這位轉告貴上，田某逕入內搜捕卜孝惡賊，請勿阻擾或容其藏匿。」

面目森冷老者轉命令一同黨飛報黑袍老者。

田非吾雙目烱烱神光逼射在面目森冷老者面上。

面目森冷老者不由自主地心頭有點發毛，不敢目光相接，轉顧川東二矮。

田非吾忽道：「尊駕可是黔南紅沙河瓢把子毒蛟鮑六麼?」

面目森冷老者面色微變道：「田大俠認錯人了。」

田非吾冷笑道：「田某並非認錯，鮑當家一臉絡鬚剃去，改蓄三綹短鬚，但鬚根仍在，濃髮梳理清順，掩遮兩頰，顯得面龐瘦長，昔年好友方一信全家七口遭你毒害滅門，田某聞訊趕至紅沙江，鮑當家已逃之夭夭，不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道是血債血還，鮑當家你納命來吧！」

鮑六至此不能詭辯了，目露畏懼之色，突然翻身竄起，但覺右耳一涼，眼前人影一花，只覺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已阻住了去路，手握一支名震江湖的三尺六寸的鐵筆。

他那支鐵筆打造得非常精巧，筆首十七道稜芒，看似洋圓，其實鋒芒犀利，在鮑六轉身之際，鐵筆已離肩劃出，鮑六一隻右耳應刄割落，殷紅鮮血涔涔順流溢肩膊。

鮑六不禁亡魂皆冒，獰喝道：「田非吾，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翻腕按肩，嗆啷啷一把鋼刀應手而起。

田非吾呵呵大笑道：「你早說了這話，也免去削耳之痛。」

鮑六也不答話，振腕五刀齊出，展開了他平生絕藝「五虎斬魂刀法」，寒飈狂湧攻向田非吾而去。

田非吾哈哈大笑，鐵筆一震，灑出漫天銀星迎去。

其餘匪徒都知田非吾及川東二矮無一不是辣手殺奪，追魂閻羅，若不以多取勝，恐鮑六定遭無倖，一聲吶喊出口，蜂擁撲出，以四對一。

川東二矮大喝道：「無恥鼠輩，竟敢以多取勝。」掄拳攻去。

蕭林郝元霸一身武學盡得川東二矮眞傳，雙雙撤出兵刄迎敵。

田非吾一代大俠，武功卓絕，鮑六如何是其敵手，但田非吾存心戲弄，不讓鮑六死得痛快，鐵筆怪招奇詭，片刻之間五虎斷魂刀法散亂不堪，驚險頻頻，鐵筆鋒芒劃破皮肉多處，鮮血溢流，只是皮肉之傷，已足够鮑六胆寒魂落。

川東二矮不耐煩久戰，同時心中發出一聲長嘯，身形騰起如飛，雙拳過處，只聽悶哼紛紛發出，匪徒八人身形爲拳力震飛而出，叭噠墜下，皆死在地。

其餘匪徒不禁懾住，悉數竄後撤招不攻，目露驚悸恐懼之色。

川東二矮師徒四人不爲已甚，亦止手不攻。

田非吾似是痛恨鮑六已極，不讓其有接手之機，鐵筆一閃，鮑六僅剩下一隻左耳又削落在地。

鮑六血流滿面，神態更形獰惡，左挪右閃封架慌亂，却跑不出田非吾漫空流芒筆影之下。

忽地，田非吾筆勢一變，鮑六慘呼一聲，仰面翻倒，四肢亂顫，痛苦已極。

谷口內現出了多條人影，疾如流星奔來。

此時，鮑六面色慘厲，目露兇光道：「田非吾，你未免太心狠毒，請賜鮑某一個痛快，不然鮑某身化厲鬼也不饒你。」

田非吾冷笑道：「鮑六，田某好友一家七口是如何死法?難道你一點都不記得了麼?如今田某挑斷你十二條主筋，任你逐漸萎縮，受盡痛苦，口噴黑血而死，並非田某手段殘酷，殺一儆百，以爲效尤者戒！」

說時，來人已然趕至，爲首正是黑袍面目難辨老叟，其後緊隨着三個髮鬢金黃怪人，面目逼肖，不言而知是孿生兄弟，肩帶外門兵刄。

川東二矮認出三人是惡名久著，兇狠暴戾的雪山三怪赫連英、赫連雄、郝連豪三兄弟，不禁暗暗一驚，忖道：「怎麼三怪也再出江湖了。」

雪山三怪之後又隨着十六江湖人物，老少不一，均太陽穴高高隆起，目光精芒逼閃，不言而知都是身懷內家絕學好手。

黑袍面目難辯老叟沉聲道：「田大俠，這就是你的不對了，老朽已聞說立即趕來，田兄竟妄下毒手。」

田非吾微笑道：「這與閣下無干，鮑六昔年橫行黔邊紅沙河，殺害田某好友一家七口後逃之夭夭，他以爲改換容貌就可騙過田某雙眼，爲友復仇，望乞見諒！」

黑袍老叟皺了皺眉，說道：「這就難怪了。」後又望了八個震昏在地的黨羽一眼，冷然笑道：「這八人也與田大俠有仇麼?」

田非吾哈哈大笑道：「田某與鮑六兩人單獨拚搏，他們要以衆凌寡，不幸爲川

東二俠出拳震昏，半個時辰後自會醒來，並無損傷。」

黑袍老叟不忍目睹鮑六慘嗥，疾逾閃電，凌厲出指點向鮑六。

鮑六立即慘嗥一聲，絕命身亡，眼耳口鼻內骨骨噴冒黑血，慘不忍睹。

赫連英忽厲聲大喝道：「田非吾，你也太夜郎自大，目中無人，赫老大今日也要討教討教！」

黑袍老叟右掌一攔，道：「慢着，請問田大俠來意?」

田非吾道：「難道傳訊的人並未告知閣下麼?」

黑袍老叟略一沉吟道：「老朽手下報知田大俠爲追踪白骨教弟子卜孝而來。」

「不錯！」

「沒有別的原因麼?」

「沒有。」

黑袍老叟道：「既然如此，老朽應允田大俠，只要發現卜孝踪跡，定擒交田大俠，決不食言。」

田非吾道：「閣下眞個不知卜孝下落麼?」

黑袍老叟道：「老朽實話實說，决無隱瞞之理！」

田非吾沉吟須臾，改顏笑道：「卜孝在白骨教中乃無名小輩，無足輕重，風聞閣下與梁丘皇結有宿怨，田某與他也有過節，念在同仇，不欲節外生枝，貽人恥笑，但願閣下言而有信，田某現住夏口興昌客棧，告辭！」雙拳一抱，轉身與川東二矮師徒四人迅速如飛飛去。

赫連英道：「田非吾倒也知趣，不然未必能全身退去。」

昏死八人逐漸醒轉，一骨碌翻身立起，惶恐不勝。

黑袍老叟道：「小不忍則亂大謀，老朽不願中了梁丘皇借刀殺人之計，走！」

亂林中突然閃出天地雙丐，他們聞得嘯聲，立即隱起，此刻黑袍老叟率衆返回去不多遠，方予現身。

薛海濤道：「田非吾追魂蕩撓卅六招眞有鬼神莫測玄機，無怪他能威震江湖，名馳八表。」

辛鐵涵雙眼眨了眨；道：「我看田非吾來此實藏深意，恐與小友有關，除追踪我倆身後匪徒，再不讓黑袍老叟容納白骨教惡徒。」說着放聲大笑，心中着實欽佩那位小友。

薛海濤笑道：「看來我倆年逾九旬，才算眞正交了一個小友。」

辛鐵涵哈哈大笑，騰身拔起，薛海濤如影隨形跟着，去如流星奔空，眨眼已無邊際……

×　　×　　×

葉一龍正與一美婢對奕，落子丁丁，另一婢女則在旁指指點點，嫣然笑語。

忽見葉一龍目光一抬，亂首望着窗外，含笑道：「兩位老前輩何不請進！」說着離座而起。

窗外傳來兩聲宏渾大笑，天地雙丐疾逾飛鳥掠了入來。

薛海濤瞪眼一翻，道：「小友，你把我這兩個老不死的騙得好苦。」

葉一龍故作驚愕，說道：「晚輩沒有哇！」

薛海濤笑道：「還說沒有騙，黑袍老怪囊中的狻猊令符分明不是原物，顯然爲小友偷來，你爲何不說，害得我這兩個老叫化去前提心吊胆。」

葉一龍正容道：「晚輩說過令符是假的。」

「你小友並未說已盜來。」

葉一龍笑笑不言。

這時一雙佳婢業已設席相待。

辛鐵涵呵呵笑道：「小友，快坐下，咱們好好談談。」

葉一龍微笑道：「二位老前輩請入席，胸頭憂煩盡釋，何不開懷痛飲。」

天地二丐坐下，薛海濤鼻中輕哼一聲道：「誰知道你心中存下什麼詭計！」

葉一龍道：「二位老前輩謹請放心，晚輩並無所求，來回跋踄，恐必腹中饑餓，請用菜。」

天地雙丐聞得葉一龍言說並無所求，不禁相視一呆。

葉一龍滿面春風，殷勤送菜。

雙丐心頭暗暗納罕不已，索興開懷暢飲。

葉一龍盡說些菜餚如何烹調，選料要佳，火候要够，才能做到適合口味。

兩丐也是老饕，雖是隱逸，但對吃食亦格外講究。

飲到中途，薛海濤忽放下酒碗，翻眼問道：「小友，你眞無所求麼?」

葉一龍道：「晚輩如有所求，儘可出示狻猊令，諒二位不敢不遵。」

薛海濤不禁語塞。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小友眞是快人快語，就是沒有狻猊令，老叫化既已出山，也要對小友略盡棉薄，不知小友用什麼法子，神不知鬼不覺便將狻猊令盜來?」

葉一龍微微一笑，說道：「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說出有汚尊耳，不說也罷！」

薛海濤道：「小友不妨說出，老叫化當洗耳恭聽。」

葉一龍面有難色，搖搖首道：「殊難啓齒，不過……」

「不過什麼……」

「晚輩身旁尚有一些零星什物，讓兩位老前輩觀看，」葉一龍道：「兩位請不要動怒！」

天地雙丐不禁莫名其妙，只覺葉一龍之言，似牛頭不對馬嘴，兩人相互張目愕然。

立在葉一龍身後一雙侍婢却掩口吃吃嬌笑，花枝亂顫，天地雙丐更感如墜雲霧中，渾然摸不着頭腦。

薛海濤大聲道：「小友別打啞謎了，老叫化與辛老大絕不發怒就是。」

「那就好。」只見葉一龍伸手入懷一樣一樣取出，擺在桌上，五隻細頭小瓷瓶，兩錠元寶及一些散碎銀兩，兩本綫裝小笈，及兩個草囊……

兩個老叫化雙眼睜得又圓又大，自己身懷之物那有不認得之理。

一雙侍婢却又笑得彎腰嬌喊哎唷，明眸流淚，但見葉一龍拿出兩條布帶。

天地雙丐忽感腰後寬鬆，原來褲腰帶竟被葉一龍偷去了，不禁老臉通紅。

（未完・十六）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和斷魂羅刹將鬼宮一炬焚化，趕走鬼宮之主和海天碧影，然後自己去找天星老人，來到沉星洞附近見兩個穿黑、白衣的老者奕棋，原來這二人是天魔教主佈下鬼計，天星老人早已被天魔教殺死，派二人引武家騏到洞內祭奠，用暈香將他昏倒擒着。追問假扮白氏老駝騙走離開武林寺的用意，武家騏受盡酷刑仍不吐實，此時翁木蘭向她爹爹假意代爲審訊，二人訴說衷情，準備以身殉情，教主正想以比武殺武家騏，突然見洞內幻覺出現天星老人將其嚇退。原來此幻景是天星老人徒弟公冶誠的雜技，將二人救出，將天星老人的想法說出……

嚇走總教練 審問白妖姬

公冶誠雙手連搖道：「第一，你創傷不輕，若沒有三五天的休養，怎能長途跋踄？第二，天魔教主雖已離去，但這伏星嶺上必然魔徒四佈，豈能容你安然離去？第三，老夫矢志爲先師復仇，若非爲了等待鐵胆僧的消息，老夫早已離此而去，說不得也要陪兩位去祁連山一行了！……」

武家騏忙道：「有前輩同行，那是最好不過，但此地……」

公冶誠微微一笑，道：「此地安全得很，地下建築似箇實繁，天魔教中能人雖多，奪命神卜雖絕，但如想在這上面爭勝。却還不能不輸給老夫這『千手巧匠』一着。」

由他巧佈天星老人的幻象，驚退天魔教主一節看來，武家騏與翁木蘭俱皆深信他並非誇大之言。

忖思之間，只聽公冶誠又道：「兩位且請靜靜休息一時，待老夫去探查一下外面的情況！」

武家騏翁木蘭同聲的說道：「前輩小心！」

公冶誠微微一笑，邁步向地道之中走去。

大約頓飯之久，他方才轉回石室，手上却多了一大包食物，興匆匆的向兩人欣然一笑道：「外面平靜無事，奪命神卜也許眞的相信了先師顯靈之事，一直不敢闖進洞室來探查虛實！……」

接着揚了揚手上的食物，道：「這些食物，足夠我們五天食用的了！三日之後若無變故發生，只要武少俠創傷癒合，我等就可逕奔祁連山了！」

於是，武家騏與翁木蘭就在地下石室中住了下來。

三日時光，彈指即過，不但沒有意外變故發生，武家騏傷勢亦已痊癒，第四天清早，公冶誠又出去探查了一週，回來笑向兩人道：「咱們可以走了！」

武家騏早已等得不耐，三日時光簡直比三年還長，聽說要走，即刻挺身而起，就欲當先行去。

公冶誠連忙囑住他，說道：「眼下江湖道上，尤其是咸陽附近，必然遍佈天魔教的羽翼爪牙，如果就是這樣走去，不出五十里外，就會被天魔教大批高手追踪而到！」

武家騏道：「前輩之意，想必是要晚輩等改扮一下了！」

公冶誠笑道：「不是老夫自誇自擂，老夫的易容改裝之術，在當世之中尙難找得出幾個與老夫造詣相若之人！……」

說着將身邊的一個包裏打開，取出兩套衣服遞了過去，道：「兩位先把衣服換了起來，等老夫再爲兩位易容。」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三人俱已易容改裝，武家騏扮成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書生，長衫儒巾，風姿翩翩，翁木蘭扮成了男裝，書僮打扮，小巧玲瓏，活潑天眞，公冶誠則是老態龍鍾的老僕人。

由於公冶誠巧妙的改裝易容之術，使人一看就知這是一主二僕，任憑如何端詳，也看不出一點假來。

翁木蘭與武家騏相視之下，不由的一笑，翁木蘭雙頰酡紅，有一股微帶尷尬的嬌羞之態。

武家騏忍不住悄聲道：「蘭妹，咱們的一生看來是要延長一些日子了！」

翁木蘭投給他一瞥激動欣幸的眸光，但旋即又俯首幽幽一嘆。

武家騏心頭一動，道：「蘭妹，不論怎樣，我覺得對妳歉疚……」

翁木蘭大睜兩眼，道：「爲什麼？」

武家騏道：「因爲我使妳背叛了妳的父親！」

翁木蘭再度俯首嘆道：「我本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規勸他改過遷善，可是，我失敗了，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

公冶誠踏出石室，笑道：「暗路曲折，見兩位緊隨老夫之後！……」

話聲一落，當先走去。

原來那地道由石室之前分成了三條岔路，公冶誠回顧兩人一眼，向左側一條低矮的暗道走了下去。

三人一路俯首疾行，果是曲曲折折，而且岔路甚多，加之地面之下漆黑如夜，如不聯袂而行，倒是很易失散。

武家騏暗暗窺查，只見那暗道並非全係人工開鑿，似是山嶺之下由於巨石交叠，原有許多暗隙，只不過稍加修整而已。

忖思之間，已經曲曲折折的走出了約有里許之遙。

翁木蘭忍不住皺眉問道：「公冶前輩，這些暗路還要走多久呀？」

公冶誠回首一笑道：「這些暗道都是先師在世之日，費了十數年的時光探測修整而成，在伏星嶺下縱橫交織，四通八達，如果迷失在這些地道之中，只怕費上一生的時間也難以找出通達外面的路來，……最長的一條直達嶺外半里，全長大約有四里多路！」

翁木蘭咋舌道：「看來公冶前輩大約是選擇了這條最長的路了。」

公冶誠笑道：「雖然天魔教徒一直不曾侵入沉星洞，但嶺上仍是偵騎密佈，令尊的屬下之人正奉命監視着你們兩人的行踪，如不能由暗道中繞出嶺外，豈不是等於自投羅網……」

武家騏插口接道：「但我們都已經過前輩的巧妙改裝易容，他們還能認得出來麼？」

公冶誠微微搖頭，說道：「奪命神卜是個最狡猾、最難纏的敵人，先師在世時，曾經一再以此言相戒，但老夫判斷，奪命神卜雖不會親自留駐在伏星嶺，但至少有他得力的屬下率領大批教徒分佈在嶺中各處，嶺上沒有幾處人家，縱然他們認不出你們兩位，也必會受嚴密的盤查詰問，甚至要遭受囚擄，不准離開，那樣豈不露了形跡？……」

說話之間，繼續曲曲折折向前走去。

至少又走出了兩里左右，公冶誠方才轉身笑道：「到了！……」

只見面前果然已到暗道盡頭，數級石階傾斜而上。

公冶誠搶步而上，靜靜傾聽了半晌，方才用力向迎面的石壁上推去。

但聽一陣輕響，一縷陽光隨之照了進來，原來一道三尺見方的暗門打了開來。

公冶誠首先鑽了出去，招手笑道：「兩位快來！」

武家騏、翁木蘭相繼而出，定神看時，不由一怔。

原來暗道出口是一處古墳，墳前沒有立碑，那出口就是推開的墳前供石，遙遙看去，高低起伏的伏星嶺已在半里之外。

公冶誠迅快的把墳前供石掩好，笑道：「走吧，……讓那些天魔教的爪牙去守着那空空的沉星洞吧！」

於是，一行三人逕奔祁連山而行。

午刻之後，三人已走出八十餘里，在一處名爲柳家集的鎭甸上打尖歇息。

鎭甸極小，但却有一家設備華麗，座客如雲的酒樓，三人隨便要了幾樣菜餚，狼吞虎嚥的吃喝了起來。

原來那鎭甸雖小，却是一處貫通東西的交通要道，與甘涼大道連接的必經之處，是以車水馬龍，客商往來，竟日不絕。

座客中品流複雜，武林人物佔去了半數左右，薄醉微醺之後，俱皆口沒遮攔的談論着江湖中的大小事故。

自然，話題俱皆離不開天魔教與少林羣雄聚會之事。

雖然他們難免牽强附會，添枝加葉，但也可以由他們的談論之中，找出幾點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一，江湖道上沒有再發生人口失踪之事，也沒有發現有人無故被殺，身旁置留木製八卦的兇案，可以想見天魔教大約爲近期中所發生的事故所困擾，沒有餘暇餘力注意及此。

第二，各派掌門，四路豪雄在少林集會之後，突然行踪成謎，有人說他們已各自回山，有人說他們又轉往了另一秘密地點，繼續敦請已歸隱的奇人高手，準備二次與天魔教一分存亡。

第三，少林掌門普元禪師當羣雄聚會時正值閉關之期，但其後却傳出消息，說他在閉關期中走火入魔，圓寂歸天，至於首座長老普明，却是私通天魔教的叛徒，已由達摩院另外七名長老合議廢除普明武功，永遠逐出山門，目前代理掌門的是另一位長老普雲禪師。

其他的消息還有很多，但使武家騏震

動的却是少林掌門普元禪師，他知道普元禪師之死是遭普明之害，雖然這是他早巳意料到的事，但此刻聞訊仍然不免萬分沉痛，哀傷不已。

忽然——

正當武家騏沉浸於傾聽座客交談之際，只聽一輛馬車戛然在酒樓大門前停了下來，一羣人大踏步走了進來。

當先而入的是六七名勁裝漢子，個個插刀佩劍，氣勢洶洶，之後是四名美艷侍婢簇擁着一個綠衣麗人，蓮步姍姍環珮叮噹的走了進來。

那綠衣麗人似乎也是慣走江湖之人，毫無忸怩之態，左顧右盼，用紅綢手帕捂着鼻子嘆道：「叫店家找一處雅房，焚上一爐檀香，這裏骯髒死了！」

前面六七個勁裝漢子喏喏連聲，喊酒保，尋雅座，焚檀香，紛紛嚷嚷，一時之間酒樓上爲之大亂了起來。

座客中有人暗罵，有人鄙夷的轉開頭去，但却沒有人敢於去招惹她們，雖然看不出她們是什麼路道，但由那六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看來，却不是好惹的主兒，是以衆人也只是暗罵了幾句了事。

衆人雖看不出她們的路道來頭，武家騏却不由爲之面色一變，悄聲向翁木蘭道：「蘭妹認得這些人麼？」

翁木蘭皺皺眉頭，悄聲的笑道：「我曾是天魔敎內三堂的總舵主，怎會不認得她！」

原來那綠衣麗人正是天魔敎迷心壇壇主綠蕚仙子白秋萍。

在天魔敎中來說，她是敎主面前的紅人，因爲除她而外，敎中尚沒有第二個懂得「攝魂迷心大法」之人，而奪命神卜要修練碧玉神龍寶玦上的邪功，正需要她以這種迷心蝕魂的方法物色七十二對童男童女。

武家騏心情激動不巳，那倒並不是因爲自己與妹妹都曾先後受她之害，而是迷心蝕魂大法只有她一人才會，若欲救出一百多個少年羣雄，只有從她身上下手。

翁木蘭何嘗不知武家騏的意思，悄聲道：「你準備如何？」

武家騏皺眉，道：「若是動起手來，至少會因之顯露行跡，若是當面錯過，這機會又未免可惜，小兄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

翁木蘭沉凝的道：「更重要的一點是，這賤人必須活捉，否則被囚的少年羣雄可能就永遠沒有恢復心智的希望了。」

武家騏頻頻頷首，注目看去，只見綠蕚妖姬巳在打躬作揖的酒保招待下在酒樓一角坐了下來。而且特別拉起了一幅素幔，果眞焚起了一爐檀香。

不久，添酒上菜，聽到的只是咭咭呱呱的談笑之聲。

綠蕚妖姬毛病倒是眞多，一會兒要熱毛巾，一會兒要冷開水，一會兒又由四名侍婢前呼後擁的走下樓去解手，折折騰騰，沒有一刻清靜。

公冶誠似乎不知這綠蕚妖姬的來歷，經武家騏悄悄說明，一時不由俯首沉思，久久不語。

直到綠蕚妖姬酒足飯飽，又是一片妖嬈的話聲傳了過來：「這酒樓雖然骯骯髒髒，跑堂的還算和氣，伺候的也眞週到，每人賞他們二両銀子咱們走啦！」

於是，前呼後擁，一行人下樓而去。

俯首沉思的公冶誠忽然輕輕一笑，道：「老夫倒是想出了一個主意，可以把這賤婢偷到手來！」

「偷？……」武家騏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前輩是說……？」

公冶誠笑道：「老夫畢生喜研雜學，『偷』也是一門學問。」

武家騏忙道：「只要能把這賤婢擄到，不論是偷是搶，也算不得不當之事！」

公冶誠忙道：「咱們跟了上去，見機行事？」

匆匆會過銀両，起身出店。

只見一輛綉簾掩覆的馬車巳經在六男四女簇擁之下緩緩向前行去，那馬車雖有簾幃，但却俱是薄紗縫製，形同無物，只見綠蕚妖姬斜坐車內，搔首弄姿，向路人不停打量，一副騷樣。

幸好馬車向西而行，算是同路。

武家騏等三人遙遙跟在馬車之後，相距始終保持着百丈左右。

馬車行得極慢，黃昏時分，方才走出了二十餘里，到達了一處名爲白石鎭的小小鎭甸。

武家騏原認爲她必然會在鎭上停留過夜，誰知馬車慢悠悠的越鎭而出，竟然又在前面走去。

但前面巳是有名的沃原窪地，百里之內沒有市鎭人家，不知綠蕚妖姬心中是在做何打算。

公冶誠面露神秘笑意，悄聲道：「越是曠野之中，越是好偷，只在今夜便可下手！」

不久。

只見馬車忽然轉向一條岔路行去。

公冶誠怔了一怔，悄聲道：「這賤人有些邪門！」

武家騏忙道：「何以見得？」

公冶誠道：「此處道路，老夫十分熟稔，往北而行雖有一條岔路，但却是有名的七絕之境，斷魂澗，鬼泣湖，都在那邊，而且，前行一里，馬車就無法再走，這賤人爲何要向那邊走，她究竟是打的什麼主意？」

武家騏忽有些天眞的道：「在那裏不好偷麼？」

公冶誠一笑，說道：「偷是一樣的好偷，只不過老夫覺得她的行動有些古怪而巳。」

那馬車顧自軋軋前行，在夕陽晚照之中又走出了里許左右，忽然在路中就地停了下來！

跟在百丈之外的公冶誠一拉武家騏道：「前面巳到絕路，面對斷魂澗，右臨鬼泣湖，這賤人除非走回頭路，否則是難以前進的了！」

三人略一停留，向路旁的一簇草叢之中躲了進去。

此刻巳將入夜，萬籟俱寂，綠蕚妖姬的一行一動，一言一語，俱在武家騏等人的監視之中。

忽然——

只聽一聲長嘯劃空傳來，一條人影疾逾箭射，向馬車飛撲而落，遙遙看去，那

撲到之人一身青衣，面覆黑紗，武家騏雖看不出那人是誰，但却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公冶誠微微一笑道：「原來這賤人是在等人，……看這副鬼鬼祟祟的模樣，大約那是姦夫了？」

武家騏轉向翁木蘭道：「小兄看來那人甚是眼熟，蘭妹……」

翁木蘭顯然十分注意那來人，悄聲道：「代理外三堂總舵主的司徒春元！」

武家騏啊了一聲道：「是他！……」

對司徒春元，武家騏並不陌生，雖然尙沒見過他的眞實面目，但對他的身形語調，却巳記得很熟。

不但在太行別宮中曾經見過，在少室峯後，聽泉古洞之前，更曾被武家騏以大乘禪功點傷過右掌掌心。

忖念之間，只聽司徒春元笑道：「萍妹一向可好？」

只聽綠蕚妖姬從鼻孔中輕輕哼了一聲道：「好什麼，快一年了，都沒見到你這小寃家一面！……害得奴家牽腸掛肚，又恨你，又想你……」

其實，司徒春元白髯飄拂，只怕巳是七旬左右的人了，還被綠蕚妖姬喊做小寃家，實在有些令人背脊發冷。

司徒春元似笑似哼的嗯嗯了兩聲，道：「這些人……」

綠蕚妖姬一笑道：「都是我的心腹，不必避他們什麼。」

司徒春元道：「那很好，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了？」

綠蕚妖姬哼了一聲道：「爲什麼不先說說你的，半年多不和我見面，爲什麼又忽然約我來到這裏相見？……」

司徒春元輕嘆一聲道：「萍妹，雖然半年多沒去看妳，但我却沒有一天忘記過妳……」

綠蕚妖姬赫的一笑道：「貧嘴！」

司徒春元指天矢日的道：「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但我們不能不愼重些，太行別宮大行刑戮，大夫人，七夫人，外三堂裘總舵主，內三堂司刑堂堂主一一慘死之事，大約妳不會沒有聽說過吧！……」

綠蕚妖姬哼了一聲，道：「扯你娘的蛋，裘無忌、方子玉是給敎主戴上了綠帽子，才落得身遭橫死，我又不是敎主的婆娘，怎會管你這些閒帳！」

司徒春元呵呵的哼了兩聲，壓低了聲音道：「縱然敎主不問這事，但我們的密謀……」

綠蕚妖姬道：「別東拉西扯，快說說你的來意吧！」

司徒春元忙說道：「少林之變妳可知道？」

綠蕚妖姬哧的一笑，道：「聽說敎主在少林寺碰了一個釘子，弄得無功而回，但却不知他是怎麼碰的？正好要動問你一下！」

司徒春元壓低嗓子道：「白仙娘之僕出現少林，據敎主說那是假的，但那不過是他安撫屬下之詞，而後，天星老人又在伏星嶺顯靈，本敎因之一蹶不振，人心惶惶！……」

綠蕚妖姬笑道：「本敎潛力雄厚，大約不會這樣嚴重吧？」

司徒春元搖頭道：「信不信由你，但天魔敎自創立以來，確是第一次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就以敎主的行踪來說，眼下敎中就沒有一人知道。」

綠蕚妖姬有些担心的道：「他會不會知道了我們……」

司徒春元接說道：「這倒不必担心，眼下他若不在內三堂總舵，就是在太行別宮……」

聲調一沉，道：「七十二對金玉雙煞之事究竟怎麼樣了？」

綠蕚妖姬道：「這你不用担心，那七十二對童男女一旦合在一起，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就都會聽我所用！不過……」

眸光一轉，道：「最好是等敎主習練碧玉神龍寶玦功成一半之時，再行以咒語巫術，把他們拘了出來，則七十二金玉雙煞的力量以對抗千軍萬馬，就算敎主以整個天魔敎和咱們對抗，也用不着怕他了……你的準備又怎樣呢？」

司徒春元一笑道：「外三堂中只有一個臥虎堂主是敎主死黨，其餘之人都可聽我所用……那七十二對金玉雙煞的威力當眞如此强大麼？」

綠蕚妖姬道：「事到如今難道你還懷疑我麼？」

司徒春元忙道：「這只是我謹愼，須知我們之事是祇許成功，不能失敗！」

綠蕚妖姬一笑道：「你放心，縱然事情不成，我們也可以安全而退，到苗疆去享一輩子清福！不怕敎主會追了去！」

司徒春元淡淡的嗯了一聲，道：「此後妳隨時注意我的飛羽傳書，只要時機成熟，立刻就大舉發動，務期馬到成功！」

綠蕚妖姬淫蕩的一笑，道：「好啦，好啦！……這裏依山傍水，咱們暫時抛開這些煩惱之事，好好的享受一番吧！」

而後，聲息俱寂。

翁木蘭靜靜傾聽，向武家騏搖頭一嘆，道：「我爹爹自以爲在他的鐵腕控制之下，沒有人敢於背叛於他，不料這些……唉……」

聲調一顫，住口不語。

武家騏安慰的道：「蘭妹不必傷心，你巳經盡到了一個做女兒的力量，無法使他猛省覺悟，也就沒有辦法了！……」

翁木蘭躊躇着道：「這事是否應該給我爹爹一個密訊，假他之手，把這兩個惡魔除去！」

武家騏雙手連搖，道：「這萬萬不行，第一，妳巳是背叛了的女兒，又沒有罪證，天魔敎主不見得會相信此事，第二，如他相信了此事，則在盛怒之下必然會將他們兩人盡皆處死，須知迷心蝕魂大法，眼下除了綠蕚妖姬之外，尙沒有一人能解，那七十二對少年男女，不就永遠沒救了麼？」

翁木蘭輕輕頷首，嘆道：「我的心巳經亂了，家騏哥看着辦吧！」

武家騏轉向公冶誠道：「前輩還是準備去『偷』麼？」

公冶誠一笑道：「此時此地，老夫的『偷』字大可擯而不用，咱們去搶吧！」

武家騏會意的一笑，與翁木蘭相繼起身，當先向前走去。

司徒春元與綠蕚妖姬兩人擠在馬車上

仍在咕咕咕，護隨馬車的六男四女則分兩排坐在小路中間。

武家騏當先而行，不久已到那六名勁裝漢子之前。

那六名漢子尚未發覺，車中的司徒春元却已沉聲喝道：「什麼人？」

同時長身而起，由車中平飛而出，不待身形下落，探臂出指，就向武家騏肩頭抓了過來。

武家騏冷冷一笑，巧妙的側身一閃，躲了開去！

司徒春元訝然一怔，他萬沒料到這個文士打扮之人，會躲過他這凌厲詭譎的一抓，一驚之下，沉聲喝道：「尊駕到此用意何在？」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遊山玩水！」

那六名勁裝大漢方才如夢初醒，各自拔出手中兵刄，一擁圍了上來。

車中的綠蕁妖姬也早已鬢髮不整的走了過來，眸光滴溜一轉，嬌媚的一笑，逼向武家騏道：「這位相公帶着老僕書僮，大約您是要去京城趕考的吧？」

武家騏笑道：「不是！」

綠蕁妖姬早已看到司徒春元方才失手的情形，再度嬌滴滴的一笑，說道：「那麼，想必相公是一位江湖遊俠，風塵異人了……」

伸手一指司徒春元，又道：「這是我爹爹！我們就住在前邊不遠的大王莊，因爲貪戀這裏夜色好，才出來玩兒的，相公尊姓呀？」

武家騏冷冰冰的道：「姓老！」

「姓老？……」綠蕁妖姬格格一笑道：「好像沒聽說過這個姓嘛！」

武家騏仍冷冰冰的道：「那是妳少見多怪！」

綠蕁妖姬趕忙又陪笑道：「好吧！就算有這個姓，大名呢？」

武家騏哼道：「祖！」

綠蕁喲了一聲道：「老祖，這名字可眞別緻，好吧，老祖相公，如果您有興緻，這地方就讓給你啦！……爹爹，咱們回家吧！」

武家騏輕輕嗤了一聲道：「慢着！」

綠蕁妖姬忙道：「老相公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武家騏哼道：「最好妳能留下！」

綠蕁妖姬怔了一怔，才問道：「爲什麼？」

武家騏說道：「陪着大爺們消遣消遣一下！」

綠蕁妖姬目注武家騏，嗲聲嗲氣的道：「你……要我？」

武家騏呸了一聲，道：「大爺還沒把妳看在眼裏……」

伸手向公冶誠一指，說道：「是他要妳！」

綠蕁妖姬尖聲叫道：「你也太侮辱我了……」

司徒春元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情忍氣站在一旁，此刻再也按捺不住了，厲聲呵叱，道：「强徒，你認得老夫是誰麼？」

武家騏朗然一笑道：「翁旋坤手下的嘍囉司徒春元，對麼？」

司徒春元大吃一驚，吶吶的驚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武家騏靈機一動，投注了公冶誠一眼，緩緩的道：「你可曾聽你們教主說過白仙娘其人？」

司徒春元震了一震，道：「你……你認識白仙娘？」

武家騏信口開河的道：「她是我的乳母！」

「啊？……」司徒春元驚叫一聲，道：「原來您是……您是……」

一時不知該說您是什麼，反倒怔了下來。

武家騏强忍着笑罵道：「現在可願聽大爺的話了麼？」

司徒春元忽而冷靜了下來，試探着道：「但老夫怎樣相信你？」

武家騏冷哼一聲道：「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打一架麼？……」

聲調一沉，道：「以你堂堂外三堂總教練，秉代總舵主的身份，在天魔教中該是個大人物了，接我一掌如何？」

蓬然一掌，拍了過去。

司徒春元早已蓄勢而待，雙掌當胸迎了上去。

方才一抓失手，雖使他感到來人不是易與，但尚沒料到他功力眞的能超過自己，是以雙掌一迎，已運上了十成功力。

殊料掌力一接，頓時覺出了不對，只覺自己的力道不但悉被抵銷，而且對方掌勁仍如泰山壓頂一般疾湧而至。

但聽蓬的一聲，身子踉蹌而退，七八步外方才收脚站穩，但却已哇的一聲，噴出了一股血箭。

顯然內腑已受重傷。

綠蕁妖姬尖叫一聲，也退到了十步之外。

原來武家騏安心一招致勝，那一掌中已把三折大乘禪功盡皆運了起來。

武家騏進逼兩步，冷笑道：「現在相信了麼？」

司徒春元喘吁了一聲，道：「相信了，尊駕想要怎樣，可以明說了！」

武家騏道：「很簡單，藉你之口，回去告訴翁旋坤，要他即刻解散天魔教，否則白仙娘必然立刻就去要他的性命……」

司徒春元嘆口氣道：「好吧，老夫遵照吩咐！」

武家騏一指綠蕁妖姬道：「這女人留下，你可以走了！」

綠蕁妖姬叫道：「我已經是半老徐娘，對您相公沒有多大用處，要我幹什麼呢，放我跟他一道走吧！」

武家騏轉向公冶誠道：「不必跟她多費唇舌，抓下吧！」

公冶誠呵呵一笑道：「老奴遵命！」

只見他雙肩微動，身形鶻起，疾如電掣向綠蕁妖姬抓去！

綠蕁妖姬一聲啊呀尚未喊出，已被公冶誠抓住肩頭，向身後甩了過來。

翁木蘭搶前一步，輕輕接了過來，拂指連點，閉了她五處大穴。

武家騏哈哈一笑，道：「走吧！」

綠蕁妖姬穴道被點，難言難動，任由翁木蘭、公冶誠抓頭牽足，拖拉而行。

司徒春元以及十名男女教徒也像被點了穴道一般，呆呆木立，望着武家騏等漸去漸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 × ×

武家騏緩步當先，翁木蘭與公冶誠抬着穴道被閉的綠蕁妖姬，一直走到官道之上，也沒有見司徒春元或是綠蕁妖姬的心腹屬下追來。

此刻已然將近二更，明月在天，夜凉如水，颯颯西風，吹刮着滿地的落葉，使人倍感蕭瑟悽清。

官道旣寬且直，遙遙看去，像似直達天際，由於夜色已深，闃寂無人，整個世界像已經沉睡。

公冶誠脚步一收，把抓着綠蕁妖姬的右手一鬆，笑道：「武少俠，咱們好像該停上一會再走了！」

武家騏忙步轉身道：「公冶前輩有什麼吩咐？」

公冶誠笑道：「吩咐二字，萬不敢當，不過，眼下在深夜之中，但抬着這樣一個妖妖嬈嬈的女人趕路，到底有些不便，而且，要把她抬到那裏？難道要抬到祁連山紅楓谷一道去見白女俠不成？」

武家騏皺皺眉，道：「晚輩也正爲這事在傷腦筋，這女人是天魔教迷心壇壇主，一百數十位武林少年男女都受了她的迷心蝕魂大法，本性盡失，除她之外無人能解……」

公冶誠道：「這個老夫知道，所以才與武少俠商議……」

微微一頓，說道：「老夫倒有一個主意，先把她審問清楚，看看解除迷心蝕魂之法是用藥物還是要用別的，再作商議計較……」

武家騏轉目四顧，頷首說道：「左面山坡上有一片松林，就到林中審問於她如何？」

公冶誠笑道：「雖然夜晚無人，但在大路上審問人犯，總是不大相宜，到那松林之中，是最好不過了！」

再度抬起僵直如死的綠蕁妖姬白秋萍，與武家騏等向松林中走去。

松林中是一片墓地，清靜嚴密，距離大路約有一箭之遙，不論在林中發生任何音響，也不會被人聽到。

公冶誠把綠蕁妖姬在一方墓石前放好，道：「這妖女是一位苗疆巨魔的入室弟子，詭術邪法極多，對她倒要特別防備一點……」

由腰間取出一條細繩，將她雙手反縛了起來。

翁木蘭纖指拂動，將點了她的五處要穴，悉數拍解了開來。

綠蕁妖姬喘出一口悶氣悠悠的醒了過來。

原來翁木蘭所點的五處穴道，包括睡穴在內，是以她一直茫然無知，穴道一解，只見她掙扎了一陣，發覺雙手掙扎不動，方才驚叫一聲，完全恢復清醒，也把方才發生之事完全記了起來。

武家騏面孔緊扳，神色凜然，沉聲喝道：「妖婦，還認得我麼？」

綠蕁妖姬怔了一陣，道：「相公不是老……祖麼？」

眸光眨動，掃了老僕書僮打扮的公冶誠與翁木蘭一眼，困惑萬端的又轉向武家騏，叫道：「相公把賤妾縛來此處，究竟是爲了什麼？若是爲了賤妾的……美色……賤妾甘願奉獻出一切，相公大可不必用這種手段！……」

武家騏怒道：「好無恥的賤人！」

綠蕁妖姬柳眉深鎖，向着公冶誠道：「你們主僕到底是誰要我呀？」

顯然她仍認爲縛她的目的是在於她的美色。

武家騏恨得牙根發癢，想到妹妹的被擄，自己的經年奔波，江湖的動盪不安，大部份都有她的責任，一時怒氣勃發，抖手兩掌摑了過去。

他下手極重，但聽乒乓兩聲，直打得綠蕁妖姬雙頰如火，口噴鮮血。

這兩掌倒把她打得服貼了甚多，只見她滿面驚怖的叫道：「莫非……你們與我有仇，要……殺死我麼？」

武家騏咬牙道：「殺了你還嫌不夠，應該把妳寸磔而死……」

伸手向臉上一抹，道：「現在看我是誰了麼？」

綠蕁妖姬果然認眞的端詳了他一下，驚叫道：「你是……你是那個僞裝受了我迷心蝕魂大法所制的武……武家騏？」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妳的記性不錯！」

綠蕁妖姬又嗲勁十足的說道：「喲！你出的名可大了，我那能不記得呀！……武大俠，先把我雙手解開，什麼事都好商議！」

武家騏哼了一聲，指指翁木蘭道：「妳認得她麼？」

翁木蘭也把臉一抹，現出了本來的面目。

綠蕁妖姬又驚叫一聲，道：「九夫人……妳也背叛了教主，你們……」

眼珠連轉，困惑中，有恍然而悟的神情。

武家騏冷笑一聲道：「現在，妳應該瞭解妳的處境了，妳與外三堂總教練司徒春元之事只要傳到天魔教教主耳中，妳也好死不了！」

綠蕁妖姬連連點頭道：「不錯，天魔教我不敢回去了，我可以去苗疆，仍然能夠快快活活的活上一世！」

武家騏冷笑道：「妳知道我就能放得過妳麼？」

綠蕁妖姬妖蕩一笑道：「算起來咱們並無大仇，你總不致於眞的殺了我吧？何況，我對你多少還有一些用處！」

武家騏面色一沉，道：「不錯，話說到正題上來了，只要你說出如何解除受了迷心蝕魂大法的少年羣雄之法，也許可以饒你一命。」

綠蕁妖姬皺皺眉道：「這就難了！」

武家騏沉聲哼道：「妳不要推三阻四，除非妳活得不耐煩了！」

綠蕁妖姬認眞的道：「迷心蝕魂之法並不是用的藥物，完全是一種心靈感應，必須一個一個的個別施術！……」

皺着眉頭忖思了一陣，又道：「一百四十四名，至少要倆把月的時間才能解得完，何況，他們分別囚在內三堂總舵與太行別宮，要把他們救出來施術，可是不大容易！」



武家騏道：「沒有別的辦法麼？」

綠蕚妖姬斬釘截鐵的道：「除非你把他們救了出來，由我負責令使他們恢復神智！」

翁木蘭接口道：「有一件事我應該先向妳說明，九夫人不過是我的掩護身分，我眞正的身分是內三堂總舵主！」

綠蕚妖姬驚叫道：「怪不得沒有人見過三堂總舵主，原來是妳……」

翁木蘭接道：「另外，我還是天魔教主的女兒！」

「啊！……」綠蕚妖姬大叫道：「這怎麼可能，若是眞的，妳怎會背叛了天魔教？……」

翁木蘭冷笑道：「這些事我用不着向妳解釋，我告訴妳的目的是要妳知道在我面前最好實話實說，因爲迷心壇的事都瞞不過我！」

綠蕚妖姬大睜着兩眼道：「我說的本來都是實話嘛！」

翁木蘭沉吟不語，因爲她知道的事實也差不許多，她所以用這話唬她，是希望綠蕚妖姬有另外的解救之法。

武家騏目光電轉，喝道：「倘若對妳用點酷刑，妳也這樣堅持麼？武某新近學了一種分筋鎖骨之法，正想找個對象試驗試驗！」

綠蕚妖姬哀叫道：「別！別！……你就是把我折磨死，我也沒有別的辦法，除非……」

臉色一變，住口不語。

武家騏不由怔了一怔，喝道：「除非怎樣？」

綠蕚妖姬吶吶的道：「除非找到我師父，也許她有比較好的辦法。」

武家騏道：「妳師父是誰？」

「苗山鬼嫗！」

「她在何處？」

「大凉山百毒谷。」

武家騏沉吟不語，言似考慮去大凉山一行，翁木蘭也是皺眉不語，只有公冶誠呵呵一笑道：「武少俠，你那分筋鎖骨之法，只怕還沒有老夫的斬經截穴之術有效，由老夫來伺候這妖婦如何？」

武家騏皺眉道：「也許她說的是事實，最好找到她的師父！」

公冶誠笑道：「老夫看出了一點苗頭，方才她說的大約不是她師父。」

武家騏目注綠蕚妖姬，緩緩笑道：「既是如此，就煩前輩動手吧！」

綠蕚妖姬嘶聲大叫道：「你老人家是誰？爲什麼出鬼主意來折磨我，我再沒有別的話可說了，請你們做做好事，放過我吧！」

公冶誠冷冷一笑，道：「妳害的人多了，就算妳眞的沒有別話可說，使妳受一點折磨也不爲過！」

右掌駢指而出，在她雙肩之上個別的輕壓了兩下。

那兩下看來極輕極輕，但綠蕚妖姬却像觸了電一般，一跳三尺多高，蓬然摔下地來，抽縮顫抖不已。

只見她身子不停悸動，牙齒磕碰得格格做響，除喉間咯咯有聲之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大約過了盞茶左右，公冶誠微微一笑道：「差不多了！」

驀然飛起了一脚，向綠蕚妖姬後背踢去。

只見綠蕚妖姬顫抖立止，哇的噴出一口瘀血，掙扎着坐了起來。

雖是只有盞茶左右，但綠蕚妖姬却像大病了一場，面色慘白，雙目深陷，加上凌亂的鬢髮，方才的妖冶明艷，已經完全消失殆盡。

公冶誠冷笑道：「這滋味好受麼？」

綠蕚妖姬幽幽的哭道：「還是把我殺了吧！我……」

公冶誠沉聲道：「求死有時候也不容易，聽着，這是第一次，若是第二次，至少就要使妳享受上一頓飯的時間，第三次則要一個時辰，至少要連續十次以上，才會使妳達到死的目的，若想不繼續享受下去，最好還是把妳心中要說未說的話說了出來！」

綠蕚妖姬哭着道：「我眞的沒有話說了！」

公冶誠道：「既然這樣，還是再享受下去吧！」

五指一駢，就欲向她肩頭二度拍去！

綠蕚妖姬一個翻身，就地一滾，大叫道：「不要動手，咱們慢慢商議！」

公冶誠笑道：「沒有商議的餘地，除非妳說實話！」

綠蕚妖姬掙扎着叫，道：「我說，我說！……」

喘吁了一陣，方道：「除了施術之外，倒也還有一個辦法，只要用五味藥草，加上……我的鮮血，每人灌下一口，就可使他們的心智恢復正常！」

公冶誠哈哈大笑道：「妳早這樣說法，不就可以免去方才受的痛苦了麼？」

聲調一沉，道：「用什麼藥草？」

綠蕚妖姬嘆口氣道：「地紅花，車前子，番瀉葉，甘葑，茜草。」

公冶誠道：「這些都是隨處可取之物，妳的鮮血呢，要用多少？」

綠蕚妖姬面色大變道：「若是一百四十四人同時施救，就算把我的鮮血用完，也救不了這許多，如果每次由我身上取一升，大約可以救五十人！那樣也可以留下我一命！」

公冶誠目注武家騏道：「武少俠意思怎樣？」

武家騏忙道：「果爾如此，倒可以饒過她的性命，不過，……」

使被擄之人恢復神智的方法雖有，但剩下的問題仍然極多，天魔教主雖然巳受小挫，而且徒衆中巳有分崩離析之象，但他基礎龐大，手下仍有不少死黨，如何救人施術，如何處置綠蕚妖姬，都是一些棘手的問題！

是以一時不由吶吶無言。

翁木蘭知道武家騏所想到的困難，眸光一轉，道：「白秋萍，用妳的鮮血煨藥，可否事前弄妥？」

綠蕚妖姬搖頭道：「不行，五味藥草泡入血中要正好兩個時辰，用時加上兩倍陰陽水，錯過時間，只怕就沒用處了！」

翁木蘭道：「我是說妳的鮮血，可否事先弄了出來貯存在水袋之中？」

（未完・十七）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